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L18/09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二七冊目次

## 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七十卷(二)

〔明〕凌稚隆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刻本

一

麟傳統宗十三卷

〔明〕夏元彬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三六九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七十卷

(二)

〔明〕凌稚隆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  
評註測義七十卷》提要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七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撰

文公一

公名興，諱公子，母聲姜，在位

經乙未，周襄王元年。陳共公六年，杞桓公十一年，宋

公七年，秦穆公三十四年，楚威王十四年，齊昭

公七年，秦穆公三十四年，楚威王十四年，齊昭

月公即位。無○二月癸亥，日有食之。無傳，不書。○天

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服，字氏。○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

主合瑞。○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即叔

孫牙之

其君願。其有孫之尊，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知所以

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

陳侯之弟曰楚，圖志其志，願何世子弑君，不可以

也。○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

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

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公孫敖魯大夫，妻父之子，穀敖

惠伯教送死也。豐下，函方而豐尊也。後文○歸於是

伯生，晉師提提是為孟獻子，皆如以盟之言。○歸於是

閏三月，非禮也。置閏是不歸餘於終也。下文因論曆

月云歷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其時  
之端故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以此爲步占  
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六氣立春驚蟄清  
之節氣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  
降小雪冬至大寒謂之中氣每月皆有中氣惟閏月  
陽無中氣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日閏後之月則中  
氣在朔日舉中氣而正月則置閏不差矣故云舉正  
於中置閏之法以氣盈朔虛而歸日月之餘分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日一度自今  
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日  
零三箇時辰而一歲十二箇月止有三百六十日更  
有五日子季三箇時辰無所歸著是爲日行之餘分每  
歲只均分在二十四氣上所謂氣盈者也月之行也  
日十一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中強而與  
日合於朔是每月又有半日弱無所歸著是爲月行  
之餘分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大小盡焉所謂朔虛  
者也積日月之餘分每歲常餘十一日弱故十九年

春秋左傳註訓義

—

而置之開月是爲一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章之數故云歸餘於終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朱申氏云開端不悖暑不忒故民心無疑惑閏得夏四月丁巳葬宜則四時得所故作事無悖亂

僖公宣公末年傳在此下○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伯名衛叔

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也○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

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

告于諸侯而伐衛成公恨晉執辱故不朝孔達衛大夫縣豈地闕匡木衛地爲鄭所取

故茂之祥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

從師左適也言我以衛不割于晉而伐之而我朝王是左衛而效之致禍之道也從師謂以師伐

衛  
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

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衛

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而後假辭於我以謝晉而求成也

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古謂合古之道○愚按陳爲衛謀亦曰強

執孔達以求成焉繆亦甚矣何貴於越國而謀哉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初楚

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曰。君之齒

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

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

子之情不專若旣立而又黜之取亂之道也舉旣又

春秋左傳註詁別義  
卷之七 文公  
三

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  
聘商臣庶弟果 商臣聞

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

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

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

不能行乎曰不能行大事乎曰能

王之結方於江國者也。潘崇教以享之而勿發。則江  
 卒必怒。而言其實。呼發聲役夫賤者之稱。指商臣也。

言女不知敬長如此則楚王將殺女而立王子驥乃其宜也事臣之也行出奔也大事謂弑君此于上所

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

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瞋曰成乃瞋

以東宮宰從子王蓋此宮甲也諸侯掌也諸熟故諸  
食之而死與久將得外救○愚按傳謂謚靈弗殯敗



成乃顧大商臣忍於弑父與君而不忍其下流乎類  
能神于謚之不美而不能神于其子之弑已乎况君  
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商臣既立為王以其為太子之時所居室內財物僕妾盡以與潘崇環列穆伯如  
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即公孫叔文公立而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  
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  
之基也即位者既舉除喪即成君之吉仁之義當以列國踐脩舊日之好要結大國之援和好鄰近之國以干衛其國之社稷皆當以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則無非故云正信則能守故云固卑讓則善日益故云基杜預氏云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秦穆公  
秦穆公秦穆公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  
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殺役在僖三十二年  
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  
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  
罪復使為政詩大雅桑柔篇芮良夫周大夫刺厲王而作蹇蹇徑也覆反俾使也言大風之行毀壞我物所在成蹊以喻貪人敗其族類而傷人害物也皆肅之君得道聽誦誦之言則害而對答若聞典訓之言則心中如醉而不欲聞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之事穆公釋詩意以為此責貪人之故也我惟先有貪心故孟明之言由此責貪人  
經二年楚穆公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

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今成縣白水縣有彭衙水丁丑作嬴公主  
六月公孫叔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垂隴今河南商陽縣東南有隴城大自十有二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則七月夏五八月丁卯大事  
于大廟躋僖公春秋書大躋為大事書論冬晉人  
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  
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  
鞠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  
秦拜賜之師孟明視即孟明殺役在僖三十三年狐  
將孫君賜故晉因其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  
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  
萊駒失戈狼躋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  
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躋怒其友曰盍  
桓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暉曰周  
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  
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  
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此下承上文狐鞠  
經二年楚穆公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

誰敢作難... 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孟子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而重施欲以報晉怨也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

也適晉不書諸之也... 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 厲王猶上祖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 厲王猶上祖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此一節聖賢之意也。天子受命而王，上者之後其祖帝乙禮也。鄭諸侯而謂天子受命有功也，有功而廢禮，可。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詩魯頌閟宮篇：春秋鉅舉四時，天也。聖君也。言魯公郊祭上天而以君祖后稷配之。若子以爲合禮者，謂后稷雖親而必以帝爲先也。又詩邶風泉水篇：衛女思歸，不得發言得歸則先致問於諸姑，然後致問於長姊。若子以爲合禮者，謂姊雖親而必以姑爲先也。此一節引詩以明僖文之仲父爲親不可升於罔上，申上不可先大後小意。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噐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春官大司馬辨九職之法：一曰坐，二曰作，三曰比，四曰置，五曰進，六曰退，七曰聽，八曰視，九曰計。辨九比之法：一曰鄉里閭族，二曰閭閻，三曰比閭，四曰閭閹，五曰閭閹，六曰閭閹，七曰閭閹，八曰閭閹，九曰閭閹。

仲尼獨識文仲者以其執國之政有大知之名而爲不知之事也。器謂居蔡山節藻悅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仲命記之言文仲卑下展禽而不肯舉薦廢去六關而不設防禁，妄織蒲席而與民爭利，此三事爲不仁無其位而作虛噐不知禮而縱逆祀。○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戌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書其名以尊秦也。○愚按穆公雖嘗悔過而不能改何德之可尊而崇之歷考自入春秋以來外兵非皆將皆禍人卽前此晉以三國伐許狄明年五國伐狄皆不書大夫姓氏是宋何德哉？春秋於人之一字其貶與不終無定論，朱兩有謂不當於一字上理會褒貶以求襄仲如齊納幣禮也。結帑欲聖人之意正北之類。○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娶出姜也。謂得凡君卽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案

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卽位吟泣之卽位也申舒舅甥之哀盛  
 以享宗廟  
 經訂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伐沈沈潰沈國在今河南汝陽縣  
 夏五月王子虎卒下書爵天  
 王赴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蝨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以其服楚而不享晉也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凡民肯上而逃  
 如積水之潰放不可止謂之潰國君棄民而走如匹夫脫冕逃竄謂之逃錄  
 衛侯如陳  
 秦秦齊薛制秦  
 卷之五  
 九  
 拜晉成也二年陳侯角衛請成于晉故生拜號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文公即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故文公弔之如同盟經書五月從赴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孟明鮒復受伐故奮勇而出焚舟示必死王官  
 郊並晉地今陝西澄城縣南王官城茅津今河南  
 陳州封殺尸埋藏殺戰死士之尸秦爲西方戎狄之霸故云霸西戎  
 姜賁氏曰史記稱穆公作誓在今取王官封殺尸之後蓋其親見殺尸露骸暴骨之慘不勝悲痛封掩之而作誓言自是遂不服等殺戕民終能踐矣若敗殺作誓而復有彭衙以後等殺戕民下已不應自食其言至此  
 傳述氏曰穆公平亂其鄰紳平有霸者之風焉惜乎既信燭之武之言復劉白振雖僅收之桑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  
 白振雖僅收之桑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

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

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有焉詩召南采芣芣白蒿也沼池之方者止小者

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

有焉詩召南采芣芣白蒿也沼池之方者止小者

不遺小善也又大雅蒸民篇言仲山甫朝夕無所

解意以事天子喻孟明能不懈而思懼也又大雅文

王有聲篇論造世安翼成也言武王達謀也○秋雨

及孫以安成其子喻于桑有舉善之謀也○秋雨

于宋隊而死也楚師圍江

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先僕晉大夫杜預氏云晉救江

而○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

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晉欲假天子

故以江故告周桓公周王叔文公之子晉士也公子

朱楚大夫即伐江之師○晉陽處父師師救江其

意實以楚不可救也故不救楚楚城之下而揚聲

伐楚以救江夫伐楚者豈不深入其境哉而左氏云

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則楚師南至楚國已

楚師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則楚師南至楚國已

楚師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則楚師南至楚國已

侯盟二年晉使處父盟公孫之今文公來朝襄公

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

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

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鑿登成拜公賦嘉樂菁菁者

公此若予也詩有莪之莪之言於云故不愼儀大禮

也嘉樂詩大雅篇各取其一顯顯今德宜民宜以受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傳無○夏逆婦姜于齊齊婦有

○狄侵齊傳無○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

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成風莊

公妾也而稱夫人蓋

蔡之以夫人之禮也

傳四年晉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

之二年衛孔達以○附夏衛侯如晉拜謝孔

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杜預氏云傳言襄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記姜有故則使卿

卿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

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

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

之謂也文公是而見出故云出姜允信也始不見尊

貴者聘也迎下晉侯是使使來者逆也君小者也立尊

而周侯我將焉時是也言成王天之主也于其可



秋晉侯伐秦圖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晉侯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皇矣篇爰於也究度皆謀也言夏商二其政事君子引詩言秦穆公○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湛露彤弓皆小雅篇名行人掌賓客之官私問之也謂氏云升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爲賦秦主傳註訓義○孝主本十三

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晉侯曰詩云我之樂工自說也朝正朝王而受政教也湛露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陽晞也言露見日而晞猶諸侯事天子之命而莫之敢違也敵猶當也湛露詩又言諸侯盡力敬王所怒之人王既賜之矢弓又爲歌彤弓之詩以明報宴之意武子公奉天子之事故自稱陪臣貶其失也答賦則是當其寵也故因行人之問而私及之孔子謂其愚不可及此亦一端云○即寶氏曰甯武子之不降湛露彤弓禮也二詩何詩也而歌于魯侯之堂乎其言曰肄業及之忠告而婉

冬成風薨○楚頃公六年經已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榮叔地叔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召采地伯爵○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都○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南直隸六安州有六城○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成風傳公母莊公妾也天子以夫人禮賜之杜預氏云明母以子貴故曰禮也○劉敬氏曰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取尊者也妾母野夫人○初都叛楚王不能正久使人卿會葬何禮之有○六人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其○六人叛楚秦主傳註訓義孝主本

即東夷○楚成六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冬楚子燮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杜注六與蓼皆臯陶卿氏云若庭堅即臯陶文公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羅泌氏云六臯陶之後蓼庭堅之後頗爲近似言二國忽然以人遂絕臯陶庭堅之祀蓋由二國之君既不能建立明德又無大國之援致使蠻夷得夏以滅聖賢之後豈不哀哉○即登氏曰連書秦人即楚滅六六國今南直隸六安州有六城○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

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

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四年齊侯如晉

拜歸孔達故聘以報之甯晉邑驪逆旅大夫切喜處人而從之及至晉之溫邑而驪還故妻妻至而沉其故向書今則書洪範篇沈漸滯溺也尚書作沉潛充能也高明猶亢矣也夫子謂處父言深沈人一事焉而三沉潛之意必不得其死也天乘一故其德為刑猶且寒暑相順不純用剛也為人而可一於用剛乎且處父為人口惠而實不至猶草木有華而不結實失德之所聚也夫一於用剛則犯人華而不實則聚怨以若所為必不能安定其身而遇害也我之所懼者以其華而不實則我必不獲其利而刑以犯人則我必遭其難無利言樂我所以去也杜預氏云為六年○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白季皆晉殺驪處父傳○錄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白季皆卒成子趙成也貞子樂枝也霍伯先且居也白季晉臣也杜預氏云為六年惠於夷傳

春秋左傳註評義

卷之六

五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十八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文公二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季孫行父如晉○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傳六年○附錄晉蒐于夷舍二軍○前年四卿卒故蒐以合二軍復三軍之制○卷之六

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射姑狐射姑子代先且居居趙盾之子其父處父往年聘衛過溫今始歸改治兵于董易中軍帥以盾為帥使射姑佐之蓋處父嘗為盾屬大夫所以附黨于盾之父子之上之謂中軍佐推而上之使為元帥董今山西萬泉縣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通逃由質要治舊沔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宣趙盾證中軍帥乃晉執政事國事也典常法也法罪謂輕重之罪辟猶理也董督也謂員罪逃遁者督察追捕之也由晉用也質要券契也舊沔謂沔水不理者校禮所以辭上下故正其太常職所以守世

宗族常法謂一定之法為音鳥 ○臧文仲以

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以親衛故而并及陳臣非君 ○秦伯任好卒以子

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

哀之為之賦黃鳥 任好穆公名子車秦大夫以人從

於棘素往來得其所以傷三良不然也 ○邵寶氏曰霸

以用夏變夷為事秦穆宋襄志于霸而以夷道行之

其不終也穆也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言其德霸西戎而不能為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

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

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以殉葬是弃民之望也古者

先王將遠世而死尚立法度以遺子孫何况善人乃

所以輔子孫者而可奪之以為殉乎詩大雅召吳篇

人謂善人必與無同殄瘁南也詩 古之王者知命

之所云邦國殄瘁乃無善人之謂也 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

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

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

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 聖王通哲知也下即周

人之事樹立也因土地風俗而立之聲教也承章物

色也旌旗衣服之采章物色各有分制也詔善也為

作善言遺戒也律鍾律度量量所以治歷明時也藝

華國中也有獻多少之法陳其象限以治歷明時也

二儀歲時儀也刑典古之遺令也防防惡刑與刑委

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禮則禮節法制也眾隸眾民

也言使國地之利毋失其宜民有所倚預

然後員三分死死蓋自古聖王無不如此蓋以在上

君之意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東征征討

三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行父

也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行父

而遭喪之禮以行 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

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其人從

難卒得之孔三子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 日桓文既

受齊享不能慕桓公之烈致宋楚之交爭而晉襄能

繼文公之遺德三強而復霸三強者何秦穆於西狄

強於北楚強於南戰股以却秦敗其以剪狄伐許以

離楚一年之內三敵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畧焉雖

不及乎前人則勝 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齊孝為之遠矣 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

未嘗也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

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

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趙

字孟雅文公名子杜祁所三仕秦去晉為近迎之易

也置立也抒展更作舒緩之言好善而立之則其本

固年長而事之則其理宜立先君之所愛則為孝結

舊日之好情則可安今為國家多難之故所以欲立

長君能無此四者之德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

必可以殺晉國之難也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

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 狐射姑字季樂亦文公

也初為懷公妻後又納於文公故 趙孟曰辰嬴賤班

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

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

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



諸李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

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

威民立之不亦可乎班位也言自夫人以下其位列

夫而乃發於二君是謂也班位也言自夫人以下其位列

其大國而仕於陳是謂也班位也言自夫人以下其位列

援可以固位故云何安言民不與之相安也杜杜

為文公在狄時所娶故杜杜皆讓之使居已上其本

位尊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

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鄂先蔑士伯也士會趙季也鄂

始霸後世賴之公子雍親文公子年長而賢趙孟立

之是矣而福求穆穆卒許敗秦師而立靈公晉遂立

霸其後靈公不君卒以欲殺趙孟見弑而盾賈季

亦卒被弑君之名見義而為之不終惜哉賈季

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

使續鞠居殺陽處父陽處父本將中軍處父易以為

居狐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

不書賈季殺而書晉殺以其侵官也張洽氏曰據

謂焉言則是易中軍乃處父害言於襄公公不能謹

而輕漏之以致射死之殺處父春秋所以分其殺於

君與大夫也冬十月襄仲如平葬襄公十一月丙寅

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更駢送其帑

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更駢送其帑

欲盡殺賈氏以報焉更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

故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

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

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

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以辱

之謂也古書欲猶到也有惠於人不復望報於其子

禮謂送帑寵寵使送其帑介因也出人之寵用以報

益仇也損除也殺其帑不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

而行之文公以聞為附月之餘故闕不告朔怠慢政

作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

時政也何以為民時而歲歲斯民順四時而作事

不失時則年豐熟而民生厚生民之道皆在閏月言

其所係者重也今以閏月而不告朔上則棄天之時

為治民之道為知字

經辛丑晉靈公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晉封內屬國信公反其遂城部無傳即魯地今

城部備齊難也晉音告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

人殺其大夫不各殺者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

狐程子云晉不謝秦秦納晉先蔑奔秦在秦也狄

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公伐邾閒晉難也謂來也時霸國在六三

傳七年公伐邾閒晉難也謂來也時霸國在六三

傳七年公伐邾閒晉難也謂來也時霸國在六三

傳七年公伐邾閒晉難也謂來也時霸國在六三

傳七年公伐邾閒晉難也謂來也時霸國在六三

月甲戌取須句真文公子焉非禮也傳二十二年魯公復須句之後

魯復滅之至是魯復取須句以報文公之子須句之怨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

師樂豫為司馬鱗驩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

為司寇成在公子友目夷子驩公之孫驩驩公孫

元父杜預氏云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將去羣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

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

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

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

聽昭公恐公族盛大為已害故欲殺之公室猶木之

比王族言若之葛藟繁滋者猶能庇其根本故詩

人取以喻宗族兄弟何況為一國之君而可去公族

之庇廕乎此俗語所謂藉木之庇而縱長斧以伐之

去羣公子而樂豫以公子而爭之陳傳良氏曰昭公

孫之言雖是而昭公固已親之矣

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

舍司馬以讓公子叩昭公即位而葬穆公襄公之子

者先公未發而作亂固鄭時在公宮故為其所殺六

卿謂右師華和公室言和公室之政公者甲昭公弟

家以已之官讓之以為和然後宋書曰宋人殺其大

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各以殺者衆死者無

罪故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

衛

衛

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文公人在值穆羸日

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

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

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

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

弃之若何穆羸晉襄公夫人太子即靈公夷皋屬托

而自不能則我受宣子教訓之賜若太子長成而

不才則我亦惟怨宣子不教訓之過也

子與諸大夫皆患穆羸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

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

及董陰畏偁偁國人以大義偁已初宣子使先蔑迎

子遣兵禦之先克且居子其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

行先蔑也公以道進晉故行下軍步招戎津皆晉

戎衛猶在職董陰晉地○美寶氏曰次氏云上言皆

先蔑也何其自相背乎次氏之辯是矣但先蔑若

在秦未嘗歸則經安得書奔秦以經書奔秦則先蔑

是逆秦之後還至令狐乃復任秦也惟先蔑將下軍

是傳誤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受寇也既不

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

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

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言秦送子

之則當以責秦之禮待秦不受則當以治寇敵之法

治秦今既不受子雍矣而復緩於用兵則秦必生心

心

爲言先人先發制人也事○登敵之戰心也伐制食  
 也薄食言食於寢尋也登○使之無歸夜寢其不  
 備則有言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也士會曰午也○  
 孫惠公之八曰先秦也夷畢不當立則不宜親視處以  
 思偏知食之不必爲雍子之求所謂大夫以遇大  
 事而往也平之令狐之役既以有秦又違先蔑夷  
 竟以新軍置子將有弒名重不重不立先蔑有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  
 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  
 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  
 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  
 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林父中行桓于也  
 可行也將及禍將及已也先蔑管輅故欲大夫攝卿  
 以在信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政云同  
 秦左傳註訓義  
 參大文公  
 人  
 補

厚尤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士伯卽先蔑凶人與人俱凶也焉用何用如此也士季卽士會言吾與先蔑同罪而同奔非慕其義而從之士會歸在十三年杜預氏云責先蔑爲正辭而不匡諫且俱士奔惡有黨也○呂祖謙氏曰士會不以同患而親蔑可也至于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狄相讓責也時賈季奔狄故宣子使鄆舒人因賈季介紹以問公鄆舒且責其代晉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荅曰趙衰冬日之日也問於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秋八月齊侯宋公衛

族陳族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  
 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晉侯靈公也不書所會謂不  
到諸侯大夫名○遷按左氏  
公孫公後王政不書所會皆當時常例十六年手孫行  
父魯齊侯于陽穀齊侯不及王○則經既與齊侯會諸  
侯晉大夫盟云是失又何所據而謂公孫後至乎臨  
川吳氏謂下列亭諸國以當時經已至而  
 大夫強合諸侯故畧之也此說平易有理凡會諸侯  
 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辟不敏謂  
辭不敏於  
事也杜預氏云此  
書是自釋凡例之意○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  
 其婦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  
 則爲襄仲聘焉穆伯公孫敖也已莒姓戴聲皆益文  
伯即戴惠叔即難以聲已辭言戴已  
 也襄仲即公子遂教之從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

盟穆伯如莒泣盟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  
爲娶之言爲仲所伐不援於魯而盟穆伯因莒襄仲逆其婦歸莒莒邑仲請攻之  
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  
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  
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  
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惠伯叔牙之孫言兵起於寇寇猶及他人亂則自及其身而已今襄仲請攻穆伯而文公許之是自啓寇讐之禍也止從其諫也成平也平和其事也舍不娶也反還莒女也從之人皆從其請也杜預氏云爲明年公孫敖許言傳○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  
睦矣可以歸之日往日元年言叛而不計何以示威

而復丙戌奔莒齊不言出不自位出也○螽無傳爲災故書○宋人殺

莒從已氏焉已氏莒氏也穆伯不至京師而以爲慰之幣出奔莒國從前年還莒之女爲十



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繫襄王事禮也○晉人殺其

綴也以懲不悛及經不書卿各緩不及事也且以懲



三國書... 將以伐宋... 也先為之弱乎... 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 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無畏扶其僕以徇... 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

官而行何疆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 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逃歸...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八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八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文公三

經二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秋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 復伐麇至於錫穴... 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

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 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一乃乃二平乃乃合畢二注曰潞以河水曲處得名

一 霧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傳十三年附錄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晉大夫桃林即潼關在今河南靈寶縣東處秦要路外援東面固已故使守此扼塞欲斷其來往也塞法

韓○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

晉知士會前謀故患之諸浮晉地六卿在朝而相趙見於諸浮者將欲密謀應其漏泄故出於外野

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即士會六年賈季

奔狄難去聲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

勳言季本狄人能知外竟之事且狐偃之子有舊勳

用也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

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成子即卻缺六年

父故云其罪大不如士會能處早賈季為鳳墮後陽柔順而不可犯以不義而又有知能可以任使且以

秦左衛將軍秦左衛將軍秦左衛將軍

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

之足於朝壽餘畢高之後守魏邑者晉使壽餘許以

子也僞執其妻于於晉使秦不疑許許秦伯師于河

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

者吾與之先秦師河西將以取魏魏人皆在河東詐

伯欲使東方之人素秦之勢壽餘欲得會而詐言於秦

言降秦之事者吾與先行以告俞之喪必遣會也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

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士會言晉人虎狼之性不

先以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

妻言於秦伯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

如河指河為誓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

自之心而秦伯信之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

謂秦無人吾謀道不用也趙朝秦大夫下馬別也蓋

言留之而不克故贈之以策使之策馬也既濟魏人

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謀而還秦人

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會也秦以前誓

之孫故士會別族復累之楚孔穎達氏曰此傳尋

計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漢室初興

將奔亡繼生氏不顯於世先需無以自申掉註此辭

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

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史記大

當元也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

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

之遂遷于繹左右言不遷都則君命可長君何不為

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主故云言莫如之秋七月大室之屋壞

以死生二其心所謂知命也

書不其也大室國之所尊而不繕遂至傾冬公

如晉朝且尋盟尋盟八年衛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

之四章文子賦承微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子家即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此賦言鄭國寡弱欲使齊公還晉恤之也季文子

秦左傳註訓義

八

九

男曹伯晉趙盾祭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光遠偏指日晝光芒出

故書之○公至自會晉人納捷留于邾弗克納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齊公

子商人弑其君舍舍即位未踰年而卒之為君者教

也○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為魯

○齊人執單伯齊故書張治氏

○齊人執單伯齊故書張治氏

○齊人執單伯齊故書張治氏

○齊人執單伯齊故書張治氏

○齊人執單伯齊故書張治氏

○齊人執單伯齊故書張治氏

○齊人執單伯齊故書張治氏

齊魯十年而豈遠有女為昭公妃而又即生子舍可

立為君乎故說者因疑為魯公之女也編謂子叔姬

之為魯公之女固不可知若非于字之誤則叔姬

難處焉處其此類歟

傳十四年齊景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

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

邾文公卒在前年○家範稱氏曰小國安○子叔姬

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妃配也叔姬不得

有司以繼之商人桓公妾密姬之子驟急數也言急

蓋其家財不足又貧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附邾

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留文公卒邾

人立定公捷留奔晉二妃次○六月同盟于新城從

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同盟復謀納捷留○秋七月

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矣矣我能

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元恒公少

其思必蓄憾不免復殺我請爾自為之有星孛

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

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于  
邾邾人歸曰齊出獵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

乃還謂八百乘明其力有餘也宣子定公名齊齊宣公名乃還謂八百乘明其力有餘也宣子定公名齊齊宣公名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  
聃啓訟周公子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直也王匡

聃啓訟周公子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直也王匡

聃啓訟周公子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直也王匡

聃啓訟周公子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直也王匡

聃啓訟周公子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直也王匡

聃啓訟周公子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直也王匡

聃啓訟周公子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直也王匡

聃啓訟周公子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直也王匡

聃啓訟周公子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直也王匡

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為子名義是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為子名義是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為子名義是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為子名義是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為子名義是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為子名義是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為子名義是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為子名義是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為子名義是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為子名義是

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為子名義是

鄒遂代曹入其郭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賁主以成禮為敬華孫能

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故特書司馬而

不名○劉敞氏曰謂之禮經其使介公與之宴辭曰

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

祀不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斂

也督弒殤公在位二年亞旅上大夫耦自以罪人子

孫不敢辱君親爲禮待請承燕飲之命于上大夫○

意按華耦既自以承罪人之祀不敢辱君則曷不辭

于出使之日而及夫既使之宴也乃無故而揚其先

人之惡于諸侯是舉也不准辱親且

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朝今十五年復來朝合古五年之制○齊人或爲孟

氏謀曰魯爾親也歸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十

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

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

國故也

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

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之

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

天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仲念叔取其妻故勿哭惠伯即叔影生親之終謂親

戚終天之別不能始與仲與叔始不相能也因引史

佚言兄弟之義相親其美相好相攻其困之有善則賀

有喪則弔祭盡其敬喪盡其哀情雖不相和同至此

數事乃天性之愛有不能絕者此則兄弟相親之道

也子無天道何必於他人之遺事爲怨乎○孫應鑒

氏曰惠伯於此始而能止襄仲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

愛之聞於國或譜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

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

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鮑一人門于侯丘皆死

數在昔所生皆也年歸魯國孟獻子愛之國人皆

知其生而愛此二子或譜二子將殺孟獻子二子謂與

其生而愛此二子或譜二子將殺孟獻子二子謂與

反其生而愛此二子或譜二子將殺孟獻子二子謂與

者也而又愛之二子時數子必辨焉何自若若是

而不益遠於禮乎春秋之世士不問道○六月辛丑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而於社用牲爲非禮日月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

有等威古之道也以責羣臣也社尊於諸侯故諸侯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齊以單伯執節許而赦之使單伯來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齊伯執節許而赦之使單伯來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齊以單伯執節許而赦之使單伯來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齊以單伯執節許而赦之使單伯來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春秋左傳註評

十四

卷

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危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有難是以公不書曰諸侯盟于危無能為故也齊侯王使且數伐魯故謀伐之齊侯王使且數伐魯故謀伐之齊侯王使且數伐魯故謀伐之齊侯王使且數伐魯故謀伐之齊侯王使且數伐魯故謀伐之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不免不得善終也無禮謂執王使以討人難以免矣不免不得善終也無禮謂執王使以討人難以免矣不免不得善終也無禮謂執王使

春秋左傳註評

十五

卷

春秋左傳註評春秋左傳註評春秋左傳註評春秋左傳註評春秋左傳註評春秋左傳註評春秋左傳註評春秋左傳註評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文公四

經十有六年楚文公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齊侯弗及盟及與○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不視朔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

于鄭丘鄭丘齊地○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楚屬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

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閒齊兩侯魯魯

而與齊平齊將有所要也故托以公不在而辭○夏

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高閔氏曰前此未有書不

爾此特書者見公○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

鄭丘弱既其親戚命使又伐其邊隅與國文公不

敢與之抗衡求與之和又恐不利于已故托疾而使

文公之怠政實則畏齊稱疾而不欲出也○有蛇自

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泉宮即泉臺魯自伯禽

十七歲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

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

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

不啓○申息之北門

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

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

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阪高

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庸

及庸方城能敵也蓋楚邑往往伐庸也振廩發倉廩

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

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

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隰也○師叔楚大夫蚡冒也庸

北哇樺僞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師敗也樺僞魚庸之三邑見楚師敗故

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仍以

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車臨  
品也各時楚王次于句渚至是乃會戰黎之師隊皆入焉之通羣蠻本屬庸至是叛庸與楚盟故楚遂滅庸莊初平內有闕克公子楚之亂外有秦之患楚而卒以霸視惠之有益于人國如此則音日○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公也乘昭公無道而厚施於國人以傾之宋饑盡貸以公之粟言鮑能恤民也詒遺也宋之老者無不遺以飲食若有四時珍異之物又加進之言鮑能養老也數頻造也無日不造請於六卿之門其有賢才者皆師事之言鮑能尊賢也親族自曾祖桓公以下子孫無不恤恤之言鮑能親親也  
公子

卷之三

三

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曜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襄公夫人鮑適祖母不可鮑以禮自防閉也國人惡昭公故奉公子鮑以  
因襄夫人華元管管孫公孫友目夷初司城蕩卒公子驪桓公孫意諸公孫壽子驪音貫  
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壽蕩之子近也君及國反也貳有死亡之禍而我身尚在猶不亡其宗族也○陸榮氏曰異哉公孫壽之為人愛其官而弗愛其子世衰道微士之懷寵而不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知去就也意乃至此乎

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盡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人使人謂公子鮑等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夫使人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若若何言無以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  
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襄夫人周襄王妹故稱王姬百里口甸宋先代之後故有天子之制經稱人以殺昭公無道也○金履祥氏曰春秋弑君之罪自宋昭至齊皆書法皆變蓋自其君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  
文公即位使母弟須

卷之三

四

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文公即公子鮑蕩虺意諸之弟  
經十有七年宋文公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  
氏云西當為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襄夫人使回紇公公子鮑等未與試然不能討賊而立子其位亦篡也列國之卿不能討賊其亂立鮑而還其失其討之義也故經書人不書卿○姜氏曰高氏以為始無弑君之惡終無弑君之逆而或謂其情列國之卿不討其情而無所委罪焉春秋所以貶之者是也所謂探其情而不必書之實然所謂

矣而不取貢無則謝邑之故也雖謝邑之事君何以

於真足穿公却泄爲雙耳天孫二人爲質於誰以見

前之無文事二則 ○秋周其歆敗戎于邠垂秉其飲  
酒也 氏云為成王時晉侯于武王王後上國之  
前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美靈公也  
夫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  
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  
主偷必死 魯侯將死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汪克  
其詳因謂二而龜不能觸受其正耶莫得 ○秦伯瑩卒  
無傳穆公以葬卒不書喪紀之文未及於魯也康公  
修晉怨歸來葬於是告喪而葬之使始行焉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書齊人以謀亂  
賊之黨書弑其

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  
齊 ○季孫行父如齊 無傳 ○愚按書二卿如齊于  
庶謀成計定本末皆備矣 ○莒弑其君庶其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  
以伐魯 公聞之上曰尚無及期 公以齊侯之  
尚侯先期而死也 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  
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 令龜以卜事告  
非以言告也 龜也君亦不聞言 魯君先齊侯死  
不及期其死之事也 魯君先齊侯死 魯君先齊侯死  
惠伯死 二月丁丑公薨 果知定之也 魯君先齊侯死  
張本 文公安於宴息就息以事

記世而居之之分責世室壞而宗廟之敬衰公孫放  
適命曰不祭則廢人侵辱而不能抗又使龍安匹  
矯強臣頃刻尸夫又與之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  
為公子也與郕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  
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公怨歆父  
其手足僕納也驂乘陪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  
于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  
女庸何傷職曰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 申池齊  
之池也 各以所及相感職而弑君之助乙反乃謀  
弑懿公 丁中歸舍爵而行 二人謀弑懿公納其  
不計賊故二人得從容無所畏也 齊人立公

子元 桓公子惠公也前辭 ○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  
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襄仲賀齊惠公新立  
仲專為謀立宣公托以一卿賀立君一卿拜葬而已  
蓋身在使外而托以使行耳 ○文公二妃敬嬴生  
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  
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

欲親魯許之 二妃久妃也屬托也叔仲惠伯也仲謂  
宣公已也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書曰  
子卒諱之也 惡大子夫人姜所出視其母弟也先  
君諱以未成君書于若言猶在仲以君命召惠伯其  
受而自卒也殺視不書諱之也

子卒諱之也 惡大子夫人姜所出視其母弟也先  
君諱以未成君書于若言猶在仲以君命召惠伯其  
受而自卒也殺視不書諱之也

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惡雖已死未去外人故襄仲詐以子惡之命召之命故云人必死復叔仲氏不絕其後也即實氏曰伯尚召于楚手惠伯召于宣公皆君命也昔死尚往伯尚欲成其謀而惠伯以君命故竟而難其召惠伯不好學其微也惠伯之謂矣是○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姜氏惡視之母出美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終不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紀公莒君之號○愚按左氏稱僕人矣復何所憚而不自立而顧來奔者乎則春秋書法亦當如楚世子商臣弑其君而後又何以書國弑乎吳臨川氏疑僕因國人之下以字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弑君而奔之則李文字子必欲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必授者必授必達者必出官僕於竟仕稱氏云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魯大夫名克以其有文采知典故使之謂盡忠者無禮其君謂弑逆者盡忠音施○原應鑿氏曰父母逐鳥雀但形容其愛其子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則法也法以事則觀人觀人之為古德逆之為凶德有民則任之以事則觀其功功成則舉以養民此以明善必用包下文吉德意○孫應鑿氏曰此篇九二段前段引周禮誓命以明君僕之不可不明言僕之不可不誅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類姦之用為大凶德有言無赦在九刑不忘誓要信也毀壞掩匿也藏者為賊若人掩匿此賊者為姦此自人言竊物者為盜若人用所盜器者為姦此自物言類姦之用為大也之凶德有常刑必誅無赦此誓命在九刑之書終

春秋左傳卷之十

十

不遺忘其書今引此以行父還觀宮僕莫可則也明惡必去也下文凶德意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宮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還觀反也器寶玉也兆端也言論其人則有盜賊之行論其器則為姦之端今若保其人而利其物則其行論其主藏之名者也以周書之訓而則此皆德之人無一事可為民之則者蓋其所行不示於孝敬忠信之吉德而皆在於盜賊姦兆之凶德是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璫歆檇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理忠  
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  
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  
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  
外成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也即垂益禹皋  
陶之倫齊肅聖曆廣大淵深明哲允信也言八  
人有此八德之善故謂之愷也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  
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  
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  
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敎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  
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緇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  
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  
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

餐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  
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帝堯黃帝也堯不用也愚鹿也  
不文不善也此近同也言與惡類惡類不善之人  
相親也渾敦不開通之貌即墮也少皞金天氏  
之號也壞廢棄也崇尊尚也飾修整也言或金天氏  
之言而於惡言反尊崇而修飾之也靖安諸致庸用  
而邪也服來行也蒐索也隱隱隱也言用諸誘回邪  
者行其惡言索人隱事以誣罔盛德之人也窮奇者  
其行窮其好奇即其工也顓頊即高陽氏話善也告  
以德義則頭不入於心所以不可教訓舍其忠信則  
謂常出於口所以不知話言傲漫狠暴也傲狠明德  
言帝有德之人也檮杌禍凶無備匹之貌即饕也  
不云黃帝氏官名骨猶貪也盈滿厭足也實蕃實也  
分謂分惠不恤謂不賑恤饕餮三苗也據山海經  
呂氏春秋所紀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俱惡獸各故取  
以爲四凶之號賓于四門謂開四方之門以賓接  
賢者流放也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也投棄也商說

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  
大功二十而爲天子慎謹微美也五典即上文五教  
明舜舉八元之功言無廢事以明舜舉八元之功穆  
穆和也言無凶人以明舜流四凶之功大功二十舉

十六相去四公也。傳曰：高辛子八人，堯兄弟也。堯豈不知而待舜且八人，豈主后土以授百事地乎？天受伯禹之任，八元使布五教，契之任，元愷八人，禹同心，里同職，何別無任乎？若為長佐同主一事，則見聞之謬，則左氏之謬，恐不足為據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

免於戾乎？史克激揚而言，舜之事堯以辯宣公之惑，如言禹則云世濟其美，言舜則云世濟其凶，非其實也。蓋事勢固然耳。○朱申氏曰：宣公以篡得國而行，父不討，顧乃逐一莠，僕歷數其罪而不少假借，是托言僕以劫持宣公也。彼宣公果人也，固宜羞愧，汗下無措，弱之所矣。三家擅權，蓋始于此。○直德秀氏曰：行父歷數莠僕之罪，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是陷身于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于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泉境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鳥雀為能，而曰秋，豈不河陋也哉！○錄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

此舜功二十之一也。○錄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須，文公之弟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戴莊，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作亂穆族。黨武氏故所出之公孫師莊公之族。樂呂，戴公曾孫，杜預氏云：為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一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宣公一

公名倭，一名倭，文公子母敬惠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五年，元年。文公三年，晉靈公十二年，齊惠公元年，秦共公元年，楚莊王六年，衛成公二十七年，蔡文公元年，鄭穆公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識娶者不待賁責，而自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婦有姑之辭，明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當刑而不忍刑之竟。○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其罪而放棄之也。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人致新泰。○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人致新泰。○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人致新泰。

○秋，邾子來朝。邾無。○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蕕林，伐鄭。

○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蕕林，伐鄭。

○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蕕林，伐鄭。

○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蕕林，伐鄭。

○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蕕林，伐鄭。

間也何以舍族耶○姜實氏曰不稱公子○夏季文  
以一事而再見故單稱名非別有意義也○晉人討不用  
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於位○晉人討不用  
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文十二年  
甲父起穿當軍門呼至是始治其罪克甲之子辛甲  
之屬大夫○愚按河曲之役及今八年矣而始討不  
用命者且趙穿之罪于胥甲而獨放一胥甲則皆  
執政者之私也故先儒曰放胥甲者弑夷臯之兆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春秋之世諸侯篡立則鄰國  
為君則臣子不得復討故○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襄  
宣公與齊會而位乃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襄  
襄仲以拜成拜謝得列于會也○六月齊人取濟  
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僖三十一年晉文○宋  
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

秦晉韓魏義

金王墓

二

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  
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  
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宋人弑昭公  
晉伐宋在文十七年會諸侯討齊在文十五年  
年二層之盟皆受賂陳共公卒在文十二年  
侵陳遂侵宋○姜實氏曰齊桓侵蔡而遂伐楚以蔡  
侵陳而遂侵宋以陳近而宋遠有事于宋道先由陳  
也侵蔡伐楚蓋齊桓圖霸之舉侵陳侵蔡蓋楚莊圖  
霸之舉也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棗林以伐鄭也楚蔣  
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諸侯往會之  
因共伐鄭北林在鄭北解揚晉大夫○王樵氏曰據  
經文盾實未嘗救宋左氏意之爾上書楚子侵陳遂  
侵宋則楚師已在宋矣盾始帥師救陳又自陳而即  
次于棗林會四國以伐鄭必不反尾楚師而至於宋

也通以為名而在氏誤  
信之經安得書救宋哉○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  
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  
與成崇為秦之與國故秦人急於援崇○王樵氏曰  
伐崇以怒之而曰以求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  
報因於是晉侯後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  
於楚後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  
不為置賢師傳而徒  
經甲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今  
有大棘城傳劉得大夫生死皆  
曰獲北經書大夫帥師之始也○秦師伐晉○夏晉

秦晉韓魏義

金王墓

三

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杜預氏云晉趙盾與諸侯之  
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  
霸者之義○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趙穿  
而春秋以趙盾當首惡者以弑之○冬十月乙亥天  
王崩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  
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經書獲  
書樂呂非元計也傳言囚華元獲樂呂以明獲生  
獲故得見獲而還取左氏也○趙盾弑其君夷臯  
狂狡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狂狡  
大棘也我欲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自倒戟以聽鄭人之出反為鄭人所獲○晉趙盾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  
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言其伐失即戎  
命也法以極鄭人其為禽也戎兵事也則明果毅  
也殺必行也聽教從也言其戎之果毅也則明果毅  
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為果能致果致于敵人也則  
各為殺易反之也言其戎之果毅也則明果毅  
也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噉  
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人鄭師故敗  
也噉昔者前日也子謂華元為政猶言為主言前日  
分羊有無之權在于今日御車進退之權在我此  
追叙華元所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  
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  
乎殘民以逞珍盡也詩小雅角弓篇義取不長之人  
相怒以逞殘民以逞言殘害宋國之民

以快其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  
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棼曰子之馬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文馬馬之毛  
色有文承者  
四馬為駟鄭人以宋納賂之故寬其防守故華元乘  
亂逃歸立于宋門之外告而入見叔棼曰子之馬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文馬馬之毛  
色有文承者  
人鄭重者子之馬使然非子之罪叔棼自任其罪乃  
對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已為之合猶會也叔棼  
既會華元即來奔晉一說以子之馬然也為叔棼之  
語對曰以下為華元之語辭子即反○陸聚氏曰羊  
斟飲食之人君子無譏焉然既喪三軍陷元帥則非  
可元也語言也賊城也厚矣無乃非直乎宋城華元  
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睥其腹奔甲而復于思  
于思奔甲復來植濟土也巡功巡視動作也睥目出  
也睥大腹也奔甲甲師也于思多鬚

使其一曰白頭使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  
多奔甲則邢之文尚多皆可用以為平昔之何害  
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言從使有皮可以為甲  
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去之使使有皮可以為甲  
人之口不足以當使夫之眾口也杜預○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遂圍焦焦崇在前年○夏晉趙盾救焦遂  
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大棘役在  
陰地晉地  
今二楚同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  
鄭以待晉師言既欲諸侯從楚不得惡救趙盾曰彼  
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競強也趙盾  
若敖之族世

為今尹盾言物盛則衰彼宗強甚殆將斃于禍矣吾  
且示弱而益其驕盈之疾以速其斃也杜預氏云傳  
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愚  
按以全晉之盛合諸侯之師乃遇一閹豎遂不敢交  
之謀故始托為之辭以解於衆於是楚遂益張明年  
皆盾致之也○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  
彈人而觀其辟丸也不君失君道也彫畫也彈丸  
也觀人善祥與否以資笑謔也  
今山西絳州西北宰夫肱熊蹯不孰殺之實諸春使  
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肱  
也熊蹯即熊掌煮之難熟不熟則有毒春以草索為  
之不能令人知故使婦人載以過朝士季即士會  
音而  
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  
不入則子繼之上季以盾位尊今與與諫而不聽則  
莫能繼其後會請先往諫俟其不聽

養之于宣公

六

急故俯爲其辭以冀童子而遂扶之下堂而去嗚呼  
犬也夫語助爾雅云犬四尺爲絜說文云犬知人心

卷五十一宣公

七

法而受弑君之惡名惜乎其所見之不審也蓋清心不越亮似實與弑君之謀而僞出以逃其惡名者若





盛德之詩遠方之國皆屬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使  
先王之教各貢其金鑄為九鼎象所屬物各著其上  
以昭其德之無不具備使民盡知鬼神森列之情  
民皆歸之莫能相違用此故民無災害而上下和協  
以享上天之休光○陸梁六曰諸言再鑄則其事不  
正其故謂者畏之其信何至正其如諸所云哉或  
曰焉啓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  
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取更始之義祀取祭祀之義昔年之別名休美回  
移其言若增重然桀紂姦回昏亂之時鼎而不可遷  
非小也而湯武遷之其勢若逐輕然 天祚明德  
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  
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秦左傳正義卷之十

十

也鄭駢即離陽武王遷之成王定之言天祐明德之  
君自有極致之時皆成王定則于郊鄆卜世當傳三  
十卜年當七百今周德雖衰微而成王所卜○夏楚  
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  
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  
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  
伐宋 宋文公即位三年魯文公之十八年也武氏秋  
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  
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僚余而祖  
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  
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

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結南燕姓伯  
香草而汝也言天命以蘭為之子也國香蘭國之香  
如受也言使人服媚于受汝子如此蘭也御薦發御  
也故蘭者聖將不見信故欲以蘭為之子也鄭文公  
月之微也以文公賜蘭燕姑之夢故各其子曰蘭  
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  
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鄭  
子臧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子臧出奔宋誘殺子  
華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盜殺子臧在僖二十四年  
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楚  
地今為河 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  
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 蘇周襄內諸侯 公逐羣  
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祭曰吾聞姬姑  
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  
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  
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  
晉平 文公盡逐羣公子蘭亦見逐故奔晉從晉伐鄭  
之女為后後姬周是以興故云古人亢極也 穆公有  
言可以極持其寵愛也大宮鄭祖廟大首泰 穆公有  
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穆公言  
蘭而生若此蘭死吾必與之俱死乃自刈其蘭而死  
此傳因穆公之後盛於鄭而追紀其始見天所啓也  
經丙辰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郕莒  
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故公與齊侯共平之書不肯書  
取所以著齊侯之 秦伯相卒 夏六月之酉鄭

秦左傳正義卷之十

十

取所以著齊侯之 秦伯相卒 夏六月之酉鄭

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  
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非禮也○平之禮○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

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言平國之道

以兵亂今公用伐而不以禮治之是以亂平國也二  
國本亂魯人又以亂平之其亂何由而治既不能治

何以行其○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

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

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

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

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

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

靈公○子家即歸生食指第二指也如此謂食指動相

視而笑以爲指動果效也食大夫分賜諸大夫召而

弗與子公欲使指動無效也子公忌公殺已故與子

家謀欲先公作難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

足也○子公實弑而書子家以子家無應變之才懼讒

之說也○子公之書以首惡○陸淳氏曰子公弑君

爲首惡與趙盾之弑義同○汪克寬氏曰十年傳載

鄭人討公之亂歸生之諫而遂其君子曰仁而不

武無能達也○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于事機以

家欲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氏云

十一

也○語者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鄭人

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

立襄公○子良穆公庶子去疾子襄公將去穆氏而舍

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

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襄公以子公弑

以子良讓已故特舍之不逐何爲言難獨留也○音

族○音實氏曰已留而族亡子良何以爲心故欲與

族偕亡而卒存其族亦豈子良有心於要之哉讓國

禮也偕亡禮也偕存亦禮也雖然子良於穆之族有

義不同天者焉知權者當有以處○諫初楚司馬子

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

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

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感及將死聚其

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後野心言心在山野不可

馴服也不其豈不也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

越爲司馬爲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

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

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

焉弗受師于漳澌○子文之子子揚也子越即子越

賈也轅陽楚邑賈爲子越既得令尹又惡爲賈偏已乃

以其族圍爲賈於轅陽而殺之烝野楚邑三王秋

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澣伯棼射王汰輈

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輈輈楚地伯

過也輈車輈也跗所以架鼓者丁寧也言第楚地伯

輈而止于丁寧車無益尊者則過人故楚依

王之蓋蓋音虎射音石輈音直輈反及師懼退

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

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師見輈發矢異

之辭以強其心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

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弃

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

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

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若敖楚之八世祖邲國

女之母妻澤名今湖廣雲夢縣有於菟鄉即獵也楚

之方言呼乳為穀又呼虎為於菟因命子文之名為

穀於菟謂其幼時乳飼於虎也女即伯比所潘者其

子文穀於菟字子文穀乃苟反於音鳥菟音徒其

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

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

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箴尹官名克黃子揚王思子

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

命曰生復其所任箴尹之官而改其名曰生則更生

之流也楚無然申生必死箴尹不冬楚子伐鄭鄭未

服也前年楚侯鄭不獲左傳註評測義卷二十一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二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宣公二

經丁丑五年秦莊公鄭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

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無○冬齊高

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恩按高固氏謂去冬

君之罪也今無人又罪其數犯中國也如以其數犯

中國則鄭欲君之罪固在何緣而輒為褒貶其辭乎

微者春秋據實而書殊無意義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齊侯

夫固欲求齊于公故使齊齊侯○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

疾留公請叔姬強委禽焉齊侯

行還書至常也公既見止連昏其臣始得歸公○秋

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

也適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適大夫自來逆則稱

逆非為○冬來反馬也禮送女適于夫氏留其所送

君逆也○冬來反馬也禮送女適于夫氏留其所送

出奔則乘之以歸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

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信老不復歸也杜

預云云高固遠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義○

高固氏曰高固之娶叔姬之嫁齊許之來魯與之來

禮也○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秋赤狄伐晉圍懷

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

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鄭公之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青萬

于齊三子齊桓公○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

○鄭公之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青萬

于齊三子齊桓公○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

○鄭公之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青萬

于齊三子齊桓公○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

○鄭公之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青萬

于齊三子齊桓公○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

○鄭公之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青萬

于齊三子齊桓公○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

○鄭公之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青萬

于齊三子齊桓公○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

○鄭公之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青萬

于齊三子齊桓公○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

○鄭公之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青萬

于齊三子齊桓公○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

○鄭公之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青萬

于齊三子齊桓公○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

○鄭公之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青萬

于齊三子齊桓公○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

○鄭公之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青萬

于齊三子齊桓公○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

○鄭公之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曼青萬

于齊三子齊桓公○錄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傳所稱厲

合為文皆○錄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傳無秋字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

以會三年鄭子宋欲靈公謂晉討冬盟于黑壤王叔

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御天子之命

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

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

之也晉成公立之二年黃父即黑壤經書會不書盟

事晉黑壤之執蓋自取之也愚按宣公專於朝齊而不

大惡而僅以不朝之小過責之又卒以取賂而免

○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公

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不能將事而回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庚寅日中而克葬也○城平陽魯邑今山東新泰縣○楚師

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

諸絳市六日而繇在仲遂卒下從也詳絳也死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繇非禮也禮大夫卒當祭

聞則不擇晉人說繇之喪不○楚為衆舒叛故

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疆正其

水各水之隈曲曰汭吳國今南直隸蘇州府越國○

晉晉克有蟲疾卻缺為政秋廢晉克使趙朔佐下

軍晉克下軍佐蟲疾也時趙朔卒卻缺代之朔趙

秦晉莊公秦晉莊公

○冬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茀茀引柩索也殯則有

以下極當用麻今以葛為之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

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禮凡吉事先近日喪事先

旬又不吉卜下句喪事則先卜下句辟不懷思其親

似欲及及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是為不懷其

親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為禮也禮音避

○是故士喪禮葬草載簠笠縣封不為雨止猶為之

簠也宣公以國君葬其母不能預為之備王暴之

野大明日始卒喪事親親親禮莫此為甚而在氏猶

以為禮乎穀梁傳云雨不克○城平陽書時也○陳

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陳自五年從楚至是始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齊無○公至自齊齊無○夏

仲孫蔑如京師○美豐氏曰以厚薄言則君朝齊而

乃聘周以疎密言則於周遠一往聘而多齊齊侯

則又再朝比事以觀不待既而而遂至也○齊侯

伐萊○秋取根牟為山東萊國今○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

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扈鄭地卒於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代費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洩

為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杜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

氏云為宋○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晉

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前年楚及陳平故陳不來

于一將者皆書如隱十年晉帥師會齊人鄭人伐晉

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公之喪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衣服以

戲于朝○陳靈公與儀行父皆陳鄭夏姬陳公女陳大

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

洩冶宣示也聞聲譽也令美也約孔子曰詩云民之

洩冶之殺其禍無示於人也詩大雅板篇韓詩也

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詩大雅板篇韓詩也

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詩大雅板篇韓詩也

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詩大雅板篇韓詩也

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詩大雅板篇韓詩也

世不可立法但可踴迹以免禍多端音關立聲  
亦反○愚按或謂洩洩非貴位非上卿直謂  
大失於勇矣故書名以示懲然則宋晉書殺其大  
夫大牧司意欲息皆名也亦將示敗乎蓋晉之失在  
于不能早謀以蓄其君之惡至其敗乎蓋晉之失在  
匡正之事何可過責如皆隱躬遜諸君子氣叔脂軍  
則忠言不入於耳亂世亦何賴於君子乎文定於夏  
微舒以君之專曰忠莫顯於身見於其言驗其所  
以許治者亦至矣詩之○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  
楚伐鄭取成於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國  
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柳林  
鄭以小國而勝楚大國故子良獨以爲憂則是晉楚  
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楚扶云反  
經十年晉景公衛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齊人  
歸我濟西田元年晉以濟西田賂齊書○夏四月丙  
辰日有食之無○已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癸巳陳夏徵舒弑其  
君平國徵舒陳大夫靈公無道而恃書徵舒之名氏  
之由○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  
王季子來聘王季子周大夫○公孫歸父帥師伐邾  
取繹邾地○大水無○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  
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無○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以公  
之故○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

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  
不以名音國二家齊王與之謀之去告者皆當以  
書曰崔氏以示無罪也又言齊之來告於晉以決不  
以名以明齊之因告而書之不皆改舊史也齊晉  
○家鉉翁氏曰是歲崔杼弑君蓋五六十十年使打  
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忌  
非其之身或耳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  
父與不可考耳  
之守臣其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王帛之使者則告不  
然則否違奔放也上其姓下某名大夫受氏當世守  
禮贊王致命執節致享王帛之使謂聘問也言奔者  
聘則不告一說謂國家有文○公如齊奔喪杜預氏  
好之國皆告非止奔者一身○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  
不言其事史之常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

春秋左傳卷之七

七

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  
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子  
夏姬淫放之故相謂其子多似以爲戲而徵舒深爲  
已痛乃伏於馬廐伺公出而射殺之二子孔寧儀行  
父也此爲十一年楚子入○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  
陳張本支音汝射音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  
月宋師伐滕晉霸業之衰○鄭及楚平前年鄭敗  
與之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以鄭及楚  
秋劉康公來報聘康公即王季子其後食采○師伐  
邾取繹元年初邾朝魯然恃齊爲安而魯不得志故  
邾取繹今惠公卒而魯師往伐之莊預氏云爲子家  
齊○季文子初聘于齊文子以齊侯○冬子家如  
齊伐邾故也魯伐邾取邑取怨于齊故國武子來報

聘于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  
侯之師戍鄭潁北潁水之北○美里氏曰楚子  
楚子之師戍鄭伐鄭可謂肆行而無忌矣晉實不  
幽公之亂斲于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

靈幽公即靈公子家執靈公在四年至是討之喪大  
鄭伯盟于辰陵序楚子於陳鄭之上以其能謀少西  
經十有一年陳成公齊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

狄于橫函晉侯往會狄故以狄為會主書會狄不言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傳○秋晉侯會  
陳夏徵舒殺徵舒計賊之辭且○丁亥楚子入陳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  
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與其來者言因其來伐者  
言楚與晉師○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鄭子重

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番算  
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

不愆于素為文獵城沂使討  
功之多寡命作日數也則用築作之具分之使均也  
力也程土物者取土出物為作程限也議遠邇者察  
道路均其勞也畧行也也城足言畧行城足計其廣  
云傳言叔敖之能使民盡首本度入聲○晉卻成子

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橫  
函眾狄服也卻成子即卻缺赤狄潁氏景強嘗  
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

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  
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或子言惟德可以服人其欠莫

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前年  
是如○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三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宣公三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賦計國復二○楚

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經不書敗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

城○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

國○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此經書大夫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

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

于遠路前年鄭受楚盟又有二心于楚故楚圍之臨

國也城上垣曰陴守陴者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氛

之而退師猶不服故復圍克之皇門鄭城門全方九

畝曰遠路去聲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

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

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民其

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肉袒牽羊示執臣僕之

禮不天不為天所祐也

傳云也四已徙居大江之南以充實海濱無人之

言遷其民也鄭制也制鄭地以賜諸侯使為屬國言

分其地也言滅也惠加惠也顧念也楚鄭世有盟誓

之好故云云前好周厲王宣王鄭所自出桓公武公鄭

始封賢君民猶滅也言顧楚要福于此四君存其社

稷使此九縣以服事不滅之也蓋時楚為縣者九社

注受滅九國以為縣則鄭方望左右曰不可許也得

其存而不滅寧肯以滅國為比左右曰不可許也得

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

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言鄭之君能肉袒牽羊以禮

國之民不可與幸而取其下于人則必能誠信以用其

國也義與與同下去聲潘厓入盟子良出質潘厓

大夫子良鄭伯○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

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

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

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林父諡恒子先

諡武子卻克諡獻子趙朔諡莊子樂書者之子諡武

父弟別氏知諡莊子趙同嬰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

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

晉師河非將渡河而南勦勞動舉也言救鄭無及徒

勞其民俟楚既歸更與兵伐鄭非為遲也勦音抄

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

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卷之六

三

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幸。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  
 追薦。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  
 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  
 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  
 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軍之善政也。無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  
 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  
 侮亡。無弱也。汧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  
 無兢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彙間隙也。言德  
 刑政事典。禮六

卷之六

四

之武功也。仲虺湯左。相尚書。仲虺之誥是也。書言亂  
 者。取之必者。侮之此。乃垂併弱。國也。乃詩周頌。篇名  
 必。嘆詞。鑠。美也。言武王初有甚盛之師。退自修養。與  
 時俱。研以得。時。昧者。惡積而後。攻之者。致也。此乃致  
 時。於暗昧也。武詩。周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無弱取  
 功。烈之。處所也。言今。能取。其弱。而致。攻。於昧者。以務  
 從。武王之。功。烈。可也。無。弱。覆。上。仲。虺。書。耆。昧。覆。上。汧  
 詩。以。務。烈。所。覆。上。武。詩。麗。音。皮。覆。音。彘。子。曰。不。可。晉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  
 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  
 為。也。以。中。軍。佐。濟。先。殺。獨。持。異。議。欲。戰。言。晉。所以。得  
 之。盡。力。也。今。鄭。為。楚。伐。而。不。能。救。必。失。諸。侯。是。臣。不  
 盡。力。也。有。敵。國。如。楚。而。不。從。之。戰。是。師。之。不。武。也。成  
 全。也。夫。丈。夫。也。先。殺。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  
 獨。以。所。統。之。兵。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  
 在。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  
 為。臧。逆。否。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  
 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  
 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坎下坤上。師。兌  
 初。六。變。而。為。臨。也。律。法。否。不。臧。善。也。言。師。出。當。以。法  
 法。否。則。善。善。亦。因。此。師。初。六。爻。辭。也。言。師。出。當。以。法  
 象。師。也。言。執。事。之。人。順。命。以。成。其。功。則。為。臧。若。相。違  
 逆。則。為。不。臧。此。覆。辭。不。二。字。象。羣。而。聽。于。一。則。強  
 分。散。則。弱。坎。變。為。兌。兌。少。女。而。弱。象。散。之。象。也。川。流  
 則。不。竭。壅。而。為。澤。澤。則。竭。坎。為。兌。澤。川。壅。之。象。也。益。將  
 帥。之。貴。于。法。律。者。能。使。其。知。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  
 律。成。一。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大。咎。也。言。法。律

知水之運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謂之  
凶所謂逆為凶也水變為澤乃成臨其澤不行之物  
今事有元帥而不從其令不行之臨孰其為此先器  
竟命不行之謂矣尸之主北禍也杜預氏云為明年  
晉殺先穀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  
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師為罪已  
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  
之不猶愈乎師遂濟失屬謂鄭屬楚師謂彘子以  
偏師陷捷成也專罪即失屬也  
師之罪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故云  
猶愈○傳述氏曰彘子諱矣而又成於厥敗言既失  
忠師敗崇藥漱之由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五

濟王欲還北師師向北行也鄭北地流或作嬖人  
寢于重公子嬰齊也子反公子側也嬖人  
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  
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  
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  
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  
管以待之伍參者之祖父楚在南故轅向南軍前旗  
旆亦反向南意欲逐歸也復狼也參言林  
父新穀晉政其命令不行而彘子佐之又剛愎不用  
其命其三軍之師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命于下而  
失為上之體事權不一所以眾人莫知所從若指楚  
王左指晉臣晉鄭地今河南鄭州有管城適音的

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  
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  
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致鄆二山在今河  
南榮陽縣境鄭既  
失楚備師師於晉未有貳心言雖從楚其  
實專心事晉也勝謂勝鄭承繼也鄭音鼓彘子曰敗  
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言晉敗楚兵  
則鄭必服晉欒武子曰楚  
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  
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訓之以若敖蚡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  
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

春秋左傳卷之五

六

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  
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  
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  
來不克遂往以我下也鄭不可從樂書鄭楚其之情  
與鄭人之為楚克  
謂在文十六年討治也于與乎同曰也言其皆在國  
無不治治國人而教訓之曰楚民生理其難無日不  
言焉思之至晉成恐置之心不可少有怠忽此楚君  
訓民之言其在軍無日不治軍器而中重微戒之曰  
楚雖克屬不可保其常勝皆周糾持其百克之威其  
後式王克之卒絕其後此楚君訓兵之言若教蚡冒  
皆楚先君筆路藍縷散衣言教訓之以楚先二  
后勤儉以開楚之士也而又箴之曰民之生理在勤

勤則生望不之絕此韓卓或張學而論之言焉不可  
信不德謂不能服以力爭者也此韓卓或張學而論之言焉不可  
楚師已老之言焉不可信韓卓或張學而論之言焉不可  
為卒二十五人焉不可信韓卓或張學而論之言焉不可  
有車十五乘焉不可信韓卓或張學而論之言焉不可  
五人焉不可信韓卓或張學而論之言焉不可  
鳴也右廣先駕數至日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直  
至日入而止近君之內臣又為次序當其夜以防不  
測之變此韓卓或張學而論之言焉不可信韓卓或張學而論之言焉不可  
也音粉冒莫報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  
反韓音必廣尤去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  
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彘子得屬服知季曰原辱咎  
之徒也各指趙同曰彘子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  
其言必長晉國能充實其言必有益於晉長去聲  
楚少李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教養莊則孝孝主哀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  
無淹父不能曉知文事但開我成王穆王常往來于  
伐鄭之後將教訓鄭人而安定之豈敢隨季對曰昔  
取罪於汝晉國汝二三子無父留於此隨季對曰昔  
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  
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  
之辱率遵也候人伺候望敵者拜君  
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  
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去也言楚以大國  
之君親至鄭國是有迹於鄭也晉若使我羣臣徙去  
其迹且喻我羣臣不得畏敵而遷之以此我羣臣無  
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  
師音楚

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  
者御靡淫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  
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有日有期  
挑戰也楚子既成又令單車挑戰示不欲成以疑  
晉之羣師靡靡靡近也言御在車中者當疾馳以亂  
敵之旂近敵壘而後還也言左車左也策矢之善者  
向一作攝馘也持止也言左車左也策矢之善者  
御以執轡使御者下車飭馬正鞅以示開戰而後還  
也折天也言持矛在車右者當入敵壘折馘敵左耳  
而反敵音靡靡音亮掉鞅調去敵音獲反晉人逐之  
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  
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祭當其後使攝叔奉麋  
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祭  
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從旁夾攻  
之麗音也龜音之隆音當心者樂伯射盡僅存其一  
進有麋起於其前射麋矢者其心周禮獸人冬獻狼  
夏獻麋春秋獻獸物以供王之膳攝叔言以歲之未  
及平時或者獻禽之人未至敢以此麋以供從者之  
膳左指樂伯右指攝叔既免晉止不遂也晉魏錡求  
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  
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  
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  
叔黨命去之趙旆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  
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錡魏錡  
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錡魏錡



降子

降子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三

十三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五

十四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五

十四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五

十四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此追論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

此追論

使復其位

此追論

以蔡人救蕭蕭人因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

吾退蕭人殺之王

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

於蕭

翹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

智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此追論

大夫號呼也無社稷識叔展故因邪以呼之與其救

已矣楚鞠窮食之皆可以禦濕叔展欲使無社稷泥

水中無社稷故云無叔展意度必須入井故以水

厄告之言既無禦濕之藥如河魚在水將有腹疾也

智虛發井也出溺曰拯無社稷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

見發井而求拯已叔展恐發井多不可詳故令結茅

為經置于井上以為表願已向井號哭乃應以信

已發叔展自謂也軍中不敢正言故皆隱語還音旋號

存焉號而出之

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

書不實其言也

此追論

此追論

此追論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此追論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此追論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此追論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此追論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此追論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此追論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此追論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此追論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此追論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四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宣公四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

無傳為○冬晉殺其大夫先穀以罪討故書名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

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季本氏曰陳鄭宋皆在河南中國之要樞

也鄭處其東宋處其西而陳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可

以致西諸侯得宋可以致東諸侯而得陳可以致鄭

示言也○晉殺其大夫先穀以罪討故書名

晉以陷于夷狄耶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四

宋伐陳討戴也救蕭恤病也背盟之罪惟宋可免今

宋見伐而諸侯莫恤故云○金履祥氏曰師之師晉

亦盡知所懲艾息民修政于國而布德加禮于諸侯

處焉可耳顧汲汲于討戴又使戴子主清丘之盟且

從方加恩于陳而使宋伐之衛方有恤陳之師而晉

又討之遂使宋致楚師而不能救卒亦併宋失之矣

謂稱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耳○秋赤狄伐晉及清

先穀召之也清一名清原晉地○戰不得冬晉人討

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師

在前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

其族為言已甚君子既德晉刑大甚又先穀自招

故云惡之來也已自取之○高閔氏曰釋楚師魏鉞

不討而獨誅先穀又○錄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

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

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

計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清丘盟在前年討責白之也

國家之言言而後行之社稷我請自致以解於晉且

之計也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清丘盟在前年討責白之也

已杜預氏云亦為明年殺孔達傳說如字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以達背盟故書

出千不獲已故○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

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

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

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

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殺達告故免於伐令美也構

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成勞平國之功

妻孔達之子使○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

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

晉敗于邲鄭遂服楚故晉又責服於鄭而有此蒐

簡閔車馬也使謀而來言使鄭自謀而來服晉也鄭

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

子良為有禮故召之子張穆公子十二年子良實于

國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

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即文之無畏古者人

二國不使行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

其禮也音憑

二國不使行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

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

文十

子田孟諸無與扶宋公漢昭明韓昭也言鄭昭昭使晉者不害於事宋君韓昭我之使齊必為所殺

韓昭必死也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

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

亡一也乃殺之

言楚以我比其邊鄰是與國同若殺其使者以致其伐亦不過其國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

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投袂振袖也室皇寢門蒲胥楚市名屢及劍及車及言其怒甚而去速也室直結反○傳遜

秋九月楚子圍宋

申氏曰楚莊于此復拜其夷風乎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

魯樂桓子齊大夫晏嬰之父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

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已

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宣子高國也子家即歸父公謂是懷思於魯也杜預氏云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陸聚氏曰居魯而言魯樂亦人情爾何罪而得亡歸父固欲去三桓而不克者雖被逐猶君子所哀也今

日謀人人亦謀已非夫淺丈夫者因其敗而追馬之辭與蓋左氏言人之○

錄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

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

獻功於是其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

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聘謂大夫往聘獻物幣之物旅陳也百謂百品言陳百品實三庭以為獻物朝謂君自往朝獻其治國謂

威儀之功容貌采章謂玄纁璣組毛羽盛華可充衣服旌旗之飾者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

晉若所獻亦庭實也若是皆所以謀其不免於罪也

不足以致罪也言若不生解聘待其來責而始進賄貨

於是下為主人報禮也韓昭之辭公朝聘也杜預氏以兩

惟富論聘之義深不諱主之禮備也楚不見報而

言此乎此言甚當杜預氏云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國于潞今山西潞州有潞城赤狄別種也

秦人伐晉

秦晉兵界於上而窺其隙也李無氏云此條左氏經之傳不知杜預氏何以云無傳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王預氏何云無傳

秋螽斯食之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無婁初稅畝古井田之法十取其一宣公又履秘

公始

冬螽斯生

○饑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從前年歸父之事齊故歸父先會齊侯于穀而齊侯不任其事故歸父遂會楚子于宋晉人背齊向晉之端起於此矣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

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

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污

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五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五

六

○渾子嬰兒之夫



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僇才。不如待後之人。倍人曰。武十人曰。倍過曰。  
不知待其後人。無才者而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仲章。潞之賢人。黎侯國今在山西黎城縣。怙恃也。不祀。得罪於神。耆酒。以下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  
言後人繼鄆舒而為政者。或能恭敬以奉行德義。以盡其事。神事人之道。而申固其天命。待其知此則愈不可伐矣。且不討鄆舒之有罪者。而曰且待後之人。後之人無罪。而我討之。則彼夫恃才與眾將有辭于我。彼既有辭。必不受討也。夫恃才與眾。亾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  
由用也。于格。猛獸強足。拒諫此紂之才也。有億兆之民。離心離德。此紂之眾也。天之寒暑易節。則反時而為災。地之羣物失性。則反物而為妖。民之善惡易位。則反德而為亂。民既反德。則天地災妖由此而生。故古人蒙字。背書。正字。則為之。字。言之。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曲梁。今為山西永年縣。○愚夏。晉詩例同。而經不書。則左氏或者因晉當時所殺之辭。而文其說耳。非真義舉也。不然。則罪在鄆舒。而

以反滅。○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王孫蘇。召氏毛氏皆周之。戴公之子。移立襄。不絕召伯之後。○思。按。召氏謂王孫蘇。使。故。出。經。何。為。不。以。蘇。首。聖。故。當。以。經。為。主。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獲。今為山西稷山縣。并輔氏。雖地未安。來秦師之弱。故別遺魏顆取秦而東行。定狄地。以狄前專黎氏地。故晉復立之。顆。古果反。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武子。即魏犢。魏犢之父疾。初有疾。亂也。治命。也。亢。禦也。躡。而顛者。履老人所結之草。失足而躡。什于地也。而汝也。傳言魏顆所以獲杜回。以有陰德。故見回。下易獲足。○附。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  
千室。千家也。士伯。即士貞子伯氏。微子。吾喪伯氏矣。恒子。字。卿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臥於道。止。故。并。賞。士。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羊舌職。叔向父。

則書諸事而用低教初事也言能用人者亦用之  
而教人者亦教之士也謂中行伯可用於能信之亦  
以上生用是也之謂也大有大明之德文王所以肇造  
周室不遠而足也詩大雅文王篇陳布錫與也古  
文王不遠而足也詩大雅文王篇陳布錫與也古  
田其言之能物也說音覽○愚按陳父敗軍之將幸  
而脫免不務修德以圖查耻而徒逞志於秋時使有  
功君子以為未足報卿之取也而林父以自多交  
于室之賞曾無作色晉侯責罰於是乎失中矣○附  
羊舌子願以文王事殷之德豈其倫豈其倫○錄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  
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劉康公即王季子原叔  
初稅畝非禮也○非取民穀出  
不過藉以豐財也○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乎所藉之  
田蓋欲以豐民之○冬螽生饑幸之也○杜預氏云螽  
財故不多稅之○  
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愚按秋螽未息冬螽復生其重為民災可知矣故秋  
螽冬螽生饑幸連而書記異也  
而左氏皆以為幸之何幸之有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四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五

明吳興後學凌雅隆輯著

宣公五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赤狄別種○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東都洛陽也兩雅

屋之歇前也楚語期不過諸軍實是講武○秋郊伯

姬來歸○冬大有年○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前年晉滅潞氏今又併其餘黨而三月獻狄俘晉侯

盡滅之經不書辰鐸留吁之屬也請于王戊申以穀晃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

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秦殺命卿之服大傅孤卿也趙

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是無善人之謂也○攝舉也詩小雅小旻篇言善人在

上受其害蓋以善人不任位之故也○夏成周宣榭

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起故本其火

之所來而謂為天火則自然○秋郊伯姬來歸○出

也○附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

復之○前年王孫蘇殺毛召其黨欲討蘇○附冬晉侯

復之○前年王孫蘇殺毛召其黨欲討蘇○附冬晉侯

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般丞

相也也切肉為禮武子私問其故

王為武子而問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

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

也季士會字而改也言天子設享禮則半解其體而

子設宴禮則解折俎之房燕所以示敬也天子

經已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微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

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

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

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

私屬又弗許

公使使齊

之介使齊

云為成二年戰于鞏

其楚數梁之說是也

先之也

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

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

于溫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我先君皆

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

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

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

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

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

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

諸侯將焉用之

因使而見之

如恐不及

齊君恐

歸被三子者

安來者

豈不遇

成其悔

是使

晉侯弗許

此則怪乎諸侯之貳也錄秋八月晉師還而範武子將老范復稱范武子老致仕也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易乎爾從二三子唯敬文子即士燮武子之子易能以其類者恒少而遷怒者恒多如卻克怒齊而但伐齊是怒以類也若代齊不勝而害晉是遷怒也詩小雅巧言篇云庶幾也遄速沮止也言若子見亂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速止也杜福也以有所

辛公母弟也公同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第凡稱第皆母弟也又在國以父為尊故稱公在曰第凡稱第皆母弟也又不在以兄為尊故稱公冬公弟叔肸

伐杞無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邾大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齊魯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滅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偃故二子得以逃歸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公秋邾人戕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弑者試也言臣

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楚會楚有公師不出魯遂用晉師伐齊事在成二年成公會楚之季季氏曰楚莊之與志欲圖中國但以能審形勢故先為務本息民之計不汲汲於兵爭即位三年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以制中國諸侯然後滅庸未動必知機辭足以屈中國亦一時之權也然滅庸滅舒蓼滅蕭時其強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無不皆滅其毒凡其所為皆貪慾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列於五霸公孫歸父以襄仲之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誤哉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歸父襄仲之子張大也時三桓冬公薨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通于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五  
自晉善之也還奔善其能以禮退  
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通謂子惡齊之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因  
日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之時子不能治其罪仲父許其名也時  
以歸父害已去者請為子逐去之  
許請去之仲父許其名也時  
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還也壇除地為壇而  
張惟于上介也將奔使介復聘晉之命於君祖去  
衣也結髮以麻約髮也侯在國即喪位三踊致哀而  
後晉人從否何如要是不晉微為斷道之盟齊不得不其  
往既受盟魯又不不得不一修好此歸父所以如齊而  
歸父之見逐則又以其貴而有寵行父革始嘗忌之  
今於宣公之難行父又將自文其謀弒子赤之故於  
是証以謀去三桓之罪以激眾怒而追治子赤之事  
以其父嘗謹事於齊齊為可依故也  
書曰歸父還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六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成公一  
位十八年宣公于母穆姜夫人在  
經年未周定元年陳成公九年杞桓公四十七年宋  
公九年宣公十五年楚共王元年衛  
公九年宣公十五年鄭襄公十五年  
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二月而無水三月作丘甲  
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乘今使每丘出一軍濟飲重故書  
夏滅孫許及晉  
侯盟于赤棘赤棘晉地魯所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成劉康公微戎將逐伐之文十七年周敗戎于邲  
即王季子微戎因戎平還要其無備也單音善  
叔服  
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  
人弗助將何以勝叔服周內  
不聽遂伐茅戎二月癸  
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  
為齊難故作丘甲前  
盟于赤棘齊與晉盟懼齊楚也  
秋王人來告敗

敗于春至秋末 ○附冬滅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信

告所以經書秋 ○錄冬滅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信

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

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

以逞同伐我也逞解也杜預氏云為二年齊侯伐我

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

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 ○六月癸

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

書魯四卿是各自為帥也鞍齊地去齊五百里音

安 ○林虎叟氏曰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

春秋左傳卷之六 齊公鮑卒

將佐魯三家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之勢成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佐盟于袁婁求盟在齊故稱如欲盟在晉故稱及袁

婁之師兵力甚眾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

禮與之盟羣之戰卻克既敗齊師復進兵及其城而

強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退而盟盟之以

其力也春秋書來盟與及盟二字褒貶著明矣 ○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晉使齊還魯故云取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

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齊地林虎叟氏云自伯

而書公子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齊大夫會盟故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

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 ○六月癸

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

書魯四卿是各自為帥也鞍齊地去齊五百里音

安 ○林虎叟氏曰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

春秋左傳卷之六 齊公鮑卒

將佐魯三家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之勢成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

佐盟于袁婁求盟在齊故稱如欲盟在晉故稱及袁

婁之師兵力甚眾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

禮與之盟羣之戰卻克既敗齊師復進兵及其城而

強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退而盟盟之以

其力也春秋書來盟與及盟二字褒貶著明矣 ○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晉使齊還魯故云取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

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齊地林虎叟氏云自伯

而書公子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齊大夫會盟故

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齊大夫會盟故

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于奚守

大桓子即良夫周禮天子樂官縣謂四面縣如宮牆

諸侯軒轅三面其形曲曲縣即軒轅也繁纓馬飾也

諸侯軒轅三面其形曲曲縣即軒轅也繁纓馬飾也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

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入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器謂車服各謂爵號言各位不愆然後為民所信故

云各以出信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故云信以守

器車服之器所以表尊卑故云器以藏禮尊卑有禮

各得其宜故云禮以行義利者義之和也故云義以

生利何以聚人曰財故云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平民政六者為政之大節也○孫桓子還於新築

不入遂如晉乞師滅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

不入謂不入衛國宣十七年卻克為齊婦人所笑遂

怒改魯衛出之以乞師杜預氏云孫桓子滅宣叔皆

不以國命各自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

春秋左傳評議卷四卷五卷六

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

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樂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七百乘蓋五萬

一十八年城濮之戰晉用車七百乘先君謂晉文公

先大夫謂先軫無能為役言不足為役使也樊即范

子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宣叔歸

故注迎晉師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

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

謗也卻子使韓厥速以所殺之人徇于師從齊師于

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

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

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

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

許亦將見也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

人會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

余餘勇高固齊師宣十七年逃歸者先以單車入晉

因奔已車而乘所獲者之車將至齊壘乃以桑樹自

繫于車而受示勇也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其

賈如古此祭酉師陳于鞍邢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

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

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姑且剪盡也介甲也馬

其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將自

未息曰我病矣欲退師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

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

解張也折折矢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赤黑色也

言余為矢所中折矢以御血多汗輪御猶不敢言病

之也緩曰自如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

子病矣而推車子豈知我如此子誠以病故也道昌

誰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

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

經 127 - 60

執其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言可以成勝也

鼓焉遂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援引也施擊鼓也師克從張侯之言左手總執六

之師象皆從師克之車以進華不注山在今山東濟

南府城東其下有華泉周匝也繞華不注之山凡三

匝也音韓厥之子與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

從齊侯耶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

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基

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

後韓厥俛定其右在中將左韓厥父允職非元帥則御者

御者耶夏欲射韓厥齊侯果以御為君子不射而射

左右之隙也音韓厥之子與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

從齊侯耶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

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基

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

後韓厥俛定其右在中將左韓厥父允職非元帥則御者

御者耶夏欲射韓厥齊侯果以御為君子不射而射

左右之隙也音韓厥之子與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

從齊侯耶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

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基

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

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我士敢告不敏攝官

承乏音韓厥之子與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

從齊侯耶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

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基

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

後韓厥俛定其右在中將左韓厥父允職非元帥則御者

御者耶夏欲射韓厥齊侯果以御為君子不射而射

左右之隙也音韓厥之子與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

從齊侯耶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

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基

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

後韓厥俛定其右在中將左韓厥父允職非元帥則御者

御者耶夏欲射韓厥齊侯果以御為君子不射而射

左右之隙也音韓厥之子與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

從齊侯耶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

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基

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

後韓厥俛定其右在中將左韓厥父允職非元帥則御者

御者耶夏欲射韓厥齊侯果以御為君子不射而射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音馬齊侯使  
賓媚人賂以紀甌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音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  
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音  
蕭同叔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宣十七年卻至  
使齊婦人哭于房即齊侯之母故克欲得其母為質  
以報其兵齊東其部使齊之釐音對曰蕭同叔子非他  
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

齊侯傳辭則義

八

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  
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音匹敵猶比類也亦猶即  
其為國母一也言齊侯敷布大命令以告  
于諸侯而今必曰質其母是違先王以孝治天下之  
命而以不孝令諸侯也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  
無有窮盡又能以已之孝推而及之同類今晉君若  
以不孝令諸侯其無乃非是以孝錫先王疆理天下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  
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  
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  
義何以為盟主音物土之宜猶殖之物各從其土之所  
宜也詩小雅南音言疆以義其  
大義理則定其藩籬其疆籬上宜東南無一定之  
制今吾子疆理而必曰盡東其畝則利已兵車之

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  
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  
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  
焉音夫也德承上二節言晉實自有關失四王而禹  
湯文武樹立也五伯謂夏商周也言西王之王天下惟  
有德者立之使各從其欲五霸之霸諸侯惟無德者  
諸侯以自欲其無竟之欲不濟可欲不役王命是失  
王霸之政也詩商頌長發篇適齊也言湯敷布政令  
優優然西寬和故稱德之盛皆舉而歸之今子欲質  
母東歸則是不能寬和而自棄其福祿於諸侯不然寡  
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齊國  
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  
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  
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音然不見許也  
有辭言有辭說可以自解如下文所云戰而曰撓遜  
喪敗也惠微言惠我齊國而微求其福也撓曲而  
器謂諸侯餘燼猶言敗亡餘衆也言欲以已敗之殘  
兵背齊城而更借一戰若幸而得勝亦云從晉求和  
況不幸而又戰敗敢不唯晉之命是從必戰後從所  
以懼晉也此言晉必欲質母東歸以為晉闕則齊有  
辭命戰而晉之勝負亦未可必蓋微其必許乎也  
辭抗狄卒以安全母亦晉君之母之言動其同類之  
心而非先王之命與收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也  
餘燼足以燭其氣耶

齊侯傳辭則義

九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也

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  
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  
天所授豈必晉於晉惡也得國實謂難於難免  
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爲魯衛請若  
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國任辭殺而歸晉已心留卻克雖傷其威故使魯衛  
大夫以國佐辭爲請而後許之對曰國佐之言賦與  
報苟有所得則於口爲藉可以歸報晉也禽鄭自  
師逆公晉公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佐盟于爰曼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汶陽之田本魯地爲齊所侵故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五

十

司馬司空與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公以禽鄭之逆來會  
晉師上鄆開地公會晉師不書杜預氏以爲史闕也  
而此云一命蓋春秋之時其制已異於周禮也先路  
車所建所服之物皆賜之也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璧  
壘與師主兵車候王主斥候亞次旅衆也次于卿而  
皆受魯一命○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  
馬始用殉重器備梓有四阿棺有輪檜蜃蛤類也  
四阿四角設棟注下也輪旁飾檜上飾皆王禮也君  
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  
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  
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華元樂舉皆宋卿領禍後也

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  
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晉三子自轍之役歸還  
不改成禮故哭於衛大門之外衛人亦逆於門外設  
衾位禮喪位婦人哭於堂今賓在門外故殺於門內  
衛人送三子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  
禮而至于葬益以喪禮有進無退也○邵實氏曰三  
子者自役弔焉而未復命衛人以變禮處之○附楚  
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  
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  
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五

十一

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  
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楚討陳夏氏在宣十  
臣既引其言又申其意崇益二年周書康誥篇巫  
也去不用也慎之慎刑也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  
不祥人也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  
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鄭靈公守子蠻夏姬之  
叔夏姬之夫亦早死靈侯即陳靈侯淫于夏姬宣十  
年遇弑夏姬南即夏姬子微舒宣十一年楚殺之孔  
儀即孔寧儀行父皆淫于夏姬宣十年出奔楚陳以  
夏姬之亂宣十一年爲楚所滅有不獲死言人未  
見夏姬以速之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郢不獲  
其尸其子黑要爲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八







王命湏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

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

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

士食采於單式用也湏洎于色酒湏洎于酒毀常毀壞

典常也言必獻其功一則以懲戒不敬一則以勸勉

以勸勉方伯之有功也兄弟甥舅異姓國畧畧

經畧法度也告事告成事于天子也言不獻功者一

伯之過於庸探四行也言免刑去聲今叔父克遂

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

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

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

命于天子曰命卿

鎮安撫綏也鞏伯即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各位不

達於王室奸犯也不當獻捷而獻是犯先王之禮也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二十六終

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

不可諫誨

齊世與周昏故云甥舅之國大師蓋齊始

怒于晉寧不以淫縱其欲故然亦豈不可諫戒

而教訓之而乃遽加以兵尤音秦從子角反士莊

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王以鞏伯宴而

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二十七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成公二

經三年宋其公衛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鄭公子

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

圍棘

○大雩

○晉卻克衛

孫良夫伐厲咎如

○冬十有一月

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鄭伐許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

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

在宣十三年鄭穆公于覆伏兵也伯牛鄭丘輿皆鄭

曰晉獻公捷於閭入子糾以爲奸先王之禮況敗盟乎  
主兄弟甥舅而以爲功乃獻之於夷狄冠帶以取信  
可謂誅矣○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  
故今往○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子良即公  
晉謝之○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  
求知榮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襄老尸楚獲晉知榮至是晉歸穀臣獲楚穀臣  
襄老尸於是知榮荀首知榮父也○王遂知榮曰  
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  
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又誰敢怨○俘虜也釁鼓左耳也釁鼓殺之以血塗鼓  
執事君不殺我得歸晉就戮楚君之惠也然臣王曰  
實不才以至于此又敢歸怨於誰言無所怨也王曰

春秋左傳卷之六

二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  
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  
與及其誰敢德○紓緩有赦繫繫也言二國爲社稷謀  
忿以相赦宥也且晉釋穀臣楚釋知榮所以成二國  
之好本不爲已而好又敢歸德於誰言亦無所德也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任當也既不報怨又不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  
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  
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  
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

以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  
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累繫繫也君以爲戮以不勝  
所請首宗荀首之宗言若歸晉而君戮之固感楚恩  
不勝若請歸于宗而父戮之亦感楚恩不勝若幸而  
歸不許戮我我嗣我祖宗之位以次序反于晉放而  
偏師以治晉之疆場雖遇楚之將帥豈敢違避庶幾  
盡力致死而無有携謀之心以盡人臣事君王曰晉  
之禮此臣之忠於晉者乃所以報楚也○王曰晉  
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楚王以荀首之言忠直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  
得臣○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庸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庸咎如潰上失民也○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  
庸氏云此傳釋經之文而經○冬十一月晉侯使荀  
無庸咎如潰四字益經闕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

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庚來  
尋元年赤棘之盟孫良夫○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  
尋宣七年良夫來盟之盟○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  
先爲氏位下卿孫子即孫良夫在位第一對曰次國  
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  
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下大夫下當其下大  
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  
主其將先之○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  
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益計  
尋宣七年小國上卿與晉大國之下卿各一位相敵以  
爲上卿先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趙括鞏鞏韓穿荀騅趙旆皆為卿賞鞍之功也○晉作六軍韓厥  
韓穿之荀騅為新中軍趙旆佐之晉舊有三軍今  
王也○晉作六軍齊侯朝于晉將授王卻克趙進曰此  
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王謂所執  
疾相朝升堂授王于兩楹之間克言此來非為份好  
釋故復宣前事以耻之史記晉世家云齊頃公如晉  
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疑將授王卻克趙進  
將授王卻克趙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  
君未之敢任○王謂所執齊侯朝于晉將授王卻克  
趙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  
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前故齊侯執紼齊侯馬  
朝服不同言服改明識其人也登謂登堂厥言臣之  
政死力於行陣之間為欲兩國和好相會于此堂也  
其意亦諷頃公若非為○附荀鞞之在楚也鄭賈人  
我所敗安肯來朝于此○錄荀鞞之在楚也鄭賈人  
有將實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褚綿  
鄭之賈人貿易于楚有將實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  
行而楚人歸之○褚綿晉人如晉荀  
鞞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  
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賈人如晉以實易  
出已言如賈人真能竊之以出者有其實言不敢受  
其厚禮知已實能出之者○愚按荀鞞不忌德鄭賈  
不居功庸  
幾兩得之  
經甲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交璫○三月壬申鄭伯堅

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  
如晉○鞏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  
氏云公欲報晉故○鄭伯伐許鄭伯伐許○鄭伯伐許  
國以伐之也今年經書鄭伯伐許諸侯又謂未  
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稱爵以著其惡也然魯成  
二年受師鄭師伐許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經  
于此時下秋鄭而後始秋之其意何居悼公居喪以  
古禮從戎與夷狄之行也經反書爵而不秋之其意  
何居竊意鄭伐許或鄭下戰一伯字人字師字或以  
人微師少而著之其春秋雖以一伯字人字師字或以  
舊史而實言之耳春秋雖以一伯字人字師字或以  
不同不患于數年之中事同罪一或恕之于前或諒  
之于後反使經意破碎言無統理聖人恐不如此也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  
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杞伯將出叔姬先  
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杞伯將出叔姬先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  
敬乎○敬之不免不令終也後十載果陷于圍而卒時周頌  
敬之不免不令終也後十載果陷于圍而卒時周頌  
不易保今晉侯為諸侯盟主諸侯之從○秋公至自  
連天命之去留所係其可不盡敬乎○秋公至自  
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禮之故季文子曰不可晉  
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太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  
可以貳○言國人而羣臣睦睦又與魯相  
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  
我乎○又佚周文王史也非我族類言  
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敗鄭伯

代許取鉏任冷敦之田今在正  
晉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  
取祀祭今在正楚子  
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  
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  
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不勝自決欲使兩君自屈至楚楚君相與決其曲  
直而為之乎成乎也則子反杜晉趙嬰通于  
趙莊姬趙嬰即趙盾之子莊姬寡居趙嬰通之為明  
千救嬰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經五年紀悼公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傳在前年  
歸反曰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

穀穀梁梁山崩梁山在秋大水無冬

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

鄭地今河南封

傳五年附春原屏放諸齊原同屏括皆趙衰子怒其

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  
各有能有不能合我何害弗聽弗聽有能自不聽言已  
結不能不為諸亂而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

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  
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  
亡古語人者貞伯自告其從人也亡即放也言所行  
得放也貞伯自告其從人也亡即放也言所行  
為明年晉殺趙盾趙盾之孫趙武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殺趙盾于平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伯  
元來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伯  
往饋之者敬大國也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伯  
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  
也傳辟車也伯宗晉賢大夫晉侯召見伯宗問以山  
崩之故欲其速求故以驛車召之伯宗問以山  
載之車伯宗既行適有重車在道故伯宗辟之使退  
日辟我驛車重人即載重車者捷邪出也言待我重  
車退辟則遲不如驛車邪出之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為速也上驛音下驛音避

春秋左傳卷之七

七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  
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  
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  
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  
之伯宗善其言故因問其所居所事而重人以梁山  
之崩謀召伯宗為言蓋不謀其為伯宗也行壤土壤  
行腐也國謂國君主謂主其祭不舉去盛饌也降服  
損盛服也乘縵墨車無文也徹樂息八音也出次舍  
於郊也祝幣祝官陳幣以告神也史辭史官辭辭以  
說過也禮禮山川也伯宗重其言欲見重人於晉君  
不可遂以其所言告而附許靈公愬鄭伯于楚  
行之為去縵縵音漫  
月鄭悼公如楚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  
歸前兩年鄭伐許故許怨之于楚子國使公子偃請

於子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鄭伯怨楚  
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  
之之謂宋文公于宣十五年宋與楚平為質於楚後  
之之謂宋文公于宣十五年宋與楚平為質於楚後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鄭伯服于晉故盟  
之之謂宋文公于宣十五年宋與楚平為質於楚後  
已因定王崩杜預氏云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  
經兩子周簡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已立武宮杜預氏云魯人自以較之功至今無患故  
後取鄭州府境內地鄭音專  
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  
子○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  
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此經書楚大  
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附錄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子游相授王于  
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  
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子游即公子儀禮授王兩  
之東視流不端諦也行○二月季文子以較之功

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  
曰已非由人也之謂宋文公于宣十五年宋與楚平為質於楚後  
取鄭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  
良夫窮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  
也夏陽說晉大夫審相衛大夫蠻氏戎列種今河南  
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  
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  
其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  
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誠衛地不保  
信晉故不守衛求諸侯為弱上之說也城之有陴所以備  
戰聞也衛人聞及陽說之謀故登陴以備晉晉針  
肥音皮○退按疾傳晉與衛合兵侵宋已因其不保  
遠欲襲之則雖當時諸侯不無信義恐不至此况晉  
兵業已至衛良夫亦且統兵而出何謂不保誠有之  
經何以不書晉二卿主兵而渴書良夫帥師即當以  
為正○附晉人謀去故絳晉師絳邑景公後還新田  
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  
君樂不可失也郕瑕古國名今山西解州鹽池即其  
則國乎其利國則君韓厥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  
事其樂也音荀  
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獻  
之持僕大夫大夫僕也寢寢寢之庭對曰不可郕瑕  
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  
是乎有沈溺重膂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

燕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

林暨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謂樂樂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

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

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

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

人眾故也孟何不也大政中軍元帥也酌於民取民

韓商書洪範篇一人則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

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鈞等也三

韓言從眾者必其所見之善鈞乎如一乃可從之夫

善乃人心所同欲故為眾心之主今三卿所見鈞善

不可謂不眾從之乃所以從眾也傳言武子以善為

眾不以人為眾得從眾之義杜預氏云為八年晉侵

鄭傳云愚按晉師救鄭既過楚師則非不及事也而

楚師旋師即退去是晉無失矢遺鏃之費而救鄭之義

亦申矣奈之何便遷費而侵蔡而將佐者之欲遷于

一戰也則師出無名徒益楚怒使非三卿者力阻之

其主也斯言也其可為聽謀用眾之法乎

經七年鄭成公春王正月鼫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鼫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鼫鼠鼠之小者將祭之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杜預氏云免牛可也牛皆繫于牢設福餼以制其



以為諸侯救鄭不當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楚國今為冬大雪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

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

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

矣據整旅衆也弔相恤也言中國不相恤恤所以夷

狄得以內侵也詩小雅節南山篇言昊天不弔

下民其謂亂寧有安定之時文子因釋詩言今之霸

主不恤小國其誰不受蠻夷之禍亂如此則我之滅

亡殆不久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附鄭子

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前年晉有恩鄭之師故

云為楚伐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

汜前年楚未得志故復諸侯救鄭鄭共仲疾羽軍楚

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鍾儀楚鄧縣大夫八月同

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苦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

侯尚多不協故復合諸侯救鄭而同晉人以鍾儀歸

囚諸軍府軍府軍藏之府杜預氏云楚圍宋之役

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

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

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

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

之楚圍宋在宣十四年中呂楚二邑子重以圖宋有

之故欲分申呂之田以自賞至臣言申呂類此

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間子蕩

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

間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

與清尹之室子間子蕩弗忌皆巫臣之族以夏姬故

二人之怨巫臣皆非其正即使使怨巫臣自晉遺二子

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

於奔命以死二子子重子反也讒慝謂二子諸子君

室奔命謂奔奔君命以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

教邊境之急應力舍反子壽夢訖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

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壽夢季札之父先是吳

是巫臣乃通吳于晉司馬法百人為一偏伍二十五人為

兩軍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巫臣以百二十五

人適吳留其車九乘辛二十五人于吳令吳習之前

此吳大夫嘗射御乘車戰陳之法而又常屬楚令巫

臣與其射御教其乘車與戰陳之法而又教之吳始

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

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巢徐皆楚屬

國見伐故奔命往救之已而吳入州來又因伐鄭年

命往救之于是二子往來奔命而楚不發卒令上國

諸侯也○思按楚以夷而病中國而晉城民以罪

已耶楚能晉自足不復霸○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  
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也  
奔戚隨人晉故晉  
因衛來朝而反之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二十八

十四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二十八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成公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二年穀之戰晉使齊歸汶陽之田至是齊既服晉復使魯還之高閔氏云書來言則晉非必合魯歸之也言之而巳曰歸之于者強○晉樂書帥師侵蔡○  
歸之詞蓋以見晉之失言也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公孫壽蕩意諸之父○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為莊姬所譖而樂卻害之○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

賜公命召伯周卿士天子天王也杜預氏云諸侯即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弔也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二十八

召音○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杞叔姬來歸在五年○晉侯使

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杜預氏云齊侯而稱會盟主

之命不同之于列國○衛人來媵齊侯嫁伯姬于衛

故來媵而益去○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

君子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

文子餞之季本氏曰齊自會溫盟魯泉之後不復與晉會盟至靈牢始服而猶未歸也故馬

陵之後晉使魯反汶陽之田以媵私焉曰大國制義之霸者所為若此何以令諸侯哉

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

田敵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敵邑今有二命

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  
不可知義無所立曰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周師即一

猶喪妃耦而況霸王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  
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

以長有諸侯乎詩衛風氓篇棄也士大夫也婦人怨  
不敬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詩曰猶之未遠

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  
私言之詩大雅板篇猶猶圖簡諫也言王者圖事不遠

而因此以失諸侯是以敢私布此言兩言高閔氏曰  
晉國之分地晉不當為齊請于晉齊不當求之于晉

秋左傳諱訓義 卷之天庚  
晉書為正卿不當為齊言於晉樂書侵蔡遂侵楚

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  
也六年侵蔡未得志至是復侵之申驪楚大夫還遇

功從知范韓之言不與楚戰嗣後每從其謀師出有  
役知范韓以侵陳為遠戰而樂子去之謂之從善可

也乃今蔡爾之沈無罪而俘獲其君此獨非還戮乎  
而左氏以為從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

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如流喻其  
功也詩大雅旱麓篇樂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

于許東門大獲焉鄭伯將會晉伐蔡之師○聲伯如  
莒逆也因莒自○宋華元來聘聘共女也共姬即任

文成公之妹為宋共公夫人杜預  
氏云聘不應使婦故傳發其事○夏宋公使公

壽來納幣禮也杜預氏云納幣○晉趙莊姬為趙嬰

之匹故諱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五年

通趙莊姬原屏放之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  
微趙也為趙去聲

育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莊姬晉成公女武其子韓

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宜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  
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

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成季趙衰也育祁奚文公之勳宜孟趙盾也有扶翊

晉國之忠祁奚解也言三代亦有祁奚之君皆賴其  
先人以免祁奚今於趙氏亦宜念其先世功勳而存之

周書康誥篇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法之  
秋左傳諱訓義 卷之天庚

也薛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殺  
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

遺腹生公宮匿生男買索於宮中公孫杵臼程嬰謀  
取兒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告趙氏孤處遂殺杵臼

五平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攻屠岸賈滅  
其族復與趙武田號如故據左氏則趙氏之禍由莊

姬嫁史記則趙氏之禍由屠岸賈其說抵牾不可強  
合武曰屠岸賈殺趙朔自一事也趙莊姬趙盾同括

公命召桓公○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

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渠丘莒邑今為山東

也城危也巴基也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

虞虞度也言僻陋之國無有圖對曰夫狡焉思啓封

驅以利社稷老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  
武經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武經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其所以多故也夫思謀而其所伐國亦多所以然者  
其所伐國也夫思謀而其所伐國亦多所以然者  
其所以多故也夫思謀而其所伐國亦多所以然者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  
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  
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  
命者不可受也人之命苟受二命則失信于君無以  
自立矣且謂有贈賄之禮無有加貨豈得受其私  
春秋左傳註義 卷五 五  
公賂之請緩師公賂之請緩師  
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  
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  
命者不可受也人之命苟受二命則失信于君無以  
自立矣且謂有贈賄之禮無有加貨豈得受其私  
春秋左傳註義 卷五 五

好 ○晉人來賂晉人來賂  
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白狄伐晉白狄伐晉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杞叔姬卒為杞故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  
逆叔姬為我也逆叔姬為我也  
春秋左傳註義 卷五 五  
杞叔姬卒為杞故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  
逆叔姬為我也逆叔姬為我也  
春秋左傳註義 卷五 五

楚公子成于鄧鄧氏云爲晉人執鄭伯傳○夏

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義取韓奕相飲莫如韓奕有此善而安樂也文子賦此意以勸成公有德宋公如韓侯宋土亦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亾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

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復姜伯姬之母問文子言宋謂宣公伯姬父也嗣君謂成公婦人夫死而宋亡人猶有言者不室文子之若此也重勤重有勤勞也緣我詩也○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晉人來賡禮也晉人來賡禮也

○樂書伐鄭樂書伐鄭

鄭人使伯獨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

可也伯獨晉行人使在其間言使者在于兩師之間而晉人殺之非禮也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史晉故楚○晉侯觀于軍

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

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七年鄭獲楚鍾儀獻之

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

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

夕于側也不知其他令人樂官古令氏世掌樂官因

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

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

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

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

大必濟君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不言爲君詩事而性所自然明至誠也禮君前臣各稱于仲子反之者所以尊晉君也敬謂臨事之敏事雖大必濟者言有

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

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

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而汝也楚君子

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

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

備也夫浹周匝也辰日辰也言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

師以圖許為將攻立君者而紂晉使晉必歸君

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楚

經十年齊靈公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吳

不郊無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杜預氏云媵非禮也

辛乃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附春晉侯使糴莠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晉命也子叔黑背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

如立公子縚夏四月鄭人殺縚立髡頑子如奔許

歸其君以求成焉我執一人者言成公既非鄭國晉

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師以圖許為將攻立君者而紂晉使晉必歸君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楚經十年齊靈公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吳不郊無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杜預氏云媵非禮也辛乃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傳十年附春晉侯使糴莠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晉命也子叔黑背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縚夏四月鄭人殺縚立髡頑子如奔許歸其君以求成焉我執一人者言成公既非鄭國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罕為質幸已

伯歸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罕為質幸已

不食新矣厲馬屈趙氏先祖也搏擊厲削剛雖也

之未至公憂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

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

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

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緩醫名

也育謂也心下為膏言在心下兩上也攻勉也達

所言與同故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

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周六月今四月癸亥熱欲麥欲食新麥也甸人主治

新公謂其言不誠故召巫示以新麥而殺之張腹滿

也公將食麥然腹脹遂起登廁遂陷于廁而卒竟

疾出諸廁遂以為殉杜預氏云傳言巫人以明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君子曰忠



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君子言盡忠於至  
非人猶不以為可而見彼況人臣為不美之事乎言  
令德者前年公孫有曰我出師圍許晉公歸君是也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枝未反是春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枝未反是春  
諸侯莫在晉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晉人以公送葬  
諱之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十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成公四

經已十有一年晉厲公元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杜預氏  
公在晉不書晉厲公元年○晉侯使卻鞮來聘已丑及卻鞮盟卻鞮  
弟也從父兄○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  
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肅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

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晉人

歸其○卻鞮來聘且泄盟公請受盟故晉聲伯之母

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奴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

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

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聲伯之母叔勝妻也叔勝宣

允弟之妻相謂曰初聲伯之母歸叔勝時婚姻之

禮不備穆姜易之故云吾不以妾為奴二十男女各

一也外弟外妹即管子奚卻鞮來聘求婦於聲伯聲

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

何曰吾不能死也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

也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

已不能庇其仇讎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施氏謂沈之干河仇敵也亡之為人所奪也字愛也無父曰孤

施氏誓不為施氏婦也施氏謂沈之干河仇敵也亡之為人所奪也字愛也無父曰孤

婦為強有力者所奪則夫婦之義絕矣而施氏施氏謂沈之干河仇敵也亡之為人所奪也字愛也無父曰孤

復逆之不可言也施氏謂沈之干河仇敵也亡之為人所奪也字愛也無父曰孤

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泣盟也施氏謂沈之干河仇敵也亡之為人所奪也字愛也無父曰孤

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

入三日復出奔晉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

伯驪于齊以脩前好伯驪戰以前之好季本氏曰

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有鄭人李願音侯單音善

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故謂卻劉子單子曰昔

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

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

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

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其封內之地蘇忿生受溫邑

為武王司寇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後蘇氏子孫以

溫就狄又不能事狄信十年奔衛信二十五年周襄

王賞勞晉文公之功而以溫賜之晉狐氏陽氏先

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

也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也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也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與周抗敵而天子弗能制又今聽其曲直於晉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武子聞楚人既

許晉羅茂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逐如晉合

晉楚之成晉侯羅茂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逐如晉合

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

王城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晉卻鞏盟秦伯于河西

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

地乃二國質信之始始既不能相從其何以成信於

後日子蓋文子見秦晉不親盟秦伯歸而背晉成

而各違其臣臨盟故其言如此秦伯歸而背晉成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

于瑣澤瑣澤地○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

晉周王使人以周公楚出入之難來告凡自周無出周

公自出故也天下皆王土故自周奔者不言出周公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

子罷許偃祭亥盟于宋西門之外克能也言能終前

子罷許偃祭亥盟于宋西門之外克能也言能終前

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

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

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

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

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  
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此皆盟誓載書之辭戎兵贊  
王庭有庭誅俾使隊失也言使隊鄭伯如晉聽成會  
于瑣澤成故也聽受也晉楚既成鄭伯往晉受成命  
經言會于瑣澤者晉與衛也傳載盟於宋西門之外  
者與衛也何如晉與衛成會于瑣澤者又鄭伯也非  
有非細故豈有不告諸侯之理經亦安得畧而不書  
趙氏謂舊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  
後誤而附會為此傳未可知也要當以經為正  
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  
剛狄人來晉楚會盟之閒隙以侵晉○附晉卻至如  
楚聘且泣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  
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突出相相禮也地室鑿地為  
也金奏擊鐘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  
也須待也賓曰君不念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  
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  
臣不敢賓即卻至貺賜重加也言設使天祐兩國使  
此所以下臣不敢當此卻至釋其子反曰如天之福  
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  
矣吾子其入也言晉楚皆大國必不相朝無亦唯是  
此實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  
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

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行禮而慈惠  
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久此  
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于  
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思爭尋常以盡其民  
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  
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  
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讓責也謂謂王事  
也幸有禮焉設此而不倚爵位而不飲有乾而不食  
所以訓恭儉也宴則折其內升之于相與共食  
禮而示慈惠也恭儉所以行禮慈惠所以布政政以  
禮而示慈惠也恭儉所以行禮慈惠所以布政政以  
而外不見此公侯所以扞城邑保庇民命也詩周  
南兔置篇是武說于扞也引詩言治世無事公侯  
與武夫設其恭儉慈惠之禮與人扞難而已不侵伐  
他國也此明世治無一矢相加好財曰貪盡利曰冒  
八八曰羣臣治無一矢相加好財曰貪盡利曰冒  
其民也畧欲也取之為已腹心股肱爪牙令其侵害  
隣國用以構噬也詩亦免置篇蓋舉治世之詩以證  
亂世之事言公侯取武夫以制已心腹非取武夫為  
已心腹以害隣國也此明世亂方有一矢相加承上  
文言世治則公卿外以為民之干城而內以自制其  
腹心及至亂世則公侯不復扞難其民乃以歸以語  
勇夫為已心腹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也  
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子反  
言無禮必將背盟背盟必相侵伐故知死冬楚公子  
罷如晉聘且泣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  
棘子罷如晉報卻至也亦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錡反○三月

公如京師公欲會伐秦道過京師因而朝王非有專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邠人滕人伐秦逐者急於○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不以京師至○冬葬曹

宣公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乞師將伐秦也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

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

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

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

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

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

焉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

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劉子即

理氣之正也命稟賦也則即有物有則善於其則而

天之命我者斯固所謂定命也能守此道則命得其

養而有壽考之福不能此道則命敗壞而取天札之

禍所以在上君子勤禮以臨民在下小人盡力以事

上勤禮必致敬敬之事在養其神明之舍盡力必敦

焉焉之事在守其職業之常位雖不同其於定命一

也猶服皆肅肉因祀戎而異其各也神交神也神惠

下臨故云大節今成子受脤不敬則是不養神而

勤而棄天地之命而無以定之矣以此知其不能反

登而也杜預氏云為夏成肅公卒于穀張本願上

晉國○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

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

不怠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

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呂相絕秦之辭云十一年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

及也獻公晉穆公使呂相宣已之命數其罪而絕之建

獻公之女嫁穆公為夫人穆公四年故云昏姻建姬

之辭文公如齊在僖十七年惠公如秦在僖十九年無

祿言不幸而不得享福穆公即就也世卒而為一世



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  
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  
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二三其德也昭告以下三句通秦桓公盟楚之辭秦三公穆公康公其公也楚三王成王穆王莊王也出入猶往來也唯利是視言不誠心與晉也不穀楚王自謂宣告示也不壹即一二三也皆楚會晉之辭此言秦背盟而召楚  
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  
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  
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  
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疾亦痛也暱親也承寧承君之意以寧靜

秦左傳正義 卷之五

十一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  
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皆惡秦之無信所以親睦於晉  
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營  
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為右孟  
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卻毅御王弟欒鍼乘車士書于師車帥乘車士  
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  
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麻隧秦地經不更秦官各成差女父皆秦大夫更音庚又音汝也李本氏曰厲公初立銳意報秦欲集人心則晉魯以學其禮欲資兵力則乞師以平其難晉魯二三年間亦從伐秦一事而已然而明無用賢厚本之效外失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行  
淫及侯麗而還迂晉侯于新楚淫水名侯麗新楚皆秦地迂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諸侯之師  
成肅公卒于瑕言取晉地也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太宮不能殺  
子印子羽反軍于市訾鄭地太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故自訾求入  
鄭祖廟于印子羽皆穆公子已巳子駟帥國人盟于  
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驪孫叔孫知子驪穆弟孫叔孫子孫知驪子驪武孫叔孫知子驪  
自也負芻欣時皆曹宣公庶子守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  
役之勞請侯他年役謂伐秦之役○愚按討逆霸者他年有知負芻君國踰年而人心已戴之為君也豈非晉之遂成其惡也耶他日俟其來會而盟而後執討矣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  
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子臧即公子放時國人素附子臧且不義負芻故將從子臧而亡成公負芻也請留子臧于城乃反曹國而致其所食之邑於成公義不食其祿也杜預氏云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秦左傳正義 卷之五

十一

經甲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經甲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父自晉歸于衛晉受衛國通逃又張  
如齊逆女成公通夫人最為得禮而  
師伐許經無納幣者文關絕也  
○鄭公子喜帥



○冬十月庚寅衛侯滅卒○秦伯卒無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

可衛侯父奔晉在七年強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曄

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

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以雖惡之不猶愈

於此乎君其忍之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

而復之定姜定公夫人孫氏出自武公故云宗卿建

復罪爲有宗卿復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

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

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

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成叔即卻曄惠子甯

敬也省察也諫則受福禍則受禍故可以察福禍詩

小雅桑扈篇詩角詢貌言以兕觥爲飲酒之祝而飲

甘美之酒則思柔順其德彼交於事而不情傲雖無

事於主禍而萬福自來求已也杜預氏云爲十七年

鄭氏以傳音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經書叔孫僑如以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

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子罕即

敗爲許所敗郭郭也四年鄭公孫中疆許田許人敗

之不得定其封疆至是許以所封疆之田求和于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經但書僑如不稱叔孫以夫人爲尊故也○愚按前

而成革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稱也微隱志記也晦亦微也言春秋書各稱之法或

其辭或以隱志而義則明以顯或約言以記其事

而義則顯以晦或婉曲以示順而尤決乎其成章

或盡其事而悉書之而實粹乎其無汚凡善者以褒

惡者以貶而勸懲之訓者○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

惠子立敬姬之子衍以爲太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姬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

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

始於未亾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

社稷夫人姜氏即定姜獻公嫡母息止也痛憤不能

行無遺必從已始下所謂暴妾使余大夫聞之無不

是也轉衍之手弟內音納轉音專大夫聞之無不

春秋傳註訓義卷之五

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諸戚而

甚善晉大夫孫文子即林父重器寶器也戚孫氏邑

夫結好益知衛國有禍而欲併以爲援

也杜預氏云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成公四

經乙十有五年衛獻公秦景公元年春王二月癸亥衛定公無傳○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無傳嬰齊襄仲子公孫歸父弟也襄仲歸父本以宋門為氏及後改之曰仲氏○祭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

于京師○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

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

華元自晉歸于宋李廉氏云書奔晉者著其公已出竟書自晉歸而後殺山者善其反

秦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成公

宋殺其大夫山山即陽澤宋魚石出奔楚魚石公子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不書

言其會又會言大夫自相為會然後與吳會也鍾離

楚邑今河南寧陵縣境此經書會吳之始自是大

夫自為會也音攝○許遷于葉葉楚地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

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十二年曹宣公卒負芻

晉侯始討而執之書晉侯執曹伯殺其大夫而自立至是

不稱人以執者以曹伯惡不及民也凡君不道於其

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稱人

所執也也不然謂身犯不義者下稱人以執如晉侯

與之以改國人不義奉使通于成而二民情大可見

矣而猶謂惡不及民乎則傳以晉侯執其罪故獨

書晉侯足破左氏之謬○林氏史氏曰稱晉諸侯將見

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

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

逃奔宋志書也節猶分也聖達節謂聖人達於天命

節謂賢者自守已分而不取如子臧季札之類失

節謂下愚不安已分而取其禮如州吁無知之類子

臧以已足庶子不含有國故言為君非吾節也雖

不能為聖人之達節敢失其所守之常節如下愚所

為○夏六月宋共公卒杜預氏云為○楚將北師子

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

進何盟之有楚居南方將侵鄭衛故云北師子囊申

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

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申叔時楚大夫時吉老在

故信所以守禮人有禮則安故有禮本楚子侵鄭及暴

遂侵衛及首止首止衛地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子罕

將叛之無民孰戰報楚以其侵鄭也庸用也罪謂背

盟數戰杜預氏云為明年晉敗楚

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

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

宰蕩澤弱公室殺

公子肥肥又公子蕩澤欲弱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

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

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君臣之訓謂教訓君臣之

正其典刑以討蕩澤也賴寵言賴其位也孫應

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華元華

公孫師出莊公魚石蕩澤何魚石將止華元魚府

日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

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

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府

元還討蕩澤斤及桓族故云是無桓氏必不敢者魚府

以宋之強也華元大功知克合晉楚之成及劫子反

之偏不盡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

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

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以公族害公

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

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睢水名

畏同族罪及將出奔故先出次魚府曰今不從不得

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

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濫閉門登陴

矣不得入不得復入宋也將馳騁而從之也濫水

也魚府登丘而望華元果馳騁而云五六夫亦

水之涯望下城門登陴守禦矣左師二司

三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

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魚石首惡

以討而桓氏皆無祀於宋也其既許元討山而終不

免於去也為與山有親而常同惡恐見及也但所奔

城濫成他日之大矣附晉三卻害伯宗諸而殺之

及樂弗忌伯州犂奔楚三卻卻缺卻至卻犂也伯宗

宗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

絕之不以待何待紀綱紀也既殺伯宗又及樂弗忌故

傳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言今人各欲自利如為盜者反

教已故直言不利於人必及於難也杜預氏云十一

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吳始與中許靈公畏偁于

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宋平公春王正月雨水冰無傳正月

未是盛寒雨水即著今之仲冬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

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

氏三楚師夫大勳以楚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以背

盟敗師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

隨不見公沙隨宋地今河南寧陵縣有沙隨城直

公至自會傳 ○公會尹子齊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齊侯

王卿士于晉也林堯叟氏 ○曹伯歸自京師所故故

書 ○九月晉人執李孫行父舍之于茗丘茗丘晉地

之茗丘明不以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舍止也舍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鞮盟于扈晉釋行

自茗丘與卻 ○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見 ○乙

酉刺公子偃刺殺

傳十六年附 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

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楚侯鄭不

田成楚大夫汝水之南近鄭故以與 ○夏四月滕文

公卒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敗退舍於

夫渠不徹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

也勝宋與國鄭因勝有憂而伐宋故經傳皆書於文

公卒之後經言侵從告也傳言伐從實也樂懼敗

宋後將鉏樂氏族不敵不敵備也洧洧大渠洧水在

宋地宋恃洧之勝而不敵備故反為鄭所敗鉏在

鉏反音福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

在今河南睢州境 ○晉侯將伐鄭鄭公以鄭范文子

衛侯從晉故伐鄭 ○晉侯將伐鄭鄭公以鄭范文子

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

修德故可以逞不然則否也 樂武子曰不可以當

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言不可當吾執政之世乃與

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

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荀偃居守

未反也於是卻鞮將新 卻鞮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

樂壓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其將勝 ○戊寅晉

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姚句耳

與往告楚非奉使也杜預氏云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

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

曰師其何如司馬子反令尹子重子辛公子壬夫也

問楚兵之 對曰德刑祥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

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

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

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成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

克也今楚內奔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

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

底其誰致成于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楚六事乃

天

卷之三 成公

人

晉軍于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驕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基蹕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龜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果車車上有諸可遠望以三節設伯宗奔楚聘告也凡曰曰者皆州犂答君之言也敬也敬上軍事於晉先君也乘車也左將帥右軍右誓發令也戰禱將戰而請請于神也公晉美也州犂知晉情故以晉兵事告楚王王亦泰行音抗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

秦左傳註釋義 卷三 秦

九

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苗賁皇楚國椒子宣四年以椒亂奔晉食邑千畝國臣臣為謀主也國士謂州犂厚衆多也晉侯左右皆以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渚合戰史責皇意與萃集也責皇言楚惟中軍王族之兵精其左右軍皆非精者請分楚精兵為二陳先擊其左右王卒楚必大敗苗賁皇音焚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震下坤上復六爻不變南國蹙以下其十云南國蹙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云射其元南國蹙蹙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故云王中厥目蹙子云反射音有渚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渚步毅御

晉侯公樂鉞為右彭名御楚其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為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渚樂書將戰晉侯鉞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渚渚泥也泥在晉行首也連避也步毅即強故夫公左右車陷於泥樂書將以已車載厲公以行樂鉞書之子鉞在君前故名其父而使之退大任謂公為侵官冒犯之罪去將而御為失官冒急慢之罪遠其御而為離局有姦邪之罪一舉而有三罪不可犯此舉也撤舉也撤舉之而出渚也渚乃孝反祭已潘庭之黨與養由基踣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

秦左傳註釋義 卷三 秦

十

國詰朝爾射死藝射也甲一葉為一札聚空甲而也厚國賁其不尚知謀也詰朝猶明朝言文呂錡憂以射自多必當以射藝死庭為黃反鍾音存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呂錡即魏錡姬姓尊日象異姓早月象錡死皆符其憂射音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誅章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



師乃立楚公子孫楚人命即詰朝死葬之命遠死

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

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三  
公不得已也。晉惠公之敗，宣伯欲殺季武子，季武子  
曰：「吾聞之，公室之禍，無常命，惟德是與。」文子執其  
意，正在于此。○遇按：野陵之勝，可與城濮同功，然而  
晉公之罰，業遂管者何也？一勝之後，無以居之，如聽  
僑如之譖，而拒魯公執，行父聽公于後，以謂之知，而  
殺三卻，反不為晉國之福也。范文子蓋知之矣。楚師  
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  
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瑕，楚地，言子至  
敗城濮時，楚成  
王不在軍，故引以為過。已過，今王自征，軍  
子無以為已之過，然實以責于反也。子重使謂子  
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  
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

秦在存諸國義 秦三卷

十三

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而汝也，聞謂聞于王自殺之事，  
微無也。大夫謂于重側于反，各  
子反言假使無先大夫自殺之事，大夫以義責已，已  
敢不以義自裁。今已實有公師之罪，不敢自忘其死，  
傳終二卿相惡之言。○愚按：楚共身行，聞目且受  
矢，迴歸咎于側而殺之，亦異於秦終之不善。蓋明者  
矢雖然終春秋之世，楚兵實○戰之日，齊國佐高無  
強於天下，其亦以賞罰行哉。  
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戰之日，謂戰于  
鄆陵之日，無咎  
高固子壞隤，魯邑，齊衛魯皆  
後戰期，晉獨勝楚，預音類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  
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  
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  
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官傲備設守而後  
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即叔孫，僑如穆  
姜成公母，季武子文

公不得已也。晉惠公之敗，宣伯欲殺季武子，季武子  
曰：「吾聞之，公室之禍，無常命，惟德是與。」文子執其  
意，正在于此。○遇按：野陵之勝，可與城濮同功，然而  
晉公之罰，業遂管者何也？一勝之後，無以居之，如聽  
僑如之譖，而拒魯公執，行父聽公于後，以謂之知，而  
殺三卻，反不為晉國之福也。范文子蓋知之矣。楚師  
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  
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瑕，楚地，言子至  
敗城濮時，楚成  
王不在軍，故引以為過。已過，今王自征，軍  
子無以為已之過，然實以責于反也。子重使謂子  
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  
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  
之鎮公子是大派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  
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  
邑，敢私布之。宣公即世在十三年，預息也。特負芻殺  
成所謂憂未息也。鎮公子謂于滅前年，晉侯執曹伯  
諸侯欲立子臧，而子臧逃奔宋，派弒也。言曹君既執  
而賢公子又公，是大派滅曹之社稷也。得無以先君  
有罪而致然乎？若以今君有罪而討之，則去年會于  
戚，曹伯已同盟矣。蓋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既與  
之同盟，則不復討。故曹人以爲無罪，遺失也。言何獨  
杜預氏云：爲曹伯歸不以名告，傳○七月，公會尹  
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  
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姜  
穆姜復命成公，遂季武子成公亦復申守，故  
守而行，皆揚鄭東地，畏鄭強故不敢過鄭子叔聲伯  
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

秦在存諸國義 秦三卷

十四

公不得已也。晉惠公之敗，宣伯欲殺季武子，季武子  
曰：「吾聞之，公室之禍，無常命，惟德是與。」文子執其  
意，正在于此。○遇按：野陵之勝，可與城濮同功，然而  
晉公之罰，業遂管者何也？一勝之後，無以居之，如聽  
僑如之譖，而拒魯公執，行父聽公于後，以謂之知，而  
殺三卻，反不為晉國之福也。范文子蓋知之矣。楚師  
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  
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瑕，楚地，言子至  
敗城濮時，楚成  
王不在軍，故引以為過。已過，今王自征，軍  
子無以為已之過，然實以責于反也。子重使謂子  
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  
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  
之鎮公子是大派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  
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  
邑，敢私布之。宣公即世在十三年，預息也。特負芻殺  
成所謂憂未息也。鎮公子謂于滅前年，晉侯執曹伯  
諸侯欲立子臧，而子臧逃奔宋，派弒也。言曹君既執  
而賢公子又公，是大派滅曹之社稷也。得無以先君  
有罪而致然乎？若以今君有罪而討之，則去年會于  
戚，曹伯已同盟矣。蓋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既與  
之同盟，則不復討。故曹人以爲無罪，遺失也。言何獨  
杜預氏云：爲曹伯歸不以名告，傳○七月，公會尹  
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  
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姜  
穆姜復命成公，遂季武子成公亦復申守，故  
守而行，皆揚鄭東地，畏鄭強故不敢過鄭子叔聲伯  
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

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劉叔孫僑如弟九  
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賴上戊午鄭子  
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鄭之師遷也此知武子前望也鳴鹿陳邑今爲河  
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于臧盡致其邑與卿而  
不出則平子藏奔宋晉侯以曹人重子○宣伯使告  
卻鞏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  
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亾而  
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  
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  
叛矣宣伯知欒范故以季孟比謀季孟謀政多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若丘公還待于  
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鄆魯邑西也公字傳云成  
季孫行父曰吾有罪若子有罪執其父

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  
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  
猶不齊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  
人若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亾之魯必夕亾以魯之  
密邇仇讎亾而爲讎治之何及于國魯國之社稷公  
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魯欲使聲伯  
爲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  
聲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  
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怠  
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二君宣公成  
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時成公未歸使人逐  
○十二月季孫及卻鞏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七月初聲伯使豹請逆於齊

是為孫氏之後是為魯叔。○趙訪氏曰：有廢立之意，季孫歸而後，魯公使逐二家，非其意也。不及鉅，鉅勿公不忘也。○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卿。聲孟子齊靈公之母宋女也，高國齊二貴，僑如自以注於魯，又注於齊，故云再罪。杜預氏云：僑如之使，○齊侯使卻至獻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單襄公周卿士，伐功也。溫至食邑，季子至佐新軍，位居八故云。位於七人之下，怨為亂之階，故云階。亂夏書五子之歌，言怨之不見，猶以為圖，何況並稱已功，其不征怨，秦左傳註訓義卷之五，七。

春秋左傳註評訓義卷之五

春秋左傳註評訓義卷之三十一

成公五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衛成公曾孫。○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瑩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晉傅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侯孺鄭大夫鄭長，晉故庸于楚。公會尹武公單襄公楚為鄭倫晉故成鄭孺乃侯反。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11

11

氏云為明年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  
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外嬖愛幸大夫左右即外嬖胥童以胥克之  
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  
於厲公郤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  
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胥童胥克之子與夷陽五長魚矯皆嬖於厲公  
宣八年郤缺廢胥克於城也同一樂書怨郤至以其  
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  
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  
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

春秋左傳註疏卷三十五

四

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  
之信遂怨郤至鄆陵之戰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故樂書怨至楚公子夜即鄆陵所獲者故書今其諸言於厲公東師謂齊魯衛之師時荀筆在下軍居守郤犇將新軍乞師故云軍師不具孫周晉襄公魯孫悼公也時在周君謂楚君此書今公于義認為郤至之言鄆陵戰時楚子問至以弓至受之故云受敵使書蓋指以証其事楚之實也嘗試規何也書欲厲公信我之言故謬使諸周以察其有無及至使周則書已私使孫周見之所以厲公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冢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田獵之禮尊無道故先婦人而後大夫奉進于公也寺人奄士季子即郤至御至奉公之冢為寺人所奪厲公奄士季李寺人之冢故云季子欺余射音石○愚按或謂郤氏矜功伐已取怨于衆理或有之觀其射殺孟張一

事也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  
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作難謂盡去卿大夫  
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  
亂矣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  
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  
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  
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多怨即叛君害民作亂之謂也安得言不得安于君位也黨私黨也言人臣受其君之祿故有餘財以養其私黨既有私黨乃用之而攻君以爭上命其罪孰大于此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

春秋左傳註疏卷三十五

五

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  
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  
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  
皆尸諸朝清沸魋亦嬖人衽衽際也偽訟謂若二人糾苦成叔即郤犇位所坐也溫季即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成見矯不以君命來故欲避其兵威遂趨去而矯追及殺之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  
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  
益也對曰人將逐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  
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  
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





已而  
解寡振廢  
困救災患  
禁淫惡薄  
賦歛

程勣爲乘馬御六

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之六官之長卽六卿也。譽望也。舉長以見其餘。又言其所舉用皆得其人而無失職。其所居官皆守其業。

而不踰易其所授爵皆當其才而不踰德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王軍將命卽也師一令之不效

陵偏其正旅卑於師不敢陵偏其師政事皆當於民

與之。林堯叟氏曰：通言悼公口晉明祠告也。

公之政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女晉尊顯君也業

首朝之 ○五月薨伯休朱及曹門外遂會楚子

伐宋取朝齊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郢取臨丘同伐彭

或內天魚二可為八鄰天可為魚干詩人三可為魚

坊緋朱魚石向爲人鮓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成

之而還晉往來之道魚石等五人十五年叔朱奔楚

經獨書魚石爲師告也郊音夾書曰復入夫依阻

大國而以兵威遠故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  
經書復人以深惡之

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國出奔若身本無位本國迎而立之以繼人後書曰

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本國不論有位無位書曰歸

云此國者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道宋人患之西且吾

之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綱  
而人與君以義合義以  
利和也

曰何也君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旌我吾固事之也不

敢貳夫大國無庸鄙我猶憊不然而收吾憤使贊其

披猖分也奚夷共雷往來之要道焉功也言楚若與我同惡此五人逐之不用以施德於我則我感其德

而事之不敗。揣竄然大國無厭足之心。我雖事之猶  
棄鄙以爲憾。此吾之患也。不然而散吾所惡五人

使位楚政以伺我之隙亦吾之患也今楚封諸侯之

而服從者皆有滿心毒害諸侯則吳晉必懼而謀之

晉必憂撫宋之○今蓋自晉范宣子來粵且拜明

也拜謝公若子謂晉介是乎可豐有答報之禮○張

也之往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治氏曰：公朝始至，而將使繼三晉之諸侯，謂矣。此水火之互，不

國之所以服也○秋杞桓公來

卷之三 成公 十一

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諾之柅伯於是駟朝于

晉而講爲昏也也上讀氏公爲平公不徹樂張本

七月宋老佐華喜園彭城老佐卒焉所以不克彭

城  
○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

不時也非土功之時○愚按自是昭公築  
卽圖定公築蛇淵蓋作漏于此○巳丑公

薨于路寢言道也

公薨于墓下。葬成。公薨于路。藏得。居。葬。之。道。李。蘆。

氏曰成公在位十一年自鞍戰以後文公未歸之前魯事皆其謹曰汶陽歸齊之後魯之于齊猶隙已

三然方其事晉也東讐于齊南岳于楚丘甲作而近  
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

得罪于會也。會葬而見止未聘而及盟。其隨者丘  
葬而辱于外。喬如讒夫人失德而亂于內。言隱公

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與國家無

事而又一時諸國如季文子孟獻子叔棼伯城宣  
叔武仲皆賢智之實故能維持厥業以受月雖不  
然魯蓋不○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如矣言晉欲求諸侯從  
急告文公成霸業而致安疆之功亦晉侯師于台谷  
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台谷地開靡角  
宋地楚畏晉強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  
伐鄭之後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  
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武仲宣魴之子知伯荀登也彘季師士魴如伐鄭言  
師出如二十七年伐鄭之數加敬謂加敬于其使首  
彘季在傳註訓義卷之三十三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  
而請師以圍彭城不致煩勞諸侯但請其師以圍彭  
城杜預氏云為襄元年經書圍彭  
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  
公書順也  
是莊公薨于教宣公葬歸次齊  
家安靜世嫡承  
嗣故云書順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一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二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子母成嬀在位三十一年  
送法國事有功曰襄薛士有德曰襄

經已丑閏閏元年陳成公三十七年把桓公六十五  
年宋平公四年晉悼公元年齊靈

公十年秦景公五年楚共王十九年衛獻公五年  
蔡景公二十年鄭成公十三年吳子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是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

華元衛甯殖曹人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書  
城而繫之宋有以見魚石之不臣

楚子之與亂宋夫諸侯討叛之功○夏晉韓厥帥師  
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息來聘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

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登成也成  
十八年楚

取彭城封魚石其地也非宋有夫于春秋追繫於  
宋者有二意於是為宋討魚石宜繫於宋且又不成

此或人使得取之邑也宋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

志成宋人之志也去繫

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丘三大夫謂自晉等執丘  
晉地也今山三三縣曲

彭城降晉晉人以為討二月

齊大子光為質於晉光晉靈公次  
子實善致夏五月晉韓厥

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晉荀偃非元帥也徒兵步兵也洧水名東諸侯皆晉荀偃也荀偃曰孟獻子孟獻子自鄆先歸不與侵陳故不害也荀偃曰公之與首會諸侯大夫為宋鄭故計而原諸侯次于鄆以待之其意蓋謂楚不與則一楚定北又合於鄆而師不敗也○秋楚子辛啟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呂留鄭子然鄭大夫也犬丘宋邑○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知武子鄭大夫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六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小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簡王鄭簡公也○鄭師伐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輪卒○晉師宋師衛師殖侵鄭晉師宋師衛師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齊桓公夫人也○叔孫豹如宋叔孫豹宋大夫也○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宋邑也

伐宋聖人與之而不繫之鄭○張洽氏曰彭城非宋也○鄭主為宋計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國明三書以示予奪之正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楚令楚令宋降彭成故令鄭人侵宋○黃震氏曰晉伐其叛臣而取之義舉振夷夏逆順曉然矣何為尚伐宋耶○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齊師乃還○夏齊姜薨初穆姜使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靈公之為靈也○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與頌琴李文字取以葬穆姜成公母也櫬梓之屬櫬棺也頌琴琴名穆姜公祖母也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李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言禮以順為敬為婦者各以奉養其姑言言也言惟哲人告以善言則所行無非順德不智言其逆也姜氏即齊姜言妣見早於祖妣也詩周頌豐年篇蒸進界與饋福也言敬事祖妣以合百禮然後降福也今文子先妣後祖是為不齊侯使諸敬其祖妣神將不福祐之也齊去聲○齊侯使諸姜宗婦未送葬齊姜齊國之文故使其宗親之婦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倡之齊以上齊小國故召之東陽齊地也○鄭成公疾子驪請息

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

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輪卒子驪欲從晉以避楚後故以息肩為喻任當也

言謂盟誓之言雖親也言楚共王以息肩為喻任當也

時中其目豈非為他人當此患為我故也若背楚而

從晉一則棄其故鄭之一則棄其盟誓之言無信

若此其誰肯親我乎免我棄力背言之責全賴獨二

三子矣二本力作功背音佩。港若水氏曰鄭伯不

念祖父之德華夏之裔棄中國之盟以從夷狄行

其惡而不後至死猶

無悔悟之心悲夫

於是子罕當國子驪為政子國

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驪曰官命未改

當國攝君事也為政為正卿也可馬主兵鄭未服晉

欲求伐之官君也禮先君既葬嗣君王位乃得建

官命臣今成公天葬嗣君未元喪故云官命未改蓋

不欲違先君意也。蘇轍氏曰鄭雖有叛中國之罪

而伐喪非其禮也與士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人未

服故合諸大夫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鄭人未

於戚以謀討之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

城以逼鄭鄭人未

今不來矣鄭人未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通嗣君○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崔武子即重耳之弟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崔武子言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蘭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鄧廖也。駕。今有直街山。在今浙江湖州府城南。昔吳邑。鄧廖也。良邑大夫組甲。添甲成組。文被練。練也。晉將兵也。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君子是當時。君子子重以憂志成心疾。○趙鵬飛氏曰。春秋知文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鍾離一會。吳無他。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于吳。而不敢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待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于中國。故三年。成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春秋左傳詳訓義 卷之三 襄公 六

諸侯不睦。易。難。楚子重伐吳。爲蘭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鄧廖也。駕。今有直街山。在今浙江湖州府城南。昔吳邑。鄧廖也。良邑大夫組甲。添甲成組。文被練。練也。晉將兵也。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君子是當時。君子子重以憂志成心疾。○趙鵬飛氏曰。春秋知文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鍾離一會。吳無他。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于吳。而不敢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待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于中國。故三年。成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春秋左傳詳訓義 卷之三 襄公 七

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太命寡人之過也子

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

嘉叔孫卽所以嘉吾君也故不拜謝吾君嘉美之意

朝夕之命。曲盡其情。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

助焉晉侯許之

晉侯許之時年七歲其母曰懷嬴

晉官徵發之命司馬馬晉掌諸侯之職

無失執事徵求之命司馬馬晉掌諸侯之職

於鄆以給晉求世預氏云為明年秋孫豹鄆世子重

楚人使頃開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頃

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奔陳也諸華必

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

春秋左傳釋評義 卷三十三襄公 十三

窮后羿言諸侯與陳皆將觀德于晉以為從否晉若

中國諸侯見晉不能庇陳必叛晉矣我欲奔與禽獸

無異也戎或得勝而失中國之諸侯其不可也夏訓

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

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

事而淫于原獸奔武羅伯因熊髡尤圍而用寒浞寒

浞伯明氏之譏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

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

民而虐弄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

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

忍食諸侯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

恃其譏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

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

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

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羿遂而自立之鉏羿本國遷窮石故有窮國之德衰

也夫豷豷等羿曰賢臣無道之民其國支三日月寒

其其後國收用之更羿之失而諸官人外謂之羿

之妃安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二諸侯后相折衷者過

之妃安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二諸侯后相折衷者過

仍稱有窮獻于言有窮所以遂亡之故以武羅軍賢

春秋左傳釋評義 卷三十三襄公 十三

臣本羿奔之浞亦不居是國之大患故舉以明悼公

鉏生居反志其反浞仕角反其音京音草遠五

予反豷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

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

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

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悛于夏家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

百官各以所居官事為箴以戒王之闕失虞人田獵

之官三三遠視畫分也胃即貪也國亡國亡家亡田獵

之事重懲數也飯大也言禹畫大之迹分為九州開通

八達以安身有窮八安神禽獸有豷豷之豷豷豷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杜預氏云公在晉時，魏絳不勤，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魏絳不勤，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二句以魏絳之善言，定去聲。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也。土可賈，言以貨賈之也。也。動勞也。公說，謂折衷也。德度，以德為法也。三聲賈，言去聲。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三也。魏絳之諫也。杜預氏云：傳言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二句以魏絳之善言，定去聲。

卷三十三襄公

十四

鄆侵邾，敗於狐駘。鄆，邾之邑。邾，魯之屬國也。狐駘，邾之邑名。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國人誦之曰：滅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朱儒，魯之大夫也。邾，魯之屬國也。國人誦之曰：滅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卷三十三襄公

十五

侯衛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人鄆人于戚。侯，衛侯也。鄭伯，鄭公也。曹伯，曹公也。莒子，莒公也。邾子，邾公也。滕子，滕公也。薛伯，薛公也。齊世子光，齊世子也。人鄆人，鄆人也。于戚，于戚也。公至自會。無。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魯公也。晉侯，晉侯也。宋公，宋公也。衛侯，衛侯也。鄭伯，鄭公也。曹伯，曹公也。齊世子光，齊世子也。○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傳五年春，公至自晉。杜預氏云：公在晉時，魏絳不勤，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二句以魏絳之善言，定去聲。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也。土可賈，言以貨賈之也。也。動勞也。公說，謂折衷也。德度，以德為法也。三聲賈，言去聲。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三也。魏絳之諫也。杜預氏云：傳言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二句以魏絳之善言，定去聲。

卷三十三襄公

十五

早也傳楚之曰早見秋等○楚人討

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討治也治陳

之故子辛侵欲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夫

小國載在三年即子辛言以貪而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杜預

陳之氣楚在子辛楚子不能明法教以律貪人又不

能設貪人以謝失小國乃楚其罪人與兵致討而陳

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

書曰成允成功遠詩也擬正直也局局明察也講

謀也言周道擬擬然正直我心局局共王

我宋封魚石背盟敗於鄆陵是無信也入平之中殺

之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也局局上聲○愚按楚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三襄公

三伐宋皆盟處已則無信矣其三殺大○九月丙

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戊陳也楚將復伐陳故諸侯以

方強懼與楚合故悼公遠與吳通使為楚憂亦制強

表舒近急之微權然不能終德息兵秦遠能還而又

結一強夷苟紆目前急遠圖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

鄆大夫聽命于會鄆鄆本以假助而鄆其方共虐鄆

言鄆人所以見於戚會○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

我畏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

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

後可意即公于與政行改于辛所行疾急也朝夕

言言之力不能及陳也楚楚也亦有陳非吾事

為七年陳侯逃歸傳楚子辛去楚冬諸侯伐陳子

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治侯楚陳

故諸侯入救之張陳陳地在河內封丘縣境之

馬被宣子憂言之不能保陳與晉爭秦齊之不能保

成猶救至其自敗乃已霸主事哉○季文子卒大夫

入欽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

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唐一夫一見文子小欽公

死具也言季子家臣具家器之所為皆葬之備

其家妾不衣帛其駑馬不食粟其車無珍寶之重

器無甲兵之重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

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三言宣其忠也

行父奸惡忌刻人也述其黨伴遂傾歸父歸晉仇齊

以事魯國之政安在其忠於公室哉雖妾無衣帛馬

不食粟不過小廉曲

謹而已何足數也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三襄公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三十二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三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

襄公二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

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

郕。○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一

月齊侯滅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自春秋

盟故始以名來赴於魯。○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

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

之曰司武而格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

奔。華弱樂轡皆宋大夫狎褻慢也。優調戲也。子蕩即

以弓楛司武司馬也。難以勝言。司城子罕曰同罪異

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

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子罕以華

弱此言蓋以告諸大夫非告君也。專戮以弓楛殺華

弱也。亦逐亦見逐也。子蕩怒即被逐故射于罕之

門幾日不從也。言我射罕門女不能勝能有幾日亦

頑從我逐而去也。杜預氏云子罕雖見逐不追忿

所以得安。○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滕子即位○

莒人滅郕郕恃賂也。莒得而滅之。○愚按莒人滅郕

莒者以晉不救郕故因主殺梁之說謂郕立莒公子

為後神不於異姓之記為滅非莒以亡也也若然

為後神不於異姓之記為滅非莒以亡也也若然

是年冬齊侯伐萊其莒國一書三

何解焉蓋晉韓宣王盟中國三桓下國之兵而不

聖人傷之故特書曰滅正以善辭主。○冬穆叔如邾

聘。且脩平。○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

郕。晉以郕屬魯魯不致力救功為晉所破故魯來討

晉魯已而自諒力不足業為難之矣。○齊侯伐萊。李武

子如晉見且聽命。李武子即李孫宿始代父為卿往

孫初嗣位而往見霸主爾。○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

謀也。萊恃二年逐見霸主爾。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

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埋之。環城傳於堞。及杞桓

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

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

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

圍棠。十一月丙辰而城之遷萊于鄆。高厚崔杼定其

田。鄭子國來聘在五年差二年晏弱已城東陽以備

萊至鄭子國來聘之五年四月復請其城因遂圍

棠以攻之杞桓公卒在此年三月王湫故齊人成十

二年奔棠正與子棠大夫棠棠別邑蓋今杞公卒之

三月王湫王與子棠公名皆附齊故役正與子王湫

齊所大敗齊棠棠公名皆附齊故役正與子王湫

無字即齊陳桓子陳完玄孫宗器宗廟之器襄宮齊

襄公之廟即鄆小邾附屬于齊故齊萊而遷其君

于小邾高厚高厚子定其田定其田之疆界遷其君

于小邾高厚高厚子定其田定其田之疆界遷其君

經七年春秋八年春鄉子來朝○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小鄉子來朝○城費賈季氏邑今山東費縣有費城音○秋季孫宿如衛○八月魯○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會于鄆以謀救陳也陳侯逃歸鄭伯鬍不咸為救故不書救鄭鄭地如會會於鄆也鄭鄭地如會會於鄆也鄭鄭地如會會於鄆也○鄭伯鬍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如會會於鄆也鄭鄭地如會會於鄆也鄭鄭地如會會於鄆也○鄭伯鬍曰如會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名何以加之會上見以如會卒也○陳侯逃歸

傳七年春鄉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故郊祀以建寅之月既舉郊社之禮而後擇日而耕今卜郊于建卯之月是既耕而郊宜其卜之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月也耕謂春分豎立及之若農氏曰孟獻子歸咎于既耕而卜蓋不知天之不敵其僭也○南遺為賈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後故季氏城費南遺季氏家臣昭伯惠伯之孫從王王役從者謂遺語遺而汝也杜預氏云傳言魯去公室季氏所以強○黃震氏曰季武子城其私邑以自強定公十○小邾穆公來朝二年所以盟之而不可得者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亦效朝公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

報非貳也叔來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所以緩于報聘非有貳心也○錄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立立為嗣也詩召南行露篇言人豈不夙夜而謂行多露之謂已喻已非才不可妄居高位也又詩小雅節南山篇言在位者苟不能躬親政事則庶民不聽信其命喻已喻已非才不能躬親政事則庶民不聽信其命喻已喻已非才不能躬親政事則庶民不聽信其命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起無忌也田蘇晉賢人起從蘇游蘇無起好仁詩小雅小明篇靖安介助單大也言君子安靖恭敬以居其位而

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禮禮公迎三揖三讓公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今文子與襄公同等穆子公孫豹也言諸侯同會寡君與衛君同登今子乃衛臣而與魯君同登魯君未嘗後衛君知何大而致此不遜安徐行也趨去聲孫子無辭亦無後容穆叔曰孫子必以爲臣而君過而不後以之

一謀然言自是至以宗謀侯夫

力不盡其力也侯也獨書于孫宿處晉史

昔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鄆田接於魯之疆天下時故昔既滅鄆後魯疆以正

之鄒遂屬莒矣。○愚按莒旣滅鄒又侵伐齊而霸討不及莒乃有事秦楚故也據此則莒人以自滅鄒明

○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

子喬子綏欽詩晉子孔穆公二十子子綏子子四曰  
冀言其傷祭也產之言子馬子國子其欲從楚子孫

周詩有之曰矣可之青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

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

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

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

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周詩逸詩也。言黃河水

多不能久俟以喻晉教之難待也兆卜詢壽我主也

言非餽而詐誑又多主於爭競而有燕喜之驚無有成功也族家若此也言謀事者既多家民之心又多違則所謀之事益見其無成也紓緩也緩吾民之

久也待來者待來伐我者而與之行禮也犧牲所以爲盟王帛所以講會言奉此犧牲王帛待于晉楚之

竟以待兵力之強者而與之盟會以庇覆吾民焉蓋  
兵之和則二國不能爲害不與之戰則吾民不至疲

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小國無信。兵亂曰至。凶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

不如詩重晉昂方明四軍無弱人節和陸必不奔鄭鄭楚刺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所圖我是谷不可從也

師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

卷之八

為明年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

于鄭拜公辱謝襄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李武子曰

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

命何時之有詩人以與文色盛則有衰衰則有亡之宜

及其時宣子賦此詩欲魯及時同討鄭也不敵不敵

後也臭味言同類也何時言遲速惟命不拘於時也

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

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

子孫藏旬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

知禮用詩小雅篇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武子

小雅篇天子賜有功諸侯而作武子賦此欲使晉悼

繼文之業復受彤弓于王也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入

年為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也宣子言我嗣其父祖

為先君守官不敢不承晉君之命以巨輔晉君也彤

弓受之為知禮讓音上

經九年春宋災來會○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

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小邾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則鄭受盟可知○楚子伐鄭明年諸侯伐鄭

傳九年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宋

有大災故樂喜素相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

空大屋陳畜掘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

塗巡丈城繕守儀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

郊保奔火所使華聞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成討左亦

如之使樂過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糾校正出馬工

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官巷

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

庚于西門之外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也徹折去也

道大屋難徹故塗之以殺火勢舍簣籠也獨土壘也

練汲索也塗汲器也水器儲水之匱量輕重計人力

所任也巡行天度也謂行度城壁之地繕治也謂繕

表其道也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徒也徒正官

名五縣為隧納祭也謂聚郊野保守之民華聞亦華

元子為右師討治庀具也謂各具其官屬何戌為左

師樂過為司寇庀刑器保護刑書也皇鄭皇父克石

之後或云車馬甲兵司馬之職校正主馬工正主車

國有災患恐致寇害故使皇鄭命此二官出車馬備

兵甲以防非常也武守武師守備也西鉏吾為大宰

府守府庫之守司官也官巷伯寺人敷官使各隊備

宮內之事二師左右師卿正卿大夫享祀也祝大祝

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於前緩者在後故先司盟

次具正徒次納郊保然後二師總庀羣臣以刑器事

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二官庀具其物先外

祭子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番音本揭音揭乃

音梗正音上元皮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

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

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

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變必始於火是以曰

其有天道也士弱即士莊于澤澤于也知有天道知

方卿星也士弱言古者火正之官掌火有功後世祀  
之或以配食於大火之心星又或以配食於鶉火之  
星是為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大火星在南方則令民放火  
見則禁民放火是為內火商喜號鬻伯高辛氏子  
為唐火正居于商丘實祀大火心星而紀出火內火  
之特相七商之祖始代鬻伯之後若商丘祀大火所  
以商丘之地屬大火也鬻伯之後又商丘之前後禍  
敗之際常由大火而啓宋乃商之後又在商丘之地  
是以先知天道之災必火也日先日也或云自守之  
誤思若宋者書因與納同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  
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在君行道與否若國無道災變  
然也。陸聚氏曰聞商人之禍敗始於獨夫不聞其必  
大當春秋時列國之災熾矣妄起者甚衆非盡商之

卷之三 襄公

十一

子孫也然則辛伯之論疎矣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

獨所謂國無象者得之 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於孫僑如

子之聘也宣子聘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因穆姜

於大子之官事 在成十六年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因穆姜

記其始往東宮之筮艮上艮下艮此正卦遇艮之入

標者之法遇九為老陽遇六為老陰遇七為少陽遇

八為少陰二老變而二少不變穆姜遂得艮卦初二

四五九三爻皆變唯二得八為少陰不變故云艮

之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震下

隨天官言本卦是艮五爻皆變故之卦為隨隨非閉

固之卦有出之義君指穆姜言必不久居東位安對

以悅穆姜曰人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

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

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

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

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

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公與無同言無可出之理

易以折衷之安元始也於人為首故三陽之長可謂

也萬物亨通之時乃嘉美之聚會也利也利也萬物成

遂自然和悅故於義為和貞正而固也物之固者

仁乃為君長之道故君子體仁足以合禮君子有嘉

美之德則動與禮合故嘉德足以合禮君子有嘉

物則雖斷制而不傷其利故利物足以和義君子以

貞固立事猶枝葉之有幹故貞固足以幹事然必身

有此四德而不誣罔是以雖遇隨卦而其身无咎今

我婦人而與隨如為亂婦人伏於丈夫固在下位而

有不仁之事不可謂元欲廢成公欲去季孟不能安

靖國家不可謂亨作禍亂而自放於東宮不可謂利

弃夫人之位而與臣下淫狎不可謂貞有此四德者

隨則无咎矣皆無之豈隨之義哉且我之為惡咸其

自取豈能無咎必死於此官無可出之理也故淫之別

名杜預氏云傳言穆姜辨而無德其言無上聲與

室杜穆姜之言傳不能辨而妄信之今按傳所載占



矣知瑩票焉以為政范旬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

中軍韓起少於樂廩而樂廩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

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類能別

不失也得所還也方儲百也下事也其也也

以善遂于勝已者不失守各任其職也其也也

以善遂于勝已者不失守各任其職也其也也

以善遂于勝已者不失守各任其職也其也也

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反晉也必出

弗能報也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

李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瑩士旬門于鄆門衛北

官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

從樂廩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

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饌糧歸老幼

居疾于虎牢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是時晉因鄭

與鄭故鄭又從楚而諸侯伐之鄭門鄭城門名攻鄭

門者中軍也梁亦鄭城門名攻梁者上軍也攻北門

者下軍也行梁亦鄭城門名攻梁者上軍也攻北門

者下軍也行梁亦鄭城門名攻梁者上軍也攻北門

者下軍也行梁亦鄭城門名攻梁者上軍也攻北門

者下軍也行梁亦鄭城門名攻梁者上軍也攻北門

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于荀偃

鄭鄭復屬之無成功也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

以散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

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

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武子荀瑩也

四軍謂分上中下新四軍為三部來者楚也又息也

武子言許之盟而還師楚必救鄭使其兵力罷弱吾

三分四軍更番而出與諸侯之精銳以逆楚是我兵

不為疲而楚兵二來將不勝其勞而不能敵夫豈不

勝於與楚戰乎蓋暴骨而戰以快其欲者不可以爭

意蓋謂晉但勞心以制楚楚必勞力而受制于晉也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

服也鄭服故經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

公孫輒公孫蔓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駟子騂名發子國名輒子耳名蔓子嬌名

舍之子展名鄭之適子謂門子重蓋適反

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

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載書盟書也此公子騂趨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

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裡祀其民人不獲

享其土利夫婦辛苦輒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

異志者亦如之子驪不受此盟故趨而進介猶問也  
力強要使服也辛若難皆之味墊隘委類荀偃曰改  
載書子驪亦以所言載於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  
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昭告也要言知武子謂  
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  
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  
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  
恃於鄭獲服也休和休諸侯乃盟而還服鄭之謀已  
故遂用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  
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

卷之五 襄公 十五

還晉以戲之盟鄭人不從晉志故復以諸侯之兵伐  
門陰阪有津晉自濟師而去復侵鄭之外邑陰口鄭  
也杜預云云以長曆參攷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  
寅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字合為閏則後  
學者自然轉日為月也○咬助氏曰左氏云冬十月  
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  
門蓋誤重說也右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  
兩國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 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  
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子展以晉疆不可重  
云傳言子展能守信○黃震氏曰趙氏謂晉欲得鄭  
當先制楚欲制楚當先結吳以拊楚楚忌吳之斷其  
後必不敢長驅鄭郊愚謂鄭處晉楚之間亦難矣○錄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會年晉侯曰十二年

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  
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歲星十二年而一  
生子者成人之事而冠者成人之禮故必冠禮既成  
乃可娶而生子此古禮也蓋悼公意欲遂與之冠爾  
下同 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  
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  
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裸謂灌鬯酒也  
石鐘磬之節舉動之節冠必見樂節侯以從祖之廟  
為祧行行役也在行無禮樂之文故冠禮未可具假  
備假借鐘磬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  
也晉始祖周公衛始祖康叔親兄弟也此所謂兄弟  
所謂以先君之祧處之假衛鐘磬此所謂以金石之  
樂節之武子以悼公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裸

卷之五 襄公 十六

車之禮歸晉乃祭廟禮得禮之權宜也○愚按周之  
君子禮變於不得已悼公宴公於河上年為而命之  
冠居然親詣之意矣武子既知君冠有禮則盍對之  
曰歸而行于祖廟未為後時而拂其請也而顧寄於  
衛廟假鐘磬焉鐘磬可假先若其可○楚子伐鄭鄭  
與晉成子驪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  
之故 子乾而背之可乎盟者飲酒血未乾言盟  
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  
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  
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  
不獨要盟背之可也質主瑞符瑞也言二盟初無  
是故明神臨之以信信者言今言不為盟而無信明

種必不繁其盟而臨之即令皆之乃及楚平公子罷

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

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

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

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晉民以伐鄭未得志謀所

舍舍勞後輸安輸也滯積滯而不散之積困人困而

不遂之人利與民共故無禁民知禮讓故無貪幣更

以幣而易牲也特牲特用一牲也不作乃舊也從給

足給事也有節上下有度也三駕三與師謂十年師

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

遂服楚不能與晉爭傳言悼公所以後霸更晉庚期

基音

卷之三

七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四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三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柵吳子左桓

往會政云會吳桓楚地在今直隸沛縣界桓音查

今直隸沛縣界桓音查○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陽近宋小國今山東○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

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

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驂公

子發公孫輒程子云盜殺三卿不書大夫失卿職也○戊鄭虎牢獨書

而不叙諸侯以伐鄭諸侯多受晉命成虎牢不侵為晉命故也○楚公子貞帥師救

鄭林竟受氏曰楚數敗鄭者不書於是始書救鄭

鄭以為晉裨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

晉之終失陳書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柵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即吳子乘三月癸丑

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

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

社稷也其將不免乎高厚即高固子時吳子未至故

本朔之也且不以告魯故不書會柵氏云為十

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殺其君光傳柵去聲夏

四月戊午會于柵傳言會日也癸丑戊午二日相近

見莊二會之○黃震氏曰晉方患楚通吳而○晉  
吳道多阻今晉于彭城之祖所以通吳之來也○  
荀偃士旬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荀瑩以宋事晉恭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孟氏之臣秦董  
父輦重如役○車以從偃陽之役董音謹○偃陽人啓門  
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癸卯人紇挾之以出門者○  
編板如門施開機以縣門上發下○諸侯之士見偃  
陽門開遂攻其門已而攻門者人偃陽人○  
門以開攻門者於內○縣音邑○紇音邑○仲尼父叔  
梁紇也○紇挾縣門以出攻門者○縣音玄○紇音轄○  
結○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  
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

二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立蒙覆也○櫓大櫓也蓋以車輪覆甲  
代大櫓之用以示有功也○言人為隊成一隊者以一人  
當百人○人也詩即風簡○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  
絕之隊則又縣之蘓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  
其斷以徇於軍三日○主人偃陽人縣布於城以試外  
禦女牆也○將及女牆偃陽人絕之使墜○此者三偃  
陽人嘉其勇辭謝不復縣布董父退而帶其所斷之  
布○偃陽音軍三日示其○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  
旬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同夏之  
還也○知伯怒授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  
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率  
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

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  
乎取之○知伯即荀瑩機與凡同怒而以機授之出於  
後告我我恐亂女已成之命故不違女請女既勞君  
與諸侯而率帥老夫以至此既無大功可守而又欲  
改易其罪而歸於我曰乃荀瑩欲還師不然已克  
偃陽矣余羸弱之老也可任此重責乎今與又約若  
七日不克偃陽必取女二○五月庚寅荀偃士旬帥卒  
人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城之書曰遂城偃陽言自會  
也○兵法守城用偃石以擊攻者故云以與向戌向戌  
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  
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  
其何罪大焉敢以疚請乃予宋公○鎮安撫綏光昭密  
開也安謂安于晉

春秋左傳卷之四

三

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  
于房去旌卒享而還○桑林殷天子之樂湯有七年之  
王者後魯以周公放用天子禮樂故云於是觀禮○  
王祭樂亦如之賓賓客祭祭祀言言以禮樂待賓客  
則宋以桑林享君言君無不可者舞師樂師建旌夏大旌  
也題識也舞人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  
人以旌其舞人之首悼公見此非常驚懼而退於更  
衣之房宋人感悼公之禮乃去旌然後終享禮而歸  
也○思按桑林殷天子之樂宋人以祀其先公者也而  
可也○晉侯以爲此乎晉工歌謠露寤子不答及著  
金奏肆夏叔孫辭焉惜乎晉侯之無答臣也○  
雍疾上桑林見荀偃士旬欲奔請禱焉荀瑩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著雍晉以

林之素見於上兆也請禱還宋禱謝也以后也言我辭桑林不敢當天子之禮而宋則用之若桑林果有鬼神自當加罪于宋

不當于晉也見音現晉侯有閒以偃陽子歸獻于武

宮謂之夷俘偃陽姁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

霍人禮也周疾差也偃陽非夷而謂之夷者中國之

戚國諸侯不戒姓晉侯以偃陽不當祀也故歸諸天

子使周內史選其族之賢者嗣之今居霍以奉姁祀

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內史示有王命也霍晉邑善

不戒姓故云禮○劉敞氏曰以是為禮諸侯其誰不

祭城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不茲事仲尼

以董父為車右嘉其勇力也杜預氏云言○六月楚

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楚

秦左傳註訓義卷之三襄公

伐宋以宋受偃陽故晉母宋地○晉荀瑩伐秦報其

侵也秦侵晉在九年○愚按偃陽楚與國晉滅之而

救而顧伐秦以報○附衛侯救宋師于襄牛衛救宋

也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

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

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

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鄭又伐衛以與楚

病也皇耳皇戌子鄭之侵衛亦孫文子卜追之獻兆

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

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定姜衛定公夫人孫兆辭言

正計之事而塞其大夫如山陵之多有大夫出亡

諱辭也鄭孫文子之子孫音曹塞去聲○錄秋七

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

九月子耳侵宋北鄙蕭宋邑時楚鄭志在圍

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兢况鄭乎有災

其執政之三士乎競強也鄭師伐魯圍蕭克蕭侯宋

耳也杜預氏云為○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

東鄙時諸侯有討○諸侯伐鄭此因鄭人從楚

行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酉師于牛首大

宜賓以上卿晉以齊先至之故今在滕侯上故傳稱

之牛首鄭地九年傳謂晉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此其

秦左傳註訓義卷之三襄公

一也○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

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

遂弗使獻諸侯之師即師于牛首者黜城也獲獲

云非禮獻囚也爭爭所獲也抑抑也以其過制故

獻所獲也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

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之子徒以作亂

血田畔藩也先是子駟為田洫以正疆界而侵四族

之田故皆聚田五族黨尉止言不逞不法志也公子

之徒八年所殺子狐子儀子侯於是子駟當國子國

子丁之黨也况城反堵音者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

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

之故不灰當國攝君事也西宮之朝公官之西朝也

不及于難杜預氏云為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大夫謂

十九年殺公子嘉傳等五人以徵故書子西聞盜不傲而出尸而追盜盜

盜北傳釋書盜例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

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

盜於北宮子矯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

灰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產子國

矯也為門置守門者危備也子孔當國為載書

衆官也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為載書

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是時鄭

孔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于已為盟載之書

曰自羣卿諸司以下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

辟法也門子卿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勸令燒除載

之適子產音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

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

國不亦難乎書即載書難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

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

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

從之所欲為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焚於外

見之衆於是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

士魴魏絳戌之稽制者鄭舊邑晉率諸侯以伐鄭而

鄭社預氏三經不書曰戌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

書城魯不與也

焉虎牢鄭地二年晉既城之虎牢久已屬晉非

探其本心而繫之晉侯之意鄭人若以復歸之故夫二

年不繫之鄭者時鄭方從楚中國取其虎牢而城之

為中國守後以制鄭非為鄭而城之也城虎牢而繫

之鄭者時鄭將從晉中國恐楚伐鄭故置兵守衛以

拒楚是為鄭鄭及晉平虎牢故楚子囊救鄭十一

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

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驥曰逃

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灰我將獨進師遂

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還統也陽陵鄭地逃選

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

與楚人盟從猶服也言諸侯既育去志必無開心亡

侯雖見鄭之受圍猶將退師而去故不如亦服于楚

亦可以退楚之師於是夜渡與楚盟盟晉知之也

樂驥欲伐鄭師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

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

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鄭師謂涉

于鄭所以為後伐之資也命猶必丁未諸侯之師還

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楚還以鄭服楚也○附王

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

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二入皆王

也說說原王也處之卿士右耶晉侯使士甸平王室王叔與伯

也說說原王也處之卿士右耶晉侯使士甸平王室王叔與伯



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

士甸聽之輿訟也馬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

爭政天子不能官人矣又不王叔之宰曰筆門閭實

能自決而等諸侯之和與之筆門閭實筆門閭實

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夫筆門閭實筆門閭實

如主也言伯輿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

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

筆門閭實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

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

能無筆門閭實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

矣牲旄旄用器用類特也驛旄赤牛也言先世以七

姓從王為王備牲機共祭祀而王待其用故以赤

牛與盟使不失其職謂洛陽底至也何賴何恃其

用而與盟也賄成以賄賂而成也放寵放赦自寵臣

而出也師旅長官也不勝其富以受賂故也言政刑

皆私屬長受賂而富則伯輿之輩不得不貪賤也圖

議也傳云正直為正正世為直故瑕禽自言已理

謂能正人之曲直子蓋勸宣子使范宣子曰天子

正也從去聲去音音直相去聲勸平聲范宣子曰天

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

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人育左右便而左不便故

宣子知伯輿直故推之于王不欲自專也合要合要

約之辭以相辨詰也舉契具辭也伯輿直王叔無以

應之故不能具要契之辭傳見馬王叔奔晉不書不

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與信三十一年文同鄭公孫會

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已

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北鄭地鄭從晉○公至自伐鄭

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

蕭魚蕭魚鄭地伐鄭為○公至自會無○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良霄即伯有○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

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魯惟上

皆屬于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季氏欲專其民

人故假以政作為名請分為三軍令三軍各征其

軍之家屬政謂霸國之政穆子言若作三軍則為大

國霸主重貢之政將及于子子必不能堪其誅求蓋

謂三軍不可為也一說穆子知季氏將

叔魯政必厚自封殖不能終均為三武子固請之

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武子

在分國而固請穆子料其必復變易故要與為盟衢

門謂之閑僖閔僖宮之門詛以禍福之言相要也五

父衢道名在今山東曲阜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往時三家分其國之一軍

公室不必更立私乘故各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

毀其乘分以成三軍之數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

邑人者無征不人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季氏使其分得軍乘之

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人季氏者則使公家望之  
其利害以昭民畏若不以人季氏者則使公家望之  
其子弟之半為已臣蓋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  
取其叔氏使其子弟盡為已臣唯以父兄歸公三  
家之本謀如此不然而不其故法 ○鄭人患晉楚之  
而別政作也此可是要契之言 ○鄭人患晉楚之  
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  
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  
而後可固與也鄭自八年以來晉楚更迭伐鄭故鄭  
國近于公蓋楚弱于晉晉惟不急爭鄭爾若晉急于  
爭鄭楚必避之當作何計使晉盡力以急攻我致楚  
畏晉不敢與敵而後可 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  
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襲來  
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子展以晉素厚宋故謀伐宋  
以挑之晉以諸侯之師更番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十

而不出故能數來楚人全軍而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  
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司守也子展曰師而伐宋  
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  
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可謂  
師伐宋免謂免 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已  
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  
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鄭六月諸  
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  
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  
也向鄭地今河南尉氏  
縣有向城北行而西為右還瑣亦鄭地今中牟縣  
瑣侯亭觀示也濟隧水名九年傳瑣二二駕而楚

能爭此其二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  
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亳鄭地慎敬  
也道敝疲  
於道路也 載書曰凡我同盟母蕩年母壅利母保姦  
母留惠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  
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  
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以氏踣其國家蕩年  
年穀而不分災也壅利壅塞山川之利而專于己也  
保姦藏匿罪人出惡收留惡人閒違也二司皆天神  
名山五岳四鎮之神名川四瀆之神羣祀凡神之在  
神典者先王諸侯大祖先公諸國始封君七姓晉魯  
衛鄭曹滕姬姓二都曹姓宋子姓齊姜姓呂已姓杞  
姬姓薛王姓於時同盟凡十三國言十二國也殛誅  
也命天命氏族踣斃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  
也母音無語滿比反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十一

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楚  
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臬如楚告將服于  
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  
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鄭既受  
而又不逆楚師故此夏伐鄭之諸侯皆復起兵以伐  
鄭懷德服也楚不能與晉爭而怒鄭之從晉故執使  
晉反 書曰行人言使人也經書行人見非使人之罪  
而後告執故經書執在會後杜預氏云古者兵交使  
在會問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議之高閼  
氏曰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 諸  
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

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丁

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杜預氏云二盟不書不告經書

子國子耳央策從楚連歲罷於兵力以故子展當國

謀欲從晉亦既知所向背矣然不即安于晉必待伐

宋以致諸侯之伐而後乃籍以楚楚是河策哉若晉

悼公制楚服鄭之功可為春秋盛事此召陵有光

焉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知鄭

故師示以休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純對

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

赦有寡君聞命夫叔肸即叔向告諸侯亦使臧鄭囚

藉其手晉無不放赦其罪人者德義如此敢不承命

九年傳謂晉三駕而楚不能平此其三也藉在夜反

信之不疑自此鄭不致皆晉者二十四年

春秋左傳註訓義卷之三

賂晉侯以師惲師觸師獨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

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鐃磬女樂二八鄭人

事晉故遂納賂惲觸師獨廣車橫陳之車軌車

并他兵車共百乘歌鍾二肆也廣車相耦凡十五乘

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鍾也鐃大鍾也二八十六

人地鍾音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

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請與子樂之和戎在四年自四年至今九年八

諸侯無患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殷六

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主

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

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

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終事功之終

詩小雅采芣篇殿鎮攸所也便蕃數也備言衆也言

君子以有樂美之德可以鎮無天子之國故為福祿

之所歸既鎮鎮邦國受福祿雖其左右之臣便蕃之

衆亦於是相帥而來從也安和其心處制其事行施

其教守其行厲厚其俗言修此五德而後可以殿

天子之邦可使福祿攸同可使遠人便蕃左右乃可

謂樂非徒金石而已也書逸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

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

春秋左傳註訓義卷之三

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言或不和則有反顧之

鄭盟府司盟之府周禮司盟會同則掌其魏絳於是

盟約之載寫盟書二一埋盟處一藏盟府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金鍾石磬禮大夫有功則賜

絳和戎之策席以匡服中夏功成受賞不可謂過

乃知武子撤楚之功豈出絳下而樂不及焉何啻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

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

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庶長

武二歲長名時秦與楚通好故秦為楚以救鄭少

弱之也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也櫟晉地經不書敗

山東費縣舊有台亭公勳才及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乘勝故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此經書吳卒之

始○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官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

鄆取其鐘以為公盤乘勝入鄆報其見伐也盤食器○夏晉士魴來

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之師○張洽氏曰晉○秋吳

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壽夢吳子之號臨哭也周

姓於宗廟之禮臨即下文臨同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

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

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外謂

於城外向其國宗廟所出之王廟祖廟始封君之廟

同族謂同高祖以下稱父廟也魯與諸姬同姓故臨

於所出文王之廟而凡以下六國皆周公之支子與

魯同宗故臨於始封君周公之廟○劉敞氏曰魯君

借而立周廟三家世而設公廟○冬楚子囊秦庶長

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無地庶長名

今河南睢州境取鄭在前年○黃震氏曰鄭○附靈

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

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

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

曰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

之問對問所以對王使之辭禮辭謂禮之詞令也夫

婦所生正出也妾婦之子庶出也若而人舉數以

備禮也陰里周大夫結成也杜預○公如晉朝且拜

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平夏杜預氏云嬖君臣

聘即須自往拜之是無寧歲○附秦嬴歸于楚楚司

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秦景公妹為楚共王

午寧謂問其父母與國之安否杜預氏云

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云禮

春秋左傳句解

卷之三 襄公

十五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三十五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襄公四

經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勲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郛郛今小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勲

策得告至之禮○愚按公從朝還非有軍戎之事何

也○夏郛亂分為三師救郛遂取之統也師魯師凡

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大師大與師

其國邑不有其地也○勿去聲○隨伯循氏曰凡○附

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甸將中軍

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

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甸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

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

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

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臣意謂後命將與衆共也○皆皆即荀偃士甸言昔者

臣爲荀瑩之佐亦不過以臣習學荀瑩之政片以臣

資而用之也晉侯以式位卑不聽其讓故又使欒黶

上○一何○居已上也士甸讓荀偃超一等將中軍韓起樂

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

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

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

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

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

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

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

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

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

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刑法也言士甸始以中軍

讓禮以欒黶之汰侈不遜者亦讓韓起弗敢違矣晉

國之政所以和平數世賴之皆由取法于善也周書

呂刑篇一人天子也寧安永長也言上有好善之慶

則下賴其福詩大雅文王篇儀言乎信也美又王善

用法爲萬國所信刑善取法于善也又詩小雅北山

篇刺幽王使使不均使我從事獨勞農力力於農也

黜遠黜退於遠也懿德懿美之德也加陵也伐自矜

其能也馮亦陵也爭善爭自善也由之不讓善也

杜預氏云傳言晉之所○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

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

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亾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

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

唯是春秋寔宥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

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在成十六年弘一

宅厚也與長意同交也簡言長夜也春秋諸祭祀理也備近之於諸朝父最爲近云爾諸法

亂而不損曰靈殺戮無辜曰厲禮三年祭則以遷新主人廟乃諱諱故王欲受此惡名以從先君於諸朝

愛音夕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

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

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言命即請謚靈厲之命子囊

爲靈厲以毀之赫赫盛貌屬屬也既過○附吳

能改曰共杜預氏云傳言子囊之善云音恭吳

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吳乘楚衰故侵楚

司馬遷繼其後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

養叔在許淵義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

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

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養叔師養由基

庸楚地也去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

有定不弔謂吳乘楚喪不以天道相恤也詩小雅節

氏云爲明冬城防書事時也享民事於是將早城

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而外齊故城防以備之明

年齊卒有亂成之後○附鄭良霄大宰梁猶在楚

故城防以備齊也石壘言於子囊曰先

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

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正謂征伐

也每歲所卜必同其吉五年五卜皆同吉然後乃行

乃行也止執也一術謂其德更以吉爲始又得五吉

鄉多則勢位相逼今楚執鄭師乃所以示其相逼之

患使其大臣和楚而疾楚則事晉之心益堅如此何

用久留良霄哉六鄭遠良霄使楚其意正欲楚執良

之不幸意則良霄既久留于楚必怨其君惜其大

夫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楚康王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

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向鄭地叔老聲伯子吳

來在向諸侯會之故云

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汪克寬氏曰

兵爭繁非於國無怨結於助敵禍於于○已未衛侯

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秋楚公子貞帥

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

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戚孫林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前

吳伐楚密爲楚所敗焉去聲○吳微氏曰○氏以此



也以退吳人具不德以伐楚○愚按晉之  
有為吳之志也况彼方釋楚而從事於秦勢豈能  
謀伐楚以故宣子數吳不德而退之蓋彼難於拒  
爾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已貳楚比年伐魯  
○宣公不書以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始數諸朝  
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肅於瓜州乃祖吾離  
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  
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  
執女駒支戎子名朝行在所設也來呼之使來也四  
今申肅地彼彼同自茅曰苦蓋苦之刑名彼苦蓋言  
無布帛可衣惟衣草也蒙冒也蒙荆棘言無道路可  
春秋左傳註訓義 卷之三 襄公 五

晉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  
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胃也母是翦弃賜我南鄙  
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  
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  
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  
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伐我諸戎實然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睦之戎何以不

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  
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  
幣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  
焉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在唐二十三年為明也  
○宣公不書以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始數諸朝  
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肅於瓜州乃祖吾離  
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  
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  
執女駒支戎子名朝行在所設也來呼之使來也四  
今申肅地彼彼同自茅曰苦蓋苦之刑名彼苦蓋言  
無布帛可衣惟衣草也蒙冒也蒙荆棘言無道路可  
春秋左傳註訓義 卷之三 襄公 六

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青銅詩小雅篇詩云豈弟君  
卿不信讒也杜預氏云不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  
書者或為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  
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即叔老  
事霸主使二卿與會故魯亦報之以禮附錄吳子諸  
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  
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  
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吳子乘之長子季札諸樊少  
信成入晉歸也殺太子自立事王立三年將立子  
諸事在成十五年守節守上下之節謂諸樊適子

義當為...  
也杜預氏云...  
于南...  
性自...  
至德...  
夫從...  
帥諸...  
賦匏...  
見衛...  
何懿...  
名不...  
則厲...  
秦左...  
北宮...  
人多...  
林不...  
成也...  
位偏...  
瞻樂...  
軍從...  
子命...  
也伯...  
晉人...  
是言...

專故...  
謂樂...  
命而...  
為不...  
多為...  
出無...  
上視...  
於政...  
也役...  
與士...  
欲往...  
弗逐...  
士鞅...  
屢次...  
秦左...  
秦不...  
於伐...  
書齊...  
傳言...  
非大...  
以國...  
之勤...  
左氏...  
名而...  
大夫...  
曰然...  
故對...  
棠况...

矣而歷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

請於晉而復之公莫嘗聽訟於其棠之下周人封晉其樹命勿剪伐詩在召南駢言武子德施於民雖晉人思之猶愛其子吾謂驪猶可以免者以此若驪之友後既未能有善及人書之所施又久而民沒而驪之結然于民者方且彰吾謂其在盈者以此杜預氏云傳二十一年晉滅驪氏張本冠音即此杜約言氏曰士鞅之言非也樂書陰害三卻已又親欲其意何德在民而時於召公衛獻公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皆服而朝日不召而躬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

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

之戎食勅命二十其宴食也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也時日晚也從之從公於囿也皮冠田獵之冠

秦在傳註訓義卷之三主義公

見大臣且釋皮冠既釋又不與食無禮之甚戚系氏邑在河上文字子不安故往其私邑蒯文子之子大

師享樂大夫巧言詩小雅篇其卒章云彼何人斯居河之原無奉無勇敢為讒階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

為亂也師曹樂人大師不欲歌是詩而樂初公有嬖人請為歌之肝古旦反使去聲大音泰初公有嬖

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

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誦教也師

曹欲激刺怒以報獻公鞭已之辱恐蒯懼告文子

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遽伯

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

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

從近闕出先作亂帑妻于也伯玉遽瑗也奸犯愈勝也言逐君更立未知能勝於否也速

趙亂故從近闕出王出闕之言則獻公未至可廢大抵是美師曠之史臣逐逆孫奔風言而為之辭爾及考伯玉仕靈公朝與孔子為友不應此時已列諸卿能與外父相抗或其言出於他人之賢者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

而左氏誤記其名也歟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

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

郵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

敗公徒于阿澤野人執之子蟠子伯子皮皆衛公子子行亦群公子阿澤衛地公徒因敗而散還故郵人執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

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

射為禮乎射兩軸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

秦在傳註訓義卷之三主義公

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與差皆為孫

即庚公差轡車輓卷者差以背師與戮獲之射猶為得禮故發二矢以示之禮速疎遠也佗不從丁學故

以為遠而獨還追之於是丁以馬警令飲公自執子而射佗貫其雙左音駝差初佳反射音石為去聲

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佗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

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

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

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佗而已無

告無罪子鮮公母弟初大初宗公使大祝宗人告

告無罪宗廟以出佗之故且告無罪而為臣所逐定

我如妾然告佗而已言但可告神以出佗之故趙防

氏云傳於此記定姜之言及戚孫之言彼二十六

記右幸殺之言見衛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言  
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  
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  
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謂衛諸大夫甲恤下也敬亮禮也言君惟不弔故不  
赦臣之過臣惟不敏故不帥職之職君臣如此所以  
增其淫惡至于發洩以爲逐君之事瘠在亦反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  
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  
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  
辱重拜大貺叔儀衛大夫悼弃自傷悼而去也重  
恤其不達也大貺謂重恤之謂所類  
秦重去聲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  
秦左傳註義卷之三十五

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能無歸乎厚孫卽成叔守國也鱄  
卽子鮮出從公也齊人以邾寄衛  
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  
之辭曰余不說初美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  
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邾齊所滅  
也邾糧歸言其食也穀衛大夫衛人以其從君故  
欲殺之辭謝也穀言余之不說于君非止今日蓋其  
初卽然矣夫不得已而從之出爾爾裏羔袖喻已暫從  
君卽歸國善多而惡少也卽卽公穆公孫聰命聽  
會盟之命說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  
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土也  
亾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

道臧孫說謂其入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  
推之欲無入得乎平失國曰唁虐謂暴虐之事其人  
齊也道道理之事前奉爲軼後送爲推杜預氏  
云爲二十八年衛侯歸傳啗魚發反啗音晚○錄  
師歸自伐秦晉侯合新軍禮也禮侯國置  
軍之禮成國不過  
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  
知朔生盈而亥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襄亦幼皆未  
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成國大國武子卽知彘襄  
病亥盈生六歲而知彘襄亦卒十二年士魋卒其子彘  
襄亦幼皆未可繼父爲帥故新軍無帥遂舍之此言  
晉所以舍○附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  
不亦甚乎師曠野也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  
秦左傳註義卷之三十五

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  
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  
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  
之本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  
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  
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  
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  
則救之失則革之牧養也貳副佐也側室支子之官  
曰商造父事曰阜屬於吏曰隸養牛曰牧養馬曰圉  
說解謂此信聖先之人言自天子以至丁庶人各有

臣僕以相輔佐其上有善則宣揚之有過則諷正自  
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賢爲詩  
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  
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王天子  
旅陳也言自天子至庶人既各有臣僕以相輔佐矣  
而又有父兄子弟以補其過察其得失又  
有史官爲書以紀錄善惡有瞽矇爲詩以歌謠風刺  
有樂師以誦箴諫之辭有大夫以任規誨之事士卑  
不得徑達聞君過則傳告大夫庶人賤不得與政聞  
君過則相誹謗於道商人見君政惡則陳其貨物以  
示時所貴尚百工見君不善各獻其所執之藝事以  
諭政事夏書流傳篇道人宣命之官木鐸金口木舌  
施政教時振以警衆者也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  
謂衆官規正也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百工獻藝也每  
歲首正月有此道人徇路之事蓋恐人天之愛民甚  
君失其常度以求直諫也適在商反

卷之三

十三

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弄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使爲之君者放肆於民上以縱爲淫惡之  
事而奔絕天地之君司牧之本性此天意所必不無  
者也杜預氏云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從音縱○愚  
按師曠此論足以懲懼君心與孟子子紂爲獨夫○秋  
君爲寇讐同意然弗去何爲一語不可爲訓○秋  
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  
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  
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庸浦  
役在前年棠楚邑今爲南直隸六合江浦二縣縣謂  
軍後徵或也臯舟吳險阨之道杜預氏云傳言不備  
不可以師爲去聲○附王使烈定公賜齊侯命曰昔  
魯多練反要平聲○錄

伯舅大公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  
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  
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周靈王將昏于齊故使賜命于齊定公劉夏也齊異  
姓國故稱伯舅大公齊始封君右昭昨祿表顯也緊  
聲聲環齊靈公名纂繼也杜預氏云因封而加褒顯  
傳言王空不能命有功大言泰緊鳥兮反安音汝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  
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  
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公固  
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問衛故問衛逐君  
前僂時已立故云有君重而撫之言重不可移就  
撫安之也仲虺湯佐相待時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  
泰在傳傳劇義

卷之三

十四

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討也○愚按前僂本武君  
之亂自是剽劫而衛歸衛有二君者十年晉實爲之  
也賢如悼公竟爲荀偃所誤惜哉蓋公怠矣尋亦遂  
荒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爲旌  
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借觀而匿○附  
之齊人以晉無信始有二心傳言晉執政之貪○錄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外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即公  
于午時楚徙都郢城郭未就子庚當  
代二襄王今尹放歸終而安屬于庚君子謂子囊忠  
君薨不忘增其名將必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  
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增其名謂  
爲其衛社稷謂今屬于吳則詩小雅彼都人士備  
周備也言德行周備於身即爲萬民所望如此忠之  
這也一云忠信  
爲周行去聲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

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成至遇○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成郭○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我南鄙○冬子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有君子之資乎○李氏曰

役國然血氣之驕悍○李氏曰

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李氏曰

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李氏曰

也三分四軍則勤於用民○李氏曰

驕御知訓教士有法也○李氏曰

駕楚也奈何蕭魚已後○李氏曰

之諸侯雖合大夫○李氏曰

陳竟歸之何工于撫○李氏曰

數吳不德以退吳人○李氏曰

何明于治楚而暗于○李氏曰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李氏曰

見孟獻子○李氏曰

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李氏曰

也言不敢非兄○李氏曰

通王后于齊卿不行○李氏曰

公子午為令尹○李氏曰

公子罷戎為右尹○李氏曰

公子馮為大司馬○李氏曰

公子橐師為右司馬○李氏曰

公子追舒為箴尹○李氏曰

靖國人○李氏曰

君子謂楚於是乎能○李氏曰

則民無覲心○李氏曰

及公侯伯子男甸采○李氏曰

無覲心○李氏曰

行列也言嗟我所懷○李氏曰

后妃以官人為急也○李氏曰

五服之大夫各以賢○李氏曰

也甸采衛五服之名○李氏曰

服次曰甸服次曰采○李氏曰

里為一服俱有大夫○李氏曰

傳言楚於是治淮○李氏曰

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李氏曰

十乘與師蒞師○李氏曰

堵女父尉翽司齊與○李氏曰

武子置諸卡○李氏曰

父司置諸卡○李氏曰

為尉氏○李氏曰

師蒞過宋朝將私焉○李氏曰

朝也何故無人○李氏曰

乘之相易淫樂之矇○李氏曰

而歸之○李氏曰



易蒙樂之故慧言無人以激之歸謂歸而慧等也  
氏云傳言子罕能改過終十三年盜殺三卿傳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晉霸故敗伐魯圍邑郭郭也成當有衛故城其郭以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  
備之○張洽氏曰先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年十四年晉人伐魯高不之討故云以討邾莒社預

齊與邾莒交伐其國○附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  
由民分於三桓故也○錄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

送葬公孫夏即子西社預氏云○附宋人或得玉獻  
傳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錄宋人或得玉獻

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  
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

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五

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真諸其里使

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我夫不貪之寶爾失王之

寶是故我與爾皆喪其寶不若各有其寶也越卿恐爲  
盜所害請死請免于盜之故里子罕所居里攻治○

也富謂當王致富復其所遺之歸也越卿恐爲盜所  
附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錄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范氏鄭人既許女文恐向范氏作亂  
故奪歸其妻先絕之鄭之諱也范氏者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五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五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五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五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五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六

襄公五

經十有六年  
元年晉平公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源水名梁隈也在今河南濟  
厚逃歸故也○戊寅大夫盟

大夫盟諸侯在而不日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歸政遂自共盟穀梁傳云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民故稱人以執成十五年

晉人執曹伯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  
書歸于京師此言以歸乃是自歸晉國也○齊侯伐

我北鄙  
無傳齊○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無傳○叔老會鄭伯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

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  
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樂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

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  
臣張老子韓襄死忌子既葬改喪服脩官職悉冬祭

曲沃晉始封邑祖廟在焉杜預氏云傳言晉將有  
梁之會故速

○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  
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  
行故云下諸侯相侵之田皆令各歸之犁比莒子號

前于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六

鄭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杜預氏云經書載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也便去聲○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荀偃束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類謂從其義

晉人歸諸侯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許欲叛楚故請遷都于晉許大夫不肯遷遷者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伐許齊子即叔老穆叔與盟當伐許以從魯公歸故叔老帥師會晉夷等也晉主兵而首序鄭伯者以荀偃皆卿大夫爵位相等惟鄭伯為君臣不可先君故書曰會鄭伯從為聲

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樂驥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械林函氏皆許地

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復伐許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齊既逃盟復圍成孟孺子指孺子為之名成其名也海陘魯道速見齊師去已遂塞隘道以為名而歸魯古亮反好去聲陘音利

○高閔氏曰齊方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鄭楚故來伐是時齊蓋強屢使大夫聽命世子執禮有輕諸侯之心三年之間齊○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之故欲晉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敢忘齊紀三年喪畢之吉祭言于公焉與尚未吉祭又新伐許及楚民未安息若非二事不敢忘也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敕邑之地是以大請敕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

執事之間恐無及也釋憾伐魯以釋叛晉之憾朝不及夕急之甚也晉在魯西故云西望庶幾望晉之救魯也閒閒暇也言若欲待晉二事之暇恐魯已先亡無益于事見中行獻

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圻父詩小雅篇詩云圻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蓋譏偃寧

晉甲兵不救魯使魯憂恤無定止也社稷魯之社稷及此及此無定止之憂見范宣子賦

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鴻雁詩卒章云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此劬勞言魯民離散嗷嗷然若鴻雁之失所惟哲人知其病苦益以哲人比宣子也大曰鴻小曰雁鳩集也國有兵寇則民人不集言不敢使魯無所集如鴻雁卒章所云也傳為十八

年同圍齊張本

經乙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賈石○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魯邑今山東○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圍桃桃魯邑今山東○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林堯叟氏云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九月大雩無傳○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莊朝宋司徒印陳大夫陳平宋師不設備故為所獲印音卑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

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孫蒯林父之子延境汲水器詢焉也蒯與其父共逐其君在十四年而汝也厲惡也言林父身為惡首故當為惡鬼也飲去聲

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其詢也杜預氏云孫蒯不書非卿也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愚按林父之惡誰不聞之蒯遭曹人之詢豈亦內自省爾何致於重丘與大衆而遷怒于其君也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國

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鄒

叔紇臧疇臧賈師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

去之前年齊圍成辟孟孺子故未得志防紇私邑師齊不致至防止于旅松鄒叔紇即叔梁紇疇賈皆臧紇昆弟宵夜也二子與紇俱在防故夜犯齊師送紇于旅松之師而復還守防齊

齊人獲臧堅齊侯使風

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

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挾其傷而死堅臧紇之族無死使無自殺也姑且也風沙衛奄人言來唁是君之賜而使刑人禮士是賜不終也杖小木也臧堅義不

受辱乃以杖自挾其所傷而死杖音戈挾音決○黃震氏曰齊素戴晉以虛魯平公又一旦執其相與伐我之郭晉所以重齊之怒而甚魯之禍嘗三代北鄙再圖郭今君臣又分攻其二也蓋楚方不撓中國而齊以中國反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齊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

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

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

大壁臣華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吳易之也鉞鉞闕盧門宋城門向戌為左師食宋於合云合左師後至也臯比私與吳有討於吳此則謬言也聞界與而汝也賊聞吳之妻令其以大玉與我音板

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

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

蓋之乃舍之臣華臣不順不循道也蓋掩也宋公欲故欲姑掩之○愚按左師畏華臣之強勸君蓋其至而舍之而諉曰大臣不順國之耻也細人姑息之論華臣出顯不耻也

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

必驍策馬驍也左師悔其失對而惡之深故自為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欲速過也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瘐狗瘐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

之華臣懼遂奔陳瘐任也國人本逐狂狗如華氏臣所據載籍或追錄舊事日月訛舛不與經合傳姑仍之以示傳疑之義不得以從楚為辭瘐音制○高閔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則矣君子達不遠譽國陳乃○附錄宋皇國父為大幸為宋警而奔焉尤可誅也

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

一月今之九月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

之黔實慰我心澤門宋東城門皙白黔黑也皇國父罕黑色而居于邑

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

中故云邑中之黔

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  
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行也扶  
擊也不勉下勉力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  
誚有祝禍之本也于罕本欲緩役而更望其或得  
獨有美言故分其勞○齊晏桓子卒晏嬰羸緣  
斬直經帶杖管履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桓子即晏  
也三升布也在角前斬不緝之也直席之有子  
者取甚焉也秋竹枝也管履草屨也食鬻謂朝一盞  
米甚一盞米也何廬倚東墻而爲之苦編草也枕草  
以草爲枕也杜預氏云此禮與士喪禮畧同其異惟  
徐耳○音好音傷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  
卿爲大夫有老晏子家臣當時所行士及大夫喪服各  
有不同晏子反時以從正實爲大夫而行

春秋左傳詳訓義 卷之三 襄公

六

當時之士禮其家臣不解故據時所行而譏之晏子  
言諸侯之制降于天子一等故唯卿得服大夫之服  
我乃大夫故得服士之服蓋其直已以斥時之失  
乃孫臏以爲咎耳○邵寶氏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  
也齊疏之服節粥之食自天子達今日禮卿大夫士  
異何居斯禮也周其衰矣衛幕布魯幕絹魯衛之所  
謂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故晏  
子不任其曰唯卿爲大夫者所謂謂異以出之也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狄不能行朝○夏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晉不能討買本罪乃因其爲使○秋齊  
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書同圍  
之是○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秋之別名未嘗與魯交故云始○夏晉人

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純留晉二邑今疊山西路安府經不書孫蒯以父在  
位且蒯非卿也前年衛石買無故伐曹晉以此執之  
而未知孫氏逆君之爲惡也見行人非所當執乎○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  
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  
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  
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獻子前執厲公  
晉邑今山西清源縣南有梗陽城臯巫名見諸道道  
中見玉也同此夢也主謂獻子巫知獻子有微  
故迎其意勸之致政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  
係玉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  
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  
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  
有神裁之沈玉而濟雙玉曰鼓環齊靈公名負依也  
民故云陵虐神主曾重也禮諸侯視四岳不得稱臣  
此稱曾臣言已又爲天子之臣也官臣守官之臣偃  
獻子名苟庶幾也羞耻也言無至敗事貽神之耻也  
無敢復濟晉不復渡河歸也沈玉而濟沉玉于河以  
實信事神而復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  
也魯音角音音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  
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  
晉之濟地十六年魯平公云同討下庭故北伐齊爲  
齊其言平陰齊邑今山東平陰縣有防門齊作  
而守之謂防門不足爲險也鄭齊去聲 范宣子告

春秋左傳詳訓義 卷之三 襄公

七

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析文子齊大夫子家也。知子與子相知也。曾以恐齊也。魯能久。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施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巫山齊山名，斥也。九山澤險阻處皆置使乘兵車者，以人實居左而偽以衣服爲人形以居右。其兵車皆建旆以先驅，以輿曳柴從車之後，以揚塵。此皆詐爲兵多。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以恐齊也。

齊左傳註訓義 卷之三 襄公

八

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荀偃也。班別也。齊營既空，故鳥得爲樂。馬以離別而喧，鳥亦止於城上。樂音洛。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從追及之也。夙沙衛以大車相連塞隧道而殿。車後此卽衛所欲守險也。殖綽郭最齊之勇士。

二子以衛奄人，數師爲辱，國代之衛，二子譏已。後馬於狹處以塞其道，欲使晉得之。今山東長清縣有隔焉，山因以爲名，阻頸也。獲生獲也，取夷復射，而求其私誓，如日言必不殺汝，明如日也。地於州綽丙州綽車右之名，衿甲不解甲也。鄭願去警，警音石。仲子仲反。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荷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

齊左傳註訓義 卷之三 襄公

九

以枚數闔。晉欲長驅深入，魯衛恐腹背受敵，故請攻長清縣有廬城，皆齊地。秦周魯大夫雍門齊城門，萩亦同。木也。門謂攻門殺犬示開，破也。孟莊子子速也。尚亦不雍門所植者，斬爲魯公琴，亦示開破也。劉難士弱皆晉大夫申池齊齊城西門，揚門齊西門，東閭齊東門，迫爲物所逼也。還盤辟不進也。故馬過闔門，爲以馬過數其門，勇示無恐也。萩音秋，獨音森，獨音所。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齊邑大子光也。郭榮齊大夫和率也。畧畧行其地也。無久攻意也。犯之齊侯將犯之而行，執馬復帶也。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源出山東，流於濰州。沂水，源出山東，流於濰州。濰水，源出山東，流於濰州。沂水，源出山東，流於濰州。天子始昏齊，齊侯曰：張洽曰：四年之中，六伐御而四罵，邑又從郭，言以助其

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孔公于嘉也欲專鄭國之政將先背晉而起楚師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茲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揚豚邑大夫名宜也不從禮請生不能承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懷安懷土而安逸也利社稷

卷之三 襄公

十

復言保境安民不幸一時之功也嘗試其難易也若事可為若以兵繼進若其不可我收兵而歸不至為害而吾君亦無退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矯伯敗之辱使去聲 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于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汾在今河南襄城縣境子

齊欲伐鄭故先治兵於汾子矯即公孫蠆伯有即良霄子展即公孫黑肱時晉圍齊故三子從鄭伯伐齊守國也子展于西知子孔欲去諸大夫之謀完城鄭內保守子孔見二子為備故不敢出會楚師魚陵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孔公于嘉也欲專鄭國之政將先背晉而起楚師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茲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揚豚邑大夫名宜也不從禮請生不能承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懷安懷土而安逸也利社稷

卷之三 襄公

十

復言保境安民不幸一時之功也嘗試其難易也若事可為若以兵繼進若其不可我收兵而歸不至為害而吾君亦無退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矯伯敗之辱使去聲 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于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汾在今河南襄城縣境子

齊欲伐鄭故先治兵於汾子矯即公孫蠆伯有即良霄子展即公孫黑肱時晉圍齊故三子從鄭伯伐齊守國也子展于西知子孔欲去諸大夫之謀完城鄭內保守子孔見二子為備故不敢出會楚師魚陵



齊伐魯故泗水名疆我因王都魯封疆之界也魯之代魯不也故取都正以與魯以漸水為之界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圖賜之三命之服置尉

司馬司空與尉候在堂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

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晉六卿過魯公故設享以酬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吳壽夢獻鼎于魯因為名言之獻物必有以先故今以璧馬為鼎之先棄去聲

荀偃瘁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

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

鄭甥可瘁疽惡瘡瘍疽屬著雍晉地出睛出也句為中軍佐故請見問候知荀偃必疾故請問當為後者偃子荀吳鄭女所出

二月申寅卒而視不可

含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

春秋左傳註訓義卷之三襄公

士

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

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賔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

為丈夫也視目問也不可含口噤不可含珠玉也盟于樂盈也卒事終事也齊故伐齊之故嗣繼也宣子自愧以私心度偃故云淺之為丈夫傳實偃前年伐齊之夢與懷陽巫之言

晉樂鮒帥師從衛孫文子伐

齊樂鮒樂氏族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

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

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

睦豈唯救邑賦六月拜師謝晉伐齊之師黍苗小雅篇詩云蓬蓬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言伯勞之以比晉侯勞魯如召伯也與起也六月亦小雅篇詩云王于出征以勗王國以此晉侯

魯功焉魯功焉鐘作銘文鐘鐘上以紀魯力臧武仲謂三

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

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

矣何以為銘大凡為銘之義天子銘德而不銘功諸侯則銘之今之銘將稱伐乎則是從大夫之例於三者為下等也將計功乎則是借魯之功非已功也將言時乎則又妨民農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疾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春秋左傳註訓義卷之三襄公

士

昭吾國之明德懲無禮懲敵國之無禮小國謂魯○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為

太子驪聲二姬母姓因為號懿諸子仲子戎子戎子驪聲諸兄子曰姪驪子公反

子驪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

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

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

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

為太子風沙衛為少傅諸子齊內官號戎子戎女仲疾許也常常廢立嫡之常間諸侯列于諸侯也難事難成也蓋光為太子已列于諸侯之會今無罪而廢之是專黜廢諸侯而以難事犯不祥也東從之東齊師也一說諸子諸妾之姓子者重音獨去聲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書曰冀殺其大夫專也文以其專權也子外子孫

夫可見矣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 不可以不懼 乃城

城猶未猶未○附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二  
服齊也  
曰是謂廢其本必不有其宗石共子即石買悼子買之子石惡也孔成子衛  
大夫慶猶拔也杜預氏云爲二十  
八年石惡出奔傳共音恭慶音提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三十七

明吳興後學凌雅隆

襄公六

經申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衛地今北直隸開州有澶淵城○市然反○秋公至自會傳○仲孫速帥

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蔡公子履出

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

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春秋左傳註評義

卷之三十五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

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于督揚以和○夏盟

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成之故○愚按齊之無道

以晉二句不伐喪之故遂○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

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驟數也十五年十

從諸侯之故至是始報之○黃震氏曰祝柯之會晉

已爲魯執邾子取邾田夫澶淵之會晉又方與邾同

盟矣不宜更伐之也孟獻子父喪方新○蔡公子燮

而盟莒伐邾專橫如此急於擅魯爾○蔡公子燮

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蔡人其事楚楚欲背之而事晉國人不欲陳慶虎慶寅

殺之公子履與兄同謀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

畏公子黃之偪想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

討公子黃出奔楚二慶卿偏奪其政也蔡司馬即以此討責陳罪黃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

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歿書曰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先君謂父莊

傳二十八八年文侯卒於宣十七年使微發也無常無準則也不能與蔡人不相能也不與民同欲罪燮違眾以致禍也○愚按燮之欲去楚而之晉也既以迫

見殺於國人而左氏遂以違眾罪之以強合國殺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

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

不滅是無天也陳侯不能制禦臣下使逐其弟故經稱弟罪陳侯及二慶也親謂兄弟杜

預氏云為二十三○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子即叔

年陳統二慶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子即叔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楮師段逆之以受享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

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向戌聘在十五年楮師段宋共公子子石也常棣小雅篇自七章至八章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宜爾室

家樂爾妻琴武子賦此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物親

如兄弟也公魯襲公魚麗亦小雅篇其卒章云物親

有矣維其時矣武子賦此喻聘宋得其時也南山有

臺亦小雅篇其首章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公賦此喻武子奉○附衛甯惠子

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職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

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惠子即甯殖悼子即甯喜殖之

獻公掩掩其惡名也言汝能納君掩我惡名則汝能

餒之鬼必不享汝之祭杜預氏云為二十六年衛侯

歸傳○愚按殖也生而出其君及及又命其子入之

為舊君逐新君獲罪兩君惡茲益焉豈惟諸侯之策

不可掩抑甯氏之先人實不血食而殖之餒於何有

其矣殖之愚也為喜者易不以為是辭父

經曰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公羊傳是年十

子○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漆閭丘

境不稱叛而書來奔杜預氏○夏公至自晉無○秋

晉樂盈出奔楚盈不能以禮法防閑其○九月庚戌

朔日有食之無○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曹

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開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

及十九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

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姑姊襄公之姑及姊二人

氏三曰愛燕其後皆辛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

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卒夷以年嬰防茲來昭公在

氏曰姑姊不同分位豈可同室而處並事其夫姊  
仲徒知賞盜不足以止盜而不知威禮不足以爲  
計曰問我諸姑遂及作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師姑先于姊示禮也  
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  
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  
若之何不能詰治也四封四力封疆也武仲曰子召外盜  
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  
之將何以能武仲言汝召外國之盜而大加以禮貌  
汝爲魯之命卿而引致外國之盜此盜所以不可治  
使紇去內盜此我所以不能治盜庶其竊邑於邾  
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  
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與馬其

春秋左傳註疏卷之五

四

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公姑  
姬姓故云姬氏與之邑使食其所竊二邑也大盜謂  
無其阜牧與馬謂阜與吏僚僕臺圍牧八等賤役之  
人賞而去之言女賞盜而使紇紇也聞之在上位者  
去盜也此又申明不能去盜意紇也聞之在上位者  
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  
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  
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  
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責也  
信由已責而後功可念也  
令也言爲政者持心專一以待人其教令必合於法  
度皆可明徵然後民知所守而不惑故可以治人上

不爲不自爲惡也上所爲先自爲惡也所謂言  
當念使可施于此欲有所除治於人當顧已得無  
之欲名此言此言此言此言此言此言此言此言  
當使善亦在於此盜帝舜所以念其功者謂皆由已  
專意而後功可念非徒責之人也此又申明不可詰  
盜意也  
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惡不義○愚按以臣叛君竊其  
地而奔他國有國者所共惡魯既不能絕之以大義  
而又妻以姬氏春秋大書于策罪魯也而左氏曰重  
地忍非  
○附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  
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崔杼之黨買鉏還三于皆齊公族杜預氏云言莊公  
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還言旋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  
豫在傳註訓義卷之五

五

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  
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  
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訪于  
也叔豫申叔時之孫多寵則貴臣強王弱則政微不  
可爲不可治也繭綿也重繭衣裘以示其寒鮮少也  
少食而寢以示其弱復醫復命也肌膚瘦瘠雖甚而  
血氣未動言無疾知其許也子南即公子追舒杜預  
氏云爲二十二年  
殺追舒傳衣去聲  
○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  
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樂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  
能桓子即樂壓懷子即樂盈宣子之女所生也鞅宣  
子之子十四年樂盈逐范鞅使奔秦十六年士  
鞅與樂盈同爲公族大夫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  
不相睦言不相得也  
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

為亂以范氏為桓王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  
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  
富歟吾父而專於國有然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  
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樂和師桓子  
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故云樂祁老家宰之長  
州賓宰姓名幾公室言州賓將有范氏之室討謂討  
也日以下樂祁終為樂盈之言言吾父暨常逐鞅宣  
子不責怒鞅及與之寵位又鞅與盈同為公族大夫  
而鞅獨擅其權今吾父死而宣子益富強蓋宣子死  
之後也微證也數素怨樂氏故證其有此謀幾呼聲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  
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

春秋左傳註疏卷之五

六

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  
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信謂信樂祁士執之諸下卿  
往築者城因其出而逐逐之箕遺以下十人皆晉大  
夫盈之黨伯華叔向皆羊舌虎兄籍偃上軍司馬好  
所逐既取奔公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于楚焉以楚  
大令日可持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黃震  
氏曰樂書試厲公而免於討樂驥法而以內亂公其  
而積惡之自來矣人謂叔向曰子難於罪其為不知  
乎叔向曰與其死也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知也難也○不知其受囚不能先去也○叔向若何  
表世以避害而終其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  
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

之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  
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  
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弄讎內舉不失  
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  
也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也其人叔向從人祁大夫  
祁奚也食邑于祁因以為氏必祁大夫言能免我  
者必此人也室老叔向家臣不能其言不能動君也  
從君從順其君也外舉謂舉解狐內舉謂舉其子祁  
午事在三年詩大雅抑之篇覺正直也言有德行正  
直則曰國皆謂夫子謂祁大夫○主聲德行去聲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弄其親其有焉  
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  
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暮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  
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  
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  
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  
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  
多殺何為不弄其親言篤親親之恩其有言必與叔  
而謂之老謂告老也王鮒恨向不應不拜故因君問  
享其國書夏書亂臣弑諸侯之德無窮故子孫安  
功故能明有效驗謀而鮮過即書聖有暮勲之謂惠  
弄絕社稷之所倚賴也舉而無讎言不以弟故也○年仕稷  
舉也尹言不以一怨妨大德舉管蔡言兄弟罪不相  
及以虎弃社稷言不得以虎罪戮及其兄以弃社稷  
之臣也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

春秋左傳註疏卷之五

七



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與叔向共戰也

私也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

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

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

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

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不使謂不使見叔向

母叔向母也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婦之美

非常我恐其生非常之物以禍女家爾女家乃衰敝

之族而晉國六卿專權設有非常不仁之人以嗣其

間女必難以免禍我之所慮在此非愛惜彼婦不使

見叔父也女音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鮮於行人

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

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

施惠焉其子鰥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

之力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鰥之罪臣戮

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

焉樂盈奔楚而過于周掠奪其財也行人天子行人

之官諸侯之臣自稱於天子曰陪臣范宣子為天

子所命故云云王之所臣郭外曰郊郭內曰甸重得罪

於甸甸言為郭甸所侵掠也布陳也書樂書也輸力

謂輿相晉國以冀戴天子施惠謂賜之命服鰥樂鰥

也大君謂天子力即輸力臣樂盈自謂戮餘罪戮

之餘則氏謂討姦之官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

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輶輅言晉逐

樂盈方

以為過而又效其所為其過又甚於晉也司徒掌會

萬民之卒伍故使之禁止掠樂氏者候送迎賓客之

言周禮候人是也輶輅開名○冬曹武公來朝始見

也今河南登封縣有輶輅鎮○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樂氏樂氏也

錮樂氏也樂氏樂氏也

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

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

是以亂也言禮以會朝而定故會朝為禮之常經政

政政為身之守備是以身守禮為政之車輿政存則身安

其政者不可以立身此禍亂所由生也杜預氏云為

二十五年齊試光二○知起中行喜州綽那蒯出奔

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那

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

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知起以下四子皆晉大

夫樂盈之黨及謂召而

復之何復言不得為已用也子謂宣子王鮒言子能

為彼樂氏厚遇其人則二子之勇亦當為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

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雄猶勇也時州綽出奔齊十八年晉伐齊及平

陰州綽復殖綽郭最故自此于維關勝而走鳴莊公

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

追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勇爵設爵

士一云晉武公設此以賜勇士州綽

以枚數門板在十八年還晉旋還晉預公曰子為晉

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矣隸僕隸也為隸新言臣齊日未得

之不足為勇

也三為王聲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叔老○冬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

舒追舒師子南罪不至死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

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

為時公與晉侯外會將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

知時謂之聖故御叔戲之言其不謬穆叔聞之曰不

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言御叔無才

春秋左傳註疏義卷之三

又傲慢君之使人徒靡祿而無益此國家之蠹害也

故倍征御邑常賦以罰之蓋大夫受采地以三分之

一歸于公今曰倍賦是○附夏晉人徵朝于鄭敵召

以二入公也使人去聲○錄夏晉人徵朝于鄭敵召

鄭事晉已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

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

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

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鄭卿

官公孫僑師于產鄭以其善於韓令故使答晉使晉

悼九年晉襄之八年也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也

不敢斥言晉侯故云朝于執事因此行不見禮于晉

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

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

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

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晉爭地是年冬楚人

伐鄭言平諸師詞也尤過也言鄭人罪狀楚晉而懼

有六師之誦詞也子孫公孫僑也觀棠于楚往視楚之

事也言晉與本同姓晉諸草木臭味也楚亦不兢寡君

類語不得別有所向不專心從晉也

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

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不兢不

爭競也土實土地所有宗器宗廟之器齊魯齊一之

盟會歲終朝正也石孟歸石侯鄭使石侯從良霄以

告楚楚人執之言漢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

歸討亦歸辭也

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

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漢梁在魯襄十六年明

即于西門重釀酒也燔祭肉也閒二年魯襄二十年

也東夏東方諸侯聽事期聽禮淵會事之期是音現

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

職實受命仍也言不虞受晉國微大國若安定之其

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

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

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在庭來朝也口實微責之言

秋樂盈自楚適齊

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

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

聽平仲即晏嬰商任之會在前多受命受錫樂氏之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

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

也弗能久矣文子陳敬仲之後杜預氏云為二○附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

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

其餘邑黑肱子張也其子段即子石黜官減祭其官

牢此四時祭以待年三年盛祭以曰吾聞之生於亂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敬共事君與二三

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無求無謂望也二三子謂執

戒初不在於多財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

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伯張即黑肱

戒也詩人惟抑諸侯維也言慎○冬會于沙隨復錮

樂氏也復為會以錮之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

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齊雖再受錮樂氏之命

云為明年齊伐晉傳○愚按晉以弱臣強盛之故期

年而合諸侯以錮之失霸之義矣是以齊莊不服明

楚觀楚子不聽于及錮臣其賢于晉乎遠矣○楚觀

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

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

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

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于屋

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子南偏愛觀起不義

御士御王軍者不能謂不稱職爾其居欲留使事已

也洩命謂君命使父知之也重刑也洩命謂列反○

愚按觀起請令尹尹為富罪不及於何致觀諸四竟而

并殺令尹尹且殺其父而告諸子子不洩命而甘心

其父此豈人情王遂殺子南於朝輒觀起于四竟子

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

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

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

忍也遂縊而死棄車裂也臣家臣于謂子南家臣欲

命而移尸故云君臣有禮行去適他國也弃疾知王

欲殺父而不以告故云與殺吾父王於分為君於事

為仇行與臣之皆不可故自縊杜預氏云傳譏康王

與人之謀其父失君臣之義與首預○愚按弃疾之

為臣子過大夫父果無罪而君欲殺之則號泣而請

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也亦不害為忠父果有罪而君

已殺之則敬共其職以蓋父愆而中實隱痛焉忠也

亦不失為孝今也不然始則視父若途人雖成而莫

為救也終則指君為讐人寧成而莫為用也見謂不

實見其不忠其于君父之間無一而可者也去復使

遂子馮為令尹公子斷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

遂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前年使遂子馮為令尹

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

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

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

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叔豫申叔時之孫從之往從

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

謂生灰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

八人者而後王安之遠于聞言而懼自解其車意不

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

子明殺之以其妻行游販公孫蔓之子逆妻者謂迎

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

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以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

勿怨曰無昭惡也良游販子大叔游販弟子明有罪

求公妻而殺子明者得復其所居又使游販之家勿

怨此妻者蓋游販所以見殺為奪人妻若游氏報殺

此人則父之惡益

明故云無昭惡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七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七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八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

襄公七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夏邾界我來奔無傳昇我

葬杞孝公傳無○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罪其書名

叛君也書及○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

楚罪其既奔夷狄之國復籍夷秋之力以歸黃之進退不正也

人于曲沃范鞅之私意也○晉欒盈復入于晉

敵君直亂而已矣曲沃欒氏邑○秋齊侯伐衛遂

伐晉書遂齊始○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榆晉地今北直隸潘縣有雍榆城○林虎與氏曰

聲○已卯仲孫速卒孟莊○冬十月乙亥滅孫紇出

奔邾出奔以附○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春秋獨

襲其行盜賊之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

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關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

以鄰國責之禮如字厲去聲○愚按禮諸侯絕期平

公不得為杞孝卒不曰母有喪子可徹樂乎左氏不

母有喪下樂禮也為鄰國關亦禮也○陳侯如楚公

子苗翹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

陳如朝也二慶虎及黃也二十年二慶諸黃于  
黃奔楚自理今因陳侯朝楚楚人信黃為召二  
慶黃使使其族慶樂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  
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黃  
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  
惟命不于常國陳討慶氏也慶氏治城以距君樂城  
之版墜地慶氏殺役人於是衆役怒各  
殺其隊伍之長遂殺二慶楚因納黃肆放也言不可  
肆放使居人上也周書康誥篇言天命不常有義則  
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子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  
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析歸父齊臣藩車之有  
障蔽者不欲人見樂盈  
及其士故以藩載之使若廢妾  
在曲沃沃樂氏分掌之邑樂盈夜見胥午而告  
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  
秦在傳註訓義卷之三

之已又曾以重以堅其約必欲窮其所住使無所  
其身則事窮勢迫不至為亂不已也鉅而走險急  
何擇也之入于晉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  
非晉有以急之哉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後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和親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  
輿大夫與之成八年莊姬諸原屏殺之樂欲為徵故  
趙武怨樂氏趙因韓而復韓起又讓趙  
武故二家方睦十四年晉伐秦樂廩違荀偃命曰余  
馬首欲東故中行氏怨樂氏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  
軍故與中行氏和親知悼子知瑩之子荀盈也時  
年十七與中行氏同祖故聽之程鄭亦荀氏宗言雙  
幸於平公見其不助樂氏七輿官名與好也叙樂王  
樂氏多怨以為下文敗奔張本難去聲知音智樂王  
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  
奉君以定國官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  
秦在傳註訓義卷之三

灰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灰吾無悔矣我實  
不天子無咎焉晉午守曲沃大夫告之告以欲襲晉  
也集成也因于灰因子舉事而灰也  
晉天答也言我實不為天所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祐子無天答故可因而舉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  
灰猶不灰也皆數有泣者晉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  
之有盈出徧拜之伏匿也觴飲酒器孺子謂樂盈猶  
不灰言無所悔恨也晉亦飲酒器  
徧拜謝眾思已也傳言懷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  
魏獻子以畫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  
焉故因之獻子即魏舒絳晉國都以畫入絳輕兵掩  
私相愛也○愚按盈之為罪止以殺三驍構而成非  
有犯上害公之事既逐矣為之會諸侯於商丘以弔

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  
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  
子無懈矣樂王鮒即樂桓子君謂平公國官之有  
權民柄實罰之柄強取易克也計權財利之  
無懈言不可懈于用權也強上聲公有姻喪王鮒使  
宣子墨綰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晉  
人有把墨晉自綴戰還常墨綰故樂王鮒使宣子墨  
綰冒家也以綰蒙其首許為婦人服而入宮恐樂氏  
有內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  
應也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  
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  
吾子鞅請駟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  
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將逆樂氏與樂氏合師也二三千諸大夫將乘公  
帶恐墮也起跳也撫劍援帶却之也樂魏舒之  
也請請其所至之往也公公所也宣子恐魏舒不  
已同心故許路以擊也曲沃之邑傳言樂用王制  
魏舒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  
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  
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  
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  
殺之斐豹晉力士犯罪沒為官奴丹書以丹書其罪  
從之將拒戰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灰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  
之遇樂樂曰樂免之必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  
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灰樂魴傷樂  
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後公臺之後乘登也灰之致  
力以致灰也攝引持也蓋鞅先用短兵既勝方引車  
以逐之樂樂盈之族免之謂樂免已言我如不免而  
必將訟女於天不台女罪也注屬矢于弦也其車解  
於魏樹之根故覆鈔亦樂盈族射音石也去聲注之  
性反覆○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  
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擊為右曹開御戎  
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  
成御襄罷師狼蓬疏為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  
右大駝商子游御夏之御冠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  
乘自衛將遂伐晉先驅前鋒軍名申驅次前軍名傳  
擊申鮮虞之子曹開為公御晏父

戎為公右中軍也武廣公副車左翼曰右翼曰左  
大駝後軍名駟乘西人共乘駟軍也齊納樂於  
沃知得罪於晉故將伐之杜預氏云傳詳其陳名  
見莊公在勇力廢舊臣召音邵父音甫罷音皮  
顛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  
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不勝則恐懼而備德有功則  
恃勝而矜驕○林虎與氏曰  
自表妻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霸  
之表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崔杼諫曰  
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  
其圖之弗聽間賄謂有  
樂氏之敗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  
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陳完之孫預無  
晉討齊而有急我不能顧  
君欲殺之以說于晉也文子退告其入曰崔子將  
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也况以惡乎崔子謂君伐盟主爲甚而已欲弑君則  
抑而止之不敗有過死以惡過君  
顯言於衆以是知必不得其死也齊侯遂伐晉取朝  
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郕郕封  
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獲晏羗朝歌晉邑今北直隸濬縣有朝歌城二隊分  
兩隊東武軍築壘壁以示勝也熒庭郕少水俱  
晉地戍取而守之封晉以爲京觀平陰後在十  
八年趙勝趙旆子東陽晉地晏羗齊大夫之晉秦  
晉牌○恩按齊莊本意征伐晉而先伐衛以當之亦  
與齊桓侯蔡而後伐楚同意雖然計從楚晉而後計  
楚楚霸圖也伐從霸者而果于凌霸主謂也春秋  
之書遂有褒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愚按魯君以救晉命師義舉也而其臣畏齊之盛桓雍榆而不及于事故春秋先書救明君命也後書次罪叔孫也而左氏曰謚也何居或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即公鉏悼子即紇皆武子及長上聲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申豐季氏屬大夫難言立其然猶言必爾兩問而治行示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紇即武仲大夫諸大夫客上賓

○愚按魯君以救晉命師義舉也而其臣畏齊之盛桓雍榆而不及于事故春秋先書救明君命也後書次罪叔孫也而左氏曰謚也何居或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即公鉏悼子即紇皆武子及長上聲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申豐季氏屬大夫難言立其然猶言必爾兩問而治行示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紇即武仲大夫諸大夫客上賓

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武子喜公鉏所為使為已設燕而以享燕之具如閔馬父之言旃之也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語助公謂魯公舍音捨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駟豐熙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孟孫孟莊子季孫愛之以其成已志考伯也為孟孫為其後也請讎臧氏與公鉏共憎臧孫也孺子秩孟莊子之長廢于公鉏言秩長固自當立若能立孟氏少子則我之有力過于臧氏之立紇矣公鉏議其父廢長立幼故季孫不能應惡好俱去聲○汪克寬氏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而季孫之臧紇廢彌而立紇孟孫之豐點廢秩而立羯叔孫之堅牛殺孟丙而立舍皆托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蓋由宣公之作偏於前也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邾大夫卷東方戶側鉏欲立羯故奉以立於其位羯在此言已立羯為害主也惟其才鉏讓其父欲擇才之言也夫子謂孟莊子公鉏經以為孟孫之遺命孟莊子之言也夫克寬氏曰季孫自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殺罪滅紇而遠之紇固自罪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疾

吾亡無日矣。愛則縱欲長惡故云疾疾惡則拂情正愈我之病疾美指李孫壽滋多能為我之害蓋武仲將及已故有感而多泣更正辭以答其御如此疎耻乃反○孫應鰲氏曰其言曲盡然何以不能自解免于疾也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滅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滅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滅氏滅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滅氏乙亥滅紇斬鹿門之閨以出奔邾獨既立乃與公鉅共離滅氏謬為閉門自守若黎滅氏離者戒為備也碎穿藏也藉除借人治葬追也正夫遂正也甲從以甲士從已視作者異孟氏也季孫時已悔前廢立追怨紇故怒其東門辟音正藉音借初滅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

卷之三 宣公

八

次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宣叔紇之父鑄國名其姪穆姜姨母之故立為滅賈滅為出在鑄滅武仲自邾使告滅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賈為本正室子不得立故出依舅氏大蔡大龜或云出蔡地因名不弔不為云所恤也不及不祀自言罪輕應有後子謂賈納請以大蔡納魯請為先人立後也其可得立也自為自請也滅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滅為防滅氏私邑知

不足謂使甲從已惠事淺也二勲謂文仲宣叔辟邑而防邑而去辟音避○愚按紇之言曰先祀無廢不辟邑有如不允立後將遂滅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滅孫曰無辭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李孫用之乃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滅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其人防邑之人凡奔亡之臣以為戒故防邑之人疑而問之武仲以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惡臣謂奔亡者外史掌之盟首載

卷之三 宣公

九

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樂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傳例得為曰克不言而人非復晉大夫也○愚按經不書大夫以盈稱兵犯國非其大夫也與後鄭良霄例同而在氏曰言自外也恐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宮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成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

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奔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且于莒邑期與杞州還齊大夫先載甲而出隧路也期齊侯氏近莒之邑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成戰也華周即華還君謂莒若莒君怒其不從故親鼓而從杞梁即杞植莒以小勝大故體而行成且于餘反率胡先反○汪克寬氏曰齊莊以千乘之君輕行襲莒齊侯歸遇杞梁之身傷臣獲此君子所以貴乎正也

妻於郊使平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敕廬在下妾不得與郊乎齊侯平諸其室殖妻迎娶政遇齊侯下猶賤也敕廬在言當在室之妻位也婦人無外事故云不得與郊乎杜預氏云傳善婦人○附錄齊侯將為滅紇田滅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

春秋左傳詳訓義卷之三襄公

十

夜動不亢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晉自誇其功也戰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少也晉亂而起兵猶鼠之夜動也晉寧將事之猶鼠之晝伏也蓋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邑故以此鼠仲尼曰知之難也使怒而止以碎其禍見音現絕句仲尼曰知之難也有滅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怒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武仲阿季氏廢長立少是作不順惡孟氏立庶是施不怒夏書大禹謨篇茲此也言行此事當常念如在己身此正順事恕施之

經二十有四年祀文公元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

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本

城那遂為衛邑王克寬氏云晉會諸侯欲伐齊而不

能伐故書會而不書伐以著其大令十二國之君而

無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加楚子于三國

事也○公至自會無傳諸侯救鄭○陳鍼宜咎出

奔楚宜咎陳鍼子八○叔孫豹如京師○大饑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

有言曰歿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不朽歿而宣子

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

春秋左傳詳訓義卷之三襄公

十一

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

之謂乎虞以上謂舜之前商唐氏克之號御龍氏劉

所封杜伯之子闕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遂

為范氏范氏晉主盟中夏士會自誇其先更歷虞夏商

周至晉世為累家可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

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

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又仲即

立樹立不廢也犬上謂上聖之德如黃帝堯舜其次

立功如禹稷又其次立言如史佚周任臧文仲保姓

保其姓祖之姓受氏受其先代之氏功廟門○錄范

氏云傳善穆叔之知言大音泰音音崩○錄范

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將  
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  
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宣子能受言故  
寄書責之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  
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  
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貳離也賴恃用之也何沒沒  
也此言賄之備明士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  
非無賄之患沒音昧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  
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  
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

春秋左傳評林卷之三

十一

心有令名也夫輿車基本也令聲載德以遠聞故謂  
詩小雅南山有臺篇言君子有德可樂為邦家之基  
所以齊令德也又大雅大明篇言武王為天所臨不  
敢懷貳心所以齊令名也此言德之恕思以明德則  
益明上無令名之難音洛安音汝恕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言能以恕為思而自  
名以為之是德以行所以遠母寧使人謂子  
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  
也子平寧也浚取之深也言寧使人謂子教財生我  
不可使人謂子取財以自生辟如象為齒所累  
以彼其身以其齒之有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  
賄故也此申宣子之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  
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

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今固也大國楚也請罪請歸  
陳也杜預氏云為孟孝伯侵齊晉故也仲孫伯  
明手鄭人陳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仲孫伯  
年齊伐晉故侵為晉報復也思汝當齊伐晉魯既前  
能致力以救既退而復侵之何益于齊哉于是以  
知其為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  
文具也還舟師水軍軍政嚴設賞罰也杜預氏云為下吳召  
還舒鳩起本○趙鵬飛曰楚怨吳之與晉雖其不  
交者已三十年而楚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  
至是凡三伐吳  
子楚子使遂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  
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欲見楚子共謀晉也期會期社祭齊舉社祭因閱  
數軍器使啓彊觀之以誇其盛文子即陳項無戢藏  
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愚按崔杼為無君之言  
文子既與知齊將有寇文子又逆知之乃不能匡  
救齊侯之罪

春秋左傳評林卷之三

十三

吾謂失陰折盜充之萌而徒低回竊語坐觀其變國  
家何恃于有若人哉彼其前十乘之馬守百車之  
木特踞踞自○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蓬  
好者流爾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師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無宇陳項無之子齊大夫晉師即下夷儀之師辭謂  
有晉師未能會也介根莒邑今山東膠州有介根城  
前年齊與莒平因師○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  
出遂侵之見無信也克晉將伐齊以報前年之伐為水所阻○趙鵬飛氏  
和諸侯以制楚而乃按諸侯以伐齊且勝齊與○  
愈於勝楚我矣儀之會無損於齊徒為鄭招寇也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楚以無宇  
以救齊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蹠致楚師求御  
于鄭鄭人卜宛射太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二十八裏分

十四

楚楚子師于

允浦使沈尹

犁

大本知音

春秋左傳

之三十八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襄公八

經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

侯同盟于重丘○即夷儀之諸侯重丘齊地今山東在平縣有重丘城○公至自

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書入自外而入之例○楚屈建

帥師滅舒鳩○杜預氏云傳在衛侯人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

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諸侯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

師也○前年魯使子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

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孟公綽魯大夫大志

也不嚴欲得民也○交約言曰崔子有大志魯臣

且知之而齊莊不聽人將執其躬之不恤而尚貪伐

齊今智昏哉○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

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見棠姜而美

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

不可○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為崔杼家臣取為己妻也古有娶妻不娶同姓故男辨姓齊丁公崔

杼祖齊桓公東郭偃祖同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

姜姓故不可為各取一姓

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

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坎下兌上困此正卦

卦困六三變為大過皆曰吉阿崔子意也坎為中男

故云夫變而為異故云從風風能墮落物者變而墮

落故云墮妻困于石四句困六三爻辭下皆解其意

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石不可以動故往不濟又

故特之則傷易曰非所困而困者義藜蒺藜不可以據

身必危既辱且危故期將至妻不可得而見矣今上

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故云失其所

歸歸崔子曰娶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

音曹崔子曰娶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

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

為崔子其無冠乎○寡婦曰娶先夫謂棠公言棠公已

諫公言雖不為崔子當此凶驟數也侍者恐揚其穢故

自應有冠戲慢之也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

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

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

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

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

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

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




供養

振音鄉切音石  
賈舉州綽郎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

崔氏申劾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及其

陰此賈舉非侍人賈舉也以下人人皆勇上爲公所  
筴者與公共祝佗父亦筴臣高唐有齊別廟故

11



祭之弁爵弁祭服也申黼亦嬖臣侍漁監取魚之官  
帝辛之妻子義或君之義駸茂平陰大夫公之外嬖

杜預氏云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戚  
難皆嬖寵之人僂力戾反父音甫說音挽  
晏子立於

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歿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君歿也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人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

稷是養故君爲社稷必則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

爲已死而爲已亾。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

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亾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

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不宜亾君旣歿故不宜歸蓋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爲祿計皆爲社稷故君爲社稷歿人則臣歿人之義

君爲已私而處公苟非平日夔幸之人誰敢當此大  
公之任者晏子意以已非正卿而公之持豆無異衆

臣故不得歿其難枕尸股以君尸枕已股上也興起含置也○陸粲氏曰衛州吁弑君而自立石碏既老

猶告於陳以誅之陳恒弑簡公仲尼在魯三言齊而請代齊嬰也苟知此義則何成與匹之足言○孫應

鮑氏曰晏子不避君難忠矣以崔  
 子之大惡猶知舍晏子以從民望
 
 盧蒲癸奔晉王何

奔莒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

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

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

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宣伯卽魯叔孫僑如成十八年

春秋左傳註評則義上卷之三十九襄公

ॐ

旗

奔齊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宣伯之女於靈公景公莊

公廟其監書云國人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

盟一本崔豪首下兩字此盟四字比後人妄加也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弼書而

歿者一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歿執

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嗣續也南史氏齊史之在外

故執簡而往以書其罪杜預氏云傳言閭丘嬰以

縛其妻而轂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

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體。其誰

納之行及舟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

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  
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莊公雙臣嬰將出奔故以帷帳自縛其妻而載之下  
下嬰妻也君謂莊公居藏驅視也余中欲道舍止也  
也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連驅之以道廣衆得用也鮮  
音仙推如字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  
里四翼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側應埋也于北郭  
孫人姓因名其里莊公歲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喪  
車之飾天子入翼諸侯六翼大夫四翼不蹕五月喪  
人也下車送喪之車齊舊上公禮九乘又 晉侯濟  
有甲兵皆降損不成禮以葬也 晉侯濟  
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

卷之三

五

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泮水名地闕朝歌役在二十三  
解于晉即上文所云欲試公以說于晉也班別也男  
女分別示恐懼服罪也哀元年蔡人男女以班與此  
同宗器宗廟之器樂器鐘磬之屬六正三軍之六卿  
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百官正長羣有司之長官也  
師旅小將帥也處守守國之臣皆有賂皆有貨賂賂  
之非盡以男女爲賂也杜預氏云齊人逆服兵不加  
故不書伐齊慶封獨使于晉上晉侯許之使叔向  
諸侯故不書如師說如字長上晉侯許之使叔向  
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  
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  
而還經不遇者齊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  
有喪師自宜退也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  
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魏舒宛沒逆  
晉大夫晉平

公怒衛獻公失國使二子迎于齊將使衛侯公與  
夷儀之邑以居之崔杼欲得齊五鹿之地故留衛  
于齊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  
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  
城遂入之 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也 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  
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桓子不  
故以巡城辭賈獲陳大夫舍置而汝也賈獲雖急猶  
不欲男女無別故辭曰不祥 鄭賈氏曰舍而母將  
不可兩全子全十身而虧于禮君子不謂全也臣而  
押君女而賣男非禮也雖顛沛其敢違之獲之對不  
曰非禮而曰不祥何居禮者履也舍履而言祥急遽  
而欲人之易信也如是哉 愚按甚矣獲所遭之不  
幸也顧其母則遺其君奉其君則困其母故獲以車  
授公而已與妻扶其母以奔亦可謂善處君親之間  
矣雖然竊有惑焉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  
不可緩有如何得過鄭師公車可幸而脫矣其何以脫  
老手於使行哉則不若附載其母於公車之側而已  
與妻隨車以奔庶幾其可兩全而亦不可謂非祥也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  
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  
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  
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乃還 御禁止侵掠也門宮門定喪服示哀戚也擁社  
祭馬繩也祝祓社示降服也別分別也乘自係待命也  
司馬致節致其所獲之俘不以歸也後除不祥也  
兵符也陳侯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致改符  
節以生檢故土地使各依其舊御音禦免音問後晉

卷之三

六

非○高閭氏曰左氏所載八人之圖本有○秋七月

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故春秋無敗詞○秋七月

已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重丘之盟合諸侯皆以

盟書同○錄趙文子為政今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

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

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

之以文辭以請諸侯兵可以弭○文子即趙武齊魯晉

知相和也楚令尹屈建也孔穎達氏云下文始言屈

建為令尹者因伐舒鳩而追序之杜預氏云為二十

七年晉楚盟于○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

莫敖○屈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宣十二年楚有屈舒鳩

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

以右師先子疆息栢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

人居其閒七日○前年舒鳩離不叛今卒叛楚離城舒

不及木子與吳相遇而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

退故吳居楚而軍之問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

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

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楚

進與合戰若奔則視利便而救應也○楚音結陳音陣

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

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吳遠逐五人至其本軍楚

會合而擊之故吳敗遂前及子○衛獻公入于夷儀

木共圍舒鳩而滅之傳音用

杜預氏云為丁自夷儀與齊言張本○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

子產數俘而出不將以歸故獻人陳之功○晉人問陳

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

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

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

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

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閼父舜之後為周陶官先王謂周武王舜大

之子滿也恪敬也周封杞宋乃夏商之後今又封舜

後于陳故謂三恪陳乃周之甥故云我周自出桓五

年陳桓公卒陳國亂厲公桓公之子蔡甥也故蔡人

欲立五父即陳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

因定其位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我鄭與蔡人立厲公

而奉事之戴猶事也陳莊公宣公皆厲公之子又我之

自立宣十一年夏微舒弑陳靈公成公奔晉又今陳

因鄭而入播蕩流離失所也○大音泰父音甫

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眾以憑陵

我救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

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堙木刊牧邑大懼不兢

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

用敢獻功○大德謂桓公之後皆周之所自出大惠謂

之好介因也德度遲快也言欲快志于鄭者不可數

計往年鄭伯猶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晉之成命會陳

從楚伐我東門蒍強也鄭與周同姓故恐上辱大姬

之靈柔中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授手于我謂喪

服權社使其眾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

罪所在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

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詩法

晉人曰何故戎月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

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武莊鄭二公平桓周二

八年文公晉文公也我文公鄭文公也楚捷謂勝士

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乃受之詰時趙武將中軍○王焦氏曰子產對晉之

辭皆強為文飾不類其平日之言恐傳者傳會之過

也陳侯鮒卒而陳亂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然則

五父墓殺兩鄭莊公奉而立之是助篡賊也其又可

以為功乎征伐之權出于天子而以惟罪所在各致

其罪為先王之命何其無忌憚也夫信非侵小不至

然則皆欲效之可乎又鄭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

不敢廢王命今以將事于晉是以王事

伯不能詰非不詰也時晉政偷矣志於合和南

北以苟無事非復昔者同外楚之心故於鄭之伐陳

聽其所為而已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

伐陳陳及鄭平拜功謝晉受其獻功也前雖入陳服

成桓三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

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

辭不為功慎辭哉志古書足猶成也行而不遠雖行

八陳有辭方免晉討非與其與兵結怨也○趙防

曰叔師辭今之美孔子嘗稱之若論語所記是也

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為掩書土田度山

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

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

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為掩書土田度山林

以共國用也鳩聚也聚其財物入之王府若周官澤

虞之職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葬

者計數賦其租入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使田中之水注之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

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隰臯水窪下濕不任耕作

使為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制為井田賦與籍

皆稅也車兵甲士徒其步卒甲冑干楯之屬成書成

也禮謂治國之禮杜預氏云傳言楚之所以興凡音

必度音鐸國音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

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

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

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舟師役在二十四年

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往年楚子將

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

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

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寧子視君不如。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三十九

上

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哀也哉。與言求復國文子太叔儀也。詩小雅小弁篇。皇天也。言我求復國文子太叔儀也。其後蓋謂悼子必身受禍不得復其後也。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有終思其復。思其事之復行。書周書蔡仲之命。其辭與今文。

少異。公至。子產。九世。明年。寧喜納獻公。三十七年。獻公來。寧喜納。防氏。云。傳。大。叔。儀。之。言。及。後。遺。皆。不。與。說。三。言。說。解。住。實。反。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三十九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四十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

襄公九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入城郊。其五月。秦

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泚盟。秦伯車如晉。泚盟。成而不

結。自十四年。十三年。國會秦秦晉不平。至今始為

傳。為後年。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

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伋復歸

于衛。復歸于衛。未絕也。書。○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

偃。○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

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

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

行人子貢。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

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

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

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

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

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

賁道二國之言無私于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易其言所以不可交御當之而不畏也拂衣從之也而平公曰吾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謂國事非私也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師樂官職名即子野也卑力戰謂撫劍拂衣爭善各以所行為○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奴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奴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子鮮即毋弟譚復及國也以不免不免於禍也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

卷之四十五

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奴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鮮賢必欲使在閭不獲命以母命不獲辭也祭則寡人言已但欲守祭祀而已愚按甯喜所取信者子鮮也子鮮既知君之無信願復轉以公命許之異日者喜以專政殺而子鮮亦自以失信故去之孰非政由甯氏一言哉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閼出遠于卷反○杜克與氏曰十又從近閼出其全身遠害如此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色亦無寬言

猶夫人也若不巳灰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右宰穀教衛大夫前逐獻公今又欲執制故之言在二十年間之觀獻公可還與否淹恤也止其復國之謀多而能亡言子鮮為義多不過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灰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文子即林父嘉襄林父二子伯國即襄時孫氏父兄皆不在故二子乘弱攻之甯喜欲出奔故舍止于郊國人聞襄成故召甯喜子叔即衛侯則言子叔則無謠故也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杜預氏云繼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傳發之

卷之四十五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專祿以周旋言專據其祿邑出入與之周旋戮而祿入義可以退惟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愚按林父親逐其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寧專祿周旋已乎至左氏謂以是戮也則將謂逐君之罪輕於據邑也耶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此亦非所以責之○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杜預氏云本所納故發國納之例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領之而已竟衛竟之門也門又近于道故僅領之杜預氏云言衛驕心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

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

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

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

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

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讓責也

子即大叔儀文子有置君不如失其言故衛公聞

而然之焉縛馬待也并衛也養子曰牧養馬曰圍言

不能從君以奔也出謂獻公居謂公孫劉杜預氏云

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天音泰羣居宜及總息列

反○附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侵戚以林晉成

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

秦左傳詳訓義卷之四十五

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

愬于晉茅氏戚東鄙也殖綽齊勇士今來在衛蒯林

子反不之如從逐也國衛地雍鉏孫○附鄭伯賞入

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展為元帥故

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周王者四并為邑

禮遣人以物皆以輕先重後故以路與命服為邑之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不

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以

以兩為數也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宵見經

先賞謂六邑也子產位公當受二邑以公固予之故

去晉子產也○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

孫氏父展怨衛于晉故晉為○夏中行穆子來聘

召公也穆子即荀息召魯公為魯公為魯公為魯公

終盡力于孫氏致偏召諸侯謀討衛侯是平天下

而侯盡其若也則行逆施如此竟以此失諸侯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吳地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

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

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者子

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

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

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

楚人以皇頡歸城麇鄭邑皇頡鄭大夫戍守也穿封

武王子靈王也平之爭囚皇頡也正曲直也伯州

犁晉宗伯之子出奔在楚問于囚問是誰獲汝也君

子言與戌皆非細人也何不知易於別識也上高

卑也介大也下重也州犁畏王子故上下其手又

初稱其辭以道囚意故使而證王子圍獲已以頡獲

要也請賊也皇頡已解州犁意故云棄晉晉語戶結

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

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苦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

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

之重父鄭大夫亦為楚人所執請贖之歸也今正

放知其不獲所請若更其辭令曰拜君之勤勞故鄭

而後獲之杜預氏云傳稱子產辭令之善重賞謹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

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計衛以兩

所也禮卿不會公侯經不書趙武罪武會公侯以尊

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

也禮卿不會公侯經不書趙武罪武會公侯以尊

所也禮卿不會公侯經不書趙武罪武會公侯以尊

大小為序經書鄭先于宋以鄭依期而至不失所也

為臣計君而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

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遺

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惠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

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

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拜鄭君之不貳也二君如晉請辭獻公也嘉樂詩

拜鄭君之不貳也二君如晉請辭獻公也嘉樂詩

拜鄭君之不貳也二君如晉請辭獻公也嘉樂詩

晉君恩澤及諸侯也子展公孫舍之也緇衣詩鄭

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

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

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衛侯之罪自以林

侯國子賦轡之桑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

衛侯轡之桑矣遠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

其後人也子展儉而壹鄭穆公十一子于然于能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

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

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瘞美

而無寵方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也入宮名弃

而無寵方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也入宮名弃

而無寵方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也入宮名弃

而無寵方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也入宮名弃

而無寵方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也入宮名弃

而無寵方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也入宮名弃

而無寵方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也入宮名弃

而無寵方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也入宮名弃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四十五

人字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四十一 襄公

九

出曲以致自

也杜預氏

六箇十

并國殄瘁無

人之謂也

1. *Chlorophyll a* (Chl a) is the primary photosynthetic pigment in most plants and algae. It is a green pigment that absorbs light energy in the blue and red regions of the visible spectrum. Chl a is essential for the light-dependent reactions of photosynthesis, where it converts light energy into chemical energy in the form of ATP and NADPH.

經 127—164

并國殄瘁無

人之謂也

1. *Chlorophyll a* (Chl a) is the primary photosynthetic pigment in most plants and algae. It is a green pigment that absorbs light energy in the blue and red regions of the visible spectrum. Chl a is essential for the light-dependent reactions of photosynthesis, where it converts light energy into chemical energy in the form of ATP and NADPH.

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公也詩大雅瞻卬篇於燕辟寧也言國內善人容公則邦國盡皆因率引之以明刑濫及善人之禍夏書

今虞書大禹謨篇不經不用常法之言罪疑者與其殺非辜罪寧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引之以明寧僭

無濫懼失善人也詩高頌勝武篇封大也言成湯賞

不僭而刑不濫不致意情以自皇暇故為下國推命

賞不僭刑不濫然後可居天位也以明

古之治民者勸

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

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

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

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

秦在舊詩訓義

卷之四十五襄公

十

勸賞樂行賞也畏刑憚用刑也春夏生長故賞秋冬

肅殺故刑飫賢也酒食賜下無不厭足以加膳故也

不舉不舉盛饌也

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於四方

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楚多淫刑功賢害國以成不可治療之疾

子儀之亂此吾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晉人寅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統角之後

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鉦聲

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

之敗申息獲申麗在成八年此所公為晉謀以雍子

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

與之鄙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

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

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

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

歸楚失東夷子辛歿之則雍子之為也

是其曲直也鄙晉邑楚納宋魚石等於彭城在成十

八年靡角宋地反亦歸也簡擇惠閑也蓐食食於囊

車也次舍也焚次舍示必死也歸者則前老幼等行

使行也逸囚使聞之也晉圍彭城在襄元年東夷楚

東小國見楚弱而叛楚殺令尹子辛在

五年此雍子為晉謀以害楚者如此

子反與子靈

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

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

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

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也雍權同子反子靈爭夏姬在成二年邢晉邑也臣

通吳於晉在成七年巢駕棘州來俱楚邑子重子反

一歲七奔命故云罷此巫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

臣為晉謀以害楚者如此

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

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

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

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成之鄭叛吳

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苗賁皇之爲也

晉動于一時之勇不願後日之禍以厭足十二月乙

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

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南里鄭邑樂氏

地皆取於齊魯宋衛之邑此類皆宜見討而貪其地  
以刊晉國是晉之德不足以爲諸侯之盟主也請討  
之而以其地歸於諸侯晉梁大夫能無用  
師言有權謀能不用兵甲而治鳥餘之事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四十一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襄公十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

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通嗣君也傳稱向戌會十四國經

爲私屬皆不與會宋爲地主與盟不待序也杜預氏

云陳於晉會嘗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與

呼亂反○林克與氏曰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

相見於是始則南北二霸天下之大變也於漢梁而

哀定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衛殺其大夫

甯喜大夫見殺書名罪之也喜之殺雖以專政而弑

之罪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爲文杜預氏云

書在宋會○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侯既負甯喜之

下從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

盟于宋即夏會之大夫○李庶氏曰春秋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七年附春胥梁帶使諸魯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使鳥餘具車徒以受封鳥餘以其衆出使諸

侯僞效鳥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

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齊魯帶前年受命治鳥餘

各具車馬徒以受先所失之地周密也必以密

不方以受地爲名恐爲晉知而有備乃詐使四國

謂氏三傳言隨文于賢故云公雖失政而諸侯僞



國去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

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美服不稱必以惡終美

車何為季慶封字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

不知也相鼠詩鄭風篇義取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

而無儀不以何為慶封不敬叔孫為賦相鼠

為明年慶封來奔齊○衛

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

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

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

克皆成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成矣甯喜既納獻公

免餘衛大夫不及此言不得反國也與之言謂政出

甯氏祭則寡人之言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也公

孫無地公孫臣皆衛大夫公出亡時夏免餘復攻甯

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

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

受命矣乃行右宰穀石惡皆喜之黨出奔也行謂

掩斂俱去聲思按喜弑則可討也而斂因之以入

不可殺也雖然喜能用眾以弑則夫子鮮賢且善喜

也獻寧不自危乎此其所以殺喜也昔里克殺奚齊

而立夷吾夷吾殺之曰難為子若其意亦猶獻云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

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遂出奔晉

章明沮止也言孫林父逐君且死乃出奔而得生

喜納君有功乃被殺戮而少賞罰不明何以止惡而

國無刑孫林父子之刑鮮子鮮名使使甯喜納君也

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

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

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想乎吾不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盟河誓不還也託寄也木門晉地昭明也子鮮言已

若仕而不治其事則無功而食罪也若曲從于人以

為治則明已以欲仕而出無所自想喪喪服也禮聞

喪而追服謂之稅服獻公痛愍其弟特為此服故云

如獻公尋薨故云終身○范甯氏曰獻公背盟而殺

思於已者是惡而難親也轉懼禍將及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諱之去衛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

邑故故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

師公使為卿辭曰犬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

乃使文子為卿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此邑

上以位言贊佐○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

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

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

畜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

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

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

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

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向戌

賢稱無善二國之相故欲晉楚文諸侯之二  
為名高時雖知其不可而以其事美成後之諸侯  
也音災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

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介相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也周禮

司馬掌會同之事故置折俎舉謂記錄之時趙武叔  
向向成皆賢大夫以弭兵為事故會時文辭多美仲

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而傳述其意以為此享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

封陳湏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

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

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湏無陳文子也時趙

武命盈追已故云從楚令尹子木止陳故遣黑肱先  
至與晉大夫成盟載之言晉趙武亦不去遣向戌就

秦秦傳詳訓義卷之四十五四

於陳成楚之要言滕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

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

辱於敕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

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見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不能不能服而使之

也請齊請齊使朝楚也驛傳車也謂告也他國從晉

從楚之國杜預氏云經所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

以不書齊秦傳詳訓義反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魚

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清為軍晉楚各

慶其偏左師如陳而還子皙即黑肱趙子孟恐二國成言臨盟復轉故預盟以齊二子為軍不築

營壘示不相忌也晉在後衛之北伯風謂趙孟曰  
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伯風即

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

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

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

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楚人穿甲在

子利猶濟也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

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以何以及三大宰伯州犂也逞

秦秦傳詳訓義卷之四十五五

得快其志也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可安信公則三

者俱廢故不及三年必死社預氏云為明年于木故

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

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

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

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

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楚語也言不信之人無得生者捷勝也病猶患也楚

人食言尚不自以為患晉非食言者又何患焉借不

信也濟成也夫謂宋言晉因宋為弭兵而恃之以坐

致此病則宋宜為之致死且宋為地主雖倍楚猶不

能勝晉稱舉也庸猶功也晉獨為諸侯所信故云庸



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黍苗詩小雅

肅肅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以此趙孟于召伯也召伯諸侯之事故推其君而不放當子

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隰桑詩小雅篇義

如何其卒章云云手愛夫退不謂矣中心子大叔賦

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野有蔓草詩鄭風篇

顧今大叔喜於相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蟋蟀詩唐風篇義取無已太康戰思

而不淫也趙武以印段戒懼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

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桑

詩小雅篇義取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比趙孟有祿位

也交際際也教教慢也其卒章云彼交匪教萬福來

同故趙孟因以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父乎。

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

謂矣。鄭伯未有無良而伯有誣之驕然歌之于衆為

非也於年熟也杜預氏云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

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

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餘謂六

賦草蟲詩我心則降故云在上位不忘降段驕驕驕驕

詩好樂無荒故云樂而不荒安民與民同也指印段

言不淫不淫從其欲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

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向戌自以弭兵之謀不當則

求加賞故諱言免死之邑六十子罕曰：凡諸侯小國

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

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

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

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

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言伯有諸侯小

兵威為可畏是以其君民受而和順而國家賴以

安靖以聽大國之政此小國所以存也若無兵威則

驕縱而不慈和必將亂而不安靖以滅其國此小國

所以亡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兵居其一故不可去

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

乎。司城子罕也向戌謂我以罔功受賞有取亡君子

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

收之。向戌之謂乎。詩鄭風羔裘篇彼已之子猶言此

軍能主直道不阿向戌又逸詩云何以憂我而相規

規之言言順性天篇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

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

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

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

將殺之。偏春曰寡寡特也東郭姜公之字妻也

崇公之孫東郭姜公之字妻也

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也

告慶封曰夫子

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逞矣

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

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弃

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慶封

彼謂崔杼君謂齊莊公崔敗則慶

專權故云崔薄慶厚慶晉結反他日又告慶封曰

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他日成疆復告慶

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

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

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國人養馬

行恐賊家罪不止其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

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

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

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

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一如一家也堞短牆使與衆居短垣以守也

姜御癸爲崔子御也妻亦家故無所歸時開也開

先人之塚楚遠罷如晉泣盟晉侯享之將出賦

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

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卷之四十五

十一

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崔氏之亂

平貧而無資故僕賃於野爲齊莊公服餐人義之

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爲令尹執國政者皆其

公族少而慎事旋即誅厥所以強大累世而威權累

無下移固其君之強明也○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辰在申謂斗建指申

之九月半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夾助氏曰

言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三閏月不可得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二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襄公十一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杜預氏云前年夏失閏頃置而閏故此年正月建子

書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書名惡之○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特○冬齊慶封來

奔崔杼之黨書名惡之杜預氏云自○十有一月公

如楚經書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此。林虎氏曰

之衰○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

卒康王也杜預氏云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日誤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二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

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

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

民耗小饑何為梓慎魯大夫歲星也星紀在丑斗

是歲歲星應在星紀明年應在玄枵今已在玄枵過

行失次故致時有無冰之災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

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在北為玄武蛇象房亢氐房心

尾箕在東為蒼龍象歲星木失次出虛危下是為蛇

所乘龍在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為龍所乘龍在

故龍為宋鄭之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取名為枵

枵之為義耗也歲星過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

氣盡洩而宋鄭當歲星之分野故度二國必饑○

宋通中國不屬晉定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明  
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  
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  
忘也子其勸行我不與盟以宋盟釋齊秦也文子言  
陳其貢賦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當先順從其○衛  
志蓋欲齊朝者晉之志也重丘盟在二十五年○衛  
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  
守石氏之祀禮也惡之先碯有大功于國惡○邾悼  
公來朝時事也時時事於魯杜預氏云傳言宋○秋  
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  
敬蔡侯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  
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  
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己心將  
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  
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不免不免於禍日往日也過此  
改其所為也乃其心言不敬乃其中心不敬也淫  
言其通大于班之妻杜預氏云為二十年蔡大于班  
弑其父傳音往○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  
如楚也魯晉偶故告晉○錄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  
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  
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  
若謂鄭伯伯不朝而游吉往是以逮宋子大叔  
盟拒之駟傳車也問晉問鄭君惠來謂否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奔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憲法也吉子命也何與政令不得與楚之政令也而汝逞快也易去擊女音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願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弃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周易震下坤上復震下艮上言以陰柔居上進於復善之道所以凶也今楚欲得歸則以復其願而不脩其德其道已遠又無所歸是謂迷復而不復故知必凶若往當送其葬歲近也復卦上六有十年不克征之辭故云不幾十年也言不能憂恤諸侯而召之會盟也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歲奔其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幣周楚惡之裨竈鄭大夫祭容也楚子之次而受其害也楚子之次而受其害也○九月鄭游吉如晉告

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壇者土也為壇於所止處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外僕事次舍者草舍也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太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

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苟舍所草舍意罪戾有心而犯者過失無心而犯者昭也說解謂也請歸也時命謂大國朝會之命無昭謂言子孫當自強立國無如先世微弱聽命于人昭也○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當慶封子封政以付其子而以實物妻妾移居癸氏家易內交易妻妾也封雖與舍政有舊國之重故國之卿大夫皆就癸氏家朝封人辟崔氏難出奔者崔氏名之為賊故封使諸逃亡得賊名而出者以請告而悉反之國去癸氏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臣臣事之子之即舍辨別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故

而先後之公

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

盧蒲救女曰璧

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

鷺鷥也洎肉

公孫孫也也癸何謀使諸大夫怨慶氏故今滅

平仲平仲三

嬰之衆不足用也音林知無能謀也音林言弗效

春秋左傳註評則義

卷之五 五

車曰人各有

以事君非左之所能也子亭名佐東文

言本二日

不日可真乎也一植子文子之子無字

桓子所欲惟

此故文子稱其慎守

血於舍見血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

季卜之示之

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

1

\_\_\_\_\_

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然

歸許以母病爲辭見成兆而泣以見其誠彌慶封族  
子家即慶封嘗欲祭名齒可及猶及也周也夫故吾

愚智能識其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

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

舍姜知其父

剛愎自用乃譎以其謀告之而激之使

懷不敢言亦

不敢從父道也夫道也庶幾其無愧矣

且二一男德

卷之五  
六  
日。佳。女。道。送。口。人。麻。與。女。爲。口。慶。長。爲。二。

盧盧蒲癸王

何勃寢戈慶氏以其甲瑛公宮陟氏鮪

酒且觀優至

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

解其左肩，猶

援廟桶動於甕以殂壺投殺人而後死

廟在公宮之

內憂氏以其私環公言亦能變也優  
也京絳之也陳鮑使國爲排優以誘

國外因也

也。祖壺，皆祭器。舍雖多，祇能煖火。廟

**1. The following are the names of the persons who have been appointed to the various committee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1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三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襄公十二

經丁巳周景王元年二十有九年楚釐敖元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伋卒。無傳伋若旦反○閏

弑吳子餘祭穀梁傳云閹門者也不稱君閹不得君其君也卒側界反○仲孫羯

會賈荀嚴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居譟反。○汪克寬氏曰。齊桓恤杞而城緣陵。

事雖專而心則公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杞而城之以

大夫心既私而事亦情故春秋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 ○晉侯使

春秋左傳註訓義

士鞅來聘○杞子來盟亦非因朝之盟蓋晉之治杞

誠心故托子親來以要結之稱

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于同母者四季于弱而才

季子國子猶不愛也請無與子而與茅茅兄迭爲  
君而故國子皆曰諸故諸爲君者皆輕歿爲勇

飲食必親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諤也  
成餘祭也立餘祭也立夷昧也立夷昧也歾則國宜

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兩鬢墮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

而與爭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國宜  
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歟則我宜立者也僚

惡得爲君乎於是使鱗諂刺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  
不受曰爾試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弒也爾弒

吾兄言又復爾是父子兄弟相弑終身無已也去之  
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

殺爲仁○愚按經書吳子使札來聘公羊云吳始有

君有大夫賢季子讓國也。殷雲云吳稱子孫仲子  
季子故退之也。然書法無異于闢越。越百乞。所  
賢之之辭。劉瓛云云。札辭國而生。亂故去。公子以  
疑而胡壽辰因之。謂仲尼于季子望之深責之。尚也  
德若札者。述其累身獨善。豈不爲清修之士哉。特以  
責賊鬻臣人望所歸。國亂而不能定。君弑而不能討。  
徒知守節。竟發大倫。蓋所謂輕千乘之國而蹈道則  
死者。此春秋所以不與也。若其不稱公子。以未爲卿  
故而稱名。則大夫恒辭爾。矧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  
九年之後。仲尼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程端學氏云  
春秋卽此事而論此事之義未嘗因  
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斯言得之矣。  
獻公無○齊高止出奔北燕此經書北燕之姑  
如晉○冬仲孫羯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

也經書在楚解公所以不得親自朝正○愚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于此釋不朝正乎齊履謙

春秋左傳註評義  
卷之五十五 襄公  
二

必存君以示義是也 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

巨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枹殯先祓殯楚人

非禁既而悔之經魯欲使公親行之故公以爲急朝

叔謂公若使聖人先往拔除殲之凶邪而後行撻禮

弗音列列音列心懸安充是公行及冀聞楚塞欲還則康

王卒在八歲王崩公至當已殯矣遂所以衣尸既殯

是止公送并刻有之

于北郭人兆域故葬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

公及陳侯襲伯討男逆奔至于西門之外討傷之

夫皆至于墓楚夾券自位王子區爲令尹奠行

經 127—178

羽曰是謂不冝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鄭注

子能廢也子闡康王弟昌盛也松栢喻令尹草喻君言君弱臣強令尹必代其君昌盛之松栢之下其草必不長茂也杜預氏云○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為昭元年圍弒鄭叔起本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下使公治問聖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卡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

聞取卡方城楚山卡魯邑季氏乘公不在國取之以自益使其屬大夫公治問公起居以印信之昔追而與之言守卡者將叛既討而得之皆歸辭也致使致季氏之使命舍館也公治初不知至舍館發書始知

之使去聲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問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春秋左傳正義卷之四十五五月公至自楚祗適也公言季氏自欲得卡而欺我言叛適以見疏於我也故懼而不敢入國冕服解服玄冕也式微詩卿風篇義取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蓋勸公歸也強上聲

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必無以冕服飲非德賞也且

無使季氏葬我公治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見之就其家而見也其臣大夫家臣也非德賞言公為季氏而賞非以我有德也公治不義○附葬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其家亦不受其葬欲去聲○錄葬靈王靈王周王也不曾也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

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

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詩在楚子展為上卿中國故云有事於周年少官卑也詩小雅四乳篇鹽不堅固也啓曉也詩言王事不堅固故不得開暇而遠處今鄭之上卿皆謂子展方誰敢有安處其國者蓋固事晉楚亦謂子展王室之蕃屏也世王室之事無有曠失足矣亦何常法之有而必欲上卿往也杜預氏云傳言周襄王于晉楚鹽

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愚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祭統古舟手兵之諸君如謁如餘祭祭如僚往○附鄭子展卒莊輕以臨禍春秋所以書示戒也

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隣於善民之望

也子皮即罕虎代父為上卿時子皮在魯故以父命餽猶饋也六斛四斗曰鍾隣近也言近於善人民亦望君為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

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貨而不書於策施而不以為德也罕子皮氏樂子罕氏得國得事國政如猶勝也以宋升降降宋以為與與也○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治理其四衛其城也知音智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

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

春秋左傳正義卷之四十五也子皮即罕虎代父為上卿時子皮在魯故以父命餽猶饋也六斛四斗曰鍾隣近也言近於善人民亦望君為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

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

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貨而不書於策施而不以為德也罕子皮氏樂子罕

氏得國得事國政如猶勝也以宋升降降宋以為與與也○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治理其四衛其城也知音智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



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奔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

奔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奔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不鄰事也伯

春秋左傳評林卷之四十五

五

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

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

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

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

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

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所以土地廣大武公獻穀公即東夷行夷禮也何

有何必盡歸杞也朝晉朝不絕書書魯朝聘不絕

也府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賦也毋寧寧也老

也女齊自謂言先君有知當怪夫人所為何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杜預氏云賤其用

馬女叔侯來治杞田非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

穆子曰子其不得成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

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

堪之禍必及子不得成不以壽終也擇人決擇賢否

也杜預氏云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

堪之禍必及子不得成不以壽終也擇人決擇賢否

堪之禍必及子不得成不以壽終也擇人決擇賢否

堪之禍必及子不得成不以壽終也擇人決擇賢否

堪之禍必及子不得成不以壽終也擇人決擇賢否

堪之禍必及子不得成不以壽終也擇人決擇賢否

堪之禍必及子不得成不以壽終也擇人決擇賢否

堪之禍必及子不得成不以壽終也擇人決擇賢否

堪之禍必及子不得成不以壽終也擇人決擇賢否

春秋左傳評林卷之四十五

六

同公戚之更以封弟康叔於衛故三原盡夜康叔之  
化淵溪也六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國武公康叔九世  
孫之公德化溪遠難遺懿公戚公民猶秉義不至于  
困所遺宣然也班言背離音肅朱申氏曰三國之  
詩皆銜詩也而必別而三之者豈非以疆土不同故  
音調亦從而異歟然不可考爲之歌王

其詩下登于雅謂之王不言周者天命未改尚尊之也宗周險滅故民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泱泱大之貌大風大國之風  
表式也大公之德足爲東海表式其爲之歌詠曰美  
國或將復興也速音央大大公音泰

七

遙蓋周公遭變居東之時爲此詩也。亟被貧及樂音洛。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而有中夏之聲夏有大之義以西戎而有夏聲故爲  
大之至蓋襄公佐平王東遷而盡取西周之地故其

德輔此則明主也風風中庸之聲婉委曲猶言細處也險阻難也杜氏以爲險之誤非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不謂晉者仍始封號也

詩小異焉魏唐陳鄧蓋周大師樂歌之序如此大天秦西夷之國猶未離其類焉秦苟大則中國之患也聖人于是有憂焉故退之若為之歌小雅曰美哉夫幽之殿則王通氏已論之矣

民焉雅者正樂之歌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衰  
德尚小之時以其時有殷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  
王之遺俗故使周之德未大

聲委曲而方正。爲之歌。頌曰。至美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b. 1.

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

也復反覆而行也不厭不爲人所厭薄也不愁知命

守以重也不流制以義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風八

哉猶有憾則動其容而以出隨之窈舞者所飲之竿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諸之也晉人善高豎改邑有禮○附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

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

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

大夫盟於伯有氏○得使黑世行世爲人禪諶曰

是盟也其與幾何○禪諶鄭大夫幾何詩曰君子履盟

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

能紓○詩小雅巧言篇言屢盟則無信此然明曰政將

焉往禪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

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

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

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然明鄭大夫焉辟子

以子產代之不可辟也等等級位職位班班次言鄭

國者今人不論其等則子產一班當知政也若必擇

善而舉之則子產之德爲世所高也况天又爲之驅

除伯有使喪其精神自取滅亡乎伯有既死子西亦

卒雖欲辟子產不可得也○天定也得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四十三

十一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三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四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十三

經三十一年○衛襄公吳子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

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

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伯姬上公羊傳無宋字穀梁傳

也○天王殺其弟佖夫子景王弟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叔弓叔老之子共姬爲

鄭會葬所○鄭良霄出奔許良霄嗜酒荒

以書之○鄭良霄出奔許良霄嗜酒荒

鄭惡人故經不書復入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

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杜預氏云

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會未有言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放

卽位故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

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焉

不告○時王于國爲楚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

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蕩卽薳罷穆叔言

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蕩卽薳罷穆叔言

若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蕩卽薳罷穆叔言

問○附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

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子產言禍亂方興成生未可期吾得見與不得見乃在今歲也駟氏子晉也良氏伯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

伯有侈而慢于哲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前年鄭大夫已和兩家而既和復恨也積惡中心終相怨恨也杜預氏云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好去聲○附二月癸

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

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食稿之也輿輿也城杞在前年尚未畢工老人無子故受役而

義左傳註訓義卷之甲畢公  
與食有與同食者疑此老之年使自言之老人自始生至今凡得甲子四百四十五季末也凡甲子一周六十日其末甲子至今日癸未止二十日

故云三之一食音似長上聲與於音預 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

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廕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吏不曉歷數故

問諸朝魯文十一年乙巳歲惠伯會卻缺謀諸侯之從於楚者老人以此年生也莊叔叔孫得臣也僑如應豹皆所獲長狄之名得臣有豹子待事而為之名

定四年會宣伯曰僑如穆子有豹子獨廕無聞自乙巳至今年戊午有年七十四年而日七十三者蓋史趙

計其全數而不清七十四年也廕虛鬼反 趙名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史官趙名畫在上二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下猶置也如往也下亥上二畫往置身傍二畫為二萬二六

為六千六百六旬此是老人初生至今之日數也亥書以算法故假之以為言而下如二字亦用義之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之子凡一甲子為六十日總之合有二萬六千六百日其末之甲子止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日此說上文亥字之日趙孟問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

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趙武問其縣大夫則此老人乃其所分掌絳縣人也由用也尋在泥塗謂受版築之役復陶主晉君衣服之官周禮縣師掌地域辨其

夫家人民輿尉輿人之尉廢之以其役孤老也於是曾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嬖

義左傳註訓義卷之甲畢公  
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

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媮薄也伯瑕士文伯也度待洛反女音汝○附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

已也鄭良方爭故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終子產有子禍

祀之會以悼夫人故澶淵之會以宋災故二者謂非恤小故也之舉則不可然蔡景侯弑君其禍寧不大於此者而晉不之問何居蓋蔡景侯久晉以為討則懼

有爭祭之嫌再啓兵端以故卒弑兵之小信而忌懼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

子產盟單是謂張者也○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

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傳季周靈王弟括除服入朝而數怨戴公于名聞也願大知此志必欲有此大權告王預除之感憂感也願大知此志必欲有此大權告王預除之感憂感也皆心不在故言動失常如此聖音善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薦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輦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靈王崩在二十八年僖括果為亂故欲立佞夫佞夫弗與謀故弗知焉周邑成愆為邑大夫平時周邑尹言多以下周五大夫以括欲立佞夫故殺之殺即王子瑕與廖皆括黨經不書括廖也罪在王以佞夫不知故杜預氏云經書在宋災下從赴○愚按天子得專殺故春秋無天王殺大夫文使夫實不知謀而

卷之四

四

景王殺之失親親之道故○或叫于宋大廟曰諸諸書王殺以罪之特筆也

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諸諸出或伯姬使之出也亳社殷社也殷宋之祖故鳴其社或叫甲午宋火災宋與鳥鳴皆大妖也○音泰謹音信

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也伯姬遇火待女師不至不下堂故卒為火所焚而女師之舍失火

九年歸宋時年益六十夫穀梁傳云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不在

宵不下堂遂遠乎音茂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

婦義事也共姬即伯姬義從宜也共姬知女道而不

者從宜碎火可也○愚按易云恒其德貞婦人吉貞也者婦女一也伯姬貞德守成不違公羊謂其婦道

盡矣而左氏譏其不婦○錄六月鄭子產如陳洫盟婦豈異於女乎過矣

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

郭特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

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二十三年鄭人東自是陳于鄭故陳亡國不可

與不可與結好也繕治也植立介國也十年成敗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鄭

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

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

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

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伯有為公室空谷即窟室布路分散也既而朝伯有朝

鄭君也駟氏子皙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

之族雍梁鄭地

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

伯有汰侈故不免子皮即罕虎仲虺湯左相志書也

而國于晉之存方為國家利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

孫段三家本同母兄弟故駟氏之黨盛伯有孤獨無

黨而不自汰侈故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

不危於禍音泰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

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救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

吾所或人謂子產當就子皙之直助罕駟豐之彊以

而殞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

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



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  
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  
外蓋伯有之黨必得罪于三家故不與大夫之謀而  
出奔即段義子產故從之出入與夫子俱謂子產  
子石即段大宮獨斷師之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  
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  
晨自墓門之漬入因馬師諷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  
駟帶率國人以伐之與我不伐我也墓門鄭城門馬  
師諷子羽孫為馬師官介甲也  
用襄庫之兵甲駟帶子西之子皆召子產子產曰兄  
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歟於羊肆子產櫟之枕  
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

春秋左傳評義 卷之四 襄公

六

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  
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駟氏伯有皆召子產助已子  
飲葬伯有此子產所謂成吾所也羊肆市於是游吉  
列也斗城鄭地子皮以歛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  
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  
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舂入盟  
大夫已已復歸游吉子大叔也介副使也酸棗在陳  
音至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  
故終不書鄭大夫○張洽氏三良霄之出小孫黑蓋  
有罪焉春秋舍黑專攻之罪而罪良霄焉何也伯有  
之所為有喪公之道雖微公孫黑者春秋所  
公而又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害其國此春秋所以  
正名以討於子蟻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  
誠之辭也

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  
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  
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亾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  
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成子蟻即公孫黑蓋  
時事會事會葬事也子羽即公孫揮秀害苗之草揮  
以喻伯有門其秀猶在伯有多年宜亾也歲星  
也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降婁奎婁也歲星時在降  
婁之度降婁星中而天降婁奎婁也歲星時在降  
星一周之期而歲星至期不及此降婁之次至伯  
有之亾也適一周而歲星至期不及此降婁之次  
姬訾當室東壁也蓋二十八歲星在玄枵今三  
十年在淵室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越一年方及降  
婁果如降婁不及此次之言僕展鄭大羽頡出奔晉  
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

春秋左傳評義 卷之四 襄公

七

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  
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羽頡即馬師諷介晉邑雞  
楚在二年羽頡進伐鄭之說於趙文子文子以宋  
盟弭兵之故不肯背盟伐鄭鉏子罕之子代羽頡○  
錄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  
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  
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  
絕民之主去身之偏文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  
焉何以得免為掩二十五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宇子尹  
言楚之不祥無大於此趙文子三為鄭○為宋災故  
十三年楚殺靈王傳為干姜及趙文子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

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諒歸宋歸其災愚也佗北宮結之子無歸于宋言不歸其災也其人謂諸大夫名○劉敞氏曰左氏云歸其災不書其人非也失信者如清丘之盟直契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患失信而不書也○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不信謂失其歸財之信寵謂族也言族與名皆棄不書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篇言文王以信而昭格于上帝又逸詩篇淑善載成也止容止也偽不信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

卷之四十四 襄公

八

之也。諸侯不歸宋財諸國大夫宜貶稱人乃向戌亦以釋諸大夫之不書此云宋災故尤之以示例。愚之并貶也君親有隱故經不書魯大夫以示例。○愚按前此晉於隣國之災不之恤而獨諒宋災者以宋昃弭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則遣一使往恤焉足美例至大合十二國之大夫以謀之又卒無歸于宋豈不過乎蓋霸業自此而衰矣○附鄭  
 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  
 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  
 事大國乃寬。伯有外子皮爲政以子產賢故讓之爲猶治也國小偏近大國則難供其求族大寵多則難行其改故子產以爲不可治虎子反名無小言在政治也乃寬爲大國所恤也  
 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  
 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

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言鄭大夫當共愛國事要猶責也子產言人不能無欲伯玉欲得邑我欲成國事彼其皆得其所欲以從國家之事而責其成功是專之成在我不在伯玉也何愛一邑且邑固在國也人百索要平聲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若四國何恐爲四國所議也子產言所以與邑者非與衆心相違乃欲相從爲和順爾尤罪也鄭書鄭史書言欲安定其國家必先和其大族所以我先安大族以待其歸而要其成愚按爲國以禮其矣不服加以賂則鄭國稱小而族大寵多猶公不足之輩擲然有要其上之心而相則以求賂焉將焉取以給之其何安定之有然則子產不知爲政孰是又不然鄭國大臣不和久矣子產以子皮之讓一旦秉國之柄設非相從以說其心其誰帖然而順今者泊乎遂成而以大人之忠儉者與之秦侈

卷之四十四襄公

九

者釐之子產豈直賂之云乎哉故必有子產之志則可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歿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命策命也請命伯石請大史更命已也子產以伯石三辭卿位務爲虛飾畏其作亂故使次已位以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子產使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等級公卿大夫無人不各有服色采田各限以封疆及溝洫廬舍井田各以五人爲伍伍之相保大夫之忠於國而儉於家者從而助之其驕泰而侈多者因而罪之宣子或作大夫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于皮止之而

逐豐卷晉卷奔晉子產誦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其  
田里及其入焉豐卷公孫段子田獵也鮮野獸也子產言惟國君之祭得野獸之謂若衆臣之祭但取足於芻豢而已子張即豐卷殺名從其欲攻子產也請請不沒子官入田里所收入  
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  
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輿衆也褚衣之素並時爲衣冠之備喻者而燕之子產使廬井有伍故取田疇之兼井者而伍之與助也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歎誰其嗣之子產謂續也杜預氏云傳言鄭所以與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五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十四

經三十有一年秦靈侯元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

公薨于楚宮楚宮別宮也杜預氏云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

月癸巳子野卒○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

會葬此經書諸侯來會葬之始○家鉉翁氏曰魯君未嘗會入子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

君密州杜預氏云不書弑者名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附錄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五

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

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

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

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

哉會禮滿會也偷可且也諄諄詳熟也韓子韓起也趙孟也季孫季武子也當預與結好樹之善類何者

趙有君子之德而爲人柔弱者將失其政權若不相與立善便早爲魯所困他日魯不堪魯後欲政事齊楚未必不可恃

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

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

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甚言我言以趙孟語偷而孝伯又言朝不及夕是其偷又過

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

言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示

能圖諸侯晉不堪晉求讓惠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文二卒在昭元年修大夫大夫大夫之家宣子即韓起

如齊子尾害間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

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間丘嬰以說于我師工

僕灑消龜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為已害欲以計殺之陽州魯地我謂魯也我魯以師

往問齊何故見伐于尾遂歸罪於嬰殺之以解說于

魯師曰伐魯者嬰所為也四子嬰之黨故出奔杜預

氏云為昭十年蔡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說如字復

音妻麗音酒道音青○愚按樂高既城崔慶不能以

德禮定其國家而乃任情多殺自弱其宗皆所以啓

春秋左傳評義卷之四十五

田氏之強而○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官若不復適楚必死

是官也○公朝楚好其官微而作之以為名大誓所云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以與御人

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御人魯人魯人

孫不得志于魯○李燕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

其初立外則晉悼之霸方務睦睦睦睦睦睦睦睦

艾仲孫度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季孫行

地重而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

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窮而南面而朝

於楚雖晉霸之失使然○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

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言也于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公薨而于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野氏家毀廢以致城性而亦卒與此襄公薨而于

卷之四十五

四

春秋左傳註疏

主

27 -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朝晉之楚得○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莒子密州之號既立立為世子也去疾母齊女故云齊出展與母吳女故云吳出杜預氏云為明年展與奔吳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密州之號既立立為世子也去疾母齊女故云齊出展與母吳女故云吳出杜預氏云為明年展與奔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成七年適吳為立乎巢隕諸樊閼戔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延陵季子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不立季札不立為君也二王之命言諸樊戴吳之月址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文子址

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廷往也葉林鄭邑以勞辭言用郊勞之辭入聘報印段也客文子也廷音莊去聲下同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有禮則不得罪於大國故免其討詩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址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亦子產為有禮之言美貌美秀才秀文有文彩為所欲為也族姓以同異言班位以高下言貴賤以人文言能靜而才力言皆能辨而別之野郊外邑城內裨諶喜靜而惡譏故能謀事於野而不得謀於邑子產順其偏而用之不遺善也乘與之○錄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鄉校鄉之學校。子產初放。未始有游之。早見曰。朝暮見曰夕。故云朝夕。退思吾盡忠。爲善也。猶猶止也。道通也。不如小小。通之。使不止。塞也。不如姑習。鄧校使我常聞諺言。以爲已藥石也。朝直達反。惡如字。通音導。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吾子謂子產。小人然明自謂實不才。即毀鄉校之說。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至是。方十歲。蓋長而後聞之。○附錄。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少謂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愚謹善也。夫謂尹何往而學往治邑而學爲政也。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夫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獲。獲也。言文藝。鄭國之政而致。敗。譬如棟折榱崩。我屋下將爲其所壓也。又辟如子有美錦。必不使不能裁者。學裁之。今天夫大官也。

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  
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  
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  
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  
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言則象以威儀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言則象以威儀  
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  
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  
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  
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  
儀也周書泰誓篇懷思念也有愛意詩大雅皇矣篇名文王伐崇三句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乃降遂臣于周總承上文言文王有威儀所以畏愛則象能有國如此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  
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此詩言威儀度則法言法也言言之可象身可度也可樂聲為律也有文成文可觀也言言威儀可達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五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六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昭公一

經外傳襄公二十五年出奔在申周景元年陳襄公二十八年紀文公九年宋景公七年秦孝公三十六年楚昭公四年衛襄公三年秦靈侯二年鄭簡公二十五年吳子夷昧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  
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  
虎許人曹人于號招陳侯母弟號鄭邑劉氏云楚楚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如宋盟三月取鄆鄆音運夏秦伯之弟鍼  
出奔晉其六月丁巳邾子華卒傳無晉荀吳帥  
師敗狄于大鹵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天音泰國音魯秋莒去  
疾自齊入于莒去疾未立而書莒去疾與齊小白同見當有莒之辭國逆而立之曰人程莒展與出奔吳展與  
卒傳九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  
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  
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楚將為義之會故公子圍聘于鄭伍舉與也

合國也入館時客舍也鄭人知楚懷詩故惡之外  
也也以便其以兵入逆婦也子產恐其因而襲鄭故  
去聲使子羽辭曰以救邑偏小不足以容從者請  
墾聽命請於城外陰地為墾以墾楚之聲令尹命大  
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賜寡大夫圍調圍將使豐氏撫  
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  
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  
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茂以復  
矣唯大夫圖之令尹公子圍君鄭君豐氏公孫段之  
氏謂其女也而女也莊王圖之祖共  
王圍之父蒙欺也老大臣也言我先君而來今不  
得成禮于廟是使圍欺其先君也圍辱先君之命必  
將黜退是將不得為楚君之大臣子羽曰小國無罪  
也復歸其國也大音泰共音恭子羽曰小國無罪  
秦在傳詳則秦秦之甲不取公

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  
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  
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  
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  
罷民無謗譏諸侯無怨天無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  
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午和  
得志謂先軟盟戒警備也如宋如宋盟之得志也宋  
之盟于木為令尹許謂襄甲駕陵駕也九甚重再也  
襄二十五年趙武始為政至今凡七年再合諸侯謂  
襄二十七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謂  
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號也服  
齊狄謂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寧東夏謂齊狄  
既服東方諸侯皆安也平秦亂謂襄二十六年秦晉  
為成城淳于謂襄二十九年城杞淳于頓勞頓也罷  
秦在傳詳則秦秦之甲不取公

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訖  
之書書求之盟書楚恐晉人平先歛血故但以三月  
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  
矣君哉鄰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  
前不亦可乎服君服也離陳也衛衛南也二人執戈  
陳于前以自衛也君哉服衛南也二人執戈  
國君行前二執戈者在而于圍用之又緝蒲為王  
殿是身法以自殊異子家蔡公孫歸生也言圍既造  
名前亦無所怪也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  
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  
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  
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  
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  
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國子國弱也愍憂也代二子愍  
子哲也公子招哀公年也言事以能憂而成則樂  
齊子即齊惠言苟先知而為之備雖有憂患無所損  
害也令令共共承言小國共承大國之命不知其  
也小旻詩小雅篇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  
敬小人乎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議退會子羽

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  
救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  
免乎國了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  
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  
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  
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彼切也叔孫絞于圍  
無所不有故云簡共事大國故云禮字愛也不犯  
古人所以自愛敬子謂子皮持其兩端無所取與  
也保世保全世祿也大誓周書篇名開闢也物類也  
謂齊言以知禍福之類也其後八年陳招殺大子國  
患聖音音大音奉○季武子伐莒取郕莒人告于會  
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

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涇  
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桓子即樂王鮒相佐也為請  
以帶為辭梁其涇叔孫家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  
臣當猶護也相為俱去聲臣當猶護也相為俱去聲  
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  
墻以菽惡也牆之隙壤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  
焉雖然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  
其褊矣言我若納貨而免罪諸侯必更伐我國是我  
答在牆我將以衛社稷而乃備之是吾罪又甚于牆  
也雖然季孫之伐莒魯有何罪而使受問乎且叔孫

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忌外貞也謀主三者  
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前謂以出主者其意不遠  
以貨免主也趙孟下問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  
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  
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  
患焉不情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  
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  
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執事謂叔孫豹敬命不敢  
國也汚穢辱也靖安靖也安靖其能則衆心歸附于  
謂公子圍赦有罪謂不伐魯賢賢謂叔孫豹視遠如  
邇言歸楚也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霸之令  
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  
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姁  
邛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  
壹乎疆場謂如邠邑之類一彼一此言或歸于魯或  
也表旗表識以別之也制令使不得相侵也壹說一  
也三苗蠻貊放三危者觀扈夏二叛國今山東觀城  
有觀國陝西鄜州有扈國史記齊以月邑戰于耳之  
野觀無所考姚也二叛國今山東直隸州事  
不可考也徐奄周二叛國書序王伐徐奄徐徐奄  
即淮夷之徐奄也押更也

趙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  
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彙楚之執事豈其  
顧盟呂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魯  
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元也去煩  
有善莫不兢勸于其圖之大謂魯欲滅公小謂彼此  
治也吳濮二國皆楚之盟言二國事有過楚必伐之  
宜使顧盟其之盟不治其過千勿與知不必與言無  
煩不煩往討元樂也去煩去煩細固請諸楚楚人許  
之乃免叔孫其殺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  
賦小宛之二章大謂詩大雅篇首章取其明明在下  
惟篇二章取其各慎爾儀赫在在上所以自光大也小宛詩小  
天命不又所以戒令尹也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  
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今尹彊其可哉雖可不  
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  
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  
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儒矣諸侯將往若獲諸  
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  
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何如問能成否  
習而安也言以臣之彊勝君之弱其心自以爲安是  
彊而不義也詩小雅正月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王后幽王惑之而行不義遂至城亡蓋所謂彊不義  
也儒弱滋益克勝也道常道也言令尹以彊取國是  
身爲不義也令尹自見其不義而勝必以爲道之當  
然凡事皆以淫亂爲道民必不堪不能久有國也已  
杜預氏云爲十三○附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

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執趙孟大夫會而歸故入于鄭戒其享期也禮終受所  
也又何不取告之告以趙孟所戒詩穆叔曰夫人之所欲  
享具五獻之簋豆于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  
于冢宰夫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聘禮卿聘  
請請賦執也冢宰謂子皮客上賓也既以一獻成  
云王草有禮焉宴有折趙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  
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

春秋左傳註評卷之四十六昭公

八

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  
曰吾兄弟比以安左也可使無吠鵲巢詩召南篇義  
也又何不取告之告以趙孟所戒詩穆叔曰夫人之所欲  
享具五獻之簋豆于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  
于冢宰夫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聘禮卿聘  
請請賦執也冢宰謂子皮客上賓也既以一獻成  
云王草有禮焉宴有折趙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  
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

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  
并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孟亦遠績禹  
功而大庇民乎趙孟通由禹故景王使勞之定公劉  
曲孟為內河而思禹功故美之并冕皆冠也端  
身所自大也績績累功也勞去聲音類對曰老夫  
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言微苟免目前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  
不能念其久也

春秋左傳註評卷之四十六昭公

九

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  
從又何以年八十曰耄耄亂也言人年老當有智而  
故神人皆棄不復年不復見明年也杜預氏云為此  
冬趙孟卒起本知音智○陸榮氏曰老而志遠長則  
語益急倫斯固中人者之恒態矣若夫年之短長詎  
可以是非之乎曰神怒民叛隨武之罪亦不及是  
○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叔  
自號會歸不出見季孫恨其伐甚曾天謂曾阜曰旦  
使已幾夜殺也曾天季孫家臣  
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  
內焉用之魯叔孫家臣忍外謂叔孫欲  
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產而惡嗾乎阜謂叔  
孫曰可以出矣數月於外謂叔孫一旦於是謂季孫



以季孫寅於叔叔孫指檻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國正也指柱以喻魯有季孫則○附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徐吾犯大夫楚與黑皆穆公孫禽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言鄭國之政令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大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女妾擇自擇也于南即公孫楚布幣陳其聘禮也于皙即公孫黑超乘登車也射御乃丈夫事故云夫也一說以先聘已故子皙怒既而棄甲以見子南欲殺之為夫乘去聲子皙怒既而棄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衡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考直也子南用戈于直也故云直鈞幼年賤官賤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而歸罪于楚者如字而子南逐之直亦不在子皙也惡得謂之直鈞耶且子產當國而惟犯所與國政安在犯為之兄而惟女所釋家政安在異日者子皙驕恣遂謀作亂斯實落之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

而不知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也也也也也也五月庚辰鄭放游楚于吳即公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將行子南也密訪也大叔游楚之兄弟亢蔽也彼謂于南言逐子南乃楚之政令非一已之私讐也上蔡字放也昔周公攝政三叔流言周公乃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杜預氏云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太音泰難去聲上蔡○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造晉其車千乘后子即公子鍼秦桓寵如兩君於景公之世選數也思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公羊傳云有千乘之國不能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造舟于一舍用車八乘為八反之備雍秦鄭絳晉鄭相去千里用車八乘以備九獻禮每一獻酒有幣車以贈之始自商其一以馬為獻禮八獻各以次歸載幣相授去而後還終燕事九八度反也千里用車八百乘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云千乘也季本氏曰竊謂此語皆浮夸也后子尚末為卿雖富安得處有千乘且人臣見逐於君雖未竊實懼有追有自難反終入反歸取酬幣者哉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

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司馬氏見言以機之居王言言以直多故坐罪能奔女叔齊即司馬氏之言也言必能改過自新也贊助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易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公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言歸何時歸也文絕也有與立助言天命也鮮少稔年也鮮不五稔言趙孟視陰無道反獲天助將待之而驕其必速也趙孟視陰

秦在傳註測義

卷之四十六

十三

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既歲而惕，日其與幾何？日景也趙孟意朝夕不相及言人難保朝夕也說歲惕日言偷安歲日不為社稷生靈長久計幾何言不能久趙孟果於此歲終遂於○附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金匠逆如字。錄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宰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隧。游楚即于南闔門道六卿又私為盟杜預氏云實之者為公孫黑強與明年子產數子皆罪稱薰隧盟起本。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同於六卿伊書七子子產懼其強。故弗討。○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穆子即荀吳無終山戎大原即將大鹵今為山東大縣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徒步阨險也周禮十人平地步利險阻故言彼步我車所遇又險將何以勝若不兩車更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則步卒多戰必勝即遇險道則步步利又無不勝前此車步參用未有皆用卒者今自我創始乃先自毀其車爲步陳乘車者車三人五車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因斬主將之嬖人違命者以徇布置五陳以相離於前爲兩於後爲伍右角爲專左角爲參前拒爲偏皆臨時所定之名即所謂五陳也狄人笑其失常猶未陳爲晉人所迫大敗薄迫也杜預氏云傳言荀吳能用善謀其音恭陳音陣○莒展

秦在傳註測義

卷之四十六

十三

興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展與立於襄三十一春秋錄秩齊逆例書入展與○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秋今出故奔吳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戚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儀靡古二邑音茂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奔人也，夫人可弃乎？詩曰：無兢惟人，善矣。即展與奔人謂奪羣公子秩詩周頌烈文篇疏強也言惟得人則國家強○愚按展與與秋君者也其不得立以此而區區歸咎於奔人豈奔人之惡浮於秋君也耶籍令展與但勿奔人以終其不義之身將遂可以爲善乎○附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

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晉書地理志云二神名崇神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

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

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

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

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

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

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

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高辛氏帝嚳也曠林

不善其所爲也商丘宋地辰大星也主辰謂主祀辰

星商之先祖相上封於商丘因閼伯之故國故大火

春秋左傳註訓義卷之四十六

爲商國之星大夏晉地參水星也主參謂主祀參星

堯之子孫若劉累等襲封於大夏者因實沈之故國

自唐虞歷夏商世爲諸侯季世即唐末世其末君曰

叔虞周武王之後邑姜所生齊大公之女也震懷娠

也上帝降以唐人所封大夏與之故取唐君之名以

名大叔既見于夢又徵于手於是遂命大叔曰虞及

成王滅唐商傳國之唐而封叔虞于唐是爲晉之始

祖晉是也地屬參故參爲晉主星觀此源流則知實

沈是晉地主祀參星之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

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

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如尊黃實守其祀今

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金天氏

高辛也玄冥水官師長也業其官能業昧之職也宣

沈洮也汾洮二水障隄防也其祭祀今晉主有汾川

之祀并敬四國觀此源流則知臺駘是主汾川等祀

之神也晉書地理志云二神名崇神

之痛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

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

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身言不能降禍於

君身以生疾病也山川之神謂若臺駘爲汾神之類

水旱厲疫在地之災山川帶地故有災則祭之日月

星辰之神謂若實沈爲參神之類雪霜風雨天之

氣所降日月麗天故有不時則祭之臺音誅

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

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宣

也壅謂氣止而不行閉謂氣聚而不通秋謂氣集而

不散底謂氣滯而不快露謂氣滯也爽明也茲此也言

養氣在傳註訓義卷之四十六

君子於一日之中分爲四時各治其事旦氣清明人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四十六

十六

王侯將相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四十六

十一

而無改焉

恤社稷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主謂趙孟也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

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

之蠱三三皆同物也

三三謂三陽三陰也

厚其禮而歸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犇櫟鄭人懼

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

鄭何患焉

黑肱王子圍弟子也

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

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繼而弑之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官廐尹子

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教

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伍舉時奉使在鄭故

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伍舉時奉使在鄭故

伍舉時奉使在鄭故

伍舉時奉使在鄭故

王殺之因自亡是實然也然春秋則書卒矣又虞子

夏傳靈士度與令尹圍本是人而却放之卒實以

疾是非然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弑是也則趙孟之弑君乎或曰以稱弑者疑之或曰以廢

晉既烝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  
溫孟子適南陽之溫邑將會烝其曾  
家溫邑杜預云甲辰十一月朔晉既烝趙孟其  
復傳趙孟卒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復還也趙  
孟氏辭之杜預氏云傳言大夫禮諸侯畏而平之

春秋左傳註疏

卷之四十六

二十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七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二

經二年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

晉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稱國以殺○冬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

也宣子即韓起昭公即位起又代趙武為政故來聘

為政欲致諸侯故云禮○季本氏曰韓起代武

易同而德又不足人卒不免於示威乎丘爾觀

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上下經之

之記之策書二書章文王周公之德與制故云周禮盡

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

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

卒章詩大雅篇卒章義取文王有先後奔走附

相親也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相補合也節

以畜萬邦言晉德可以畜萬邦也既享宴于季氏有

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

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召公

其樹召公之樹故武子賦甘棠以宣子凡召



公明已奇歎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

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

天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納幣為平公

納幣為平公天子雅子不臣以其志氣充將有無君心也雅子

雅子是之君子子謂韓起知之其言不妄也杜預氏云

為十年齊納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

淇澳宣子賦木瓜淇澳詩衛風篇美武公也言宣子

淇澳詩衛風篇美武公也言宣子賦有武公之德木瓜亦詩衛風篇義

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須韓起

須韓起女逆少姜也以其齊女謂陳無字非卿執諸中都少

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

作晉侯欲使齊以逆夫人禮送少姜故以無字非卿

晉侯欲使齊以逆夫人禮送少姜故以無字非卿也晉侯欲使齊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若晉以少

晉侯欲使齊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若晉以少姜為夫人當以上卿逆則齊亦以上卿送今齊畏晉

晉侯欲使齊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若晉以少之威猶有所更易其禮故晉以公族大夫韓須逆而

晉侯欲使齊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若晉以少晉以上大夫無字送之是以致此執辱之亂少姜蓋

晉侯欲使齊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若晉以少反其辭以○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晉

此春韓宣子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

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聘禮賓至

聘禮賓至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館

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忠

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夫子近德矣器物宗主也兩言國君使之不忠國也

器物宗主也兩言國君使之不忠國也詩大雅民之方萬夫子謂○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

器物宗主也兩言國君使之不忠國也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

器物宗主也兩言國君使之不忠國也之游氏大夫叔族前年黑為游氏所傷故欲害其族而

器物宗主也兩言國君使之不忠國也伯有之亂以鄰國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

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友罪三何以堪之

不速成大刑將至遠驛驛也以車曰傳以馬曰遠子

遠驛驛也以車曰傳以馬曰遠子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汝罪而汝也爭室謂子晉子

遠驛驛也以車曰傳以馬曰遠子史書七于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

遠驛驛也以車曰傳以馬曰遠子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友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

遠驛驛也以車曰傳以馬曰遠子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言已傷重不久將死天已

言已傷重不久將死天已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

速成司寇將至子晉之妻子產之妻也七月

子晉之妻子產之妻也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謂其罪

謂其罪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仇儷

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晉失溺于所乘

之服故諸侯來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使來辭之仇

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故經書冬○愚按晉以少

美非仇僂辭公公見辭乃復未為失禮其失在公不

能守正而妄動謂恭不近於禮不能遠耻辱者公

也至如季孫宿如晉蓋公既近矣信言亦未盡于公

故遣宿將命以終其事焉耳此理易見而公羊曰至

入宿得入惡季孫宿也何氏曰乃者難辭

也反使聖人之意晦而不明恐皆非也

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

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

之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前執

不共也請請○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也

無宇之辭○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無傳記○北燕伯欵出奔齊

傳三年附錄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

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丙趯皆晉大夫

古以朝而送姜之葬故丙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

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

憚煩少姜有寵而必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

唯此行也行得已言不得已也文襄晉文公襄公王

訓諸侯之喪士大夫送葬晉喪制較之爲過昭禮

以朝聘言命予以盟會言謀既以弔葬言無加無增

如也守適守內官之適長言少姜嬖寵不敢計其

位卑一而弔葬之禮數比于適夫人齊必繼室言復存

也○大音泰○音音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

今于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

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數禮數無事

事大心星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區則必退理之必然以喻晉強之極宜漸衰弱將不

復諸侯無復二大夫退于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

事之極也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言君子當爲尊者諱今二大夫

得爲君子之○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滕人春秋

得爲君子之○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滕人春秋

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

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煇耀寡人

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忌先君

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敕



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下隘小謂聲塵土矣明增燥也先臣晏子之先容容居也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已宅也時景公繫刑別者多致踊鬻于市故踊貴屨賤之言晏子先已告君而後語叔向出於忠愫也詩小雅巧言篇言君子行福則亂自疾止杜預氏云傳謨晏子今不與張通同誤更平聲晏子小反音惜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如晉即上更宅更於別地拜謝新宅也景公本境里室為晏子宅今晏子復為之如舊使桓子者皆反居之二三子謂隣人言隣人居于此者必不祥公即命為非禮違卜遷居也違卜不祥吾不敢違古之制使桓子非禮人也不祥杜預氏云傳言齊晉之衰景公懷憂且言陳氏之興○附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

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策勳命之書于豐段之父曰子而思其父之勳其出勳無考開闢其事也州晉邑非以報之也相去晉次君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歎其是之謂乎風相景篇謂疾也音泰初州縣樂豹之邑也及樂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

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樂豹盈本屬溫溫趙氏邑今俱屬河南懷慶府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晉之縣舊屬而今不屬者甚多焉得追治而取之二子二宣子趙獲趙文子之子退使獲退也微要也有言州有言反州者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故韓宣子為伯有請州意若從日州復歸晉因欲自取之杜預氏云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說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請先人乃先受館敬子從之介副使也說伯椒叔父也敬子即叔服

叔公利公家之利社類 ○錄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

蔓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

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

寵寵將來乎公以少姜得寵于晉之故自以其女易

去聲○愚按晉平公雖寵少姜陳無宇且以非卿見

易公女即受之君大夫其心焉韓起承君命而來

情理詎當爾乎思夫之誣 ○錄 秋七月鄭罕虎如

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敕邑以不朝立王之故

敕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

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微召也時楚

春秋左傳註評卷之五 宣子使叔向

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

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敕

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

君在楚猶在晉也思盟則必不叛晉故晉免於戾猜

須問晉也七才反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

小人冀除先人之敕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

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

曰而將無事吉賤幾焉孟除掃除也子其將來以此

也賤謂非上卿孟賤之字而汝也而將無 ○小邾穆

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

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

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

所福也季孫從之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二邾謂

○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菖盧蒲癸見泣且

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

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

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

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

奔齊罪之也燕大夫更相親比合謀以殺公之嬖寵

若不能自安也杜預氏云欵罪輕 ○附 十月鄭伯如

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

以田江南之夢吉日詩小雅篇宣王田獵之詩楚王

備楚之雲夢跨江南北今湖廣德安府有雲夢縣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

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

統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齊大夫下免以其

不臣也美齊生鵠陳氏二惠謂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統強齊也伯可謂可以為國危哉言齊必常陳氏逐崇高張本云云聲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七

上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七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八

明吳興後學凌雅隆輯著

昭公三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雹雨也○夏楚子蔡侯陳

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

子佐淮夷會于申此經書楚子會諸侯之始阿休氏

其詞○林亮安氏曰以莊之賢辰陵之會從之者陳

鄭○爾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

時也○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重叙諸

執齊慶封殺之慶封已非齊臣而猶係之齊為齊討

秦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四十八

爾不與楚遂滅賴楚之○九月取鄆鄆莒邑取鄆

以討賊也鄆本自為國也杜預○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附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

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

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驪於二三

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

諸侯上許男欲與田前年已與鄭伯田江南故云

諸侯復田楚王後心後專會諸侯而求之晉二君謂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



今

謂方澤於嬖寵任其專盟而不顧且曰諸矣君自有

之是奔非度以界其也諸侯不從楚而誰顧哉雖然  
諸侯有放不命者矣有既會而先歸者矣其所會  
非小國則與國也以其是知 ○大雨電季武子問於申  
惠公必不能主中國也 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  
豐曰電可禦乎 申惠公曰大 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

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  
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  
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  
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  
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養浴用冰祭寒  
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  
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

春秋左傳註疏卷之六

四

納之隸人藏之 陰道也夏十二月日在虛危乃北方  
行昂畢乃西方宿道又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二  
時皆可出冰山遠而難窮故云深山窮谷近而易盡  
故云窮谷固陰沍寒也深山窮谷卒陰閉寒必取積  
陰之冰所以通達其氣使不為災也祿位食祿在位  
者實食其祭謂公家賓客享食若喪若祭皆得用冰  
不獨其公也黑牡黑牲也黑黍也司寒玄冥此方  
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水故祭其神地祇以沈為  
引祭天以練為箭將以冰奉至尊故用桃棘以沈除  
邪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云食肉之祿命婦大夫  
妻也天道向熱則喪浴皆得用冰祭寒即上文亭同  
寒也獻羔謂夏二月春分獻羔祭非始開冰室即上  
文朝覲也啓開也火出謂夏三月火星初見之時即  
上入西陸也畢賦謂盡頒當受冰者老致仕夫冰以  
者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與隸皆賤官也音預 夫冰以  
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  
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霜

電癘疾不降民不夭札 類壯五寒風而盛壯也  
上文山窮陰寒用之即上文賓食喪祭至老疾等  
也也陽冬溫也伏陰夏寒也庚寒也苦雨淫雨也震  
電也霜雪也短折為夭疫死為札今藏川池之冰  
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為雷誰能

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藏川池不取山谷明  
不畢賦明其不備也越散也殺肅殺也發舒也震震  
也言陰陽失序風雨為害也七月詩郊郭篇卒章  
云二之日整冰沖中謂夏之十二月整而取之之  
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謂  
藏冰之道備于此詩矣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  
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  
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四國不至如子  
產言鄭伯自楚

春秋左傳註疏卷之六

五

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  
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  
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  
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  
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 叔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  
命諸侯也孟地名津渡處也今為孟津縣晉師  
也岐陽岐山之陽今為岐山縣鄭即文王所遷之邑  
在今陝西鄭縣塗山在今南直隸懷遠縣六王事惟  
四年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楚言于六王二公之事  
王曰吾用齊桓 齊桓之師齊桓之師齊桓之師齊桓  
王曰吾用齊桓 齊桓之師齊桓之師齊桓之師齊桓

六禮舉而末見無以知其過而正之固去聲  
 六禮舉而末見無以知其過而正之固去聲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  
 六禮舉而末見無以知其過而正之固去聲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  
 六禮舉而末見無以知其過而正之固去聲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

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辭辭謝之屬適也田城楚地非魯武滅也墮輸也言已受諸侯之幣將輸之于廟有此事所以不得及時相見益恨其後至托以爲辭

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吳出吳女所出疑其有貳于吳故執之○姜實氏曰史記扎使北過徐還而掛劍徐公之墓可見吳通上國道必由徐今執徐子爲其不能開吳通上國之道爲貳已也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六王二公卽舉

所稱者仍指黎夷皆國也。大室中，子產見左師曰：「吾國之不濟，不能成霸業也。」（六）音奈。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修）自也。復然，復自用也。十數之小戚也。遠廣也。廣則被其善惡，音求故與奔由之杜預氏云：「爲十三平楚，弑靈。」（傳）也。音泰。○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時）晉之屬國皆歸，濁言大子不得時見，故先遣之，而以其臣從師，經所以更敦詰侯也。遇按楚所以不敢窺中國者，恐吳之躡其後也。晉人爲是謀，與吳通而楚遂不敢北圖。是楚之所甚急者，吳也。迄今晉楚同好而楚無害，現於吳遂自爲主，而大會諸侯，將以伐吳。淮夷向無預會，而茲亦至者，以東諸侯由淮以通吳，而徐頓胡沈居淮上，派皆要地也。故并與之會，以斷吳而使屈申圖朱方。八通中國之道皆所以爲伐吳計也。（卷之四）人聖公。七。

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觀  
王從之遷賴於鄆鄆小國在河南息縣王祖承與  
鄆成王克許在僖公六年鄆邑也所及之姜實人  
也故楚來伐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章龜與公子弃  
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  
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  
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國章龜于文玄  
夫召諸侯而來指會申伐國而克城竟莫校  
于外竟也莫校指遷許王心不違即上三平民其居  
言必將多事不○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  
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春秋三傳註訓義 卷四 昭公

八

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  
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  
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十六井為丘  
當出馬一匹  
牛三頭此古制也子產以晉楚賦重別賦民田故云  
作丘賦賦路謂于國為尉氏所殺蠶尾有尋喻子產  
重賦毒人子寬鄭大夫度法退快也詩逸詩子產自  
以為權制濟國故云於禮義無愆遷移也蠶尾後反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敎猶貪作  
法於貪敎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晉滕其先亡乎  
偏而無禮鄭先偏亡偏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

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渾罕子寬也子產以子國之  
謂作丘賦故言何言不止于舍也列列于國蔡遠宋  
曹滕逼宋而又無禮以自持故云蔡及曹滕之國  
是晉楚而又無政以自守故云鄭生衛公心私心也  
為政者不循古法而以私心創立制度使民各是非  
其心何以及久居人上○杜預氏曰○附冬吳伐楚入  
子產權前救急渾罕譏之正也棘櫟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歲尹  
宜咎城鐘離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  
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今河南宋城縣有棘  
亭皆楚東師邑朱方役在此年秋夏汭在今湖廣武  
昌府境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宜咎  
本陳大夫以二慶之亂襄二十四年奔楚然丹鄭穆  
公孫以韓門之亂襄十九年奔楚各城其邑以備吳  
東國賴之故國時有水不可城彭生楚大夫  
罷章龜之師不為城也據力秋及射音石○初穆

春秋三傳註訓義 卷四 昭公

九

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  
行告之故哭而送之穆子叔孫豹也成十六年避  
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卿姜姓○夢天壓已弗勝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  
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上僂有上僂僂  
也顴口如猪也  
徒謂從者無之言無此相貌志識也穆子以夢異故  
讖之以待驗勝去聲僂音樓猴音加○許慎反疏去  
聲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  
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  
而歸宣伯僂如也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  
之先子宣伯先人也願之久言兄始為僂時已  
不告不告僂如也女音汝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

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聞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魯二年姓生也以南故明其生子否所以牛名豎豎之其公亂登天降也武家豎小臣長上體下同義皆捧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知國姜故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

春秋傳註疏卷之四十八

十

拘而殺諸外立爲諸地名孟卽孟丙孟雖適于叔孫未爲適使之從已際接也以豎牛欲亂其室而爲之強與孟爲適必須接見同寮孟未與大夫交接故爲之作鐘因落鐘令與相見孟既具享禮使豎牛請享賓之日于叔孫豎牛既入弗告及出則詐稱叔孫之命告孟以日及孟享賓既至叔孫未之知也聞鐘聲而怪之北婦人謂國姜客謂國姜所嫁公孫明蓋牛謬爲此言以觸穆子之忌而又止其往使不得其實穆子遂拘殺孟於外此節言牛以計殺其長子猶言猶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來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仲因魯公御來書觀于公宮環土環也見仲見仲于公而何如也所以叔孫之命使之佩環逐牛之言不倫故云何爲不見既自見言雖不使

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宣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牛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叔孫氏宰牛不食叔孫故叔孫告喪以饑渴而使以戈殺之洩若未前其意者而云求食可得何須去牛牛又詐將叔孫不欲見人使饋食者但置于个而退不令進食叔孫復寫器于虛示若已食而令徹去之者个東西廂也凡三日飽食而叔孫于个之蓋子叔孫婦也古賀反○豎牛叔孫告喪饑渴而殺之洩寧不喻其指乎卽手刃牛而脫主之難亦不爲過而不能也則豎牛告於君與大夫以真之理庶幾不負所囑也叔孫亦不足區區爭以路葬而歸土哭之何益哉蓋洩也也

春秋傳註疏卷之四十八

土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恩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叔孫昭子與有遺皆季氏家也豎牛殺也牛猶洩也洩已故使毀之路周王三官之車莊襄

十四年春乘路生時不乘路也家劉請季孫介卿  
次卿謂叔孫在不言也舍置也下可或不可也夫子  
謂叔孫致之君不敢自乘也三官即下司使司馬司  
字吾子謂季孫書名以定其號也服車服之謂也  
以定等威也勳王功也以用也命服命車之謂也  
傳言杜洩據禮守正卒不能奪惡去聲舍音捨季孫  
謀去中軍暨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中軍蓋誣叔孫以  
孫季孫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九

王

春秋左傳註評訓義卷之四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昭公四

經甲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晉之軍法或謂或舍皆指

以讓之舍音捨○楚殺其大夫屈申書名○公如晉○夏晉

平夷以卒妻及防茲來奔平夷苦大夫也今為山

縣境晉官邑○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

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無○冬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泥子徐人越人伐吳此經書越之始○林亮

晉謀之天也通越以因吳者楚謀之失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九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

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二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

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

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偃闕詎諸五父

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襄十一年作三軍

衆屬上下二軍分而為四季氏不欲觀其議故令孟

氏叔氏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而楚共惡名盡征不

以八公也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也取其半復以子

弟之中歸公也擇簡擇也貢獻也言國人盡屬三家

楚簡時獻于公而三分之二家歸魯簡有差至

是則其事益甚復以書告了穆十之殯而誦之也



事在十一  
年  
受命於叔孫曰  
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

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

莒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

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

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

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

目而歿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

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

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

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曰明夷三三之謙

三三以示上楚丘曰是將行而遇害也祀以饒人入

其名曰牛卒以餒死

明夷下坤上離明夷切九

子曰牛純不離也離卦牛吉故言純離為牛離其

名曰牛離其牛非牛也

其名曰牛卒以餒死

明夷下坤上離明夷切九

子曰牛純不離也離卦牛吉故言純離為牛離其

名曰牛離其牛非牛也

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

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

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

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

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

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

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

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

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

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

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

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

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

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

謙道冲退故飛不遠翔翼  
下而不高峻故不能廣遠

必  
吾子亞卿也抑

不終 王曰王卿之仁菹拟父子世爲亞卿不足以  
卦體故將不獲其終○愚按漢傳豎牛之禍

此于書遠符于夢其數之前定如此不夷哉  
益君子以守道爲正幾祥夢卜有不必道者矣○

子以屈甲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

君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

堯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

生屈建之于杞莸氏皆鄭地今河南尉氏縣有莸  
 姓父母送女下堂晉侯送女邢丘亦畏楚也

○公如晉自郊

至于贈賄無失禮昭公卽位始朝于晉往有郊勞  
有贈賄異讓之禮無失禮去歲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四十九昭公

四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

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

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

無失其民者也。禮公不能於其國而而復於儀之細爲知禮者所譏言國以禮而

心如此乃爲禮之本文音汝下同今政令在家不

取也有于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

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

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

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誦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前年乘葛亂取郢不知

不自知有私歟也此尤不能守其國公室四分卽秦  
晉中絕弑食於地言魯君知食三家與民無異也思

莫測終際其臣心思莫有爲君謀其終者此見民恤  
其上也聖言爲之地也民憂國禮之本也威儀又節

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晉韓宣子如楚送

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

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

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

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

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

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

春秋左傳註訓義 卷之四十九 昭公 五

修若我何始至終無不可復行之事不失儀無曲從

也。不外乎不與。苟也。是道也。謂之。禮。聖人。謂。禮。之。爾。君。遵也。舊法。聘。使。之。舊法。考以先王。考先王之禮。以知

之勢以審其宜度入聲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

警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

也若吾以韓起爲馨以羊舌肸爲可宣足以辱晉

亦得志矣可乎句楚子意在羣言故欲屈延足故之

大夫莫聖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偏何故

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耶國乎是以聖王務行

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廟有璋小有邊職大有巡

功設撓而不倍。雖盈而不斜。變有女貨。殖有陪。帶入

有郊勞出有賄賂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  
禍亂興俗通者欲謀之故諺云當有備而後戰之具有也  
主信欲射主于欲殺璧男欲誦璧以朝于主侯侯  
相見同之主璧璧男而獨言主者侯公侯之言之卒  
獻頻見也既朝聘而卒見則款車以行禮祭行人合  
六幣主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小謂諸侯大謂天子此論列國賓客盡禮于主朝聘  
之禮有說漢書禮之制義云雞鳴而始行日幾中  
而後行禮酒清人渴而不飲飲也肉乾人饑而不食  
食也長行禮酒清人渴而不飲飲也肉乾人饑而不食  
帛也言以幣帛為恩好也雞鳴為發陪加也加幣所  
以厚禮勤也賓至逆勞之于郊賓去贈之以貨賄此  
論本國主盡禮于賓失之道失此城濮之役晉無楚  
朝聘宴好之禮也他吊及勞去幣城濮之役晉無楚  
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  
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九

六

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冠讐備之若何誰  
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  
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康至求昏而薦女君親  
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  
不然奈何晉敗楚于城濮在二十八年楚敗晉于  
晉楚相爭每以恃勝無備故敗睦和好也備之若何  
言何以為晉備也雖重其結怨無重于此也有人謂  
有賢人晉求諸侯謂前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  
年會于中稷臺為進也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  
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和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  
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  
須受命而使矣其襄邢帶叔禽叔子羽皆大家也

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  
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  
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  
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茂不濟君將  
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  
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武以下五卿位在下韓賦  
之下皆三軍將佐和午以下八人皆晉大夫選言非  
九人也襄韓無已子而韓起之門于公年傳云韓須  
如齊遺少姜是已受命而止使也其襄邢帶韓氏之  
族叔也叔子羽皆成縣也四族謂伯華叔向叔魚  
叔虎兄弟四人也襄邢帶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叔食邑於楊故又號楊肸五卿即趙成以下八大夫  
即和午以下輔佐也楊石叔向于韓氏七家羊舌氏  
秦在舊註訓義卷之四十九

七

叔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言大夫無辱  
禮贈賄之禮楚王欲難叔向以不知之韓起反鄭伯  
事以為微乘而叔向多智卒不困之韓起反鄭伯  
勞諸圍解不敢見禮也圍鄭地今河南也韓起反鄭伯  
○附鄭罕虎如齊娶于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  
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罕虎如齊自為逆  
云終用善人○夏宮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

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鄭氏云

也春秋之例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

曰不可入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

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

師討焉乃歸公言以魯受年夷故也于言誘誘人而

如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

諸蚡泉莒未陳也言以魯受年夷故也○冬十月楚子

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遂射以繁揚

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

吳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岨

棘櫟麻之役在四年遂射楚大夫會曾楚子瑣楚地

從從吳師遽卒急也鵲岨今南直隸舒鵲縣有鵲尾

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

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謂得也羅

汝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敕邑卜之以守龜曰

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

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

茲敕邑休息而忘其死以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

怒虐執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矣敕邑雖羸若

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

是十豈為一人使臣獲繫軍鼓而敕邑知備以禦不

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上一臧一否

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邛今此行也其庸有

報志乃弗殺守國守國之龜藏宗廟者亟急克能

馬以下蹶田自言茲此休解急情馮盛也息師息楚

之師誰能常言不可必也北庸兆報應也信二十八

年城濮之戰楚得卜吉而反為晉敗然其應不在此

乃在于宣十二年邲之戰楚得勝晉可見臧否不常

報城濮非為目前得失也為去聲馮音憑楚師濟於

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師繁揚之師先

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

坻箕之山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

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

巢遂啓疆待命于零婁禮也待命待吳師奔命也知

氏曰復怨怒却而使其賢臣歸以附秦后子復歸

於秦景公卒故也后子奔晉在元年秦景

經乙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

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此

宋大○秋九月大雩○楚遂罷帥師伐吳○冬叔弓

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初杞公

當赴弔後杞因晉取魯之田而魯晉同盟

弔弔如同盟不廢喪紀故云禮○大夫如秦葬景

公禮也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今○附三月鄭

人鑄刑書

謂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使民遵守之

叔向使詣子產書

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

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

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

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

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

論遺也叔向與子產雖異國而心契道一故遺書諫之虞度也

為已法也一云虞畏也敬澤之意謂法也言先王臨事定議以為之制不先為家洲之法恐民知法則起爭端也

防糾率行施守執奉養也此則制為律

秦在舊法則義

位而尊養之於以勸其順從不能此則制為刑罰而嚴斷之以威其淫縱此自施于政事言聳動也行善行務時務也和悅以使民也臨居其上也

也王公也官卿大夫也此自教民以身者

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

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

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言民知在上者不敢

生爭據於刑書移於法而民不畏上皆因危文以不可治也三辟即禹刑湯刑九刑言三代之亂皆作

刑書不能議事以制益皆末世非始盛之世也作封洫在襄二十一年作丘賦在四年

詩曰儀式刑文王之

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磨

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

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詩周書法也靖安也言法文王則四方皆安又雅文王篇字信也言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之何辭何用刑書也錐刀之末言細微也

也亂獄紛亂之獄豐盛也

復書曰若五子之言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復報也

如也誠如吾子之言也不謹及子孫不能為後世慮

也救世救當世之弊也當時鄭國必有斷獄不平輕重失平之說故作此書以

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

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

為火心星也刑器鼎也象類也言火星尚未出未可感必致

○夏季孫宿如晉拜宮田也

謝前年受宮田也

大災也○夏季孫宿如晉拜宮田也

李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晉侯享之有加蓬武子退

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

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多於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加之故云弗堪無乃戾也以此得罪也前言遷後言豆進豆並加五言其一

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驪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

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

也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又享之又加禮焉而且謂之知禮何其則實乎謂此哉而或者曰宿以納年庚之故言詩及已故以故晉於宿及不之問意晉之霸業益替矣○宋

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公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柳

人名有寵于平公於地也埋書許為盟也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亥合比第欲代合比為右師此觀比也徵也聞之久久聞合比欲納華臣也此也

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

斯畏女其畏哉左師向戌也夫謂華亥女夫猶言此則必奔他人而他人亦且奔女詩大雅板篇言宗子之國若城無使壞之而獨居城壞則皆奔女矣

疾如晉報韓子也前年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諱見之見如見王以

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廐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

不樵樹不採執不抽屋不強句言有犯命者君子

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知其將為王也相鄭地不敢當國君之榮故辭不取

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

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

師于房鍾獲宮廄尹弃疾子蕩歸罪于遠洩而殺之儀楚徐大夫遠洩楚大夫北豫章在江北非今江南

疾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執逆諸河禮也晉侯

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執逆諸河禮也晉侯

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執逆諸河禮也晉侯



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晉為齊盟主  
即士文伯與士鞅之父宣子同姓名得敬迎來者晏  
之適故云種簡公即北燕伯三年出奔齊去聲晏  
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  
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不入不得入國言無民不內  
皆譏諂諛之輩欲作大事而不以誠實之心共左右  
守之未見其可也杜預氏云為明年暨齊平傳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五

經七年把平公春王正月暨齊平暨猶及也○三月公

如楚○叔孫婁如齊涖盟無傳始暨齊平故○夏四

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

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

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襄二十四年我

齊伐我齊魯之好遂絕至是齊求魯為平杜氏謂齊

求于燕而與之平恐非也○李廉氏曰杜氏注齊求

於燕而與之平今推之經例暨齊平之文正與及齊

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涖盟正與叔

還池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

文又以為齊求之文法自相背故服虔亦疑之今若

從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

終齊燕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誤而杜註之誤

也○錄附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救邑知罪敢

不聽命先君之救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

俟釁而動可也號燕境救器璫璫二月戊午盟于濡

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璫璫玉橫竿耳不克而還濡燕

璫玉別名橫璫也竿音類傍有耳皆玉為之燕人嫁

女與齊侯又賂以寶器故不克納簡公而歸璫璫去

竿音○錄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宇

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

今君若步玉趾



乃之此謂上屆通事主也三都言齊晉將伐晉  
歷取之杜預云三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適丁  
又○附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  
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私語也並走羣望  
走往所之熊獸名宣子言晉所望也並走羣望  
以子產之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  
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  
祀也乎又左傳羽山在東海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  
祭左傳羽山在東海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  
祭左傳羽山在東海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宮之二方鼎間差  
其病差也方也言  
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  
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  
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  
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  
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牧邑  
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敕邑於戾而  
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豐施歸公叔段之子三年晉  
子宣子遂欲以歸豐田於宣子斯薪所為薪也負  
任在肩也夫國謂晉可不小歸也後之人

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  
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宣子初與趙文子爭此田迄今  
大夫原邑前以賜大心者今以州田易之○附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  
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  
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  
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  
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  
撫之乃止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至是以其能為鬼  
年三月三日帶駟帶也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  
帶助子哲殺伯有公孫段黨於駟氏故伯有為祟欲  
殺之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明月此年二月公孫洩  
子孔子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皆立為大  
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  
為厲吾為之歸也歸依歸言立大叔曰公孫洩何為  
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  
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子孔不為厲亦立後  
此所以解說於民也伯有為妖鬼無義為之立後人  
必非之故并立洩使若自以大臣存誅絕者之後圖  
以解說於民也蓋為政者必有所反其正道如公孫  
洩之類以取悅于民民從而後信民信而後服從爾  
大音泰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  
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  
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妖

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灰能為鬼不亦宜乎

卷之五十四

八

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馬師氏鄭公孫錡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氏出奔錡代為馬師與子皮同族還自燕之月此年二月也罕錡子皮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弟與罕朔同祖從兄弟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灰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灰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問其位問朔可使在何位羈臣羈族之臣以禮去國曰違言朔之去國即無罪降為大夫若言罪則罪定位嬖大夫下大夫也為子產十敬秋八月之故但降朔位一等不以罪降子產去聲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鵲鵲在原兄弟急難又曰茲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睦和也戚人謂孫林父地謂戚田也戚田以戚歸晉在襄二十六年詩小雅鵲鵲在野也戚田以戚歸晉在襄二十六年詩小雅鵲鵲在野也戚田以戚歸晉在襄二十六年詩小雅鵲鵲在野也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

卷之五十四

九

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齊惡衛大夫命如今之哀策成簡公王卿士叔父謂襄公九月公至自楚彭升恪敬也上帝天也二國皆周之先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以不能相禮為已病及其將灰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戚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餬余口其共也如是孟僖子卒在二十四年傳謂達于聖道聖人後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一

春秋左傳註評圖義

卷之五十四

+

也如是月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五

立

所用也



人事思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元亨今所望乃元與繫故云元亨為吉成于疑元  
為年長非以名也朝言出由崇叔可以當元長之義  
可復謂長乎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辭  
有常典非所謂建也既曰建則當從古而進之非長  
子矣也此二卦皆有建侯之文明元非長而宜立也  
大誓云朕夢協朕卜讓于休徵戎商必克茲夢相應  
則不得安其居處此見孟不宜為侯孟跛利居元吉  
利建教云各以所利長上聲○愚按衛之定嗣君也  
國有故典弗稽廷有元老弟詢而顧藉口於康叔之  
夢北擬於武王之望是薄何說哉且繫無良足已不  
可若而襄公無能于則非元誰立又惡用是夢與茲  
為也意者合襄公立少見謂弗順過計者姑假之以一  
人心焉事  
故孔成子立靈公  
靈公也十二月癸亥葬衛

襄公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卷之五十四

主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四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四

明吳興後學凌雅隆

昭公四

經

八年

春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

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奔鄭○陳公子過

也招定之蒐皆不言公權○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師書名罪之○大雩○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楚師城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招之黨葬陳哀公○陳以漆著楚賊陳之罪

傳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

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

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譴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譴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

亦宜乎

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

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

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詎躬是瘁寄美能言

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詎躬是瘁寄美能言

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詎躬是瘁寄美能言

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詎躬是瘁寄美能言

下實策言天下諸侯皆將與晉而不解非強莫也

汗而遂之以分其室與援甲之機見矣（凡三）

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以止留之罪歸之杜預氏傳言昭所以不殺而得成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孫吳陳偃師之子惠公也奉之杜預氏云壬午十月十日

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頰而逃

與嬖能人表克發之貴者馬哀公所乘王哀公所佩

故欲殺馬毀王以非禮葬哀公不欲使楚得之真奔

馬王不用也請私請私盡臣禮於哀公幄帳使穿封

也私於帳中加絰以表公也不欲正楚故也

成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誦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

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

之及此臣必致成禮以息楚成楚大夫城陳爲縣使

與靈于于皇頃在襄二十六年及此謂爲王也辟寡

人言不敢爭皇頃也息寧靜也言當時若預之王之

纂弑必爲夾致致也以致盡臣禮而寧靜

楚國之禍也九倫反女音故詳避同晉侯問於史

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顯頊

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

津猶將復由歲歲星卒盡也陳祖舜舜時顯頊顯頊

氏以水德王歲星在鶉火大盛則水滅

以此年歲星在鶉火之族故其滅也亦當歲在

鶉火之族其間有天漢謂之析木之津近北方

復用由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

之後言若陳氏得政柄于齊然後陳國卒亡物

類大也魯齊之先賢魯齊父無違命無違命天命也

聖賢也魯齊之後賢魯齊此德於遠身令泰有德也

也言繼陳以守齊之祀者必在齊之陳氏蓋陳氏與

盛於齊其形兆已見矣杜預氏云爲十三年復封陳

張本○陸繁氏曰夫顯頊之裔有氏社者不獨陳氏

若楚與趙盛爲顯頊諸侯秦後乃有天下是三族非

盡以爲大也又趙之說謂足信乎其謂舜宜百世

祀者吾滋惑焉自武王克殷所褒封如太黃充禹之

子孫及是多淪滅不振數聖人者之德舉不足昌其

後耶特陳氏既有國追爲若言以善其當代齊云爾

周史之並載妻

之十皆是類也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許畏鄭

近楚楚從其意而遷

之故以自遷爲文

○夏四月陳災陳已爲楚縣而

德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滅于

夷特義以存之不與楚得陳也

○秋仲孫獲如齊

與靈于于皇頃在襄二十六年及此謂爲王也辟寡

人言不敢爭皇頃也息寧靜也言當時若預之王之

運之戎類周邑今河南登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  
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  
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救之桓伯周  
言讓也昭今陝西武功縣有縣城今為山西芮城  
縣畢在長安縣西北蒲姑齊地今山東博興縣有蒲  
姑城商奄魯地今屬濰縣不在江漢之南今為湖南常德  
德辰州二府肅慎今為遼東三萬衛燕今燕京亳今  
山西垣曲縣有亳城皆國名言我周在夏世以後稷  
功高受此五國為西方境土及武王克商而有天下  
又得諸國以為三方境土是我國封疆外薄四海何  
有遠近我文武成康封建同母兄弟為國君以為周  
室蕃屏亦慮後世子孫或有廢隊當共救濟之弁縹  
布冠也童子垂髦行冠禮先布縹布冠三加之後永  
不復用故以喻王室不得如弁髦

卷五十五昭公

六

既加之後遂因以救之也為去聲先王居櫛杙于四  
裔以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  
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  
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  
乎伯父圖之櫛杙舉四凶之一言四裔則三苗在其  
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  
奸惡也傳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晉僖二十二年秦  
晉遷陸渾之北於伊川諸姬諸姬姓之國邑外為郊  
郊外為甸為國也言若不由晉則戎我在伯父猶  
何得取周之地殖殖五穀也制專制也我在伯父猶  
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  
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奔謀主雖戎狄其何有  
余一人衣服必有冠冕然後貴重木水必有本原然  
後長久宗族必有師長然後親疎長幼各有

其序喻言我周苟有在於伯父有益也余一人周土  
有稱言伯父至親猶然於我無優可貴咎之辭也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  
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  
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韓  
文公也文公初攻正朔易服色也翼佐戴奉也宗周謂  
天子伯父也晉恭公○愚按叔向之言亦謂知大義  
者然易不及其未伐也而止之且以諸侯而犯天子  
雖致田反俘猶有餘辜焉而必曰王辭直圖之也籍  
令王無直辭將任其暴蔑宗周已乎宣子說王有姻  
喪使趙成如周吊且致閭田與禭反穎俘王亦使賓  
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王周王時  
有外親之

卷五十五昭公

七

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亾子產問其故對  
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  
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鴉火而  
後陳卒亾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陳顯  
後以水德王故陳為水屬火畏水故為之妃相治也  
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主治火事故火為楚治火心  
星也火星出而陳火是陳以水得火為之妃而與陳  
相也楚以長曆推之陳年置置也祀合也五行各相  
妃合得五而成故曰五成而陳後封是歲歲星在星紀  
星紀五歲及大梁晉位自晉大梁及午計四歲又四  
歲為大計四十八歲台前四歲共計五十二歲大盛  
則水衰故陳必亾以五十二年杜預氏云為十二  
年陳卒亾陳後長曆此其術亦信神矣以吾觀之蔡  
氏度所載而後復封不聞其詳異如陳災之類

者天欲遂楚而建之則二國莫得焉是故齊小

○附晉荀盈如齊送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

葬此直隸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晉侯飲酒樂膳宰

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

君耳將司聰也辰在于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

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

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使尊行酒也工樂師師

聽聽為主工執事樂故云司聰疾惡也糾以甲子日

人卿佐謂樂盈言荀盈飲如股肱之虧損其為疾痛

也女音汝下同文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

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

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嬖者目以明視為

王服以表之如弁冕裘麻之類事政令也如玄冕以

祭祀皮弁以視朝之類物類也如哀言哭立樂有歌

等之類容貌也如衰麻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之

類今晉侯有卿佐之表而其容惟樂堂文而樂不亦

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

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言調和飲

人而行其氣氣得和順所以充人志慮志既充滿所

以定其言語言語詳審所以發號施令臣實主掌食

味今工師不聰發叔不明二侍御者立失其職而君

不出令以罪之公食味失宜此乃臣之罪所宜罰

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慘而

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平公心欲廢知氏

以代悼子故其更而作樂飲酒後攻地躒荀躒之

子知文子也便代其說自解說也上說荀躒之

如也○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老聘齊公二十年叔

聘今荀躒聘以無○冬築郎囿書時也不遇為荀躒

池說時適農隙春秋何以書焉蓋當時三桓用事昭

公徒推虛器而荀躒固役以為季氏黜民春秋述實

而書昭○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

民其可乎詩大雅靈臺篇言文王始經營臺勿使

勦旁急成眾民自以子義而來歡樂而早成之

也○經已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書名○秋七

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

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

宋公成卒無冬史

傳十年附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

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

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

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

出吾是以讖之星客星言此應在晉侯以七月戊子

星客星言此應在晉侯以七月戊子星客星言此應

星客星言此應在晉侯以七月戊子星客星言此應

星客星言此應在晉侯以七月戊子星客星言此應

虞以之故其禍應在晉天二十八宿四七為紀安  
有歲星于其舍達公股諸侯居晉者也者時妖星出於  
如或于晉君當以壯預氏云為晉侯彪卒傳○傳述  
氏曰晉非一君其卒也亦非一君矣○齊惠樂高氏  
何於此獨見妖乎其說多証不經○齊惠樂高氏  
皆嘗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  
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  
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  
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  
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樂高  
子良同出惠公皆好酒信婦人言人多怨者惡謂惡  
陳鮑國人構難而後告陳鮑陳如鮑謀道逢子良醉  
中歸歸文子鮑國也二子即樂高彼謂傳言者不信  
不實也恐以授甲為罪而見逐遂乘其既醉復飲酒  
春秋左傳註疏卷之五十四公

十

時伐之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以令  
也虎門路寢之門畫虎以示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  
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  
而後入端委朝服四族謂樂高陳鮑何善言無公卜  
使王黑以靈姑舒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  
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  
王黑齊大夫靈姑舒齊侯侯名率帥師也斷三尺不  
欲與莊同也稷齊地莊六軌道也鹿門齊城門舒音  
平○愚按樂高本齊公族公乃自弱其技得陳氏得  
市恩而植黨焉所謂劍戟大阿而授之柄也欲圖作  
不移陳樂施高彊來奔高不書非齊陳鮑分其室晏  
得子

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  
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  
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  
請老于宮也懿德之主以下晏子之言強強取也蒞畜  
利以生妖害度幾可以滋益其利也言齊邑蒞紆紛反長上聲桓子召子山私具幄  
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  
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干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  
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  
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  
是以霸子山于商子周襄三十一子于尾所逐子城  
春秋左傳註疏卷之五十四公

十

具不告公也覆帳曰幄在上曰幕棘子山故邑今山  
東臨淄縣子周本無邑更與之夫干之邑今山東長  
山縣亦如之亦為具器用衣裘也私與之邑以已邑  
私分之也曰以下桓子辭也詩大雅文王篇陳敷錫  
賜載行同倫也能施不吝於施也桓  
子言已之多施為此施去聲為夫聲公與桓子莒之  
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母唐高公為  
山東高唐州杜預氏云傳言陳氏所以與○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郕獻俘  
始用人於亳社祭也亳社殷社杜預氏云取鄭不書  
公見討於平丘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  
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  
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時武仲先出齊在齊  
義詩小雅鹿鳴篇孔氏曰明也言君子之德音其  
明其視下民不偷薄壹同也同人於言性也德音其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  
如晉諸侯不稱晉故晉人辭鄭伯○九月叔孫婁齊  
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杜預氏云不  
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  
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必盡用之幾千  
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幣見前君之贊于產言  
則此小國能當幾千人之所費而不亡既葬諸侯  
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  
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

春秋左傳註疏

卷之三昭公

十二

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吊  
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事送葬之事孤昭公  
服斬衰無辭以見無說以求見也衰七帶反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  
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  
欲而不能自克也晉果以禮拒又用幣盡皆如子產  
夫子既知不可用幣而我不能行是為徒知此我昭  
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  
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  
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成疾于公宮輦而歸

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  
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  
及其身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  
謂乎昭子公孫始也時高彊出奔在魯方欲見昭子  
疾于公宮在公宮校疾也推推車也下能任不  
能當其父之爵祿也難備言可也夫人謂子尾曠空  
也害害於事也詩小雅瞻卬篇言禍亂不亡他正當  
已身而高彊身自以禍之禍去聲○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  
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  
又有寵元公大子左也熾炭于位以溫地云之使  
公坐其處杜預氏云傳言元公好惡無常

春秋左傳註疏

卷之三昭公

十三

春秋左傳註疏卷之三昭公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二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昭公七

經十有一年晉昭公宋元公元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

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春秋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視音與○楚公子弃疾

帥師圍蔡以病晉不能救蔡也○五月甲申夫人歸

氏薨昭公之母○大蒐于比蒲○仲孫覆會邾子盟

于禚祥禚祥地名○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

宋華亥衛止官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厥慙地名

秦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二昭公

新反○汪克竟氏曰春秋書八國大夫會聚於楚

其事○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也○冬十有一

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也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葬叔弓以聘事行故

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

此美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

也也○王周王長弘周大夫何實吉何國實得吉福也

也○襄二十二年冬吳伐楚時魯侯在宋今歲星復

在豕韋與蔡侯弑君之歲同故知豕韋不遇此年蔡

所楚故知楚將有之無德而享大刑所以壅積其惡

楚靈王欲立之年歲星在大梁至昭十三年歲星

在大梁故知楚公蓋美惡昭昭也二國皆以此

事為區區以星度占其凶福者淺之乎知天道也

左氏平終然考其神言方怪用是見殺其所記良

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其誘我

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

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

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

秦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二昭公

何故不克獲罪於君謂弑父然肝聞之不信以幸不

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

命而遂縣之今又言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

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

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

謂詐也言用詐計而僥倖得國則偶然之事不可再

得也言用詐計而僥倖得國則偶然之事不可再

之鬼索夷叛之雖倖而克而卒自焚以滅小國小也

謂也且譬之知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

是以無拯不可沒振而將用之必使之長成以盡其

力正于彼而後為用故無...  
五月齊歸薨...  
禮也...  
好禮也...  
于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僖子  
使助遠氏之適反自祿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  
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敬叔女也...  
于副...  
叔以爲子...  
○楚師

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  
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  
謀救蔡也...  
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  
蔡以墮楚盟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  
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  
德謂強暴...  
肅而罰之...  
十二年而後...  
三年十三歲...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

弗許...  
宣子于成視下言徐...  
將以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綬帶有結會朝之言  
必聞于去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綬之中  
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  
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  
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葬齊歸公

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  
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逐出在郊不得有國也姓生也言公乃歸氏所生而  
不念其親必不爲相考所歸也...  
地爾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  
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  
感容不預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

○冬十一月

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

申無宇曰不祥五牡不相為用况用諸

侯乎王必悔之

○附錄楚子城

陳蔡不羹使弃疾為蔡公

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

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于元焉使

昭公不古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

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

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元鄭公子也莊公

為邑大夫以佐之桓十五年厲公因于元以殺桓伯

而逐之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此言其人不善

者莊二十二年齊桓公城穀管仲與鄒業至今猶

賴其澤此言其人善者二事總見其不可外立當擇

人上吉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五官之長強盛不可

使居邊城恐城邑以叛也五官之長細弱不可使居

朝廷恐威令不行也故親不在外則無五大在邊之

患羈不在內則無五細在庭之患今弃疾就也而使

居蔡鄭丹也而使在國內二者王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

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大城即城陳蔡下大城

○鄭京櫟實殺曼伯

○宋蕭毫實殺子游

○齊渠丘實殺無知

○衛蒲戚實出獻公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君所知也

○大城即城陳蔡下大城

○鄭京櫟實殺曼伯

○宋蕭毫實殺子游

○齊渠丘實殺無知

○衛蒲戚實出獻公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君所知也

○大城即城陳蔡下大城

○鄭京櫟實殺曼伯

○宋蕭毫實殺子游

○齊渠丘實殺無知

○衛蒲戚實出獻公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

○冬十月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月壬申鄭

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

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

公子慙出奔齊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三月

壬申

鄭

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

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

經

127

—

237

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也

日中而葬司馬遷之學公墓者謂下棺也則

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司馬遷之學公墓者謂下棺也○夏宋華

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

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以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蓼蕭詩小雅篇首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章義取軒見君子為說與賓語也而蓼蕭不能懷思二

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

有酒如坻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

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壹何為焉其以

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

卒乘兢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肝

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穆子荀吳也淮水名坻水

壯其富也代更也伯瑕即士文伯雋異也言中壺不

足為雋異也齊侯微魯晉代與故云弱吾君穆子言

若武勇不異於昔齊不事晉將何所事也公孫使齊

大夫見齊主不和故以君出杜預氏云傳言晉霸之

之或謂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

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成虎今尹子王之孫與闕氏同

楚子信讓而殺成虎杜出於若敖宣四年闕作亂故

預氏云解經所以書名○六月葬鄭簡公杜預氏云

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臧肥以肥子綿臯歸荀

臧肥以師與齊師會者昔陽今山西清源縣有昔陽

名杜預氏云為下○周原伯綏虐其與臣使曹逃

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綏而立公子晚尋綏奔郊

原伯綏周大夫原公也輿人也○綏甘簡公無子立

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

殺其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鱣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

殺其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鱣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

殺其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鱣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

殺其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鱣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

殺其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鱣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

殺其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鱣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

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倖主孫沒劉州鳩雲

思老陽子其簡公卿卿士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獻

平公也原過瑕辛及宮嬖倖等五大夫皆平公卿卿士

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

氏而歸其室於公于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

之季平子即季孫意如立在七年蒯蒯謂之子季氏

更代也季平子仲即公于慈室季氏家財也公公室也

仲家臣也音庚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

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

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

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

義義在律例義卷之三三昭公 九

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

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

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

小南蒯公子慈謀季氏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

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昭子即叔孫姑也平子

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亦以例加三命其先未有受

三命者叔仲子即叔仲小欲構二家不和故以為踰

父之使昭子自求其家禍謂豎牛之亂在四年季

氏實將助之故言此以愧其心因禍以害言因亂而

討己也君命謂魯君命卿之典著位次也頗偏也語

聲慈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

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還

歸杜預氏云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

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恤

憂患難欲愁隱貌攸憂危貌深思而淺謀言知小而

謀大也適身而遠志言越分以求通也家臣而君圖

言非已所當為也上二句言其心下一句指其事南

蒯枝筮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為大

吉也枚筮名枚筮不告筮者以所卜之事空下一筮

而使之卜坤上坤下坤坤上坎上比六五變而

之比黃裳元吉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

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

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

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

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

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

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

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外卦坎險故獨

所以為忠坎水和而坤土安正所以為信言惟忠信

信可以當此卦之義中中央也中央屬土其色黃故

云中色裳以飾下體故云下飾元者始也故云善長

不得其色言非黃也不得其飾言不為裳也極中也

不得其極言失其中德不得其為長也外內倡和不和

違背故謂之失此釋中不忠之義行事以信無有不

計故謂之共此釋下不共之義三德正直剛克柔克

也以忠意供奉長養之剛則折之柔則進之使合于

正直故謂之善此釋事不善之義言非忠其善三者

不足以為當此卦之義夫易猶言此易謂黃裳元吉之

何事乎不可飾外而不誠於中也故謂微於微下



之飾未安。心居中故其美者能黃。黃色元首。居上故其美者能爲體。元之義足居下。故其美者能爲下。美之歸忠善共二者皆成吉。可知茲設使三美有闕。雖得吉未可用也。案上聲志。晉志。和去聲。○愚按傳中所謂引占筮之言。李多卒合。將適費。飲鄉人酒。鄉會得此篇正而有理得易之言。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適費。鄉自家還適費也。歌言蒯在費欲爲亂。如拘杞生於圃。非其宜也。從我不爲亂也。于男子之過。稱言不失今之專也。去我背叛也。鄙陋賤也。鄰猶親也。耻耻辱也。歌者度蒯終不肯改。故重言已乎以絕之。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逐叔仲小欲自解說也。怨府。怨禍之聚也。杜預氏云。爲明年叔方圖費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蹕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石尹一革女王見之。去冠被舍鞭。穎尾。穎水之尾。一侯等楚五大夫徐國乾。復以革。下飾被以禦雨也。豹舄。以豹皮爲屨也。執鞭以出。號令也。僕析父。楚大夫。革。即鄭州。暮見曰夕。主。音考。韻去聲。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書名曰左傳註評義卷之五十三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

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司馬公名周鄉士祈招周

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

難王深慮其言不寢食者數日卒不能勝其凶故故

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

豈其辱於乾谿乎此試君張本○晉伐鮮虞因肥之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五十三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昭公八

經十有三年陳惠公蔡侯春叔弓帥師圍費○夏

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

丘○公至自會盟晉人執季孫意如

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

執之以爲囚俘。去年南陽以費人所敗，費人使叔子圍其室於公一則曰我以費爲公臣，所爲不忠乎？公室未始欲以邑附他國也，故後雖治區夫曰非也。若見以費人齊而君子不名其叛。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治區夫曰：費人若歸，費人必以公不恤而執之，則氏惡季氏而南陽歸。南陽結聚其衆也，皆然皆如魯之囚俘費氏也。區夫侯反其言，供費人云：『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明年杜預氏云：『傳善區夫之。』○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遂掩春秋左傳註疏義卷之五十三昭公

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遂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闔韋龜中犢，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遂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佐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殺遷掩十年，楚人仕楚，因父在蔡，故以王使與守國。而王至，執蔡公，以爲許圍之會。四年，越大夫常壽過也，殺者陳其罪，惡以爲諸軍言將殺之，終亦不殺也。闔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舉，其食邑成然，韋龜于郊尹治郊境。大夫蔓成然，卽成然故舊也。蔡公棄去也，韋龜以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羣喪職，羣大夫之族，隨者皆開也。息舟城，許下楚邑，實音至，南

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于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于子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觀起成在襄二十二年，朝吳蔡大夫聲子之子觀從以父成然楚知吳忠於蔡，故勸之作亂于子皙皆靈王元年，年于子奔晉子皙奔鄭從以二子有次立之分而棄疾得衆可假以濟因籍其命以召二子而告以棄疾不知其故，驚起避之，從使于子食蔡公之食，地爲坎以埋牲血如書其上，鶴若與蔡公盟之，以表示而後行，已觀從也。証言蔡公先使二子入楚，將蔡左傳註疏義卷之五十三昭公

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言蔡人若能爲楚子死，則莫若連棄疾命，以待終之成敗。若欲安定，則莫若從棄疾命，以納二子上謂蔡公二子謂于子皙，鄭楚邑依倚也。以陳蔡人有故國之恩，故許其復國以招慰之時。蔡公兼治陳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潘而已。乃潘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弼先入，因正僕

峽三軍叛王于乾嘉王獨行昇營彷徨于山林之中

去歲年十一月間

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

民宥罪舉職前年圍徐之師是以國亂故其得職

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觀從教子于般幸疾故召

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犖櫟敢請命

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犖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

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

告子也枝如子躬楚大夫學詩于鄭邑馬楚所取于

告子也王初立故使還以路鄭楚使知鄭服不須賂

故弗致降服如今鮮元罪也過罪過也毋勤毋以

見使爲對一穀平王自謂有事言將復使之善其有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申亥葬

以其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

也故從亂如歸向族幾也詬詈也區區初共王無冢

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

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

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

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

肘加焉子于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

紐又推奔得國與子于無成之故家大也詳望

室楚祀廟齊雲其盟也長入拜從長初以次入拜也

相也也祗細璧璧組之上蓋其初埋時微見璧組以

爲識故知祗細其音恭適音的見音現天音泰齊音

齊也長幼亦然關韋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

其危哉屬托也韋龜知其兆故以子托而事之弃禮

而立康王奔立長之禮而卜於神也違命違當璧之命

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元平于干

觀從召之歸濟成也宣子言弃疾與于干同謀

造難相求如市賈之貨物其事必成也賈音古對曰

無與同奸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

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向言于干本無黨無有與之同

主內外爲應援者謀畫策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

民得民心也德爲人仰望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

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

繫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

謂無德王虐而不忘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

能濟之從從于干道者達明達也族宗族也親叛無

愛徵楚人無愛念之徵也子干徒以楚不堪靈王之

虐故借以君名而作亂涉是五難以被弑君之名終



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時穿封戌既以弃疾以蔡公兼陳事城外也上無虐政則民不為盜上順民欲則民無怨怒言令德也先神謂群望命之謂當璧而拜言獲神也為民信服言有民也字尹妙季少子言居常也字音米子于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以夫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右尹官卑言無過弃疾遠之謂不當璧言不獲神以其政位不尊故云貴以以其父既沒故云寵弃言無寵貴民無懷言非令德國無與言無內主也上不言弃疾有主此不言子于不居常其義互見三無同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亦是言皆以庶賤而得國也對曰齊桓衛姬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卷之三

八

之子也有寵於僂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衛姬齊僂公妾有寵于僂公言其貴寵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三賢臣言其有人言其速也齊莊肅敬也言其有德不藏賄賄從欲求善不厭申言從善下善齊音肅從音從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樂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

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獻公妾也言其貴而好學而不貳言其有謀有德士五人狐季姬魏犢賈佗魏武子皆季子也子列言其有人齊宋秦楚謂齊妻以女宋嬀不在五王季之秦伯納之樂卻狐先謂樂枝卻鞅狐突先軫也言其有主守志彌篤申言守志不貳惠惠公懷懷公奔民不恤民也獻公子九人惜文公在故云國無異親民無他望言其得民相去聲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于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送何以冀國共其王也寵無寵室西南隅曰與國內皆以弃疾為主言無人無施於民言無令德無援於外言無外主不送不送言所以蒙試君之名弃疾所以得國其音恭○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成虎祁在八年諸侯賤其奢故有貳心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卷之三

八

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伐莒取郕在十年叔向知晉德薄故欲示諸侯以威微會召諸侯會平丘也良今南直隸邾州有良城不可不遇也四千乘三十萬人劉叔向所攝兼官也馬主登晉父○愚按晉楚為成晉人輸餽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虔由是盡召諸侯主盟中國而晉人鼠伏不敢出者幾二十年及楚虔執而晉昭立乃楚亂復為會于平丘然不能修德以一人之心而徒恃甲兵之威是以雖大合諸侯臨之以天子之心而卒失霸業者無其本而專恃其末故也雖然楚人自是入寇而中國席以少安則亦與晉力焉



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于大  
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子產之通里大叔之從善大音泰次于衛地叔鮒  
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簋  
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  
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  
有羊舌肸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  
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衛地即平丘謹  
草薪曰若居伯衛大夫宇下猶言其下請之欲其禁  
止也受羹不逆其意反縛不刊其貨瀆數也及於  
衛為此役為此淫芻蕘之事已止也言屠伯若假君  
命以錦賜則芻蕘者必止屠伯從其言未退而饋  
晉秋在傳註訓義卷之五至昭公  
即禁止○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齊有二心晉侯使  
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  
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劉獻公王卿之底致董督  
克故庸多天子大夫補老元戎或車在前  
若晉開行道也言欲佐晉討齊也叔向告于  
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弗利  
弗以尋盟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  
尋弗利弗以尋盟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  
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

共其威而不昭其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  
傾覆也言國家之所以敗者有事而無職業則其事  
卒有禮法而無威儀則其序必不共敬有威儀而不  
昭則其明則其共必不明信故信義不昭則其共  
共則其威無禮無業而百事不終是故明王之制使  
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  
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  
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  
志識也言明王立為法制使諸侯每歲一聘以識其  
率三歲一朝以習其禮六歲一會以示威十二歲  
一盟以明其信義蓋識業在於交好故使聘禮在於  
等差故使朝會在於聚衆故為會明信在於告神  
故為盟與起也此言為之則有廢晉禮主盟懼有不  
則公存亡起於此也則公俱去聲晉禮主盟懼有不  
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  
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言晉以此禮而主盟  
奉承齊盟所用之牲而陳布此意於齊君求終十二  
年一盟之事也必欲廢其禮則何用此齊盟為哉聞  
命知齊之背約也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  
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言之達其  
言欲與戰以恐之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  
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聞隙也旆  
先日但建千旌不曳其旆次日  
則旆旆示以欲戰恐之聞去聲邾人莒人愬于晉曰  
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魯與邾  
莒十年共不共職也故魯伐之故也曰朝夕  
伐之不共皆魯故所謂讒惡也晉侯

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無勤言不勞也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蠻夷謂叔向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率德也信也言以仲事在魯年方內叛焉魯憂故晉因以爲聞邾莒杞鄆之怒魯人懼聽命魯人懼聽命恐晉

之討不敢與盟戴溪氏曰桓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昭公微後霸最先治魯晉之盟主止於此亦理勢然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補同○季本氏將討魯盟以投壺故而將服齊恐未必然蓋魯之伐魯安可據以爲平丘會盟之實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達至也除地爲朝會也外僕掌次舍大夫張張據事也諸侯會盟者必於大叙造七按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

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小門有閑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區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承也奉言賦之次也列位也言制以位之義內供天子政且而貢重鄭在魯外則魯伯馬下應出公侯之貢請息也行理使人也蓋法制也無極無窮也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潰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賈易慢也言易慢晉則諸侯必不討鄭貳懷私也陵侮也言國不自強則亦爲人成爲國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壹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

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晉信邾莒公不得與盟蓋覆肩也時比狄從晉會故使狄人守之如長蘆之景楚使隨人守舟之類司鐸射魯大夫懷錦以備用也水箭箭蓋脫而用之可以取飲司鐸射奉壹飲以水盛之也蒲伏與匍匐同手足並行也御不聽其人也平子即意如叔惠伯與音預子產皆亦奉音捧飲去聲御音禦從手聲故子小反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已止也無爲無錄也子皮既卒無人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詩小雅南有臺言諸侯言可樂之君子足爲立國基也本經貢事貢事有法也仲尼謂子產不順故以禮明之○傳述氏曰魯無管仲則下霸鄭無子產則不問然管仲之舉也以飽叔子產之行也以

子皮二子之才也恒有而  
鮑卒不恒有也可勝悼哉○鮮虞人聞晉師之悉

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

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平丘之會晉甲車四

戎地今直隸慶都縣竟有中人城競爭逐也言驅

衡車與狄爭逐也杜預氏云為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

皆滅之以為邑胡今南直隸潁州有胡城房今河南

遂平縣胡吳房城在今湖廣南漳縣西北禮讓安

民定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

歸于陳禮也隱太子之子有也應蔡平侯悼太子子廬

以當壁之祥寢何君位非一日矣一旦宵公于比籍

陳蔡以發其難既殺比而自立欲以悅國人之心遂

春秋左傳註義卷之三十四

復陳蔡以暴虐之惡而歸功於已此假義之事何以

稱焉雖楚自楚不為患於中國則奔疾亦過於虞

遠○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國人復成禮以葬故云

傳皆言禮嫌楚所封○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

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

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好於河好有不順也景

伯士文伯之子彌年也○應按季孫見執而不顧也景

氏專晉公之意亦欲去之南鄭之謀公于楚從公如

晉其意亦欲逐此而晉以故辭公則取鄭正季孫

罪也楚雖獨往而意又不達逐出奔齊至是執意如

強而昭公客死此無他由晉○吳滅州來令尹子旗  
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  
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  
子姑待之在吳猶在楚言州來雖為吳有可以復取

王所以○附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

能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

所命能具若為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

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

主二吾豈無大國私私與諸也言諸國皆命也

與大指上土地實共指上能具則到則具不則具者

臣一主二者言魯尚有齊楚也為王魯下同言供

春秋左傳註義卷之三十四

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

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

而執其老若猶有罪眾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

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老尊

稱於命成晉之命也惠免施恩惠而免也外

命歸也惠伯欲於會盟時見惠免而免也外

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

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

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

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

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春秋左傳註義卷之三十四

襄二十一年秋魚室叔虎與樂氏黨并得罪武子季  
子子也子子則肉之言猶已故枯骨而季氏再生  
其肉也盡情以實相告也除治也除館西河言將因  
於其地且欲實其言也待禮待以見禮之禮益叔  
魚多許無情實故能為之泣所以叙向能為之

經十有四年楚平王春意如至自晉大夫不王必

公無三月曹伯滕卒無夏四月無秋葬曹武

公無八月莒子去疾卒無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意恢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

也內大夫有罪則貶去其族故傳以主意如之族為

得禮○劉敞氏曰左氏以舍族為尊晉罪已非

也一事再見故書名爾魯本無罪何罪已之有○錄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祭偽廢疾使請

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允請待閒

而盟許之謂蒯之威靈開差也蒯去聲二子因民

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却南蒯曰群臣不忌其君

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夫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

將不能畏子夫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

奔齊朝衆欲因令衆以逐蒯也君謂季氏不忌子言

出齊也送子使出奔也言何所往不可快汝之欲蓋使

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祭來歸費齊侯使鮑

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

文子致之呼為致天也之也張大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言齊侯侯使人致之以其功也齊侯大夫

有德有立之德不知度下以法度自

鄭子旗字子旗之子鄭公卒也鄭今湖南德安  
府其地也鄭勳卽有德之諱也土聲節五音云

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

鐸逆庚與於齊齊陽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齊公齊以意恢

晉刑侯與雍子爭畝田

父而無成士景伯如楚救魚攝理載宣子命醫舊病

殺叔魚與籛子鉞朝邲侯楚申公巫臣之子奔晉

宣子

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十八

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

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

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生謂刑

也指淮下里不潔也指叔魚忌畏賊害也指那侯夏  
豈逸書音

後漢書  
 刀旗開復而刀殄二與捕魚放市於耶  
 侯而復之所謂施生也陳二中尼三又句古之貴直

也。台國制刑不愆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

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莛賦也以寬衛國言

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

侯之獄言其貧也以正刑書言不爲煩二言而除二

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知也。不薄。故輕。出曰義也。夫義之之辭。可謂直矣。直  
知其必然也。平直之會在。前年叔向言其。濟貨無厭。

遂使衛國免於薶薶之害而晉不爲暴於衛歸晉季孫亦在次年叔向言劍也能遂使魯國免於討伐而晉不爲暴於魯季

刑之法而雪之用則不爲煩三惡暴虐煩也三利害

疑其非義此言猶義也夫明其可謂之義蓋所謂大義滅親也杜預氏云三罪惟答宣子問不可以不王

其傳則以直傷義故重氣之數上聲隨音何反○防  
槩氏曰此非仲尼之言也夫叔向之三言者獨議耶

而後正國。鮒之得此也。無乃教教之亾素。歟。如有頑

爲直哉若平丘之會則羊舌子寔爲之謀主不能正

禮與辭遣之而使一夫行許二者皆傷國體禮體爲諸侯  
咎何利之加自周公誅管蔡聖人君子譴以爲聖人之不能

春秋左傳註解 卷之五十五

十九

幸而曰殺親益禁仁者固忍爲若言乎蓋左氏之誣孔子也無甚於此矣

--	--

---

--

---

---

---

\_\_\_\_\_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二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四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昭公九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傳無○二月癸

酉有事于武宮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武宮事祭事武宮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能遠護所○六月丁巳

朔日有食之傳無○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

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

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社事

乎非齊祲也祲妖氣也妖氣赤黑見于宗廟故以為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禮也魯有祲也叔弓卒故為去樂而終喪事○汪充

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

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

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

以剪其翬也不及此言不得有楚國女謂無極欲悅

蔡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附○六月乙丑王太子壽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卒周景王太子○附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



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關鞏之甲

服三年喪故后雖崩通謂三年之喪也寶氏云妻之

樂子未除不以用要古之道也故謂有三年之喪二

葬器之來嘉功之由非

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

早亦非禮也善功作葬器以獻于王者曰諸侯有

也遂竟也三年之喪雖貴為天子禮宜由樂不獻器

王既不免猶當隱戚而早為宴樂亦非禮也禮王

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

志經志經而多言舉典將為用之失禮指上文以

志考成志記也言言語所以成典法典法所以記禮

經今志其大經而徒恃言語舉引典故將安用此為

哉杜預氏云為二

十有六年元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

子殺之戎蠻戎之別種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中聚

秦秦之別種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中聚秦侯秦侯之書月書

殺戎蠻于皆不書夷狄相殘畧之也○夏公至自

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

如如晉○冬十月葬昭公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公猶以取鄭故為○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

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

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質信也言其素失信于

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質信也言其素失信于

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皆入會齊

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齊有代與之志故伐徐

今南直隸邳州有蒲如賂甲父古國今山東

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

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

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

謂無方伯之長害為小國害也遠方謂郊外也

詩小雅雨無正篇戾定肆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

乃衰滅亂無止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知我民

之勞苦者昭子引此詩蓋悼晉衰微其諸臣異心不

能憂民之勞苦也杜預氏○附三月晉韓起聘于鄭

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子朝無有不共恪孔張

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

從而笑之孔張鄭大夫共恪敬也禮客入廟門大夫

掌位列者禦而止之張又移立于客之後執政又禦

止之張又益趨西立于樂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

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

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

鄭大夫諫于產也人謂韓起幾猶動也數被其笑則

必陵侮于我夫亦謂韓起何以求榮言必取辱也幾

紀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

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

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

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

國人所專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

賦于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  
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  
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類或作類侯也放縱紛亂也不敬謂無禮敬之心  
也類謂不從大國之命見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嘗執  
鄭國政周倫也卿得自立廟故云祀于家祿祿邑也  
軍出卿賦百乘故云有賦于軍戰職掌也受脤謂君  
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于公皆社之戎  
祭也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者位表著之位忘其所忘  
所當立之位及累及也言為過謬者自應加以刑罰  
不得上累執政也規正也便去聲罷音皮辟音僻  
愚按孔張每忘其所為客之笑謂固不歸矣執政者  
而不預閑以禮毋寧不與有耻乎吾不虞賢如子產  
猶多言以○附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  
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噐也寡君不知工人有  
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噐也寡君不知兩玉環  
韓起得其一其一在商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  
人韓起欲得之謂請也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  
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  
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  
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  
與之無幾不多也偷薄也幾音紀屬音燭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  
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  
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  
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  
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  
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鄭邑則失位矣若韓

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  
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  
賈罪不亦銳乎忠信盡忠於宣子而守與國之信也  
宜惠家無賄見不當求環字愛也言鄭之為國當患  
位不定不宜患事晉之難見不當與環斥難履足也  
為鄭邑為晉邊鄰供給之邑不復成國也失位失國  
君之列此申言無禮定位見鄭國不當與環淫謂淫  
縱此申言無令名見宣子不當求環賈買也銳細小  
也言以小事微大罪也此總上意其音恭賈音古  
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  
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賈  
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韓子以威逼商人  
商人欲告君大夫而下文子產亦曰強奪商人子產  
也弗義弗以所求為義也復再求也成賈音價子產  
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  
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  
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賈  
賄我勿與知特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  
以好來辱而謂敕邑強奪商人是教敕邑背盟誓也  
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  
令而共無藝鄭鄭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  
成敢私布之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與商人俱故  
除治此地之荒蕪去其惡草與商人共處之強賈強  
市其物也句乞也利市逐利相市也質信也賈賈厚  
也此後言宣子不當求環藝法也若大國令共無常  
法是鄭為晉邊鄰之邑鄭亦不敢從令此復言鄭不

當與環成和好也此去聲重徒

第及強上聲與音預共音恭

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

子產改過○傳遜氏口以子產之才知而相鄰國屈

服盟主而不平於心故每遇事而發其英風可想見

也○錄首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

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

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燕裘宣子曰起不堪也

勳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

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賦風雨

女同車

子柳賦

宣子喜曰鄭其庶乎

鄭志皆昵燕好也

矣宣子皆獻馬焉

而賦我將

方我其風

夜畏天之威

言志在靖亂

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宣子私觀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

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

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

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晉昭公卒

會服齊狄

功如此然

委權以與之

而並立矣

權以假之

昭公之政

辱于乾

排警懼

丘雖曰

至蠻夷

也○錄

木不雨

蓺山林

言猶信

子服氏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秋郊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

之戎自是凡城稱六○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

夫不復稱人○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故但書戰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

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采菽菁菁者莪詩小雅

菁菁者莪詩小雅○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周六月夏四月也為正陽之月純陽

用幣於社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

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不舉不舉也社率陰

貢之社位上卿諸侯職卑於社不敢伐鼓但用平子

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慙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

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禦禁也應陰氣也平子終

為周之六月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

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

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警奏鼓雷夫馳庶

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正月朔

之月也六月非謂歲首之正月也分春分至夏至三

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降

物減物采也辟移正寢也移時過日食之時樂奏鼓

樂人伐鼓於朝祝用幣大祝用幣于社史用辭大史

用辭以自責夏書龍征於荒集安也房次舍也日月不

安其舍則災書龍征於荒夫司空之屬人庶人之

官者車馬之屬也曰走為故日食備也言此乃建巳

正陽之月朔為夏代之四月是謂孟夏大音奉厚

同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天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

氏黃帝子也姓之金天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

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

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

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黃

帝而百官卿長皆以雲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有

火瑞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六碑之後

亦有水瑞大皞伏羲氏風姓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

之祖有龍瑞共音泰大音泰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

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

鳩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

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時故以名正之官

之官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正之官伯

之官也以夏至來冬至止故以名正之官青







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臯則對師夜從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四

春秋左傳註訓義卷之五十五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十

經三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湏卒○夏五月壬午

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郕○秋葬

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楚許遷許亦樂遷故以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

之其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後故之以而

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毛伯過周大夫得過

卷之五十五

周賢大夫昆吾夏伯也稔熟也昆吾之君後惡積熟

以乙卯日與祭同謀今毛得亦以此日成其侈惡於

王都故知其必亡杜預氏云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

傳言長○愚按得之必亡也論其理則然惡在其

則將謂不道而殺人者遇良日焉而可爲也

月曹平公卒杜預氏云爲下會○夏五月火始昏見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

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東星

曰融風融風水也木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風爲

火之始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木火合之日故知

大作大庭氏古國曹作庫于上登之可禪龜曰不用

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言皆驗見去聲

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于產不可于大叔曰寶

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前年

不用龜言便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

知之竊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

不復火子產言天道難明雖竊亦何以盡知鄭之未

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

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

定遷矣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也良語辭弗良及言將

且遷國大事故及火里析歎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

人遷其柩子產以折常與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

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官晉謂無畜

卷之五十五

公于公孫多在鄭大時恐其爲變故辭之使處東門

新來聘者未知虛實故出之使去舊客知國情故禁

之不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

大龜使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

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官出舊宮人宣諸火所不及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

火于玄冥回祿祈於四鄆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

三日哭國不市子寬即游速于上游言之子皆鄭大

臨廟使二子巡行祖廟不使火及也登閣上大夫

祭畢則納于周廟廟王廟合群主王

也府庫皆藏貨路之處徹備六也商成公鄭大夫同



鮮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往晉既事晉天其  
敢有一心謂開闢乘火災之隙以謀伐鄭也鄭重也說  
接助之在晉言其所瞻望卒交而歸之者惟○楚左  
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警敵也而居楚地以  
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  
君盍遷許許本偃於鄭請遷近楚楚以葉與之許不  
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  
葉在楚國方城外之敝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  
可俘警不可啓君其圖之不專楚不專心事楚也子  
伐人故云有令政鄭遷許而得其地故許曰余舊國  
鄭滅許而漢言之故鄭曰余俘邑蔽障蔽也土謂葉  
易也國謂鄭言葉地不可輕易而失之鄭國不可  
小之而下備許國不可使爲俘囚警敵不可使之開  
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柝實白羽說音  
經戊戌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已卯地震無傳○秋齊高癸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無傳穀梁傳云日卒時  
傳十九年附錄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  
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  
世而已自完守以保其世無復經營中原之志也  
○楚子之在蔡也邾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  
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

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  
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在蔡謂爲大夫時仙曉  
封疆之官伍奢羸氏之子室妻也無極旣言可妻又以  
女美勸王皆欲諧建而先爲之地也王自取之故稱  
夫人杜預氏云爲下稱夫人起  
鄭人入音泰爲王登與晉預○邾夫人宋向戌之  
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  
盡歸邾俘向寧向戌之子爲前年邾人部故請師於  
以告○愚按宋以伐邾邾邑杜預氏云不書圍取不  
師伐國曠亦甚矣則以當時列國之政大夫專之故  
也○夏許悼公癸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  
奔晉飲大子止之藥言止獨書曰弑其君○愚按二  
以下當察故書弑與左氏同而鄭夾深陳止齊歐陽  
永叔又皆謂實弑與諸傳復別定無定論蓋古今有  
春秋在諸國義卷之五至五即公  
以率例弑君者重罪王莽弑其之徒是也又有雖無  
弑逆之意而以奇策謀其君者山人柳詒之徒是也  
殺同悼公之歟必此之類止所以書弑以此  
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言爲人臣子盡心力  
有惟性醫知非凡夫可用舍之可也止○附錄  
惟不合藥物所以蒙弑君之名舍音捨○錄邾人  
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錄楚子  
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  
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  
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  
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漢南夷  
極欲諸大夫故命王伯南方大夫子瑕以爲  
拜夫人爲夫人故建謝秦也杜預氏云爲明年諸大

千張本伯音霸辟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

紀鄆使孫書伐之齊伐莒以莒不事齊也莒子丁亥

紀鄆城係書陳無字也紀鄆邑今南直隸贛縣有

之子子占也鄭音章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

發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

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

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

七月丙子齊師入紀莒婦為發紡麻作縋也去即

城齊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為夫報讐也及齊師伐

莒婦人繫縋城上而投其所垂于外縋之而出齊師

將此婦人獻之子占使師四緝在城而夜縋登焉城

上之人謂齊師已登城之人紀鄆上紀鄆杜預氏云

傳言怨不在大憂音聲度音聲其音恭○汪克寬氏

曰齊景爭霸之心不下於僖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

有事於除莒以晏子之賢為之輔佐而亦不

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附是

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

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

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

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

予子游駟偃也絲晉女所生弱幼小也子瑕駟乞也

之則違衆故子產弗許亦弗止聳懼大夫謀對子產

也舅晉大夫也龜守龜也子產上聲大夫謀對子產

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太昏

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父兄懼隊宗

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

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懼過

之而况敢口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

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

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不天不為天所佑也疫死

惡曰昏言諸臣相繼而歿也大夫繼世為一宗之主

故云宗主族於諸謀於族也長親分族而自親也二

三之謂卿大夫是謂卿氏言鄭之君臣以天自欲亂

鄭氏故隨其所立而不知十三平丘之會舊盟以

大職為戒若鄭臣之歿而晉大夫得專制之則夫鄭

國與晉之縣鄙無異其失職已甚豈足為國喪法哉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報使答其禮也舍

後為不順于子產康國之政適弗能止以致大國之

困楚之過敵對客之辭則氣誠壯矣○附楚人城州

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

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

乎十三年吳滅州來今楚復取而城之戊莊王曾孫

也挑吳挑也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

矣戊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

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成轉忘寢

與食非撫之也息民五年謂自十三年即位今始用

立也宮室無量則不節用民人日駭則有寇讐轉遷

徙也勞罷成轉則不樹德民人日駭則不樂性杜預

氏云傳言平王所以不○附鄭大水龍闕於時門之

害楚其事集矣昭建居城又言王信之問伍

父以無罪見戮則臣不可以不報矣功謂吏議支功  
以度功爲仁仁者貴成功也擇任謂擇任部屬之事



非我是以當奔歸也言此之相從俱以俱奔伍尚歸奢聞貞  
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言伍奢將  
臣楚使楚之君言伍奢將貞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  
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言伍奢將  
兄反復也貞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乃見縛諸諸焉而耕於鄙言伍奢將  
其議而自亦知已之未得用故先進勇士以求入於  
光而退諸諸焉以待之縛諸諸焉士也杜預氏云為  
去聲音通也言伍奢將○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  
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  
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言伍奢將

卷之五十五昭公

十一

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言伍奢將  
坐待其死先諸牛言伍奢將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  
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樂與母弟  
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  
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言伍奢將  
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  
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  
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言伍奢將

也卿也之弟齊豹之子為衛司寇鄆豹邑繁等卿之  
禁又自取之公孟即公孟繁北宮喜褚師圍使行無則  
夫宣姜盡公孟弟于朝因以其亂鄆音結惡去聲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駱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  
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  
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  
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  
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  
其可也言伍奢將○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  
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寘戈於車薪以  
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駱乘  
及闕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  
公孟之肩皆殺之言伍奢將平壽衛下邑有事祭也蓋獲衛郭  
門外而伏甲於其中祝龜豹之黨寘戈於車薪以要  
公孟使不得前也使一乘亦如前車寘戈於薪使不  
得後也華齊亦豹黨闕巷言伍奢將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  
比御公公南楚駱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駱雁  
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子馬路之衢  
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  
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成鳥

卷之五十五昭公

十一

折朱鉏宵從實出徒行從公朱鉏乘車疾驅也西門  
賓衛三臣軍公衛也衛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  
四共一草故云衛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  
也謂門恐也衛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  
也謂門恐也衛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  
也謂門恐也衛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  
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  
遂從諸侯鳥請將事辭曰公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  
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  
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  
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青項公之孫將  
人商人也受聘當在宗祧故云宗祧在此不行聘事  
也謂門恐也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  
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庭實復有私謂面之  
之禮衛侯喜青敬已為乘馬以貴之為使並去聲  
賓將執主人辭曰公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  
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  
也若不獲杆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  
以除灰親執鐸終夕與於燎將請也無夜行也君之  
之後打外後請也請請也無夜行也君之  
齊氏之宰渠齊氏之宰渠  
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問殺渠子遂伐齊  
氏戚之北宮子喜也渠子召喜同族也丁巳晦公入

與北宮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  
八月辛未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  
月戊辰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  
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喜也與齊氏同姓  
盟朝等四人皆齊氏黨故出奔晉宣姜以與公于  
朝通也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  
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死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  
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  
敢貪君賜以干先生子石即青言其有禮齊侯喜青  
死何忌也大夫康誥問書篇其曰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非康誥全文乃湯其語也子犯也言受賜則犯康  
琴張聞宗魯必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  
孟縶之賊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  
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孔子弟  
也回也仲尼言宗魯是勤養之盜縶見殺之賊也  
蓋孟縶不善而受其害是食姦也許齊豹行事是受  
亂也於利故不能去是病其於回也知難而不  
自益其不義也歸成孟縶是成不台義為犯非禮也  
九此數者皆非君子所為也又言孟縶居又又思  
後宗魯欲周事豹而於公孟縶謂食姦受亂蓋不  
義犯非禮此萬世公案也然其以則自謂忠於縶信  
於公故以成回明其無他似非手刃殺人之者之比而  
三十一傳云齊豹作而不義其名為盜左氏已有  
或謂弟弗

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吾疾病爲諸侯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無裨不塞其國以社





也言湯政適中故爲百禘所聚此豈言其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言子產愛民有古人遺風也義千

爲百禱所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

14-1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六

昭公十一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

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

食之○八月乙

○冬蔡侯朱出奔  
○公如晉至河

乃復

春天王將鑄無射天王同景王無射鐘名〔貯音亦〕冷

春秋左傳註評訓義

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

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

與以行之小者不寵大者不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

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窅則不咸

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櫛矣王心弗堪其

能久乎冷樂官題其名職所主也有音然後相和成樂故音爲樂之與有鐘然倭考琴成聲故鐘

爲音之器省風謂省風俗而作樂以移之鐘言其聚  
真言其行雍狹細也擗橫大也嘉成嘉樂成也億安

也言以器聚音以音行崇小者不至于窳紀而不滿  
大者不至于豫橫而不入大小適均則能知物物既

和平則嘉樂告成故和平之樂入于人耳藏于人心  
心安則樂自生聲細則人心不能滿聲大則人心不

容不滿不容然後心有所感而生七情之疾杜預  
云爲明年天王崩傳冷音伶（冷）影反（冷）華去



○三月并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平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失位謂不在適子位以告以人子失位事告也君謂太子朱詩大雅假樂篇暨息言不辭意其幾位之亡行而以安思也蔡侯即太子朱杜預氏云蔡侯○夏晉士鞅來聘朱出奔齊大夫音恭辭音健望希去○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救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年焉為十一年叔孫結也季孫意如也叔孫以三命為國敗季孫惜其位在已上微使得罪于晉故

春秋左傳詳訓義 卷之三十六昭公

以七年禮士鞅謂是禮鮑國之禮以欲怒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杜預氏云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穀百年起本意去聲○愚按周禮使卿主國符之饗餼五年始以七年禮執亦通美猶少之耶宣子請環於鄭伯子產卒弗與宣子為謝不敏以禮之賢豈其為執一怒遂奔周禮以從之蓋必季孫生之者而力○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貍相惡乃諸諸公曰貍將納公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必亡有命吾不可以再公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公必死何遠之有公人謂華貍也司馬貴遂也公多僚以公不忍故言君若愛司馬則公必死也

春秋左傳詳訓義 卷之三十六昭公

公懼使侍人三言馬之侍人宜僚

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使告司馬欲逐貍也諺于謂多僚言吾有多僚之讒

子而弗能逐之命田孟諸也孟諸數名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劔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幣餽勸也亦如之司馬賜貍亦如公賜也張句華貍家臣尤之怪賜之厚也于皮即華貍宜僚多僚以劔劫之也登率登也前登已亡其傷司馬

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公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慳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鄭及桑林之門而守之任鄭皆貍家臣橫地名大心等三人皆公臣內南里故宋南門舊鄭舊城也華氏居宋城桑林宋城門名舊音坑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物事也二分同過二至長短極故云相過日食陰侵陽是陽不勝也故其災卒為水二至更變日皆慎不能因公之問言以遇災而懼之意乃曰不為災使公急于備於

春秋左傳詳訓義 卷之三十六昭公

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成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非以首哭而哭其精○附錄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登前故用吳師烏枝鳴齊大夫濮宋廚邑大夫未定營壘未定也入謂吳師固安定也鴻口宋地今河南歸德州舊有鴻口亭二帥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吳大夫濮古舍反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成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六昭公

四

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成齊致成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諸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餘吳之餘師出奔也藉成借以成難也送公送君出也也請待復戰夫勝負也微也令其各自揚微欲知助公多少以試衆心也揚門宋東門用少以少擊衆也備長兵也徒謂華氏北敗走也濮以裳裹心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宋公臣華姓華氏族一古華氏地而翟僂公戰一居公里而華氏姓預氏云得言古之爲軍不姑小徐僂何可反送也活反廷他反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

齊死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鵠子祿御公子城莊莖爲右干準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爲右城前年齊晉因齊師救齊大夫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精立宋地鄭華氏黨鶴鵠皆陳名于祿莊莖公臣干準華豹張句亦華氏黨呂封人邑封疆之官音者重音謹望尺由反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闕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句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殪干雙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友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于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城以豹呼已故怒而反與之戰注謂卿矢於弓關與等同等弓而射也平公城之父尚庶幾也出問矢出于城子祿之問二曰皆城之言得更也城言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相射是爲鄙夫故豹抽矢不射城一殪城之役長丈二在車傍見豹成事急抽矢而下車爲豹擊城城射折其股扶伏與匍匐同旬力疾擊城而城車軫城以射句城擊請一矢以求城欲言於君而活之聲言同乘其伍而不能皆安月我爲速諸今我十軍之刑而從子以求主宋若安月我爲速諸求速也也國音等相王登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軺曰射者石安音殊安音汝華軺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人吾爲樂氏矣軺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人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六昭公

五

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

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

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

我也後既許之矣楚師而出也公師也遂幸也復

不可以也故卒之也衛有齊之亂也三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

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

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

也王謂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

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

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

蔡左傳薛測義卷之五十六昭公

君蔡無他矣有盟也蔡平侯與楚公于此殺

靈王故言隱太子之子與君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晉克敵在十五年至是鼓又叛

賁且懼世軍謀故辭公

經二十有二年蔡悼侯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

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無○夏四

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

王室亂諸子並爭亂任家室故○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以首能廢立之也書王猛為王也書不○秋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入者歸辭王○冬十月

王子猛卒子以上加王其為王不路年之○十月

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傳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

子將戰死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

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北郭啓齊大夫

○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泣

盟莒子如齊泣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

君齊侯怒敗伐莒司馬竈齊大夫稷門齊城○楚

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

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故使人告于宋無寧

○宗廟也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君

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救邑無亢不衷以獎亂

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華向宋之公族故

以勸亂人為惡也宋以義拒楚故楚人患之諸侯

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

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

而除其害又何求固請出之宋人從之救宋則

師武強敗故云非吾利出之聽其出奔也無能為言

華向亦無能為宋害也宋人慮華氏更為亂必欲殺

之故諸侯固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驅華登皇奄

傳省城士平出奔走三子經下書也宋公使公  
孫忌為大司馬邊邛為大司徒樂和為司城仲幾為  
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王子朝賁起  
伯室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  
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王子朝賁起  
侍者曰自憚其機也遽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為人用

養在傳註訓義 卷之五十六

八

乎人異於是○養者實用人人犧寶難已犧何害王弗  
應○養者實用人犧寶難已犧何害王弗  
卒無子單子立劉釜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  
盟群王子于單氏○養者實用人犧寶難已犧何害王弗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意又叛於鮮虞六

月荀吳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  
外遂襲鼓城之以鼓子為糴歸使涉佗守之  
外遂襲鼓城之以鼓子為糴歸使涉佗守之  
外遂襲鼓城之以鼓子為糴歸使涉佗守之  
外遂襲鼓城之以鼓子為糴歸使涉佗守之

養在傳註訓義 卷之五十六

九

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以乙丑奔于平時群王子追之  
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  
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  
耳平公亦敗焉○養者實用人犧寶難已犧何害王弗  
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  
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  
耳平公亦敗焉

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叔執葬景  
室之亂經所以書亂閔馬父即閔子馬魯大夫天所  
廢諸侯之職扶若。○愚按魯下子朝之不克實於其  
事之不順焉觀之如但以喪職秩故為不足與也則  
將謂亂臣賊子有責疆之援而後動於焉者其幾希  
元乎此非君。○單于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  
子所宣言。○如平時遂如園車次于皇。園車皇皆言九次也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  
宮辛卯鄆胙伐皇大敗獲鄆胙壬辰焚諸王城之市  
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已  
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園。王三子  
守王城以拒子朝平宮平王之宮鄆胙子朝黨也王  
信所居之地醜王猛黨前城于朝所得言百工因醜  
秦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六  
十

京毀其西南。陰龍城所軍侯氏荀躒所軍魯集西平  
所分之邑箕遺以下三子皆晉大夫濟野虎伊洛東  
南前城之東自時于朝在京故其後之。○王猛寬氏  
曰單于當朝難之秋任托孤之寄韓悼立敬其功亦  
不知矣劉原父及文定公所以責二子者蓋猶霍光  
專無大臣之禮爾。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六  
十一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七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昭公十二

經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姑如晉

姑如晉人國郊國郊在叔孫姑前經書後從赴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秋七月莒子庚與來

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雞父在今河南府城東洛水北

○天王居于狄泉狄泉在今河南府城東洛水北

○尹氏立于朝尹氏周世卿不言尹子而言尹氏明其氏族故能立之也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

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郛

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閭庚戌還

師王師晉師也郊郛二邑皆于朝所傳令河南鄭

師縣有郛故晉師陰澤邑皆周地時于朝敗王使人告

晉是將王以爲無假于晉師故告閭而晉因此

遂逐水晉師還而于朝之師復敗○郛人城翼還

將自離姑公孫鉏曰春將御我故曰成還循山而

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

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郛師過

之乃推而歷之遂取郛師獲鉏弱地郛人想于晉晉

人來討與離姑皆郛邑公孫鉏郛大夫御禦也郛

恐魯人禦之故鉏欲不過武城依山南而歸徐鉏三

人皆郛大夫三人恐兩山道下遇雨將不得歸故不從

鉏言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也殊絕歷什也推

弗絕之木什地以塞後路也音禦禦音厥

姑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言使

人也音侯有罪盟主當以罪討之不當執其使晉人

使與郛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

制也郛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固在請使當之不

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公侯得會伯子男故云當

小國之君郛雖有東夷之風故云韓宣子使郛人聚

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

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

灰之魯人叔孫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

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

與與之使執之也去衆與兵示欲以身成義不爲辱

所歸將益晉發故云悔之何及若皆相執使各居一

館士伯聽其辭而想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

從者四人過郛館以如夷先歸郛子晉人使叔孫與

子服固各居一

子服固各居一

子服固各居一

子服固各居一

子服固各居一



館不待兄各曉其義二千餘年不直十伯意而  
之引也土伯引叔孫諸于既誠其待從必先  
于郭君之館然後以之如吏欲使人見其邑  
士伯  
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于於都叔孫旦而立  
期焉乃館諸其舍子服昭伯於他邑  
都即箕也立待命也從旦至明旦為期于  
服昭伯即于服昭伯以因之期音期 范獻子求  
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獻子欲求貨而以請冠為辭叔孫先取冠法以為  
樂別冠而後以二冠與之曰冠盡矣絕其後請也為  
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  
見而不出魯欲以貨見叔孫叔孫留豐不出不欲以  
貨見人許取貨將發之樂王謝求貨于叔孫叔孫會于  
者裂帛而與之卒弗與賄婦約之子也今為晉所執  
秦秋左傳詳訓義 卷之五十七昭公 二  
范執來貨亦弗與父于 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  
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  
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初不與示下四隅也  
後食之示不愛也所  
居雖暫必治臨行如始  
皆見嚴整無所苟也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  
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  
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  
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已丑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  
戊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  
于王城次于左巷訾牆直皆于朝所得邑入尹自京  
入尹氏之邑墾尹又公子朝黨作  
于朝黨王如劉于朝 舊唐書 周卿士 秋七月

戊申郭羅納諸莊官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  
郭甲子尹辛取西闔丙寅攻剽蒯潰蒯潰大夫蒯  
之郭尹辛尹氏族唐西闔皆周地蒯潰王邑今河南  
洛陽縣舊有蒯郭王所敗邑蒯潰是故王邑今河南  
氏立子朝○姜實氏曰子朝久未得立以人心不附  
而前此有劉軍決猛以相抗也今猛卒而劉軍敗散  
王雖立然勢未張于是始  
自如入尹依尹氏得立焉 莒子庚與虐而好劔苟鑄  
劔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為存帥國人以逐  
之庚與將出聞為存執受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  
羊牧之曰君過之為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  
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庚與莒子名為存莒大夫  
與國者丘公之弟郊公諸丘公之  
于十四年奔齊莒子之養受音殊 ○吳人伐州來楚  
秦秋左傳詳訓義 卷之五十七昭公 四  
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  
子瑕卒楚師燔州來楚邑時令尹子瑕以兵將兵遂  
越攝其事而戰既卒其軍人無復聞  
也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  
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  
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頃與  
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  
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  
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  
威後者敦陳整旅壯則輕項則無謀夫楚政則不盡  
力則不文所謂七國不同心也



者雖也詩大雅文王篇今念也事述也義取金  
祖則述其德以顯之武文楚四君皆賢方  
百里為一國方千里為一國難以為安也杜預氏  
云城郭君子謂之也此秦瓦城郭而或以為必不  
何者蓋共王當楚威王時而秦思其國都之患于  
故增修其城是忽于遠圖而自保不遠者也其不可  
同日而語者

經未二十有四年蔡昭侯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纁卒

無傳仲孫纁孟僖○結至自晉內大夫行還不書至

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犬

雩○丁酉祀伯郁釐卒○冬吳城巢○葬杞

平公○葬杞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耳

桓公見王于朝簡公召莊公于召伯盈也鄆南劉子

謂長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同則能謀度于

義大誓則書篇夫人平人也亂治也君謂劉平公言

商周之興滅在德不在衆今于朝不德無害于我當

修德以誘戊午王子朝入于鄆○晉士彌牟

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經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

欸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

以為盟主之故是以父子不腆救邑之禮將致諸從

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晉將禮叔孫而

立干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泣問周故士伯

聲○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

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

莫將積聚也慎以陰勝陽故將水昭子以過春分陽

不勝陰莫然不動必將積聚為災也○六月壬

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

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取杏皆敬王邑相相

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

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養養

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

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馨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

耻也老夫子大叔自稱恤憂也發憂婦也發者常苦

也韓少故發者其律將及恐禍及已也發者常苦

也韓少故發者其律將及恐禍及已也發者常苦

特在晉而無力以助之是為晉之也而晉尹王聲靈音靈獻子懼而與宣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宣子韓起也秋八月大雩旱也條如切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得河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營不佞也陰不佞敬王大夫溫人晉師也而敬王在東故不佞只溫其南侯于河得王者而敬王之玉變而為石及敬王定其位石又變為王故不佞獻于王王喜得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界也行吳之秦欽在傳註訓義卷之五十七九

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上辛上旬之辛季辛下旬之辛以重上事也不言大承知○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諱奔故云孫齊侯唁公于野井今山東臨邑縣南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在宋地今河南○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鄆在魯國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右師樂大心官是桐門也宋大夫以宋大夫爵位為卑下也司城氏之祖為司城因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以名勝勝亦卑之也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新宮逸詩車轄詩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成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作謂助哀禮也哀樂可樂而哀也樂可哀而樂也小邾人于黃父黃父晉地○有鸛鳴來音鸛○秋七

為小邪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

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

公公告繼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

三世美韓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

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矣

平子庶叔父姊與公若同母從從昭子也曹小邪姓

宋元夫人也逐逐平子公謂宋公如是言果欲逐季

氏也三世文子武子平子也四公宣公成公襄公昭

公也逐逐平子武子平子也四公宣公成公襄公昭

至命天命也杜預氏云為下公孫于齊傳委從云登

汪克寬氏曰昔也詩秘邑使公孫之卿圍之今也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魯君之事向何作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君

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經天義省文也則法也日月星辰之明也民言

法之以用其明高下剛柔地之性也民言

其性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五絢金木水火土五味酸

鹹甘苦辛五色青黃赤白黑五聲宮商角徵羽氣董

若遇則失其性此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

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

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奉養而成之也六畜牛馬雞

犬豕五牲麋鹿麋鹿或曰

五章謂青與赤之文赤與白之章白與黑之章黑與

青之章五色備之謂九歌八風七音六律為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

君上臣下所以法地勢高為夫婦外內

以經二物

物事也夫治外婦治內所以經紀內

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昏媾父曰昏重

曰姻兩婿相謂曰亞九族親疎自然

條理所以象天之明此解則天明意為政事庸力行

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

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在君為政在臣

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務其時要從類也順民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之事威可畏也嚴人由震雷曜



怒有戰聞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習行信令  
賞罰以制生生好物也成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  
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哀樂民之常情即六志也則物則也自稟賦言類事  
類也自應按言習察六志之則使與事得宜而無過  
不及之差也哀大聲曰哭哭聲有涕曰泣泣與所當  
與也舍免所當免也列陳曰戰戰力爭曰鬥行施為也  
制人之主生為好事物為惡事物好則為樂惡則為  
為哀人可生可樂而不可哀則皆為善以取福不為  
惡以取禍乃能則天地同和而於陰陽風雨晦明之  
六氣能與天地流通不生疾而德久也簡子曰甚哉  
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  
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

禮記卷之五

十三

謂之成人太不亦宜乎民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云  
之使就于直人性之直者以禮獨簡子曰鞅也請終  
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宋樂大心曰我不輸  
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樂大心右師也宋殷王  
客輸也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  
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  
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右師不  
敢對受牒而退於時號令輸王栗具士伯告簡子曰  
宋右師必以奉君命以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  
祥大焉杜預氏云為定十年○有鵲鵲來巢書所無

也此鳥穴居非魯所有故書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謡有  
之曰鵲之鵲之公出辱之鵲鵲之羽公在外野往饋  
之馬鵲鵲跌公在乾侯彼襄與禰鵲鵲之巢遠哉  
遲遲禍父喪勞宋父以驕鵲鵲鵲往歌來哭童謡  
有是今鵲鵲來巢其將及乎師已魯大夫鵲鵲二字  
出奔之屋羽飛貌在外野出在外野之野跡跡行  
貌微求也襄齊地儒內衣也乾侯齊邑今為此直隸  
成安縣單高居貌遲遲遠也言鵲鵲出奔之地遠而  
又遠也謂昭公名成于外故云襄勞宋定公名立為  
昭故云以驕重呼鵲鵲傷之甚也昭公生出故歌成  
還故哭將及將及此事也總言鵲鵲之事應在昭公  
失國時去聲○秋書再雪旱甚也○初季公鳥娶  
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成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

禮記卷之五

十四

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奴與襄人檀通而懼乃  
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邇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  
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  
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  
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  
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  
之故公若怨平子公鳥公亥皆平子庶叔父公亥即  
公鳥妻鮑文子女也襄人食官名檀扶也秦邇魯  
大夫其妻公鳥妹秦姬也使使以非禮也公甫平子  
弟要劫以非禮也公之亦平子弟下平子邑夜姑家  
臣而要主其罪尤重故獨殺之是指夜姑公若與夜  
姑共相公鳥之室故云殺是是殺余豎主通請謂者  
連迎也有司欲夜姑之有司欲迎受生殺之命此節



平子得罪於公若猶去聲去聲季卿之鷄關

氏介其鷄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官於邱氏且讓

之故邱昭伯亦怨平子邱昭伯魯大夫季公八世孫

居相近故鷄關今山東曲阜縣有鷄堂介甲也以

甲衛其羽使取勝距鷄足後如雞者以金飾鷄距以

碎其甲怒謂其不下已益官侵其官以自益

也讓責也此節言平子得罪於邱氏邱音后

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

怒拘臧氏老招伯臧為子旃之也老家臣也事見此

將稀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

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稀合祭也萬舞

十六人今僅二人其眾俱萬于季氏之家廟臧即昭

伯不能庸言奔禮大甚將廢之不用也此節言平子

得罪于魯大夫林氏與氏曰孔

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

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

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

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

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

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譏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

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

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廡

公為昭公子務人也公果公賁皆其弟公賁季氏

勢故仲怨欲擊季氏無命無受命之人也小人言其

微不足謀大公果知公意順故自言難難也邱孫

孫讓人謂公若邱孫之徒受名徒以虎名受名也

失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

魯邑長府官府名與音預

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

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

于費弗許請以五乘出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

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隱

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蕩蕩蓄民

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

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沂上謂魯城南沂水之上季

子即懿伯政自之出政令自季氏出也隱民皆公逃

匿者日入日冥也愚姦惡也言日冥之後姦惡之人

或起而叛君助季氏眾季氏之眾蓄聚蓄積也言積

其所蓄之怒則民將生異心異心一生則與季氏求

同叛君者將合而攻君

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

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

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

冰而踞遂逐之義疑所助故莫對三家一體有季氏

簡兵蓋可以取飲踞也言無

戰心逐之逐公徒也驪子公反孟氏使登西北隅

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

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孟懿子亦與所助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

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

如墓謀遂行諸臣公若等公本意自伐李氏非生諸臣所劫今子家盡欲令諸臣等偽作劫

若以向李氏者令負罪而出君自可止不出也與李

氏有所德之精改其所為公不之過魯國遂如墓謀

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

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

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

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平陰齊邑

昭公未敢直前故次陽州以待齊命齊侯未至平陰

昭公欲迎齊侯故過平陰先至野井以待之齊侯自

齊來齊侯自齊來季五老昭公

答本不初有司請陽州而欲會于平陰故令魯侯至

野井見迎蓋為平陰近而陽州遠故也昭公先往野

州得下人之禮物事也禮去聲季五老昭公

公知齊人不拒而漸進以至于野井齊果出逆而唁

之亦可以見景公能不失禮矣景公自守之君也何

以責其能定魯哉而况公初至之待魯亦未能遽為

謀也先儒謂其無納公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

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敕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

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

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

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也晉國封疆

之齊侯欲以一萬五千之賦致于昭公以待伐季

氏之命非過也言天若福君不能過于周公則公止

之其立也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

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昭伯率從

惡不得取公信明也昭伯率從者有罪從者無罪必明辨之

昭伯也昭伯也通發通也外言不入內言不出無得

昭伯也昭伯也上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

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

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亾而惡定

焉可同也昭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

速人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家子名二

從者昭君處者逐君故云皆有罪或欲通外內者

此辭說也且欲去君為罪出奔也好公好出奔惡

定惡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成。戊辰

卒。有異志，不欲復納公也。昭子耻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而自殺。齊人殺昭子，以昭子之尸為平子所敗，因祈

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杜預氏云：為明

本。○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郕。公杜預氏云：不書圍郕

人自服也。○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

以上為僂，與僂僂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

問家故，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

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

執而戮之。逸奔郕。臧會昭伯從弟，僂句龜所出，地因

不信之事，不信得言問問。昭伯起居故事也。昭伯問

其妻其弟，其叔其弟，不問昭伯起居故事也。昭伯問

如初，又不對也。昭伯既王懷疑，不入其家，乃次舍于

外，而察之，皆無也。故執戮僂，其詐也。逸奔也。僂力主

具反。居郕，飭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

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

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

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飭假郕邑大夫賈正，率貨物之官，計送計簿也。桐汝

里名。會目季氏出伏兵逐之，會反奔季氏，故執之于

中門之外。有惡相讐，怨也。昭伯從公，出奔季氏，恨

之乃立會為臧氏後，不余欺言。不信果驗。杜預氏

云：傳言上之之驗，善惡由。○附錄：楚子使蓬射城州，屈

人飭音防，音音價，意去聲。○錄：楚子使蓬射城州，屈

復蒞人焉。城丘皇遷，皆人焉。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

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欲美使民不安其土，民必

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附錄：熊相謀季然，楚定三

大。○附錄：熊相謀季然，楚定三。○附錄：熊相謀季然，楚定三

大。○附錄：熊相謀季然，楚定三。○附錄：熊相謀季然，楚定三

大。○附錄：熊相謀季然，楚定三。○附錄：熊相謀季然，楚定三

大。○附錄：熊相謀季然，楚定三。○附錄：熊相謀季然，楚定三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五十八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十三

經二十有六年宋景公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

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失位而消書至書居○夏

公圍成成陽縣有城○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

杞伯盟于鄆陵鄆陵地○公至自會居于鄆無○九月

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書入難詞

奔楚杜預氏云書奔在王入○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杜預氏云書奔在王入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杜預云前

是乃發傳者○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其違命○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處于鄆乃魯之地

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

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庚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

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

子猶受之豐賈皆季氏家臣幣錦以錦為幣也二大

為一端二端為一兩縛也也項瓦耳也急

酒家戶十六斗曰庚豐賈言若射為其行貨於子猶

同齋言魯人買此錦甚多欲陳百為獻為道路不通

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

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

而疾不知天之奔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

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

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據欲

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公昭公

季孫貨而說齊侯使不納公其事不可謂無但景公

力信用晏子必不為據言所動其所以不納公者亦

由其本無遠志又見公失人心故但居之於靜使

不疾所則自以為為盡職矣於景公又何責焉若謂使

公于鉏帥師從公固成景子心不動成大公孫朝

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

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

已甚弗能忍也請息有于齊齊師圍成人伐齊師

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

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朝欲以成禦齊師于境不使

也用成用成之民力也息有如荷重而不勝欲止息

也許言欲降將以緩齊之伐齊師信之故圍成以俟

降而水名服也齊師飲馬于淄而告齊云魯不欲

降已不能勝衆心遂與齊師戰炊鼻齊子淵捷從洩

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沃斬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

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駸戾也而助之子車曰

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

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

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

中手矢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眉甚

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謂捷齊大夫從逐之也子疆曰謂之君子何敢

谷劉師敗績劉氏敗績之師王城子朝之師○秋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之謀○愚按此盟蓋景公





惟我心之所欲則命為君請敢有議其非而謂之  
爭相恤也行亂謂立法規取賢習讀易也倍即背  
犯也齊盟齊一之盟請誣先王言立猶詐為景王命  
也猶執持也贊佐也肆從也罔極無窮極也故所  
至也贊勸使也天法上下自然之體也故所  
先王之命即下文擇立長是也連召也故寬其憂也  
經經常之德也圖謀其難也此方指時事以應妖言  
言諸侯不見振救厭去聲底音止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  
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  
也言王后無嫡子則擇立庶子之長者若庶子年同  
也擇立有德者若德同又擇立十吉者若從是命下  
先王立長之經適音的下同長上聲穆后及太子  
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  
季圖之十五年太子壽卒穆后亦崩贊助也言單劉  
季圖之助景王私意而立少君問先王問錯先王之  
制也伯仲叔季總謂諸侯卷之五手八昭公  
此言不當立少天音泰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  
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  
禮甚矣文辭何為于私遠離也大大國也專志專行  
○附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彗出齊之分野示田氏  
除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誣不貳其命若  
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  
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  
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

不也誣欺也誣與誣誣字不同疑也言天道禍福人  
不也國共意明白無可疑者不可得而移易也其星  
為禳故為除穢之象何損無損於禍也詩大雅大明  
篇翼異共顯昭明也聿語詞懷來也言文王  
德不遠天放四方之國往歸之又詩逸詩也言我無  
所監視惟監夏商之公皆以亂政故也為所為也  
公說乃止說音○錄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  
寔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  
為在德路寢正寢景公自知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  
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鐘之數其  
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飲焉陳氏厚施焉  
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  
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附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寔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飲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義素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言天則則禮義與諒友善也義則和而不流正則柔非軟美慈而從則不自專聽而從則能委曲物事也禮自本體而言禮之善自人行禮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言先王稟受此禮于天地以爲治民設也是以先王尊尚之

春秋左傳註評義

卷之五十八

九

春秋左傳註評義五十八卷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五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昭公十四

經二十有七年楚昭王元年春公如齊自齊行也公至自齊

居于鄆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至自書居我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弑其君僚以弑言舉國皆君故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書名以其信讓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無傳快祁命卿故書邾邾來奔邾氏曰邾臣逐君而邾快其類也

公如齊自齊行也公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前年齊取鄆以居公故公處于鄆言在外邑故經書地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

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前年楚平王卒故吳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今南直隸處江縣竟字于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云延州來上國中國也吳辟在東地勢卑下故以中國

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爲上國報其仇也

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尹秀工尹楚官然麋其名也都君子在鄆邑之上有衛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師蓋其師也

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師師至三潛吳師不能退沙地

水名遇窮之師當兵之至請之問 吳公子光曰

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

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

身也光以二弟在外為敵所制國內空虛欲乘此弑

餘祭夷昧季札季札賢諸樊餘祭不以國與子而與

季札札不受則國宜與諸樊季札徐乃夷昧子而與

而代札故光自言王嗣克勝也至謂聘還設諸恐已

成之後不能存立故欲以老弱托光也我爾身者言

我身猶爾身不必以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

老弱為念也音專 卷之五十九

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

鉞蓋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

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鱣設諸

真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胃遂弑王闔廬

以其子為卿堀室堀地為室預為避計親親密也自

之以鉞言守衛嚴密也鉞劍之別名羞進食也進食

者必解體易服于門外膝行而人執鉞者以鉞夾承

之及進食者之體而後以所進食授王左右而後進

光恐難作王衣殺已故偽足疾入于堀室設諸多全

魚買劍于中以刺王雖執鉞者交刺其胸而季子至

竟弑之闔廬即光也于設諸之子藏音拔 季子至

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

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

命矣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然于是季子悔

世貞氏曰季札蓋復其本位而待公子光之甲○王

諸樊之為長馬而讓夷昧夷昧之為仲為叔焉而讓

即中人亦勉能之夷昧夷昧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

行也夫兵之俗狼戾而好戰日尋干戈而俸以

貪饕鬄男之性尤以狡悍忍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

而而也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

國故執計而舍之非不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立

而不攸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

札始得為札夫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

用之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

亂而還鍾吾小國今為南直隸宿遷縣二公子與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鄂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

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

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

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

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賓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

以酬之直言事君和言接親右領官名子惡即郤宛

子常也曰以下無極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

之辭說音從比音鼻 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

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

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

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鄂將師而告之

窮信無極之言張氏平兵於門左此後謂此春敗  
之役吳可得志言楚可得志于吳也曰下一句舉  
當時之辭吳乘以下二句皆無極將師退遂令攻卻  
氏且執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曰不葬  
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  
投之遂弗葬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  
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  
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  
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美國將如何令尹病  
之熱燒其家也編管經茅以覆屋有秆葉也投投管  
之秆于地也炮亦燒也令終陽句于晉陳楚大之  
卻氏童為王為楚王也蒙敗也杜預氏云為一終  
極張本熱教人管音杆扶古旦也音施○張洽氏  
曰侍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秋會于扈令  
明以立干無道之朝至于見殺宜矣○子朝雖奔  
戌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而其黨猶  
在敬王勢微不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  
能自固故成之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公於  
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  
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  
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水以游叔孫氏懼禍之  
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  
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  
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

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  
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成之  
○魯之樂和也貞于衛北宮喜也皆謂魯君請囚請  
公事在二十五年復復存也休公啓問也言季氏被  
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休也言季氏被  
之而復安乃天意實救之故使公徒敗于且知公不聽子家言故使如晉且  
于而可敗君子哉陽虎逆德不足責孟懿子嘗學于  
仲尼豈其昧于大義卒至于此春秋不書竊有疑焉  
○魯楚卻死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國  
人之謗言謗也國中祭祀沈尹戌言於于常曰  
進胙者皆謂于常難去聲

子家子曰天命不恤父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天既  
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  
為無望也夫其成於此乎陽虎季氏家臣欲奪公卿  
君已久使君敗公者為此好戰之眾也天既禍魯而  
眾乃違天以求福雖有鬼神助若此戰必敗又嘆以  
為無復望其復國必終成于季孫子家意欲公靜以  
缺命不微公戰敗以衰威也公使子家  
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公不聽子家言故使如晉且  
于而可敗君子哉陽虎逆德不足責孟懿子嘗學于  
仲尼豈其昧于大義卒至于此春秋不書竊有疑焉  
○魯楚卻死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國  
人之謗言謗也國中祭祀沈尹戌言於于常曰  
進胙者皆謂于常難去聲

夫左尹與中庭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謠至于今不已或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兮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通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于夫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

左尹

六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齊侯納公之意度其必不加禮于公故云其飲酒也齊侯知其言禮君不辭出宴大夫使宰為獻此昭公為人夫也請安齊侯請饗安下在堂也子仲

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籍秦籍談于會魯人以昭公之難為辭經所

經二十有八年吳王闔閭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

卒

冬葬滕悼公

傳二十八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使人請晉逆已也淹恤恤憂也一个單使也即就也甥舅謂齊也亦使逆言當自使齊逆君也復于竟使公復還于晉之竟而後迎之居乾侯杜預氏云言公不能用于家所以見辱

晉祁勝與鄆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

直謂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

遂執之祁勝鄭氏皆祁勝家臣通室男也盈祁平

也蕃多今世亂勝無道可以自立于若執二人以討

其罪恐反下也于禍詩大雅板之篇多辟多邪也立

以達于衆姑且止也言民多辟邪之行無自立法

家臣無與國事也上言音辭下言音關祁勝賂荀

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

將皆必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仇也以爲快乃殺之

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

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鈞均同楚發語辭吾君

卷之五十九公

謂祁盈言殺勝與臧也亦不殺盈亦死固將皆死

不知先殺勝臧使吾君聞之以快其心也楊叔向邑

去聲也銀去音明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

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

巫臣氏夏姬女也黨親黨謂舅氏也母父妾也庶庶

弟也言父雖多妾勝而庶子鮮少乃母不能容吾故

不娶無上聲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

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

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

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

黶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獲取之生

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

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景

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

必有禍及巫臣也言謂靈公于謂微舒國謂陳而卿

謂孔寧儀行父子貉即鄭靈公之謂微舒國謂陳而卿

二俱指夏姬而言古諸侯美髮爲黶黶鏡也髮

黶黑故名玄妻齊樂之官長憚嗜食也類矣也封

大也羿有窮名言夏姬以妹喜亡殷以姐已亡周以

褒姒亡也申生以驕姬廢物事也言皆因美女

之事尤里也尤異之物必有德義可以勝之裕音附

伯石始生子容之母奔謁諸姑曰長叔似生男姑視

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

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姑叔向母長叔謂叔向兄

卷之五十九公

弟之妻相謂曰叔狼子野心言豺狼之子性在山野

不可馴伏也取去聲強上聲長上聲喪去聲愚按

向之欲取巫臣氏也自前而言則母之命猶君之命

自向之母而言則君之命重於已之命此向所以終

取之也雖然使向而誠不欲娶也者而以母

氏之訓爲君誦之則平公亦不強使之也美錄秋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

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

祁大夫司馬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

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

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

謂賈辛司馬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





曰主以不賂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王  
必諫以獻上以獻其父獻于大夫之大宗訟者皆許  
諾退朝待於庭饋人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  
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閒三歎  
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  
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  
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  
屬厭而已魏子朝君退後竟待于庭魏子召二子世  
屬厭而已也置食三歎息食畢使二子坐而問之  
屬厭而已也言他人非賜我以酒以不夕食而饋將  
饋食初至恐不足飽是以一歎至食及半歎及饋食  
以為豈忘將軍食我而不飽之理是以再歎及饋食

春秋左傳註評義卷之五十九

十二

經二十有九年齊侯公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不  
至自晉以不得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張高偃子以  
見晉侯故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張高偃子以  
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故往乾侯夏四月

庚子叔詣卒無傳秋七月○冬十月鄆潰無傳云潰之

為言上下不相得也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

侯六主稱主齊比公于大夫三月己卯京師殺

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三子皆子朝黨勝伯

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

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二十六

奔楚中道而還九罪也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

鄆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弟見王殺伯○平

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

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買也賣也賣其馬也音古

意意如剛忍克情必無歸馬之事脫有之亦鄭莊射

中王肩假祭足勞王具問左右之類爾加刃於人而

以手撫之此小人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整而

公將為之積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

裹之啓服馬名整墜也為積作棺也從去聲音

裹之也愚按禮教惟不奔為埋馬也昭公欲積啓

服誠過矣子家子乃請食之何居當是時從者病矣

此之不恤而積成馬哉此即夫子傷人不問馬意也

于家子之食從者權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

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子服也

殺齊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毋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

毋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毋先以

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

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

為大子公為亦昭公子偕出皆生於室也內則云妻

公衍毋使待已生子共告也喜陽穀以得陽穀為吉

也思於魯追思失魯之故務人即公為始與公若謀



氏為堯後者也或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非盡本書語

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

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

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

稷田正也有列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

周弃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少皞即金天氏四叔其

將衆在百北少皞所部清成也重治水為句芒該治

成少皞之功故或皆為民所祀為三祀顓頊高陽氏

其子犁為火正號祝融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其子

句龍能治水土為后土成而見祀為二祀此謂五祀

也方答社稷故云后土即為社是社已在五祀中矣

稷在傳註謂義卷之五十九公

田正掌播殖者為稷列山氏神農世諸侯弃周之始

祖能播百谷湯既勝夏廢柱而以弃代之杜預氏云

傳言蔡墨之博物○附冬晉趙鞅奇寅帥師城汝濱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執趙武之孫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

築城守之用蔡墨輔謂之鼓令晉國各鼓石為鐵計

令一鼓而足一說三十斤為鈞鈞四曰石石四

曰鼓蓋四百八十斤也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仲尼

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

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

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

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為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三賤無序何

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

之何以為法唐叔晉始封君經緯如布帛之有經緯

序守之故卿大夫不失業貴賤相安舉無愆失所謂

有國之法度也執秩主爵之官文公蒐被廬修唐叔

之法在僖二十七年法在魯故民不尊上法不在人

故卿大夫無守業貴賤相安舉無愆失所謂有國

國也夷蒐在文六年是時一蒐而二易中軍之

帥以故賈季其鄭之徒怨恨而作亂故云亂制蔡史

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

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

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蔡史

蔡墨法姦以姦邪為法也加著易移也言宣子刑書

中既廢矣而今復著之是移易之而使公也與與知

也言趙鞅與知鑄刑鼎之事然非其本意故修德可

以免其亡杜預氏云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

以叛傳

與音預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昭公十五年

經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君失其君在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

書公所在○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

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

公且徵過也徵明也先此二十七年八年九年歲首俱不書公所在以公尚在四封之內至

是鄭肅客寄乾侯故書所在非公內不能繫臣民以

安其身外不能事齊晉以復其國明公之有過也

思接昭公于鄭則每書居于乾侯則每書在夫居猶

吾土也在則非吾土矣此春秋存君父罪臣子譏諸

侯之意也而左氏於每書必○夏六月晉頃公卒秋

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

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詰責問也

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

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

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

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

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

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子愛也共其時

職貢常貢也不虞意外之變也豈忘共命言不取也

共命以所備祭者多不及辦之謂此言卿小事大共

其命嘉靖謂禮聘享三軍之謂軍禮開

而執紼也不獲數不得如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

數大國謂晉惠恤小也慶善底致也言若自會葬而

於禮有加則慶善之士大夫不及數而於禮有乏則

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

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

在此矣唯大夫圖之周靈王喪在襄二十九年少卿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

也晉人不能詰杜預氏云傳言大叔之敏○吳子使徐人執掩

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

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秀尹然左司馬

沈尹成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

二十七年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至是吳子命二國

人執之二公子奔楚楚王多封與土地而定其所徙

之居又使逆之于竟監馬官養所封邑子西諫曰吳

城城養也胡田故胡子之田監平登

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

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

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

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矣將自同于先王

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

抑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

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白描揚焉王弗聽之結

好也之結使吳自服也之結其言謂大封二公子

大王之于比于諸華之國今國廬亦將自同于先周

以自剪其異國而以其上地封大異姓諸侯乎不然

則何得不旦安我鬼神寧我族姓以待其善惡吳子怒

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

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

而送之使其適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

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防山以水謂防壘山水以

臣妾也之結也夷帥城父之結也季本氏曰左氏

稱章禹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則是降也既降

胡為而又奔哉蓋奔者不為吳人所待而逆難竊走

之名也率重而言則但當書降今書奔楚則以未降

吳也其書名特以屈服于楚之結○附吳子問於伍員曰

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

之有餘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之言言伐

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之言言伐

經三十有一年晉定公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

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

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

公無○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魯人天濫今山東滕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內

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私私告

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

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

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

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

死若弗殺弗以君之惠也之結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

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季孫冠服如表示憂戚也

願事君而不敢還故臣不得事君若豈敢辭刑戮之

命下文即不辭刑命事君若謂君若以臣三言言

其亡若以先臣二言言其殺故下文云若弗殺弗以

君之惠也從君謂魯君皆辭辭以見忠順也之結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一家子曰君與之



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

君必逐之知伯荀躒也一慙一時之耻也終身慙終

去李孫也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

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戎君其入也

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於人將使歸糞除宗祧

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人

昭公自稱糞掃也夫人季孫也已昭公荀躒掩耳而

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

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于姑歸祭掩耳而走怪公

也謀言晉君惟恐獲下納君之罪爾今納而不忍聽

敢復與魯國之難蓋拒之也歸祭攝君主祭也與音

春秋傳註評義卷之六昭公

預難去聲○愚按以臣逐君意如之罪章章也苟有

人心不憤之刻晉盟主手過定公貳於士鞅之巧

言而荀躒亦隨其計而不悟非惟不克納公反好與

之會又事之叛焉異日者晉之六卿分晉國而有之

則晉侯亦昭公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李孫

而巳無足誅者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胥公不得歸

乘一車也杜預氏云傳言○薛伯穀卒同盟故書書

君弱不復得自在從去聲○薛伯穀卒同盟故書書

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傳發明之經書薛伯穀

卒在荀躒唁公之上而傳在下者欲魯事相須故也

○錄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

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

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

也○冬邦黑肱以濫來奔賤

而書名重地故也地為重故特書其名君子曰

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

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

君子勅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

名而不得或欲益而名章懲不義也是指黑肱有所

言雖有名不若止而無名如下所云是也城濮戰也

言書也以其名其人所以終其為不義者示後世不

可滅也則即邪也見利不守不固其心疚病也見義

則為無疚于心求名不得謂不書其名欲益名章謂

書其名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

盜邪庶其官卑夷邪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

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

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

之若竊焉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

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

無禮其善志也齊豹卿也殺衛侯之兄孟繁在二十

名而不得也庶其以漆間丘出在襄二十二年季夷

以年夢防茲出在五年黑肱以濫出三十二過年夷

其地非有心于求名也而春秋雖賤必書其名此欲

益而名章也物事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書名去

貪也艱難其身謂豹奪去官邑也險危謂養公孟之

惡而致其顛覆也如此而春秋書之使其名章微于

天下則好為難事者將趨赴取之以求名矣竊邑類

則謂三叛人微大利謂求食如此而春秋不書其名

無禮者皆列之而不遺記事之善者也難去聲微音

善人勸焉。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言春秋推德也。去文雖微而義

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

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

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譎火。勝金故弗克。

龍也。轉婉轉也。簡子之夢。適與日食會疑。咎在已故。問之史。墨知壽非日食之應。故不釋。而釋日食之

各在楚六年。自此以往六年。此月十二月也。辰尾龍

食與午月。十月十九日。閏四月十一日。至辛亥朔日。雖

食于辛亥。而變始于庚午。以始變為占。而日在辰故

知入郢之日。必以庚辰。午南方楚位。以午日有變。故

災在楚。辰東方吳在楚東。故人郢必吳。午火庚金。金

為火。紀午火勝庚金。楚氣猶旺。故吳終不克。亥水也

水數六。故六年。陸黎氏曰。夢非日食之兆也。食非

吳人對之象也。對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無傳

公在乾侯。非有兵力。可以得邑。所以取闕者。魯以

闕與而公取之也。書取闕者。其微弱也。公羊以為知

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來曹人。莒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不書京師。見王室之衰。同于

李廣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之衰。而諸侯

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也。書城成周。善

傳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

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言公之不能用人也。○夏吳伐

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

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自此之前。雖疆場小爭。未

得大歲。星十二歲一周。為一紀。存亡之數。不遇三

紀。則日不及四十年。此年歲星在星紀。星紀吳越之

分。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以伐越。故吳當反

受其害。其後哀公二十二年。越伐吳。去此凡三十八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富辛

皆周大夫。子朝之黨多在王城。敬王畏

之。使都成周。以其城狹小。請改城之。天子曰。天降

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

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

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

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王

宣昭今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

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修

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

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

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天子曰。以下二大

使也。兄弟謂子朝。伯父謂晉侯。親昵謂同姓甥舅。謂

異姓十年。謂二十二年。二師圍郊。至于今五年。謂二

十八年。晉魯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閔閔憂貌。言念

諸侯憂勞已久。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望歲。冀

望來歲之熟。恐懼以待時也。肆張也。二文。謂文侯。侯

之施補功也言我周先王之靈亦以文為有也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戌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

也從王命以紆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

魏獻子曰善天子實云謂獻子而築城也紆諸侯知後事與音預○愚按士執所謂成不如城計利也

後事勿與知許也從王命以紆諸侯要功也要不爾豈實心為王室者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

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伯音韓不

差次也在謂在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

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

于位以作大事乎事盟尋十三年平丘之盟南面居

篇論變也言王者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

國卿于盟主之位尊諸侯平丘之盟於已丑士彌牟

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

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

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

命丈數謂當城之丈數度高曰揣度深曰仍物相也

功也上既號令工役之事以告諸侯又屬各國所當

役人數須各國所當城之數為成書以授於諸侯之

大夫而致其定法于周卿士效致也韓簡子即韓不

信臨臨也成命執之以為定命杜預氏云傳見經所

以不書也十二月公孫伯賜大夫大夫不受賜

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矣

公薨于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

皆反其賜時公因外八年終於此諡音虎書曰公薨

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于路寢故云失所○李康

五年客死於乾侯三年魯國哀情不報之君也當其初

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妻妾以同姓而夫婦

之倫季季氏之禍雖積習于成喪之世然取葬而不

知警舍一軍蒐于江軍敗盡失而不得收卒之得與

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有六卿與三趙簡子

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

於外而莫之或罪也莫罪莫有歸對曰物生有兩有

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

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陪副也三辰日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謂有五左右如手足耳目之類

各有妃耦也謂有兩公卿以下皆有貳謂有陪貳杜

註以妃耦為陪貳則下文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

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

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

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

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三三天道也從放縱也失德失也無常奉無常位



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  
子去其柩梓以其未復命而田也也原壽過周大夫  
廣平曰陸高貢大陸在鉅陸北今河南汲縣有吳澤  
舒自往田獵于此焚火田也甯近吳澤在今脩武縣  
受大記君松梓大夫柩梓土雜木梓范獻子代魏舒  
為政以其未復命而田獵故去其柩梓以示貶也屬  
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  
郕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  
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  
復舊職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  
薛宰曰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六定公

二

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  
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  
亦其職也裁設築板也邳即小邾舊號吾役言欲使  
謂復舊職以役于天子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從踐土  
命晉命也踐土固然言踐土之盟固云各復舊職則  
薛宜從舊為宋之役也呈大也車正掌車服大夫仲  
虺奚仲之後宰言當如奚仲仲虺事天子為王官豈  
為役于諸侯三代謂夏商周幾言居周世不得以殷  
商之舊為據也音丹桓去聲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  
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  
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  
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

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  
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好也昭二十七年晉藉秦致  
之後後至也叔寬女寬也天既厭周襄弘欲還都至  
延其梓故云違天諸侯相率以崇天子而高子後至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六定公

三

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  
子必止之且聽命焉成子叔孫姬之子亟數也言于  
意如事君不取不次又言君以一乘入丁魯師季孫  
夷歸則從者散故令止之且聽命子家子不見叔孫  
一聽子家子所為也亟去聲中聲子家子不見叔孫  
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  
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羈羈不敢見羈哭會也不欲

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爲塋墓

○附錄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於山閭乞肉黑奪之木



以敵之夷狄之始也六年公飲于出以避酒守門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二月辛

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

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

僖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閭以餅水沃

廷邾子望見之怒閭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

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

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門臺門上之臺也閭以

至令邾子見閭之旋小更也射姑時不在廷故執之

弗得廢墜也邾子遺命未葬以車殉先人欲藏中衆

春秋左傳註疏卷之五

也下蹠疾也言其性躁○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

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平中晉地觀虎恃勇輕

年士執圍○冬盟于郊修邾好也邾即拔也定公新

鮮虞張本○附錄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

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

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

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佩佩王也止即也唐國今湖

唐惠侯後肅唐人或相與謀請外從者許之飲先

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常歸唐侯自拘於

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國家羣臣請相夫

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三子無

皆賞之先從先從役之人拘曰也即竊馬者司敗所

者言相與謀者從去聲相去聲蔡人聞之固請而獻

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

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

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

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佩蔡皆獻不

也官謂有司共備也言蔡侯所以久留于楚有司不

能共遣蔡侯之禮故也特成將坐有司以放罪漢水

名泥王于河以質信也誓言若復渡漢朝楚當受禍

明如大川蓋必欲報楚也杜預氏云為明年會召陵

張本其音恭○交約言氏曰二君以弱小處強暴之

下即兢兢焉守之以朴猶懼不免誅求也而乃侈其

春秋左傳註疏卷之五

玩好以誇示貪夫三年之止豈非自

取哉傳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夫

經乙巳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三月公會

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

陵侵楚召陵楚地荀寅求貨不得無功而還故書侵

齊桓據夷狄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夏四月庚

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雖不有

大惡而蔡藉晉威以滅之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

于皐鼫此諸侯即前會之諸侯不書劉子杞伯成卒

于會無○六月葬陳惠公無○許遷三脊城無

千會

千會

千會

千會

千會

千會

千會

千會

許三是凡四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以吳子乃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出奔鄭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

人以致改師公衆而後一撤矣 庚辰吳入郢

此曰吳傳謂君處于君之室大夫處于大夫之室故

秋之人國不曰楚而曰郢陳氏謂非得國之辭不言

未滅也 ○卷之六十六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以討楚之久留蔡侯 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

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

水潦方收疾癘方起中山不服奔盟取怨無損于楚

而失中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

志祇取焉乃辭蔡侯

楚侯方在襄十六年楚未可得志言未可快意伐

楚也 ○思按晉自平丘以來不與會諸侯者二十四

年乃今上請國老下合十七國若名義既正聲勢遂

以強行 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

晉於是乎失諸侯 析五色鳥羽為旄乃王者游車之

也 衛旄曰旆明日晉人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將會

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

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

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

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

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

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行敬子辭大夫難難于得宜也噴爭誰貌煩多也

祝佗大祝子魚也以其有才辦故使之從舊職謂為

私於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

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

蔡先叔也私語若似也蔡叔蔡始封君周公之兄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

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

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

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  
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  
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  
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言尚德者明不以齒為尚  
周公之子伯禽也大路金路以賜同姓者交龍為旂  
半璧曰璜封父古諸侯采弱大弓名六族商之大族  
宗氏同宗之親輯合也分族所分之族屬將率醜衆  
即就也言六族難服故使就周受周公之法制以共  
魯公之職事陪敦敦厚也一日陪重也教樂類較血  
器也祝宗卜史四官名備物備禮之物典策印魯史  
官司百官有司也彝器常用之器分康叔以大路少  
商奄國名曲阜本少皞虛加去聲

春秋左傳正義 卷之五

十

氏饑氏紂蔡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  
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  
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少昂雜色昂也周尚赤故  
旂也通也為旂析羽為旌皆大赤也大呂鍾名畛塗  
所經也略界也言分封土地之經界也武父衛之北  
界圃田鄭義澤名有閭古諸侯地衛所受朝宿之北  
取其入以供朝覲之費猶魯之許田也相土尚之祖  
宋御衛所受湯沐邑也取具入以供天子東巡狩助  
祭泰山猶鄭之防邑也聃季周公弟為司空授康  
叔土陶叔為司空使授康叔康誥周書成王封康  
叔十衛周公恐其幼弱作康誥以命之殷虛西歌地  
皆合衛衛也啓開索法也少皞殷虛皆殷故地因其  
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則以周法結七見反獲音  
反其音恭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姑洗懷姓  
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

以戎索伯叔武王子晉之始初密須國名闕鞶甲名  
姑洗鍾名懷姓唐之諸民一姓為九宗者職  
官職主官事者五正五官之長曰司徒馬司空司  
上司是也書詰封事叔之諸今以夏虛大原也夫  
故疆理土地用戎之法 三者皆叔也而有今德故  
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  
也唯不尚年也周公秉叔皆武王之弟唐叔成王之  
昭明其德也伯謂居長者下管蔡啓商甚間王室王  
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  
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  
之何其使蔡先衛也甚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  
與蔡叔事徒而放之七乘言其少也已卿士為周公  
臣也命以蔡命為蔡族也胡蔡仲名甚音思去聲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  
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  
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五叔管  
叔康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異母不在八人數  
晉叔叔武王于昭大于穆而曹以伯爵居甸服反小  
于唐是歷觀先制皆不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  
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宮期藏周府  
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  
何踐土盟在唐二十八年夷叔叔武也晉重文公晉  
何中傳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公鄭捷文公齊潘昭

春秋左傳正義 卷之五

十一

公孫王二成公也德也 莫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  
謀之乃長衛侯於盟音略馬上下聲○是初周制用必有盡其間者豈得不論哉反自召陵鄭子大叔  
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其哀曰黃父之會夫子  
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  
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臨哭臨也黃父年夫子謂大叔始亂稱首也怙恃也同衆欲也復重也杜預氏云傳言簡子往用善言所以復與大音泰  
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去聲伍員為吳行人以謀  
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誣為吳  
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  
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楚殺卻宛在昭二十七年  
時伯州犂以黨卻氏故出奔吳其孫誣為大宰與伍  
員皆志必報仇共謀破楚故楚苦兵困之因員誣之  
楚楚也唐侯以兵屬于吳楚故多蔡侯吳子唐侯伐  
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舟乘舟也淮汭淮水之曲時豫章乃舍舟于淮水之曲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水為軍左司  
馬成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  
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  
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吳謂子常楚人

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吳  
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  
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沿綠也欲令  
子常得漢水與吳上下遮使勿渡而我悉起方城外  
人毀吳淮汭之舟且還兵塞漢東三險道使吳不得  
退因與子常夾擊大隧在今河南羅山縣西南一名  
九重關直轅在今信陽縣南一名武勝關吳阨在今  
信陽縣東南一名平靖關黑武城大夫言吳用木為  
兵推鈍我利革為兵堅利革不可持久故欲速戰史  
皇又以思功故欲速戰以先之小別在今湖廣漢川  
縣大別在今漢陽府東此史皇楚大夫司馬即武城  
口三險道總名不可支也史皇又言國安則執  
其政所有難則逃將入何國不如盡力必戰可以解  
其食難吳之罪也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  
楚之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  
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  
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  
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以其乘廣成夫槩後自立為王故解王楚瓦而棄瓦  
以乘廣成臣見義則行不待君命古有此言故云  
猶關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必敗我若使先濟者  
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闔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  
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

五畢乃歸清發水名知免知免于放也楚人奔不得食吳人食之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也相率清發二戰也思按子常試用成謀則楚可以逞矣乃史皇以矩功故反令疾戰以敗也幾于一言喪邦者至知其不可又令疾戰以敗也幾于一言喪邦者至知其不可可說乎且一國事乎矣蓋也 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吳乘勝而至故不暇為守備舍皇以出季芊在野之西燧象以火燧繫象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緊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緊王入之以班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君臣之宮室于叔父怒其執已故奪其宮杜預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息汝南新息也成閭臣闔廬謂在吳為闔廬之臣免吾首言若戰成誰能藏吾首免為吳人所獲句卑成臣失子不知于賢也司馬乃陳其下裳劉其首裹之于裳說而免之杜預氏云傳言司馬之忠壯句古侯反對古頂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

若茲天命將誰讎言曰桑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唯仁者能之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祭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雲中雲夢澤中鄖邑名由于鍾建皆楚大夫也昭十四年平王殺蔓成然懷欲弑王以報父仇其子謂昭王詩大雅蒸民篇言仲山甫不辟疆陵弱去聲關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國在楚楚田在漢水之東者吳欲滅楚故以此田路楚楚王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公宮隨侯之宮子期貌似昭王也逃逃匿也事君事吳君也一鐘金初宦人謂楚昭王鳩安集也陣音辭離去聲鐘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鐘金先為子期家臣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使盟隨人約即要言也金言不敢棄君父之約之語因以要言為利於是昭王割子期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血以與隨人盟示其本心也

其人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

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

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國無厭若鄰於君

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以

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

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

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頌

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楚大夫與子胥善而各行其志復與覆同杜注報也封大許

**秦左傳註評測義卷六十一**  
數也上國中夏眾諸侯也越顯越也夷謂吳國吳若

威楚則與秦為鄰故患逮及也言及吳未安楚地奉

出師與吳共分之設若楚國遂至城邑則土地皆秦

之有矣若猶假君或靈而存恤之則楚之子孫世世

事君以報秦德國圖謀也伏隱處也無衣秦國風篇

取其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無衣三章每賦

一畫一畫首以謝故云九頌首杜預氏云

為明年申

至張本分去聲

大許

大許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二

明吳興後學凌雅隆輯著

定公二

經五年陳懷公祀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

夏歸粟于蔡前年蔡以吳師入郢已解楚於越

人吳於發聲也越俗有此發六月丙申季孫意如

卒大夫有罪不書卒意如何以書卒以定公志逐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傳姑之冬晉士鞅帥

師圍鮮虞

傳五年附春王人殺子朝于楚時吳人入郢故王人

**秦左傳註評測義卷六十二**  
預氏云終閏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

越人吳吳在楚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以治楚黨至

閏氏曰國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人吳夫差取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

璵璠飲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王陽虎欲逐之告公

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東野季氏邑行

所佩美玉懷季氏家臣步行之也王澤云公侯佩山玄

玉大夫佩水蒼玉改步改王謂君臣行步遲速有度

族佩玉亦異昔昭公之出季氏攝行君事為召行佩

若王及定公立復臣位故步王皆改不狃亦季氏家

臣費季子洩也彼謂懷君謂意如言懷為季氏不既

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



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  
桓子意也子季孫斯也懷時從桓子行輕慢行洩行之謂逐也杜預氏云為下陽虎囚桓子起逐去聲  
○附申已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而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八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夫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若者有知也可以歆舊祀

秦左傳詳訓義 卷之五十二

二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道謂行兵之法遠射楚大夫子謂遠射之子奔徒楚國奔散之徒稷沂軍祥皆楚地楚以唐從吳伐國故城之王謂闔廬堂谿楚邑今河南鄭城縣有堂谿故城夫槩戰敗奔楚蓋事後此終言之康楚地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成糜中故云父兄親暴骨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故云可以歆舊祀公婿亦楚地也石  
吳子乃歸囚闔廔與罷請先遂逃歸闔廔楚大夫先為吳囚復以其請先至吳葉公諸而失之傳言吳所以不克闔廔音因罷音皮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諸梁沈尹戌之子葉公于高也其弟后臧與母俱獲于吳竟奔母而歸故諸梁不義之終不以正而視第

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已三豎桓子于稷門之

內庚寅大誅逐公父獸及秦端比奔齊文伯等和之  
逐以不顧已故義季氏於稷門魯南城門大誅謂逐盟者重受罰也即文伯秦端比奔齊逐氏云傳言季氏之逐也  
○附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初闔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定謂國而安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曰藍尹亶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成曰水名在今湖廣  
鍾建闔廔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闔懷子西曰請舍懷

秦左傳詳訓義 卷之五十二

三

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闔辛以下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請舍懷以初謀試  
王也大德謂終從其兄免王上難○陸黎氏曰昭王之賞闔懷也其為楚國未寧而以是安反側者數然非理國之典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也不可以訓  
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子旗即楚王室持功見殺在昭十四年包胥王將嫁季芊季芊常尤其人遂逃賞以自異為去聲  
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遠丈夫言別男女也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脾洩楚邑于西未知王所在恐國人潰散故傳為王之車服以安道路之人又懼立國于脾洩之地  
使由于城麋復命于西問高厚焉弗知于西曰不能

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

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

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

能也城康築城于東今湖廣岳州府有東西二城如

謂彼傷處脾洩之事謂如于西保路之事○晉士鞅

杜預氏云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晉士鞅

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前此伐而不報故又圍之以

經丁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許速大○二月公侵鄭自是凡師書公則二桓

室莊襄實以昭臣專恣故每托公以出師不書公至

代而書侵以其迫于霸令非有獎王室之實也公至

自侵鄭無○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書斯何忌金

泰在傳詳訓義○卷之五定公

權以自其○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故稱行人○

禍之所起○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鄭無傳何忌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鄭不言何闕

齊故國之○卷之五定公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許楚之與國○李廉氏

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

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王自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匡鄭地今

有匡城在鄭周地周僑師因鄭人以作亂往不假道

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

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陽虎謀逐三桓故往還不

國之脈澤衛地彌子瑕衛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

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

成之昭兆定之鑿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

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

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奴之子唯

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

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文子公

老謂致出公衛靈公尤責也文公之與名曰舒與成

公之寶龜名曰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之予將焉實以昭兆定公有鑿鑑以鏡為飾名曰鑿

軍司馬晉大夫之最貴者先王乃警蹕王孫以虎  
會意念之云云晉之故誠為請托之辭耳先王乃  
言於晉使晉專使之其實欲使晉人知得虎  
虎為晉所逐也官謂中軍司馬使人使得其人也  
虎為晉所逐也言晉患陽虎意必出於王孫知其也  
非其本故云強附錄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  
師上晉王去聲

卅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  
于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  
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終纍閻  
差元也舟師水戰也潘子臣小惟子楚舟師之神陵  
師陸軍也今可為言知懼而後可治也改謂新之紀  
謂理之杜預氏云傳言楚輕附錄周儋翩率王子朝  
于西以安天音秦趙音若

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胥靡負  
錄周儋翩率王子朝

春秋傳詳前義卷之六十五定公

六 希

秦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餘黨鄭伐  
周之六邑在魯伐鄭之前而于此見者為

咸周起也閻沒晉大夫戍與城皆以備之○秋八月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  
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  
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  
行吾室亦不亾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  
行宋自文公初霸首服事焉至此諸侯多貳宋猶獨  
行事之故祁言於君欲遣使行聘宰家臣也寅知晉  
政多門往必有難故請祁立後雖身歿不亾其祀溷  
樂祁子祁見于君立以為後也便去聲音悅去  
聲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  
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

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亥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  
 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  
 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爲之納卽獻也  
 質也于祁祁必得志以其父爲祁安也二君謂宋晉  
 討也獻子以祁北趙氏諸子皆而執之趙音允  
 以張公張氏曰諸侯惟宋事晉謂計而遣使善逆  
 以張之猶懼不來而大夫責貨助事擯利卒使來者  
 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附錄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  
 政政行霸流所由絕也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諡于五父之衢  
 氏云傳言三桓微陪臣專附錄冬十二月天王處于  
 政焉八年陽虎作亂起附錄冬十二月天王處于  
 姑猶辟詹翩之亂也姑猶周地杜預氏云爲明年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  
 莊莊在齊地北書諸侯復特會之始○林堯叟氏曰  
 處于是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于城  
 志春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書人  
 以重貶之執行齊侯書人  
 人非使人罪也齊侯衛侯盟于沙沙晉地今北直隸  
 ○大雩無傳○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齊  
 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鄭○九月大雩無傳○冬十月  
 傳七年附錄春二月周詹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附錄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鄆陽關今山東曲阜縣有陽關晉邑  
 中貳於齊○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今齊歸之○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爲亂故敗之○秋齊侯鄭伯盟于誠徵會于衛衛  
 侯欲反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結而私於齊侯

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齊景公圖

齊侯欲振晉魯齊建衆故陰使齊執結來侵以

之頃即沙杜預氏云爲明年涉佗後衛來侵

季康氏曰北齊南合黨之始自此後次五氏次垂葭

大藥陳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衰弱之餘使

齊景公甲撫霸國之餘國尊事王室得享中夏則桓

公之功固不可復乎奈何今日之言明日之次無非

包藏禍心以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欽處

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

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

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齊叛晉故伐晉公欽

伏匿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也而汝也言齊人設

伏待魯虎不圖度此禍而欲夜掩齊師汝必當死苦

夷季氏家臣二子謂季孟有司掌刑戮者杜預氏云

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異苦始占反難去聲

齊侯至傳詳前卷

卷六十二定公

人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藉秦

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

宮慶氏守姑猶大夫天王前年出居于此故

軍劉迎王以歸黨氏周大夫莊宮莊王廟

左傳註評測義六十二卷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

定公三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前年齊伐我故報之時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曹伯露卒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

陳侯榑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九月葬陳懷公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洧

○季孫斯仲孫何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云

○盜竊寶玉大云

○盜竊寶玉大云

○盜竊寶玉大云

○盜竊寶玉大云

○盜竊寶玉大云

○盜竊寶玉大云

○胡寧氏曰先王分器不能諱乎  
而金得諸公官此無政之驗也故失則諱失寶  
重其事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

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

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

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門攻其門士無

顏高舉有力人三十斤爲一鈞六鈞百八十斤取

其弓傳觀之會陽州人出戰高無弓奪他人弱弓于

組齊人斃什也偃倒地也吳越春秋云迎風則趨背

風則什也高被擊鎗射于鉏中頰殪言其善射也須

臾魯人諫言已無勇力志欲中目而誤中眉實自矜

也冉猛亦魯人爲高傷足而先歸其兄會見猛不在

秦左傳註詳測事卷之六十五定公

列乃詐以役殿誑衆杜預氏云傳言○附二月己丑

齊無軍政宛音石平法聲殿上○錄二月己丑

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

孟以定王室皆僞驕之黨故單劉討之○附趙鞅言

于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

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

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

宋君是以止于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

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

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宋

宋六年獻子士鞅之子樂祁歸卒于大行晉公名之曰樂祁氏云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  
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

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

偽顧虎曰盡客氣也廩丘齊邑郭郭也主人齊人衝

攻郭之戰車魯人濡濕馬衣以救之遂毀其郭齊人

出戰魯攻之郭人卻退陽州之役猛先歸虎爲苦不

見猛者言猛必敗以激之猛因逐廩丘人之出者尋

復反顧見其有繼其後者又許爲顧什而止客氣言

非真也○錄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

名之曰陽州以志其功欲自比于陽如也古式占反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

秦左傳註詳測事卷之六十五定公

三  
鴈魯於是始尚羔齊師已去晉師未入魯境故經不

羔大夫執鴈前此魯卿大夫皆執鴈今見○晉師將

士鞅爲政獨執羔魯于是始知執羔之專○晉師將

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

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

也焉得視諸侯將歟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抗衛侯怒

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

是事而受此盟也鄆澤衛地晉師自瓦還執衛地焉

盟推辱之故同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晉二大夫盟

盟推辱之故同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晉二大夫盟

晉大夫盟以明禮禮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

國事之而受盟禮之盟事也○衛侯欲

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  
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  
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  
必以而于厚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  
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焉終以從將行王孫賈  
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  
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  
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  
以能戰晉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  
叛晉衛侯與賈共設謀以重激國人使怒必叛晉  
始已患諸大夫恐其不從已也問故問不入國

秦晉經傳卷之三

四

之故語辱也上嗣者上可嗣其位者從焉謂從諸大  
夫之所立而汝也子厚謂衛侯之子名厚者使工商  
皆行欲激國人使皆怒也病猶患也能猶耐也如不  
知也言不如先叛晉以待其見伐也吉病而後納質于  
晉未為遲而失計晉人請改盟弗許禮故請改盟秋

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牟報伊闕也遂侵衛公

周鄭士鞅不書監師不親侵也六年鄭伐

周鄭外故晉為周報之侵衛討其叛也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故為討衛○季孫公鉅極公山不狃皆

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

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

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孫桓子弟極桓子  
孫于不與黃邑幸

陽叔孫氏志叔孫帶之孫孟叔季三族

各十月順

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禘祀顯赫廟之昭  
大事欲以順祀先公而祈助神不於大廟者顯

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車都  
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  
癸巳以都車攻孟叔二家

成卒公飲處父告孟孫

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

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  
期壬辰先祭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

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

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

服焉違之徵歟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

秦晉經傳卷之三

秦晉經傳卷之三

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

也鉞劍屬盾于櫓也越陽虎從弟昨嚙也有恨意而

繼續之後猶晚也徵召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

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

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

與武叔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

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公期  
支于孟氏欲備難不使人知故偽為公期築室于門  
外因以聚眾林楚乃激怒其馬及衢而騁以逐孟氏  
季孫既得人築者遂開孟氏之門武叔叔孫不敵之  
于州仇也處父名期以邑兵來陽東門魯東城之壯  
門轉下城內地名焉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

日魯人問余出喜於徵歟何暇追余從者曰嘻

公欽陽陽也脫甲入宮示無畏也微子見虎何公欽陽請追之孟

孫弗許也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公欽陽欲

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公欽陽欲

出言季宿也非猶偏也偏告陽虎入于謹陽閑以

叛陽閑虎前所居也陽虎入于謹陽閑以

政年段鄆折張本歌音過大音泰鄭駟歆嗣于大叔為

經庚九年陳閔公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薑

卒無傳○得寶玉大弓以明其得而復失也直書曰得

之堤下惡得之得○六月葬鄭獻公無傳○秋齊侯衛侯次于

五氏伐也經不書伐而書次或以為諱伐盟則襄

二十三年齊遂伐晉何以不諱或以為春秋重絕晉

則文元年晉人伐晉何以不重絕晉蓋齊衛雖有玩

晉之心而晉力尚強未敢訟言伐之故二國不以伐

晉告而春秋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存晉之意云

○秦伯卒無傳○冬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時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

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

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

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三生子余何故舍

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

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前年樂祁使

晉公使大心逆其尸巢如晉成晉孫子明樂祁之子

也大心官右師居桐門于明族父右師與子明同居

于明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擊鐘作樂無同族之義

故逐之使別居已謂子明率氏戴氏族不利言將害

其族逐之入心在明年傳終昭二十五○附鄭駟歆殺

年叔孫昭子右師其公之言哀音催○附鄭駟歆殺

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刑書

簡謂之竹刑駟歆以別罪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于竹

殺析而用其竹刑之法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

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

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

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

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子然

也加猶益也弁不責也靜女詩卿風篇其三章云靜

女其變助我彤管彤管赤管筆也女史記事規誨之

所執言取其管之美而弁其人之無德竿旄詩鄭風

篇其卒章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言取忠告之言而

不論人之在下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鄭析不以

一善存身詩召南甘棠篇蔽芾甘棠下詩人思之不伐

其樹勸能勸有能之人也深答鄭顯之殺鄭所為不伐

忠也杜預氏云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而芳味又愛呼未反○陸繁氏曰今世有鄭析書曰

非此類乎雖于然之殺之吾以為後夫何謂不忠子

然之不忠在用竹刑不在殺鄭析○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

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虎以寶玉大弓無

故歸之得成器可用謂之得得器用焉曰獲蓋于用而取惡名

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

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陽虎以陽關焚萊門故詩之

人起故驚陽虎因犯而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

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

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

多死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

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

用之君官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文子鮑國也施氏魯大夫鮑國魯君為

其臣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大國謂晉勤謂勞救

之也成公次子戰國也己謂陽虎奮其詐謀謂將圖

齊也求容求容身于齊也疾患也罷音皮○齊侯執

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

鏹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

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虎本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

使易折又以麻縛刻處歸之使不知將以絕退已者

葱靈輜車名此車前後有轂兩旁開庭可以觀望故

得寢於其中而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

氏其世有亂乎以其受亂人○秋齊侯伐晉夷儀

齊侯伐晉事齊故救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曰此役也不成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戎自門出成於

雷下無存齊上其父將為夷儀乃以讓不而欲立房

雷下齊上其父將為夷儀乃以讓不而欲立房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書東郭犂之後犂犂

馬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與王猛曰我從子如驂之靳人無存故書犂犂之

我而先其收之也齊師之在夷儀也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救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

公三禘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

哭之親推之三五家免於其五家令下供俟事也三

引首抗喪人停喪車師師

經十年惠公五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又齊平者我

我平也李廉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夏公會

齊侯于夷谷夷谷今山東濰縣西南公至自夾

谷無晉趙鞅帥師圍衛以家鉉翁氏曰晉國自陵

足以服人也此後書晉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與兵力書計而得

之也龜陰龜山之陰在山東泰安州竟後人因名謝

城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叔孫氏邑今

城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大夫攻叛邑

圍以丘春秋據實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

疾不適宋公子地出奔陳書名罪其扶也

晉也宋公子地出奔陳而不忌君也

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安甫地此會叔

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右疆出奔陳第

罪宋公以變應故失其弟書暨罪侯

以公子地故放其大夫出奔音

傳十年春及齊平平八年再夏公會侯于祝其

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若使來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

齊侯上萊人齊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台

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

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

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兵之令其以兵

咸故云俘中固有禮儀之大故無夏有服章之美故

稱善下諒夏夷不亂華二句語意大同千與也故

和好也詳善也盟將告神犯之為不齊侯聞之遽辟

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

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

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時薛去萊兵也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

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

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

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于盡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犧象犧尊象尊酒器也嘉樂鐘磬也對原野也合奏

也具謂具犧象嘉樂禮宗廟朝廷之禮既設不咸者

稗草以穀者稗草不具禮儀薄若秕稗也孔子知齊

懷許慮其掩襲故托正禮以拒之既音部釋皮賣反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三田即汶陽田為齊所侵

後傳進于上令與盟事相接故也齊侯傳云文谷之

會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以執事者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見歸手齊侯曰吾君合與夷之民何為而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人率其若與之行古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大夫曰夫孔之俗何為罪齊侯使人使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笑君者罪當大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諸龜陰之尸有蓋為此也○李康氏曰參諸家皆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為正左氏所載陽之請齊歸○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伐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入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巨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

卷之五

十一

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邯鄲今為北直隸邯鄲縣五氏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宵燭午舉宵時靡散也門攻門也衛開門與午關故殺入于門中啓門也謂衛不敢開門與我關也且平旦也佗先至門步行于左右示無恐然後其徒皆至為立如植木不動以示整午以殺人雪耻為勇佗使衛不敢出敵為尤勇討探問也八年晉盟衛涉佗按衛侯手成何以南溫原故云由涉佗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鈞等也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也詩歸○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風相鼠篇遄速也○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

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之劔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為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武叔仇公若藐其族也公南其家臣武叔之黨公若即殺武叔恨公若諫立既使賊射之又使侯犯殺之皆不克圉人武叔養馬之人朝謂郕邑之朝于武叔殺之授刀劔當以鋒刃自衛而授其環今圉人為武叔所使為如此也諫諸諸用劔殺吳王故云欲與王共下司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郕自以不能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

卷之五

十三

曰君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于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寬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于不如易於齊與其次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于地且盡多舍甲於于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勸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工師掌工匠官業職也揚水詩唐風篇其卒章四言曰其聞曰命魯首謝其

受已命也于是亦詐使犯以師路復激人使  
無事而無所屬也言詐為齊使言也易請以師  
齊別邑克懼其變異不服也亦誘言迫其守師  
何所守師此謂師也含置也觀度其虛實也  
也既誘使置甲于門又呼齊師至以駭人因其  
日當國免我許之師人其行也去聲駟赤先如  
宿侯犯殿每出一門師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  
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从駟赤曰叔孫  
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  
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人乃致駟赤而與之  
其後門也出謂出奔誅責也言犯勿以叔孫之甲  
出奔恐有司責其數物謂有誡別也數數甲以相付  
納魯人納魯國師之師致其名簿也杜預氏云  
下武叔如齊傳鐵王聲○汪克寬氏曰詭譎欺誑  
秦左傳正義卷之六三足本  
偶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  
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 ○宋公子地  
壁遂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  
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  
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  
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煩  
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  
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  
出君誰與處母弟辰暨仲佗右疆出奔陳地景公  
獵其嬖寵也室謂室之財物向魋司馬桓魋也閉門  
並魋哀其將奔也母弟辰景公同母弟也子謂地頗  
偏也為禮辭君以為禮也廷也欺之使出奔也佗  
仲幾子疆諸師受子皆宋卿之所望景云國人焉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  
使師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敕邑際故敢取  
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  
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  
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聘齊謝致師也際相接也齊侯  
是為也言魯所以事君將為其封疆社稷之大事不  
令之臣謂侯犯義所當討非君為賜于魯也杜預  
氏云經侯奔在齊齊  
之後從告也竟音境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四

明吳興後學凌廷堪

定公四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及者以此及彼兩相欲之辭自者

宋公宋公心自曹入蕭其○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四卿入

○冬及鄭平此平六年役鄭取

叔還如鄭洫盟還叔弓曾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公子地入于

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魍故也樂大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夏葬薛襄公無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郕叔○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費季○秋大雩無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黃季○十有一

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公至自黃無○十有二月

公圍成成孟○公至自圍成無而出入皆書者成強若

列國與動大

象皆告病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

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

厲寧為無勇在行列之後素空厲猛也羅言與共空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

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郕成也○仲由為季氏宰將墮

家之權將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

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

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不

費邑宰輒不得志于叔孫氏故二人作亂以襲魯三

子孟叔季也武子季武子也公入季氏家而登其臺

○曲阜縣克內有季武子臺即公所登側臺下也申

句須樂頤二大夫仲尼時為同冠命二子下伐費人

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

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成父成

在齊北竟毀之無以藏齊○愚按公羊傳孔子行乎

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何休氏述叔孫季孫宰更數

叛患之以告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季孫數叛者

生邑有城池之固家有兵甲之藏故也季氏說而墮

之此即左氏墮師墮費之說而家語以為墮三都初

氏因之叛存為季氏害故孔子因其機而墮之成實

不叛而處父在成方有功於孟氏故季氏私與處父

比成而處父不墮者戰故之以也然孔子亦豈終不敏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使師伐晉

蛇淵圍○無傳今山東定陶縣界有蛇丘城書不時也

○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蒐○衛公子孟彊帥師

伐曹○無傳○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陽今為山西

後為趙氏所據鞅入私邑以拒范中行○冬晉荀寅

而昧于殺鼠忌器之義故書叛以罪之○冬晉荀寅

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後屬晉二子以午之故與

首禍實為無君○晉趙鞅歸于晉○先書鞅叛繼書鞅

而歸也○薛弑其君比○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使師伐晉

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

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飲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

軒○垂葭改名鄭氏今山東鉅野縣舊有鄭亭二君以

車也言傳車奔告晉必數日方至計非三月晉六不

能出河則我已卒事濟河而歸矣飲諸大夫軒示同

也獨令意茲軒所以光寵之○齊侯欲與衛侯乘與

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

君之駕也寡人請為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

晉師乃止○乘共載也乘廣兵車也此猶待也齊侯欲

與衛侯共乘廣兵車也此猶待也齊侯欲

與衛侯共乘廣兵車也此猶待也齊侯欲

與衛侯共乘廣兵車也此猶待也齊侯欲

與衛侯共乘廣兵車也此猶待也齊侯欲

歸我衛賁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

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

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

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

立遂殺午○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賁五百家執置之

也為猶親也父兄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是以與邯

鄲親若此之晉陽是絕衛也不如侵齊則齊必來伐

我因以懼齊為名而從之則衛與邯鄲之好不絕欲

因之而禁其從晉陽趙鞅不察午謀請午不用何故

王以非罪見囚故不從午執同族別封邯鄲鞅使

邯鄲人更立其宗親而殺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

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

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

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

者必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歟請以

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

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後趙子午寅即中行吳之子午

相睦故欲攻趙鞅以解邯鄲之圍董安于趙氏家臣

請先二家為備鞅避國法欲俟二家先而後應之安

于言與其見攻傷害于民寧我杜絕之○范臯夷無

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與父嬖於知文子

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范臯夷子亦

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范臯夷子亦

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必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執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臯夷范氏側室子知文子荀躒也韓簡子知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曼多也范昭子士吉射也五子謂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也書盟書在河沈之河也三臣謂范氏中行氏趙氏射者石邑音智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高彊齊子尾奔魯逐適晉言人歷病多者知治病之法以喻已知伐君之不可由我以伐君之故出奔在此兩三家知韓魏也將誰與言晉君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韓魏以趙鞅非始禍故請復之絳晉都林堯氏云三家分晉之始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亾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亾者夫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

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成將為亂文子即公叔發欲害史鰌即史魚臣盡臣禮也成文子之子與謂與於享夫人靈公夫人南子也夫人黨如宋朝之徒杜預云為明年成奔齊傳音秋遷去聲遷音預史魚之為文子謀也無亦勸之歸邑於公散積於不責而能貧以無益驕音之過即成也庶與不亾乎而僅曰富而能臣已爾其於君貪奚濟焉雖文子而亦已倖矣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趙陽杜預氏云書名者親富不親仁○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城頓以頓子祥歸頓楚與國祥頓子名書楚結陳佗人連兵城頓誅楚而罪陳也○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郢音城○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郢

李吳子光卒李吳吳邑今浙江嘉興縣西南有橋李吳書敗許戰也書卒于敗下見其以敗卒也○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在今北直隸內黃縣公至自會傳無○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無傳石尚天子之土脤祭肉也生曰脤熟曰實時祭不助祭○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以寵南而歸脤非禮也○衛公孟彊出奔鄭春秋特書世子而著其罪○衛公孟彊出奔鄭

名罪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書宋公也○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無傳會公也○城莒父及霄

無傳公叔晉助范氏故羅晉而城二邑此年無冬史闕文也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成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成

不奔趙氏曰成也也當成奔魯果如史簡之言○家然  
 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  
 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  
 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  
 始禍者成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  
 曰我成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友吾成  
 莫矣乃終而成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  
 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  
 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討治也嬰父欲殺安于故欲以  
 春秋傳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而使殺之莫遲也主謂荀躒知伯即荀躒祀安于於  
 趙氏廟以報其忠也知音智難去聲與音預莫音暮  
 頃子詳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頃杜預氏  
 小不事大所以公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結成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攜李句踐患吳之整  
 也使灰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  
 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  
 敢歸灰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屨還卒於  
 涇去攜李七里史記吳闔廬聞越王允常成與兵伐  
 整嚴整也治治軍容也戎犯也越使敢灰之士往擊  
 爲吳所禽因再往遺之禽欲囚其亂擊之而吳師不



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者也尼言易言故初之申去聲○鄭罕達

敗宋師於老丘罕達子魯之老丘宋地今河南

之宋師見於地以歲○齊侯衛侯大子蓬罕謀救宋也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不稱夫人不

赴且不稱也不赴于同盟不稱于姑闕夫人之禮故

夫人也夫人則史書之不待赴而書其夫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及于欲葬者

葬定公不稱小君不成喪也于禮不赴不稱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杜預氏云

不稱葬我小君冬乃告廟當知

其葬時故緩告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四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五

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姬在位二十七年

經丁未周敬王元年陳閔公八年紀唐公十二年宋

齊景公五十四年秦昭侯二十五年鄭聲公七年吳夫

差二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書圍蔡則圍者之罪自見稱爵國君自將之恒稱

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應鼠食郊牛改卜牛

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也

○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

○秋齊侯衛侯伐晉晉為

伐邾而邾伐之蓋魯人利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

也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

汝之閒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柏舉之敗在定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五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姬在位二十七年

經丁未周敬王元年陳閔公八年紀唐公十二年宋

齊景公五十四年秦昭侯二十五年鄭聲公七年吳夫

差二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書圍蔡則圍者之罪自見稱爵國君自將之恒稱

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應鼠食郊牛改卜牛

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也

○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

○秋齊侯衛侯伐晉晉為

伐邾而邾伐之蓋魯人利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

也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

汝之閒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柏舉之敗在定

約版也去蔡城一里築壘周匝以圖之壘厚一丈高

二丈丁夫也晝夜不止凡九日而壘成如子西之

本計辨別也蔡之男女各別係繫而出降楚欲使蔡

遷國於江北汝水之間蔡懼許之楚還蔡人復叛楚

而就吳杜預氏云為明○附錄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

夫種因吳大宰詔以行成吳子將許之六叔山在今江陰縣南古吳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山陰縣南古吳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種因之以求成吳王夫差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之為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咎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必報人謀定矣越雖得天未可逞也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之辱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甚澆能戒之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春秋左傳正義卷之五

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季杼誘殺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子胥知句踐君臣智勇失此不取後必滅吳因以少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康事為諜滋長也夏之衰寒浞事羿弑之有共室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生澆封於過國斟灌斟鄩夏同姓諸侯今山東壽光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縣東舊有澆亭澆縣東有斟亭夏后相之孫也失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國作之於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后相之妻有仍國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之女嫫毐身也實穴也後正牧官之長甚毒戒備也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少康懼澆毒害能戒備之拘澆之臣有虞舜後國今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為河南廣城縣正掌膳羞之官賴此得脫後殺已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之害思虞君名姁虞姓綸虞邑虞君自以二女妻少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康而以綸邑處之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兆始也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女艾少康臣諜候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種流弟戈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種國舊物故業也澆五母反鄣音尋相去聲基音忌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語又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盟之不亦難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害勞與我同壤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莫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冠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之為吳也越也不失人皆得其人也越成也言欲與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之也吳越海下可消食其成之言弗聽退而告人曰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也吳與越海下可消食其成之言弗聽退而告人曰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主聚生民而聚財也富而後教故教訓又在十年之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後吳言吳宮室廢為汚池也杜預氏云為二十年之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平越入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告敗也與華同故復祭傳○夏四月齊侯衛侯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救邯鄲圍五鹿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錄吳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春秋左傳正義卷之五

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陳使從已陳人不知所與從其田之東逢滑當公而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西為左右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逢滑當公而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人也以禍今吳未有福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王也若以晉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人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斂於兵暴骨如莽而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焉之適吳其何日之越王勾踐之敗在十四年會稽山在今浙江



有此書解謝吳人也國勝楚國為吳所勝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之修舊怨也其怨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孔圉孔也鮮虞狄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楚諸臣懲前事于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故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于西言夫差與父不同不足為患也也擇不取費言擇堅厚不取費也謂無臺榭陂池也也與之共之也或知不曠言民知政矣不曠言也謂之也三宿以上曰次積土為高曰臺有曰日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書三卿帥師著三家覆于句繹句繹句地既取其田應其○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書于戚見蒯聵為報所排不得入於衛也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州有鐵丘罕達子皮孫○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初衛侯遊于郊于南田而受盟以東沂水以西○初衛侯遊于郊于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不足以及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于南靈公子郕也僕御也適也蓋謂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君乃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郕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郕異於他

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公人之子輒在乃立輒言郢之用意與諸子不同且君沒時郢在左右未嘗聞有此言當以臨沒為正也公人謂輒輒輒即出公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

成甯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統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衛太子即衛公子伋伋之子也

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衛太子即衛公子伋伋之子也

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衛太子即衛公子伋伋之子也

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衛太子即衛公子伋伋之子也

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衛太子即衛公子伋伋之子也

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衛太子即衛公子伋伋之子也

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衛太子即衛公子伋伋之子也

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衛太子即衛公子伋伋之子也

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衛太子即衛公子伋伋之子也

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衛太子即衛公子伋伋之子也

範氏中行氏友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之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之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之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之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之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之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之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之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之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之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之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北言詹作而伏故東綽  
之遂立股及莊請占反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取

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

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

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

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皇大也文王周文王烈顯也

繼業守文故云文祖勝鄭聲公名亂從言君助臣從

子亂也午晉定公名佚安也太子為車右主擊刺故

云備持矛集厥作爲也言但請無兵傷以成大功無

爲三祖之辱爾大命成生之命佩玉和神之玉不敢

請不敢愛皆以歸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

蠶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奔流大夫趙羅太子復

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僂曰

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斃路也蠶旗名太子

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爲齊送粟故獲齊粟

趙孟仰簡子喜喜二氏失接絕糧而垂破也一曰喜

太子先怯後勇傳僂趙氏屬大夫言知氏必復爲難

不特二氏後竟有晉陽之患中云去聲蓋音鋒復音更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

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

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

請報王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矣趙

孟曰國無小范氏臣爲范氏攻田之稅趙氏得范

功以報簡子與田之德姚即子姚般即子般公孫林

皆鄭大夫殿鄭師而射晉師晉之前行多矣者趙孟

不致小鄭而解之爲甲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

聲憂願去聲附音石

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

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軻特絕吾能止之我御之

上也駕而乘材兩軻皆絕吐血也衣中傷時伏弓衣而

王良射馬官引軻之皮止之使不絕也乘載也材機

木而細小也於是駕車而載細小之機木使簡子觀

之兩軻果皆斷絕以明止使不絕之功朱申氏云○

傳簡子於功不讓故其下亦皆自伐發音切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人衆知之蔡侯告

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洩庸

夫元年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故吳因聘

之殺駟以解說于吳言駟不欲遷也

經三年衛出公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治氏曰曹以君臣隔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

國而齊助于國父以是令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

不霸而將○夏四月甲午地震傳無○五月辛卯桓宮

僖宮災天火○李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魯傳

范氏比年四城○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

月丙子李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

公于駟○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傳無○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圍邾傳無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即○夏五月

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司

宮名桓僖謂二公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

之廟附府廟也○宮曰尤女而不在敢叔自至宮問孔子弟子也周

宮曰尤女而不在敢叔自至宮問孔子弟子也周

宮曰尤女而不在敢叔自至宮問孔子弟子也周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五東公

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亾也。象魏門闕也。止勿故也。火。

勢傷人則止勿救不欲重財而輕人也周禮正月縣  
敎令之書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命  
有司藏之○李康氏曰左氏載此年歲火之事如敎  
叔命圉人出御書景伯命宰人出禮書桓子命藏象  
魏此亦見晉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藩也  
爲儒者之國

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橐富父終生之後潘汁也言素無備而欲責辦

於宮猶弃汁於地而欲拾之終不可得也表表火道  
風所向者去其豪積還猶環也開除道環公宮使火

不得相連遷沉上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氏云

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李本氏曰桓僖祧久矣而不祧三家之意也三家尊桓而德僖宜

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陸  
粲氏曰天災流行何常之有雖孔子之聖惡從知其

拒僖矣以爲親盡下毀而當得譴者則前此武宮燬宮之立其爲久禮尤甚而災不及何歟蓋當時里巷

細人所傳說○附錄劉氏范氏世爲婚姻長弘事劉氏而左氏信之

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秋季孫有疾命

正常曰無疾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

則肥也可正常桓子寵臣桓子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或南孺子季桓子之妻子謂所嬖

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

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

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

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

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國臣正常自稱退避位也劉魯大夫殺之康

子使殺之也。討治也。正常不反畏康子也。愚按所

貴乎托孤云者以能立之焉爾正當既載孤以告乃不敢以武力爭而遂奔衛者何居知康子之力能奪

嫡而憂南氏之子不全也然則何取於姑爲此告以塞責哉適○附○之一○月○晉直○庚國月欠而干其用勞

趣之成矣。○錫冬十月晉趙鞅圍韋哥歸于其南

寅代其乳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狃師而出多丑奔甘

範十一月薨殺士臯夷惡范氏也所在喬寅卽中  
 行氏趙氏圍剽歌之南厥荀寅不能守自內伐其南

邦之圍以誤趙師使備南乃令自外來救已肯自北  
門入已乃與此徒犯北門之圍出奔邯鄲與趙稷

合土阜夷卽范阜夷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也

經成四年元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賊者

君賤盜也○齊公孫展出奔吳○齊棄曳兵曰昔公

一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

與聞乎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城西郭

○六月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葬滕頃公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

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

進文之錯後至日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

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展而殺公孫姓

公孫吁

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

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

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

赤奔晉陰地

關皆楚地逆流曰沂一昔一夜也梁霍蠻二邑今河

南汝州竟有梁霍縣有霍山三大夫以蔡之遺民致

之千員而致此蔡與方城之衆將奔命焉於是夜約

其期明更襲梁霍出司馬起豐析與狄戎

以臨上知左師軍于苑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

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

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

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

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上蠻

子聽上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于三戶司馬

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楚二邑新今河南內鄉縣舊有豐鄉收發二邑之兵

與成秋之衆以臨上雖分軍爲二荒和上雖東山

晉武關在今陝西商縣東言將大開武關之道以伐

晉時晉有范中行之難故云未寧連與之連執蠻子

以與之也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上荒乃許云致

九州之戎將裂田築城以與戎蠻子且許爲上築城

而執之又執其五大夫以與楚三戶楚地今內鄉縣

有三戶城楚復許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以誘致其

遺民而盡執之

○錄秋七月齊陳乞弒施衛甯跪救

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

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

荀寅于柏人

荀寅以臨陰固遂毀之邢以下八邑皆晉地今爲

北直隸寧河縣今柏鄉縣壺口今山西壺關縣會

真茹地與詳虞會也柏人晉邑今北直隸唐縣有

柏人城音止

經五年春秋傳春城毗無傳備○夏齊侯伐宋無傳

○晉趙盾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使卿弔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

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

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

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

我將主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柳朔而范氏家臣昭子即吉射為柏人為之宰也夫

謂昭子授我授以死節也然不信也柳朔為吉射距

晉戰成好惡俱去聲○愚按王生之舉讐柳朔之友

春秋左傳註訓義卷之五十五

而兩合于義者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衛靈公之伐衛若私于蒯聩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

也况實以范氏之故○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

而以納蒯聩為名乎○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

鬻奴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

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

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燕姬黃國女姬姓

冠也諸子內官之號諸族似姓景公妾茶安孺子也

未有太子未有適子可立為大子也諸臣以茶庶孽

立之有患故云閒閑暇也姑且也公言諸大夫當國

家閒暇而無憂虞則恐有疾疾且及時謀樂何憂無

意三景公意欲立茶而難發故設言以公疾使國惠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

萊人歌之曰景公外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萊齊

子在萊者萊人哀其失所而為之歌師衆黨所之往

也言景公于出奔河所生也與音預○張洽氏曰景

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而卒不能

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謀樂卒致成肉未

寒子弑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真

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

○附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事服於

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

暨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

怠皇命以多福秦本下大夫而列卿卑服僭也子思

頌詩殷武篇僭差濫淫皇暇也言賞不信差罰不淫

濫不敢怠怠惰懈也故能膺天命以受多福傳言駟

秦違此二詩所以受禍○去聲○音懈○暨詩器反

春秋左傳註訓義卷之五十五

暨息也言不敢懈怠于其位民之所以得安息也商

頌詩殷武篇僭差濫淫皇暇也言賞不信差罰不淫

濫不敢怠怠惰懈也故能膺天命以受多福傳言駟

秦違此二詩所以受禍○去聲○音懈○暨詩器反

春秋左傳註訓義卷之五十五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六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哀公二

經十六年齊無傳春城邾瑕晉也○晉趙鞅帥師

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

會吳于相無傳○秋七月庚寅楚

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其君荼齊陽生入于齊而陳乞弑則其君荼○齊陳乞弑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於柏人故治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吳伐陳未得志故復伐陳楚子曰吾

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楚平王與陳蔡盟在昭十二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

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

得君必偈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

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

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高張國夏受命立茶陳

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高張國夏受命立茶陳

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高張國夏受命立茶陳

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高張國夏受命立茶陳

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高張國夏受命立茶陳

之位欲與共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

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

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

也大夫從之二子謂高國曰以下三句陳夏六月戊

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

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

張晏圉弦施來奔敗也國夏嬰之子經不書圍施非

卿也○張洽氏曰陳乞將立陽生及先逐○秋七月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上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

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奔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讐乎王言前已敗于柏舉今復退師是再敗也

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

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

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

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

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

之而後還申子西也結子期也皆昭王兄

順命今立君子為順分諸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

也越女昭王妾章即惠王左氏載楚昭

司馬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

立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

賢故楚不終哀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

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  
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寬諸股  
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  
之遂弗祭日為君象有妖氣牛之故以爲當王身雲  
之祭腹心昭王自謂股肱以喻令尹司馬不穀諸侯  
謙辭言我若無大過失天必不令其天折以久我若  
因有罪而受天折之罰又豈  
得移置其臣因言秦祭音諫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  
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  
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請祭諸郊請于郊外設河  
神之位而祭之諸侯望祀  
今在荆門州東離章俱在今當陽縣北皆楚四水  
春秋左傳註義  
卷之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  
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  
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夏書  
之歌言唐虞及夏皆都冀州乃于此成國不知天  
之常也引之以明楚昭不祀河又書大禹謨篇允  
信茲此也言信在此則福亦在此引之以明楚昭王  
不移于令尹司馬由已率常一句乃孔子論楚昭以  
合書言人能信由已出以率天常則可以下公  
矣○李康氏曰此足以證諸矣下當三望之事○錄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意茲高國陳僖子使召公子  
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  
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  
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也與子也處戒

之遂行也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岳  
之與饋有皆人陽生偉公名且于齊公子錮也前年  
既得陳僖子之召欲與且于謀恐家人聞之故二人  
共載以武馬爲辭來門魯郭門闕止即于我陽生家  
與其子共處戒使勿洩言遂與錮行夜至齊恐人知  
也國人知而不言陳氏得象故也于士僖子之子其  
每僖子妾也陽生應于僖子之家故使妾之今隨饋  
食皆僖子入公宮  
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  
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  
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  
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  
行者也若我可不必公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公一

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  
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盟盟諸大夫鮑  
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僖子見鮑子醉故誣以爲鮑  
子之命君謂景公孺子茶也景公嘗斷絕爲牛使孺  
子率之以爲戲孺子頓地遂折景公之齒言此見景  
公愛孺子之深大夫謂鮑子公子陽生自謂言若已  
可立爲君不必怨女而殺之若已不可爲君女亦不  
必害我我廢我與皆勿用作亂也陽生思鮑子殺已  
故要之如此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奴殺王  
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瀆之丘胡姬景公妾安孺子  
于母王甲江說王豹皆景公雙臣孺  
子黨也句瀆齊地說音悅句音拘  
公使朱毛告於  
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  
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

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

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

復命公悔之米毛齊大夫公言國之置君與置器不

至于國之若有二君則彼此嫌疑多致調難特齊公

言見疑也則謂儀荒憂謂兵革無幾也容毛曰君

相客也公自知失言故悔之難去聲毛曰君

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

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受冒淳大謂國政訪詢問也小

邑毛將殺余于駘未至駘恐駘人不能故駘于野張

而殺之受冒淳齊地杜預氏云實以冬殺經書秋

經通以冬告置受音殊七年齊悼公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

曼多帥師侵衛曼音○夏公會吳于鄆舊鄆國。張

謀于始而遺患于後也○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

邾以邾子益來魯以邾子益來而不書城以明年吳

復伐魯魯復邾于故也益何以名賤

也○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書救與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

侵鄭報平達之師且未諸侯也○晉師侵衛衛不服

也五年晉伐衛○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

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

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

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

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丁

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六

數也今亦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

伯曰吳將以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

之鄆故邑吳欲霸中國故會鄆晉大夫謂范鞅昭二

周禮大行人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過十

常數如土執之享十一牢也上物天子之牢天有十

二次故制禮象之冕旒玉幣纁纁之類皆以十二為

至牢數亦如之弃天謂弃其數皆本謂廢周禮弃故

必使我也大宰大宰蘇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

駘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

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

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

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

有由然也道長長大於道路也子貢言畏大國故君

親行不以禮命如索百牢之謂豈可量恐

其包藏禍心也共命謂來會大夫稱老不并其國不

敢虛國盡行也大伯周大王之子端玄端之衣委委

貌之冠六伯端委衣冠以治周之禮及其仲雍嗣

位遂從其俗斷髮文身露體以為飾豈以是為禮哉

權時之宜以避害有由而然也蓋子貢不堪吳責故

即以吳之先亦無禮者許之天音泰長上聲其音泰

反白鄆以吳為無能為也其不能霸也○季康

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

皆大國謂今夏與吳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

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

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對

大夫對也大國執王小國執帛言夏時諸侯以萬計  
惟大小相攻伐故胥以亡今背盟伐邾既不恤小又

不事大固知必危寧得不言但恐言之不聽耳且魯  
德無以勝邪而但欲恃多兵以伐之必不可也蓋諸

注以禹合諸侯一段謂諸大夫阿附季孫意以爲伐邾不危而以管轄三阿爲益善於諸公

大夫而笑之強爲之兮忍非其辭  
首用童夏次天東三德三友一青千八二日  
秋伐邾及范門

猶聞金書大夫說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

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

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

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

負瑕負瑕故有繹范門郭門聞鐘聲言不知備禦也大夫郭大夫成子卽夷鴻茅其

食邑今山東嶧陽縣有茅鄉亭亦諸大夫請告求救也所兩木相擊以行夜相聞言其近也足足距魯也

成丁知郭處凶故堯山名益於名顯于  
亭社是其國與殷同也負瑕魯邑先魯得邦之釋

以辱之 荆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

魯韋晉而遠吳濇恃其衆而背君之明辟君之執事

以陵我小國特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

不工小園之變也杜易簡于簡從秘而背之所求而

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

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

從之請救焉依辭也節衍即節也成求不違言魯

吳言其國大吳相敵私私屬也傳言季子雖謀于

年吳伐宋傳乘王聲馮音憑庭庭音庭○宋人圍曹

師故曹。爰宋子思子產之子切曹人或喜畏苦一二

于社稷而謀人節用叔展譯詩公系疆并之旦而  
歸封曹以宋國詹也謹桓  
衣曹人西夢象君子立

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歿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

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鄴人公孫彊好弋獲白

春秋左傳註訓義

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

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說於曹伯

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

邑於其外曰黍丘擯丘大城鍾丘釋曹治祖求之曹

祀也築曹築之林堯叟氏云爲明年宋人曹傳好去聲之說如字說

之音悅節音于  
甲入手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白易帝姜賁氏

○吳伐我注克竟氏云前此書侵

都酒足爲守也至是吳兵直抵晉之城下劉琨之四

夏齊人氏謹及闡齊兵未

經 127-339

廢之邑故不書伐諸國○歸邾子益于邾○秋七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謹及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

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

疆以歸殺之子肥宋大夫諱嘗辱也不行殿兵止也

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

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

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

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

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

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為邾故謂為茅夷鴻

魯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奔齊後自齊奔吳故吳王問

伐魯之可否有名有大國之名無情無實也不狃言

君于遠去其鄉不適仇敵之國若已未臣所適而有

伐本國者則奔命以救之成于其難可也所魯因託

者則為之隱諱又不可以私惡廢奔鄉黨之好輒魯

公族故諱宗國率謂引導者子張即輒為惡俱去聲

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

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

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子洩即不狃

無黨急則必有共其難救之者且晉齊楚合魯三月

而為四魯公則三國皆危必為救援不可輕也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所

吳竟田焉拘邾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

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不狃故出武城險道

拘執也漚濁也先時武城人或僑田吳界邾人亦僑

田于吳界邾之漚管草于水者責其何故漚草使水

漚道鄉道也漚音境音好○愚按不狃在吳而猶

念其故國抑邾賢矣然王使之率而道險以誤之不

二心于吳乎邾子蘭從晉侯伐鄭請無與圍而待命

于東以臣之自處當如此○呂祖謙氏曰不狃有全

晉之善而不免為叛人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

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子

應其為內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

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景伯言康子背

兵之至又何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於

訪求之有

蠶室公宿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

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

庚宗遂次于泗上一宿為舍東陽五梧蠶室魯三邑

庚公甲叔子析朱鉏魯三大夫所戰與所獲人與傳

互言之也吳王言此三人同車俱歿是魯能使人致

魯地三宿以上為次泗泗水亦魯地微虎欲宵攻王

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

不如已也乃止之微虎魯大夫欲乘攻吳之次舍幕

庭謂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於

三百人中終得三百人卒終也有若孔子弟子與在

三百人中中稷門魯南城門為音燭○麥約言氏曰時

至季公魯微虎失據左氏所記尚多盡忠亦難士也

此所以為禮義之國第請孔子之徒與於三踊之列

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吳子吳微虎故一夕三遷求與魯成楚圍宋在宣十五年未及虧國勢未有虧損也輕謂其師輕易遠謂其國阻遠輕則易變動遠則難饋糧故不能持久景伯欲吳退師以禮晉而後與平故引季元事為言季元從吳盟不足恃故因舍景伯為質于吳也何即景伯魯盟不足恃故因舍景伯為質于吳既得吳許復求吳王之子交質以當景伯吳下齊從故遂兩止經不書盟與吳盟也七報反○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

卷六十五

土

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譚及闕悼公陽生來奔在五年鮑侯康子叔父女即康子妹鮑牧齊大夫以不歸季姬○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故伐我妻去聲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胡姬景公妾六年以安孺子無道所○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使邾子魯懷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桀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章以為政○附秋及齊平九月臧賁如齊蒞盟齊閭丘明來蒞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實如臧會之子明問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于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廩之以入遂殺之鮑牧欲立陽生而又忿其君不可二之言故言使女有馬千乘以詭動羣公子欲立之為君潞齊邑察其罪之有無也○有罪則分室之半聽其出奔無罪則復子之職位廩束縛也女音汝乘去聲○冬十二月齊人歸譚及闕季姬嬖故也

卷六十六

土

九年附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華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齊既平且姬嬖故辭吳師華易也將進受命于齊○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申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以郊張與鄭羅歸鄭師卒達武子殺武子之屬外取鄭師許瑕師也遷舍壘合謂自遠逼近而軍壘周四圍不通也鄭師知不得去故哭于姚即武子賸使有能者無以郊許瑕求邑也鄭羅羅齊之有能者屬國其邑此固○夏楚人伐陳陳師吳故也○宋公伐



鄭也○秋吳城邾溝通江淮邾今南直隸揚州府東南有邾城穿

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宋伐鄭簡子欲救之而

謂沈陽可以與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代齊則可敵

宋不吉火陽也得水則火滅故謂沈陽兵陰類水勝

不可于也炎帝為火師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

可趙執祖居瀛水故賜瀛姓瀛與盈同水盈坎則行

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

吉不知其他既盈而得水故為如川之滿其波流

宋故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曰

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

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

焉乾下坤上泰乾下坎上需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

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故云宋方吉不可與戰宋為

微子之後而微子為帝乙之元子今上得帝乙卦故

以爲宋吉宋嫁女于鄭爲甥舅之國亦不乃止四占

可故不附冬吳子使來微師伐齊前年齊請吳師

而止故吳恨之春秋左傳六十六卷終

春秋左傳六十六卷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二十一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哀公三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不

晉趙鞅帥師侵齊書侵以其伐○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無傳

○薛伯夷卒無傳○秋葬薛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

帥師伐陳吳救陳林虎史氏云書吳救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前年吳因

公子辛以爲政故來奔定十五年○公會吳子邾子邾

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郎齊地邾邾之兵并勢于

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

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赴于師以說吳

○愚按經書齊美陽生卒左傳乃謂齊人弑悼公以

赴于吳而不詳弑者名與其事胡氏因之以爲春秋

不忍以夷狄加于中國也故隱弑而書卒竊恐不然

僖二十一年諸侯會于中國也故隱弑而書卒竊恐不然

續春秋未嘗爲中國隱也別魯會吳伐齊齊試其君

何與于吳事而孔子特爲隱之吳齊氏云當時以吳

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爲弑爾○夏趙鞅帥師伐齊大

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

吉行也於是乎取挾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兵不再令忍憤也○秋吳子使來復傲師○欲再伐杜預氏

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

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吳延州來季子

經丁十有一年春齊國夏帥師伐我○甲戌齊

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

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十一年春齊為郎故國書高無不帥師伐我及清

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

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

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

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

再求字子有孔子弟子必魯言必為魯魯一子謂季

孫守國也二子謂叔孫孟孫竟齊魯之界不能自

度不能使二子也封疆竟內近郊之地求始欲公親

將而二子以師從則兵勢壯可禦齊于竟二子不可

求恐齊師深入則國危故欲季氏專將凡國人皆從

有決成之心而後齊可解憂臣屬也欲使二子皆臣

屬我也羣室都邑之家也優足也言齊車雖衆不及

魯也魯之軍敵之猶有餘不須患寡二子以政不在

身不能戰非其所戰季氏身任魯政而季孫使從於

朝侯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

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

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齊

孟孫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子有曰就用命

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

幼守官○子孟懿子之子武伯也邴羽邴洩孟氏

隨能也用命也樊遲也從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

卒步卒精兵也邾音丙

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

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城門魯南

五日乃從不欲戰也務人即謂公子公為也保謂守

城者充謂役煩重謂賊多敢不勉謂既言不能死已

不敏也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

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殽之如之衆從

之師入齊軍穆山齊地名師謂左師踰過也不信言也如如邊言作之險也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瑾陳

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

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

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歿二陳齊大夫涉泗以逐右師故云馬不進不狃言十五人為伍敗而欲走誰不如言已不如誰而乃走止謂拒戰惡賢言止戰不足為賢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

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師謂冉有求左復整師也謀問謀也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

也傳見齊師亦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師獲

為與其壁僅汪錡乘皆歿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可無殤也汪錡僅名時人以童子未成人而為之者則當公之存宜乘成力以圖入以寧命之於衛疾當公之沒宜泣血求援以復讐如申包胥之於楚國如是而不濟乃劍頭絕脰以謝君父可也不

是務而恬然與彼叛逆者同國已再易世矣而復隕

於原野非其必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所其奚足云

曰義也義為義言知事君之義杜註義為勇劉註必以其為魯義勝齊之策不以能用矛也李廉氏

曰世家季桓子卒遺言康子乃召孔子其臣止之康

子乃召冉有是年冉有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

而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

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

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咥進稻醴梁糗腹焉

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噐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

先行封田封內之田頗悉賦之以為公女嫁具大噐桂曰臚給備也噐即大噐具其噐禮言大噐方成知

有今日故具此懼先行恐見怒而先見逐也噐玄上

人臣附以上以刻下托公以營私者之戒也○為郊戰

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

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今春

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

僖子謂其弟書爾歿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

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歿將戰公孫

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

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歿於此三

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

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書即子占無不為張之干宗

子陽言宗樓相厲謂相勸勵致成盟子即國書二子

謂子陽丘明必歿亦勸勉也虞殯送葬之曲歌之示

必歿也子行即陳逆葬禮珠玉曰含具含玉亦示必

歿也八人曰尋約繩也人具八尋約繩者尋約繩大

吳俗斷髮不可縛欲以繩貫其首下三也謂遺

夫於此三者謂戰夷儀戰五氏也

也法多不聞金有進無退也杜預氏云傳言吳師強  
還開鼓不聞金有進無退也杜預氏云傳言吳師強  
齊人皆自將敗也愚按吳師之志以敗吳師也而  
尋國吳取焉而齊國之士皆先志于敗吳師也而  
夫豈人情或曰左氏以齊師敗績之故因爲文其  
致敗之自如此未可知也○陸繁氏曰賢哉陳書也  
生逆亂之族而能捐軀死國其晉樂毅之爲手夫友  
非人所樂其兄則安能死之且信子誠君盜敗矣寧  
復待此而後得志乎哉左氏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  
焉此言非所謂成人之美者

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  
孫夏間丘明陳書東郭書華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  
獻于公時齊吳之上軍皆敗勝負相當而王以精  
卒乘之故大勝而獲齊之車首公以兵從故  
以所獲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  
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

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叔孫州仇也而事何  
言汝所獲何事也從

司馬從吳司馬所命也衛賜即公使大史固歸國子  
子貢凡子弟子也拜謂拜受之

之元冥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冥書于其上

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元音也吳以國書之  
首獻晉故公使大史

固歸之千齊裝萬也薦其首以玄纁之服以組帶之  
帶加于上衷善也即天而言故魯自稱曰下國言天

若下善不善何以使我下國計其○歸吳將伐齊越  
罪而殺之勳音對通音勳組音組

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

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將伐齊即上陵之戰秦吳也  
言越之養如人養犧牲非愛

之特殺之也吳越春秋云越王念復吳仇非一口失  
若身勞心夜以接日則則攻之以足寒則凌之

以水冬常抱水夏還燄火怒心苦志懸諫曰越在戎  
藩于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秦音患

心腹之患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  
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  
之越不爲沼吳其畏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  
未之有也越庚之詰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剿殄無遺  
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  
求大不亦難乎弗聽有欲欲得吳也從字擊之也齊  
地不相接即得之如石田不可  
耕故云無所用沼音汙滿也吳或也齊無田也類種類  
也言使醫治疾求有不欲除去病根者蓋與商書篇  
顛覆越殄也剿殄殄有長也言有預越不共上命  
者則剿殄之無使留育無使轉生種類於此新邑易  
反易也○音恭

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成將成曰樹吾墓檟檟可

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以

使事至齊因托其子改姓爲王孫以避吳禍反使返

也屬鏤劍名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杜預氏

云爲十三年越伐吳起吳國語云子胥將死曰而將

吾日於吳門以觀越人之入吳國之公也遂自殺王

曰而投之于江使大夫得見也乃使取子胥之尸盛之鴟

也給之蠶絲于夫差者思先君報仇之恩而欲忠子

子以劍惟一報楚酬親之心已爾○秋季孫命

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小謂我國  
大謂齊○冬

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姊嬖于朝出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姊寘於輦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

季孫欲以田驅使冉有訪于公。公仲尼曰。自

張帶以爲無害。寺預鏡官同。愚政堂持季氏專國。

公孫不武其為君故孟子卒亦不成其為夫人  
然而不計 ○公會吳于橐皋 吳既敗齊魯以為德  
不反矣也 ○公會吳于橐皋 吳既敗齊魯以為德  
公至橐皋而與之為會秋 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  
會嚭宋干鄭意正在此 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  
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  
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  
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  
若可尋也可可寒也乃不尋盟 吳欲尋七年鄭之盟  
前日于鄆之盟尋溫寒欺也言若可重溫使執熱亦可  
歌之使寒也 ○王孫氏曰吳欲尋盟非衛  
賜之言不可却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吳徵會  
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十

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  
無道國無道必奔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  
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夷無不噬也而況大  
國乎 徵會召之使就會也子羽子木皆衛大夫奔疾  
於人謂故奔以疾而傷人國也患衛為衛害也  
標擊疾狂噬也言長木標則物無不遭其所擊者  
國狗發狂則人無不獲其所傷者蓋謂吳國猶足為  
衛患不可以不往會也 且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  
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吳病盟也 吳人藩衛侯之  
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  
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 諸侯之會其辭舍以相辭

侯伯謂盟主當致餼賓之禮地主謂主人當輸土訓  
之饋相辭言各以禮相辭也難困苦也難去聲  
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  
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  
必謀於甘泉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  
之黨也甘泉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  
崇讐也主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  
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  
說乃舍衛侯 錦十端為束子貢與大宰言因及衛事  
與也墮與不欲來者其言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  
險故得志合釋也 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  
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十一

矣 夷謂吳言方言也子之公孫彌牟也固堅固也言  
其志堅欲從夷也其後出公鞅果於越說音悅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  
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周十二月今十  
火伏在公十月而後蟄蟲盡閉今火未盡沒猶西流  
是今之九月也蓋是歲宜置閏而司歷者失閏不置  
故誤以九月為十二月也 呂大圭氏曰左氏以為失閏之  
故然明年九月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之家  
鉉翁氏曰左氏所載 ○宋鄭之問有隙地焉曰彌作  
疑非聖人之言也 頃丘主暢鼎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  
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邑戈錫九月宋向  
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十二月鄭罕達救  
邑丙申圍宋師 彌作以下六邑皆陳地勿有是言俱  
奔之也宋平元奔鄭在定十五年鄭



為城三邑以處之宋以鄭背盟故討之元公孫亦  
經此車經在十二月孟上今倒在下故傳列其目  
五威反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品○夏許

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衛地  
今河南封丘

鄭南林堯吳氏云言會而及雖兩○楚公子申帥師

伐陳○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李廉

于此先備李氏云諸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

歲昭定之春秋而知霸烈之壞也晉霸復盛于悼公

沒衰于平昭而遂廢于頃定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

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自召陵擁

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倪焉此而

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陳徐伐陳伐齊晉不

能誰何也乎黃池之會吳咄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

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霸實夷狄之

禍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

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

何畏于吳楚今也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齊大夫坐而

失魯吳宋仲幾樂而失秦假羽施于鄭而失鄭是

以盡取諸侯而失秦假羽施于鄭而失鄭是

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安甫矣衛則與

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

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

公何憂乎齊衛今也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

十年而吳人爲之害孟子曰上下交○莽許元公  
征利而國危矣晉霸之衰又誰咎歟  
○九月孟無傳書○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無傳光也四出曰孛平○盜殺陳夏區夫無傳區夫  
且見故不言所次之位○盜殺陳夏區夫夏微討之  
後○十有二月孟無傳前年不正歷失閏此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賁使徇曰得桓魋  
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品獲成謹郤延以六  
邑爲虛○其師謂救前九月圍品之師于賁即罕達  
夫虛不○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有也○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馬卿士經不○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吳子方  
書不忍書也○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吳子方  
其無備而伐之陸○陸無餘諶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  
道也分師爲二道○陸無餘諶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  
子友主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  
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警而弗殺也大  
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  
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時無  
陽皆越大夫友地皆夫差子王孫彌庸壽於姚皆吳  
大夫泓水名觀觀越師也姑蔑越地今浙江龍游縣  
有蔑姑城彌庸父爲越所獲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  
故姑蔑人得其旌旗屬會也  
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  
吳越始敗而後勝先以弱兵誘之吳人告敗于王王  
惡其聞也自劉七人於幕下王惡諸侯聞之發告○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

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吁矣！事未成一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之長，勿必可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

晉人爭先爭戰，血先後也。吳大子伯為大子，長子故云。大夫肝也。王命文公為方伯，故云。伯者，長也。晉者，為之也。故云。長也。必可知。墨，氣色也。言有爵位，肉食之人，無氣色也。下者，國勝，為敵所勝也。少待，言勿與爭也。國勝，云吳王夫差，勝齊，殺子胥，乃起師，此征，關為深溝，通於齊魯之間，此屬之，乃西蜀之，齊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遂王勾踐，乃命范蠡宰師，沿海以淮，絕吳路，始卒中軍，亦江以，吳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適至以，越亂，告夫差，於是，用王孫，錦之謀，卒得先，軟而歸，以，越按左氏，謂盟先，晉人夫自宋之盟，晉已不，能先，楚矣，列陵，遲至，於

春秋左傳卷之六

五

今日豈能復與吳爭國語先吳之說似實然難遽信不若辨之吳欲因魯以交中國晉欲交吳以弭兵蓋之患吳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曾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

於外曰侯天子會諸侯則王官伯帥侯牧以見天子

取方伯也魯惟以吳為伯故職貢皆豐於晉今吳為伯魯亦見晉君是吳為侯而帥子男以見晉伯也往晉降為子男矣邾是子爵以六百乘貢吳魯亦將半邾六百乘以事晉矣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詔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春秋左傳卷之六

五

之故也景伯非卿故曰謂賤者七人并從者六人而信也名惡名也從去聲吳音恭○愚按吳人好兼併故語之以事晉吳人信正鬼故恐之以宗祝吳人陵強大故諷之以執賤於是吳人卒不得見公于晉而景伯亦遂稅囚以歸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榮兮余無所繫之肯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羸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設止士夫而囚其婦人大宰詔曰可也而弗能居

也乃歸吳子以宋不與黃池會故欲伐之弗能居  
言地遠不能而有而居之傳言吳子悼懼甚  
附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三年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屬身牛尾狼額馬蹄

一角而載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  
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  
不折生草不群不旅不入羅網冬獵曰狩大野在魯  
西故云西狩○愚按杜元凱謂春秋感麟而作諸家  
因之胡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則本之何休之說竊  
疑聖人作經絕筆于獲麟之句則非經成而麟至明  
天若必謂其感麟而始作則孔子之卒近在獲麟後  
二年苟非平日習聞其所記之行事與夫策書簡牘  
之大凡業嘗筆之為書而至于獲麟麟歟之時遂成  
而之則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多有傳聞不實之事  
豈二年所能驟而成者故謂聖人感麟而始作春秋  
不可謂聖人感麟而成者故謂聖人感麟而始作春秋  
貞氏曰春秋成而獲麟也瑞應錄曰帝以也獲麟而  
後作春秋以比於河圖洛書也曰不然也春秋之作  
春秋左傳註訓義 卷之六十七 公 去  
久矣獲麟聖人之所托而悲者耶曰奚悲  
也當其時而春秋之事既也可以止矣

春秋左傳註訓義

春秋左傳註訓義卷之六十八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哀公四

愚按杜元凱云春秋上於獲麟故自此以下至  
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第于微存孔子卒故并  
錄以續凡二所修之經愚因  
別出之而識之為附錄云

經十有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小邾大夫

音亦曰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

戌叔還卒傳無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傳無○陳宗

豎出奔楚傳無○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莒子

狂卒傳無○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

入于陳陳人殺之傳無○陳轅買出奔楚傳無○有星

孛無傳不言所○饑傳無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大野在今山東嘉祥縣境車者子姓鉏商名

麟非人所常見故怪之以為不祥虞人掌山澤之

官杜預氏云言魯○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李

路要我吾無盟矣李路孔子弟子見信於人故欲

云此以下蓋孔子弟子記魯史而不用盟杜預氏

明亦通而傳之終於哀公卒為事其異也

逐焉遂告陳氏言雋之也既終葬也上僂背僂曲

陳道高而兵之以名取直於道乃而矢而直

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

車余有私焉事于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

之士東郭賈奔衛大子方子我臣于方子

請命于車見陳氏務施而于方弗受車亦以義也

也東郭賈即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

鞅之言不及此下可前故下請陳氏○宋桓

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

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

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

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

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於人乎敢不

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桓魋恃寵驕

患夫人景公母也使之數請享於魋示親愛使不

忌也鞍雖邑薄公邑欲因易邑享公而作亂宗邑

宗廟所在故不與而益以他邑魋僞喜於受賜而

請享公爲甲兵之備皇野司馬子仲也長謂白少

向與也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

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

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

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

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

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爲天下爲君對曰魋

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秦穆公也可

以下至逆子仲殺之辭述人迹禽獸若逆澤

在今河南許昌縣東也今大也御告子不欲以遊戲

煩大臣也嘗試也司馬即子仲與之言相與爲要

誓也公言難不及于因指天與先結爲誓願音均

非音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

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頑騁而

告桓司馬司馬欲入于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

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其許節也桓氏向魋也故臣請臣皆臣於司馬者

有謂司馬子頑魋弟襄八年宋滅曹以爲

公子重亦魋弟襄八年宋滅曹以爲

已邑故魋人而獲之以叛音祈六月使左師

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

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

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

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

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

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巢不能克魋恐公怒

以人于國不得亦入曹却曹人司馬牛致其邑與

子而質之欲以自固音致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

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

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

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而之外阮氏葬諸

立與牛桓卿弟子弟子子圭守邑符信公文氏等大夫頃實玉也牛義不與應同國傳徒而卒阮氏魯人立與在今山東泰安州黃杜氏云○錄其卒葬所在恐賢者失所也通音黃惡焉去○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

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

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

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二篇公也齊齊之辭不告也孔子嘗為大夫而去故云後齊音齊○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孫應鑒氏曰請伐齊實事以吾從大夫之後實言獨以魯之衆加齊

之半為偽爾此則與冉有告季

氏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其事何異○初孟孺子洩

將園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

不園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

使孺子鞭之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固而後發也或孟氏邑病謂民貧困成有司以事使人為去聲從便俱去聲

秋八月辛丑孟懿子

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聽其聽命使使也不歸不敢歸成也杜預氏云三

家陪臣惟孟氏之臣能盡忠不必迫之使改非其

罪也內音納倪

辛丑其音奈

經十有五年齊平公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

高無平出奔北燕齊平公○鄭公受夫齊平公○秋八月大

高無平出奔北燕齊平公○鄭公受夫齊平公○秋八月大

零齊平公○晉趙鞅帥師伐衛齊平公○冬魯侯伐鄭齊平公

及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齊平公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齊平公

也○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

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

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凜然隕大夫之尸以重

寡君之憂寡君敢辭吳子名在今南直隸廣德州縣然輕動輒商陸也吳不從以尸入故托言伯上

介芋尹益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存伐吳國戚厥

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

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

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

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

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

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

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

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

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益陳大夫貞子之上介

片尊故云下吏貞子已歿故云無祿感憂也絕世

言言弃世也良卽前良也廢日終日之謂共積



其且實歟所請之用也一日即還不改留命也  
委委也聘禮若賓歟未將命則既歟於造  
對以將命虐士謂歟者無幾不以爲幾也涉人謂  
舟以涉者大率詔以順尸爲辭故言荀得奉  
尸以達君命雖直於順吳人內之杜預氏云傳言  
無悔也至晉音論其音供  
○秋齊陳瑾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  
陳氏爲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  
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  
乎何必惡焉陳恒之九子玉也仲由即子路公室也饗饗有齊國也惡與魯爲惡  
也仲由事孔于玉曰然吾受命矣于使告我弟即  
成子重言吾已受命使楚不得冬及齊平子服景  
與齊事于可使人告吾弟恒  
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皆  
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  
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  
焉用之成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齊自艾陵之戰  
納魯叔臣感于路與陳瑾之言始與魯平介副也  
成即成宰公孫宿奔齊者于貢言凡人皆臣事於  
人當一心以事君而子已有背魯之心夫况他國  
齊人雖爲子役豈有不學于而爲叛者乎宿爲魯  
公孫故云周公之孫不義謂陳成子館客曰寡君  
叔魯喪宗國謂以邑入齊  
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于贛而  
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  
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襁媚杏以  
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救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

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  
願也客謂景伯于時衛與齊同好故云願事君  
也若知事衛若晉伐衛在定八年齊伐魯在定  
九年遂婚杏齊三邑二十五家爲一社書魯書而  
致之也吳加亂在八年寒心恐懼也言齊待衛厚  
待魯薄皆齊之待魯得此於衛周成子病之乃歸  
魯之所深願也爲去聲音灼  
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羸羸之以其言爲已病  
也杜預氏云傳見仲  
尼之徒皆忠於魯國○衛孔圉取大子蒯瞶之姊  
生惲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  
獲國服冕乘軒三衣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閨  
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  
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  
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犬  
子與五人介輿貶從之迫孔惲於廁強盟之遂劫  
以登臺孔圉文子也蒯瞶姊即孔伯姬豎小臣也  
大子所與之言與要言也見大夫服軒大夫車三  
衣以罪三也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服婦人服也  
御御車也老蒙臣也細妾自謂婦人家妾也介被  
甲也與載也般壯孫也載豕欲以盟也孔氏專政  
故劫孔惲登臺欲令逐輒取音娶  
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  
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  
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

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

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

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

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燭

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敬子路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季子于路也為孔氏邑宰

召陵衛大夫高柴也孔子弟子姑至且欲至公也

于羔言政不及已不與其難故出季子言既食其

祿宜與其難故入門焉牛門也無人焉言輒已出

無為復入也公孫公孫敢也木利謂求爵祿繼之

言已必繼孔悝其難以攻大子燭燒也孔叔即孔

悝石乞孟縶大子之黨下使之下臺也故當也冠

不免不使冠免在地也結纓也言即又去難

去聲音避便去聲也愚按蒯瞶欲殺子路於

蓋然與寡欲者亦稍殊科且靈公未有廢命輒乃

其子焉得拒之知兩敵然夫子嘗曰必也正名乎

蒯瞶不仁既已受國於輒寧有廢之而立疾之

理其事甚易而子路以為迂所以有絕纓之難孔

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

曰寡人離病于外久夫子請亦嘗之歸告諸師比

欲與之伐公不果莊公即蒯瞶故政故執政之臣即瞞成諸師比是也離遭也病

困苦也嘗試也杜預氏云為明年瞞成奔起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瞶自戚入

奔宋成即○夏四月己丑孔丘卒魯臣見為卿

魯臣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而

其之故特命史官使書其卒仲尼生於襄二十二

年三十一歲七十三年○孔穎達氏曰孔子作春秋

終于獲麟之一句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

而傳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傳十六年春瞞成諸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郕武子告

于周曰蒯瞶得罪于君父君毋遽竄于晉晉以王

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

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成比欲伐莊公不果故奔

也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

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大敬之哉方天之休弗

敬弗休悔其可追平公單武公子叔父謂蒯瞶成

之裔大也方休天之休美方始也末復申戒之單音善

○夏四月己丑孔丘

平公諫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以在位執紼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詩累

列生時行述讀之以作誼也仁覆閔下故稱昊天

弔恤憫也老國老也屏蔽疾病也律法也言我

無以為法也詩音墨紼音嬰父音甫○愚按哀公

受制季孫不能專用孔子言亦甚矣然於孔子之

諫則知哀而於康子之弔則為之子貢曰君其不

降禮一念之明固自不可泯者

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

名故知不淺也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

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

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柩於西園

今北直隸滑縣東南有平陽城納時時也夜遣者

鄭也及還也柩藏主石函也西園孔氏廟 子伯季

所在惟使副車遂取廟主以出柩音石 子伯季

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柩者殺而

乘其車許公為反柩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

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

其車從得柩於橐中登升也家臣升為衛大夫許

追殺載柩者恒怪載柩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

過于伯不仁人謂子伯明無不勝言天道甚明我

必勝之必使于伯先射欲以驗天理也車副車從

從公為也杜預氏云傳言于伯不仁所以致射音

石悝孔悝出奔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

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

一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

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

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太子建奔宋在

也請行而期請行襲鄭之期也省察也臨墨俱去

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

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

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歟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

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

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

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于期之子平見之曰王

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

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

之狂也得死乃非我白楚邑公邑率也今河南息

故請伐鄭節制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

制也不忘不忘也讐也勝以于西黨鄭故云鄭人

在此此于西為鄭人言欲殺之也厲磨厲也翼

翼也長育也以喻已以愛育勝也第次第也言楚

國用人自有次第我若死必用勝為此官不煩作

亂也白公以于西不憂我而憂我之官大謂其為

狂而令尹得良我乃不復為人誓必殺之也安

張上 子西不悅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

百人當之則可笑矣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

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

誦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懼者云之吳人伐慎

白公敗之請以戰僂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  
 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歿于期  
 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  
 而後歿後歿也一日僂也石乞之徒二卿士謂  
南居市之南相說也其事也予之劍挾劍  
以劍不動故云不為威而懼請此人不為利而誦承  
人言以求媚者故事而云之慎楚邑今直據廬  
州東北有慎城戰備謂兵戰所得建械止器獻之  
敵因作亂也以袂掩面歿於葉公故也終謂終於  
所事豫章大才也挾以殺人  
 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  
 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  
 且有聚矣何患弗從焚庫以息銅弑王以絕群  
 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  
 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  
 修也而後入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  
謂計白公微求也饜足也言行險圖  
幸者多求於人人必不堪時之物偏重則離散欲  
須其幾而討之皆修楚賢大夫管仲之後子高聞  
其殺賢知其可討而後入也音流國去○愚按  
白公殺子西子期而劫惠王子西之安危不關朝夕  
乃葉公欲乘間而後入也有一君者重顧不足重於子高  
遂不入子高後二卿一君者重顧不足重於子高  
之見亦近矣世有釋賊弗討而  
 白公欲以子閭為  
 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  
 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

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歿不能遂殺之而以王  
 如高府子閭平王于壁名王孫謂白公庇謂庇罷  
 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官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尹  
高府之門尹也圍公陽楚大夫穴  
其官而以王出昭夫人惠王母也  
 葉公亦至及壯  
 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  
 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  
 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艾其亦夫有  
 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  
 亦甚乎乃免胄而進君謂葉公胄戴胄而進也歲  
年穀也義冀望也艾安也有  
 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葉  
 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  
 固箴尹名與猶黨也二子謂于西子期定四年相  
 舉之敗二子有功最多德謂二子賊謂白公保保  
 其密而從之也音音冀  
 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  
 而問白公之歿焉對曰余知其歿所而長者使余  
 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  
 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賴黃氏微  
也長者謂白公燕白公  
弟頃黃氏地賴音變  
 沈諸梁兼二事國宰乃使  
 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一事令尹司馬  
也國宰國安也

彙

卷之六十八

十六

言于而于言。子受二子位而歸老亦其後  
 言之。蘇軾云曰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  
 可近及既亂而奉兵而人罪人斯得而歸國以  
 功以行楚國之政楚有間言哉。楚子西子期之  
 功以其子馬令尹司馬而身老。楚有年國之勞  
 而下享有國之利於是言仁矣然終不能用  
 孔子使聖人之教不見於世豈仁雖能守而未  
 能由。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  
 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  
 乃逐大叔遺遺奔晉。夢嬖謂以能占夢見嬖者屈  
 在西南隅故托占卜夢而暗。○衛侯謂渾良夫曰  
 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  
 言曰疾與公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

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與殺從  
 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成  
 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國之實器輒皆  
 器良夫將密謀故屏執火者而代之疾太子疾也  
 公君出公輒也擇其材則立之若不材則廢之而  
 實得聖小臣疾良夫為公謀恐其見廢故載載  
 為盟性強盟使必立已分與公為期以殺良夫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八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十九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附哀公五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

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東甸兩牡紫

衣狐裘至祖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

以三罪而殺之。衛侯於藉圃之圖新造帳幕皆以  
 音而與之食以落其成大子以良夫應之有美名  
 司即乘也甸出車一乘今止乘而杜故云東甸紫  
 不君服服之不敬也既至食而執故偏袒亦不敬  
 也古音近若則解劍與君食而不釋劍亦不敬也  
 三者俱備于君故數為○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

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

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

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笠澤今太湖句  
 越子使左右句卒乘夜鳴鼓擊譟而進明為聲勢  
 以分吳軍而潛以三軍精卒并力以擊吳之中軍  
 故吳不能支而敗○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

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

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穆之

志父執別名言晉衛君奔晉我責主之請或若或

太子來朝謝晉以免已于罪不然我晉君其將謂

已教使衛君不來也雖患難也祇有仇國意太子

欲東得父仇故使人務諸莊公於晉大音泰難去

聲孫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權救衛得晉人

晉人

晉人

晉人

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雍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陳國書之

之兄子玉也晉使人致齊師齊因而得之子玉使子孫陳恒

命必欲敗晉不須來致而時陳氏諫簡子曰我上齊故駕馬于國氏霍音其辟音避

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長子玉○楚白公之亂陳

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

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

老皆相今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

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伴也武王

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夷

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

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聚積聚也差車為右領官

西子期伐陳晉陳事賤言非卿也觀丁父楚武

王時人克都陳一啓開辟也彭仲夷楚武王時人

克申後之縣申息咸申息為縣也封封疆也開封

疆曰畛至汝水也任當其任也音音音音音音音

子高曰天命不諂今尹有憾於陳天若公之其

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

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

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聞陳秋七月己卯楚公

孫朝帥師滅陳詰疑也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

也舍舍右領左史不用也二俘謂卿丁父彭仲夷

武城尹即公尹子公孫朝傳終鄭釋寤信又鴉火

陳卒公孫朝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音樂吟之反又

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

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

王弟志望也過將何為言相將為王也子國子西弟寧也相去聲○衛侯夢于北

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

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衛侯夢于北

吾嘗之之後有觀在上今北直隸開州有昆吾臺

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也良夫與衛侯盟當三次

之而而六十羊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

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

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鮓尾衛流而方羊

喬焉大國滅之將亡閭門塞實乃自後踰胥彌赦

衛侯無道卜人不以實對故云無害寘也置其

邑弗受而逃貞正也正卜夢之吉凶也寘赤也魚

勞則尾赤衛侯也方羊與彷彿同不安意言莊公

將若此魚也夫國謂晉與衛同姓故云喬踰越也

如魚以下皆解辭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

音頻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人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

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夏

國衛未得志而還故復伐衛簡子引叔向之言十一

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

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

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





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楚也從楚之夷三種○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叔青叔子

**傳**二十二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

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十五年晉伐鄭故齊為鄭謀報伐晉馬去聲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

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

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驟數也不改言不修德也又吳地除不忠者內以靖其國外為罪焉以解說于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

**卷之五**

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

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

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趙孟無也時有父簡子之喪飲食又殺于居喪楚隆襄子家臣黃池曾在十二年先生謂簡子實盟信也嗣子襄子自言已欲繼父志敵越救吳楚隆曰若使然吳晉相距甚遠非晉所能及也

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

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

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

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

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

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

也使陪臣敢展布之嘗試也問難也不從不遂也

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

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

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

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

謗言王曰宜哉史黯言不出四十年越必有吳吳王惑其言將問其人先自喻以所問不急如陷溺者不知將溺而所以有君子之名也音丹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

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

以為二國憂顧齊地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不見國齊知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遠行來為此會惟魯據周禮所以不肯見答致今為齊邦

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

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末次請除館於舟

道辭曰敢勤僕人息闕丘明後先至齊地故云在齊齊侯不能即至欲為魯除館也

齊齊侯不能即至欲為魯除館也

齊齊侯不能即至欲為魯除館也

齊齊侯不能即至欲為魯除館也

也傳中意反正  
必利反為去聲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

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也立子革于也○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

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

歸甬東越地在今浙江定海縣境以歸以其尸歸

吳王杜預氏云終史墨子胥之言國語云越師入吳

受命天以吳賜越越人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

亦已矣若其有知也言何酒且以見其也哉遂自

後音勇○愚按吳之於越其強弱不敵明甚然

吳以強而卒公使以弱而卒與其善乎范蠡有云持

弱以強而卒公使以弱而卒與其善乎范蠡有云持

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

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

旌繁乎景晉宋元公夫人景公母小邾女曹氏也

有名與家也謂祭祀肥康子名說禮也求丹

親甥故康子致辭下景公自稱甥焉進也宰宰

夫與舉也祭馬飾祭綬也言可以舉祭綬之用一

曰釋去聲謂宋喪車之旌繁不知魯馬飾旌不也

杜預氏云傳終舉車之言○夏六月晉荀瑶伐齊

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

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

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

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

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

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荀瑤荀瑤之

也高無平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荀瑤荀瑤之

驅之乘馬駭而驅也長武子晉大夫治英丘治齊

齊大夫顏涿聚也知音智○秋八月叔青如越

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使去聲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

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

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

會之取廩丘軍吏今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

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復言也

役將班矣晉師乃還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取汶陽

故欲乞其威靈石臧賓如之子庫丘齊地繕治也

晉之軍吏今治戰備將進攻之萊章齊大夫克敵

謂禽顏勝都謂取廩丘復餽臧石牛大史謝之

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饋牛謂以

大史晉大史在行在軍行不度不知禮度展○邾

陳也杜預氏云傳終臧氏有後于魯太音泰○邾

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何人子華弟杜預氏○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

人使宗人魯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

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  
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  
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  
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荆哀公庶子宗人禮官  
禮孝惠娶宋稱商避定公諱也惡惡閏月公如越  
公所為女音汝大音泰惡去聲下同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  
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適郢  
句踐大子名得與公加得也有山魯巨嚭  
故吳臣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嚭去聲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七十

十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七十

明吳興後學凌雅隆輯著

附哀公六

傳哀公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  
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藉師聲子轅而登席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  
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  
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  
必此此追叙其出奔之故靈臺落成故飲酒聲子名  
席故公怒其不敬疾足捨也般嘔吐也不敢不取  
也故之共辭謝也故其手屈小指以中三指如  
後亡以得公為幸也故言空公之人也奪南氏  
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  
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幣賜彭封彌子彌子飲  
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第期大叔疾之  
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  
公使三匠久公使優倖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  
師比公孫彌半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  
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  
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諫以攻公子士請禦之彌  
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先君乎君何

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

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五氏子南之子公孫彌半也

丁氏即夏伐衛夏伐在十一年彭封彌子即彌

子投也期夏伐之子時封之彌子久不休

彌近信故得入宮疾已成言尚存其自天子疾之

宮鄧子士衛大夫將若君何言不能救恐害公也

先君刺殺也以不連奔故為成州所殺彌欲令公

早出也輒出奔嘗以十八年復歸故云豈必不反

其國休而易間言民衆怒休念而後易間也

去聲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

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鉅

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鉅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

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近晉邑鄆齊界上邑

也彌以詐言將適公奪其寶請速行以避之已

為先發乃以寶歸衛蓋輒不公為支離之卒因祝

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

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

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

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

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支離陳名揮衛史懿子即公文要子之即公孫

彌半要知揮為內應故請逐之文子不知乃曰無

罪彼謂揮夫亦謂揮要言揮貪妄若見君有入勢

必先道而助之若逐出之必道南門而往君所請

音韻○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郊

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

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甕也

以魯國之密通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

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

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五梧魯南郭重魯臣為

言盡之請公盡祭之也祝上壽酒也何肥懼其貌

也款罰也甕武伯名克能也大行遠行也言重隨

若勞苦能免我遠行不宜稱肥讐毀之食言消食

其言也公以三拒數食言之故反謂重食言而肥

恒杜預氏云為二十七年公孫越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

宋樂伐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

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

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

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

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

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

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此門出衆曰勿出

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舒武

子臯如后庸越二大夫樂伐宋司城子淵也衛侯

無也文子即彌牟復恨也楚共處也師謂遂師定

子孫師上之父楚楚其尸也五莊陵名齊衛大夫

王孫賈之子文子致衛之衆也五莊陵以觀衆心知

宋惡公之從已乃申令開門登陴以守嚴立悼公  
故備以恐公使不得入我言狀匪斷支反  
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  
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  
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  
爲大子者遂卒于越悼公之甥也南氏之公孫彌牟期司徒也南氏之公孫彌牟期司徒也南氏之公孫彌牟期司徒也  
夫人期姊也公謂出公期則爲此言逐君之事由  
期爲之也雖怨期而不得加戮今宮女困苦其姊  
聘爲傅公聘也王謂越王太子期姊之子韓又念  
期而無所殺并殺其甥杜預氏云將效夷言成于  
去聲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

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  
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夜爲司城樂

朱鉏爲太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

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

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

敵乎周即子高元公孫也得即昭公啓其弟也皇

之子朱鉏樂之至三族皇靈樂也降降心而聽

也大尹訖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於君大尹

常不告君而假公命以行私故致冬十月公游于

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

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

子盡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

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

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夜使宣言

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灰

灰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空澤宋邑連中

千八奉公奉公之尸空桐宋地正河南虞城縣宛

沃宮宋宮下謂下國畫謀計也大宮大廟也大尹

之罪言爲所執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已

爲烏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

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

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

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

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

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

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

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

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

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

也廬門宋東門禮運叔音北首生者南鄉啓未立

日桐門得爲大鳥而外尾也二門有宮之祥故云

美大尹以心寢之盟但以此名義說名于路即樂義

乃復與六卿馬盟唐云此名義說名于路即樂義

謂客施施也劉通也公衛出公自城鉏使以

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和首受弓對曰臣



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在  
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  
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  
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  
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  
有此追記前事也問遺也衛成公孫陳在僖二十  
八年宛濮盟在僖三十八年衛獻公孫于齊在  
襄十四年夷儀盟在僖二十六年出公十五年孫  
魯今又孫未故云在孫詩周頌烈文篇競強也  
言國無競強惟存得人使去聲孫音遜

傳百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  
貽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

韜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  
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越欲使魯還邾田貽上  
孫文子孟武伯也皆從公與后庸盟病之車從蠻  
夷盟也語及于貢而思之蓋十一年于貢嘗辭吳  
盟故也又于恨季孫不能用于貢臨難而思之故  
言也他日請念以過此不復念也趙音莖

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惡之故  
降禮不備○晉

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

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

焉召顏豸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成焉以國之

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

廢前勞弘駟散之子陳成子五常也屬會也會及  
事者之後使朝三日以禮之車兩馬六

夫服也繫也也盟役在二十三年而汝也父即領  
也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  
涉于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  
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

助之鞭之留舒殺皆齊地遠去也師至不知言其  
整也濮水今在此直隸開州竟子思鄭  
大夫名大國謂齊大國宇下顛倒宜云敝邑在大  
國之宇下製雨衣朝音潮難去聲女音汝○愚按  
是役也舉侯以激之縣賞以飲之出之以不  
意應之以從容宜知伯之駕言而借通也

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  
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

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

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知伯還師畏其得衆心也陳子謂陳成子十七年  
楚獨滅陳非鄭之罪今知伯誣以鄭故而欲以是  
辱成子故成子謂其多陵人衷中也察其中見成  
之由也恤陳言當共討鄭也本根傾覆也理何有  
在謂不在於位知音智

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

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

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

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

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文子荀寅也此時  
成子成子疑其為晉故欲以其言告晉將舉  
其師而罪之荀寅自恨已無知故言晉子謀事當

既慎於始應於中又復於終三者皆舉而後可以行今惠之不詳而妄言自公之出也辭音避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

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

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歿乎對曰臣無由知之

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

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

施公孫有山氏問陳也余及歿問已可得壽終否其家出故施罪於有山氏杜預氏云終

于貢之言君不沒於魯圖去聲孫音遜○悼之四

年晉荀瑄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復而好

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

卷之七上公

南里門于桔株之門鄭人俘鄭魁壘賂之以知政

閉其口而歿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可去其師也保守也南里在鄭城外桔株鄭城門

倖獲也魁壘晉士鄭人囚而執之以知政賂魁壘欲使反為鄭閉口不答也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

好去聲指賢入送音送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

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基

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將門

鄭門人之令先入城也主在此言知伯何不自久惡貌也趙簡子娶子而立襄子故知伯言魏

魏知伯剛愎將殯其宗也後改也惡事也史記言

襄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襄陽

春秋左傳註評刺義卷之七十

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自是晉北而微至韓公二年韓趙謀竟三分其地其音已塞去聲

卷之七上公

春秋左傳評註測義七十卷

浙江吳玉  
搢家藏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字以棟烏程人是書詮釋左傳以杜預註爲宗而博採諸說增益之其於左氏之不合者亦間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謚號封爵標於卷首以便檢閱然皆冗碎不足觀朱彝尊經義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與彝尊所記合知通志爲傳寫誤矣

麟傳統宗十三卷

〔明〕夏元彬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麟傳統宗

十三卷》提要

麟傳統宗序

天子蓋曰我欲著之空言不如  
見之於行事也乃因魯史記作  
春秋則春秋固夫子之實事矣  
弟子退而異說轉失其真左氏  
乃爲之傳傳其事不晰其義若  
序

曰義則子言之以是稱素臣也  
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  
夾兩家湮沒不傳而公穀之學  
各有顯師互立意義天子三爲  
是非同異大議殿中左氏本出  
於漢初張蒼梁賈太傳始爲訓

詒授趙人貫公京兆尹張敞蕭  
博望之黎陽賈護皆善言左氏  
然終漢世不能與公穀埒劉歆  
典校正定欲見於國學諸儒莫  
應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  
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

序三

訟之於是以魏郡李封爲左氏  
博士旋復報罷至永明中能爲  
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其後賈  
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始行於  
世晉杜預又爲集解盛行服義  
而公穀浸微殆無師說矣以至

今日或遂不能舉其詞卽習讀  
左氏者亦唯慕悅其文章而已  
無論北闕定疑雨雹辨武庚夫  
採摭曳采經世務者代無其人  
卽黃能入寢巨骨出吳枯矢集  
庭亥身後杞博物志怪誰其原

序三

本於六經者乎故楊雄曰今之  
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  
其鑿悅卽詭詭之學各習其師  
如曩者何休之膏肓廢疾鄭玄  
之駁議沈宏之五辨賈逵之朱  
墨列服氏之釋病塞難王述之

辨證靡信理之漢議亦人與言  
俱亡不可復覩矣爲人君父爲  
人臣子俱不可以不知春秋春  
秋之學不講而朝紀日凌國隙  
漸啓世道秕僻剝撓滋萌又安  
怪哉吾友夏仲弢覃思經學亦

序四

旣名家爰集諸傳下及戰國短  
長諸篇彙爲一書源派分而指  
歸合凡音所稱輸攻墨守朋樹  
局分者一切歸於混同而均以  
羽翼素王鼓吹聖統蓋十年而  
後成其功博其心苦矣則寧徒

鬪華競彩炫示經生已哉昔公  
孫子治春秋以白衣爲丞相學  
士大夫侈言之然不免曲學阿  
世之譏或說嚴彭祖天時不勝  
人事君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詒  
雖高不至宰相嚴謝曰凡修經

序五

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  
曲從俗苟求富貴耶蓋以經經  
世先以經律身儒者之見於行  
事固如此仲弢清真有志操其  
所得於經術者深此固其先資  
矣



竺塢山史文震孟纂



庚

序

凡立言不足以垂世折衷不衡於至當君子弗  
務焉何也收羅極富詞彩煒然而究於剛健  
補去言耳故作典述等難要從體勸以逆邇前  
人意旨然相照合而後噴聖之神理藉以彰著  
則輯集可易言哉如麟之有傳猶斯之有案也  
序一

司律者源委昭晰巨細畢具本末炳如而定非始  
有書一考據終無通情若朦朧畧約辨核未詳  
可否混淆是非漫置心已疑矣滋疑多人當日  
已先不信矣千載之下又何以信後人乎春秋  
一書自委瑣之子視為畏途而鉅訂者流刪胡  
摘左以博一第此中奧旨絕未討論恬不知怪

噫何其後薄先聖也夫子志行周道不得遇而  
寄筆削於春秋自言竊取則左國實相表裏讀  
者可淺不搜究而以涉獵當窮微耶夫一室開  
天文字肇祖而詩書禮經之左氏創為詞義文  
彩始煥意旨大創以達戰國下及漢晉宋諸子  
百家紛起著述不可勝載然則左氏實文詞之  
序二

祖也深心嗜古之士恆歆嘖史食傳搜青素異  
以為宏覽淵識一代大儒而況業麟者朝斯  
夕斯寢食於斯者糟粕視之備極矣之窺其一  
偏不領其大全格斥浮詞之不解其去矣不  
其可異歟天地不故冠履常存律身修己之道  
子古可師如忠蓋邪違孝敬盡孝則格只順親

之極軌也吸引華仇同謀磨磨則寅陽師濟之今風也  
貪賄焚身辭富遠禍則保體全名之先見也夫治  
威性骨奇燭亡則除謀屏也之重鑑也動決興  
衰兆判得失則旋乾撥亂之訂謀也尚義宜勇  
表貞揚節則挽俗維風之至教也設奇伏變獲  
逆常勞則克敵制勝之勝畫也備詞托陰揆嘆  
序三

却兵則樽俎折衝之廟算也因材器使推賢選能  
則用人臧否之尺規也別名紀號分新繁族則  
內外防範之嚴計也制科考樂陳詩尊王則隆  
偉一統之大道也口腹醴言小勞巨禍則慎微  
杜漸之早慮也胡氏曰以學學夫春秋故君子  
得有示于此也抑里之春秋亦世運利祿而屯

之會也。六通開賢人隱以觀春秋中懷才持達之士愈出愈奇。極千古所未有。每論策名朝端者。勲業爛焉。即草野匹婦。有懷必報。君志必顯。舉動超絕。今古名氏。婉曲摹擬。中情偏肖。每一讀之。歎歎慷慨。恍想見其為人。父子加以棄取。邪正愈明。萬世知有懲勸。則惟理也。而實亨亦可也。今

國家文明。方盡求才甚殷。而不多驟見。且有致嗟。生才者豈今人之不古乎。抑用人者之未盡善乎。士寧耕釣。既隱也。事不師古。而難若鮮矣。何不鏡往。轍歎試。取盤錯芳懿。一則致焉。若必弓羅。里膺者耳。他如怪妄。不為變幻說。

誕之事。亦必脩書左氏。寧不削之。蓋天地間自洪濤以至七日耳。以目見何所不有。其不議不論者。恒多合之。始成覆載之大。若必僅於墨守前。因陋。祇成一家言耳。又况說而約之。正變而反於常。確有一種至理。其持論自是不磨。安在以為妖妄而近誣也哉。又如閒語淡句。初觀

字五

亦甚。至着而閑攷於後。非前案則後亦無據。始知作者苦心。未易草。視也。然必是集也。採取亦左亦右矣。而後考証于經史。森嚴於諸家者。何也。蓋左氏身歷其時。一事或可數語。志志在。歷手百後。遙測于百年以前之事。必須旁稽博採。合証當日。則批評可否。確然無疑。毋倫填典。

丘索是以羽翼贊皇即稱簡野乘亦左氏之功  
臣也故必錄之以成大觀余家世業禱先大  
人嘗云初時旨本甚艱得一執如獲拱壁師弟  
相仍父子授受訛以傳訛撫拾緒餘而忽其要  
領祇以應塞功名寧暇忝究余每達致義心切  
不安常臥寐思之或有所得集成麟解一帙并

序六

辨訛稱執百首擇正同志而恐與世語多念未  
述家居多暇恒取傳記覆閱之解六都與世矣  
難為信言間以十之一標出每事必改其所自  
始乃知不要始鏡終貫徹諸氏識之以據其上  
則不可輕言存而亦不敢湯言去取蓋錄而刪  
刪而錄先用註以尊王別附錄以從聖彙百家

而統于一亦可宗而主之矣清是經者庶幾衆  
定新明本末不致亂搖也乎本末昭則功罪審  
政教賞罰華駁反正即理天下之如是傳矣其  
於經世或有不補云

若清邑夏元彬仲猷父題於鳩雅

居之清讀閣



跋

此原本也往時文港老見而喜之因為作序  
嗣緣武林友人欲梓其便者先以輯記行茲  
復益之同體等集付梓而港老往矣余不  
忍棄前言即以原序冠之而并述所以以  
誌不忘云

張一

集成以示友人有曰本則善矣惜不一加圈耳  
余愕然曰散易言耶時執可圈古傳不可圈也  
即時執此各出吾人意見尚有未當者在古史  
則更妄矣又曰句讀可乎余曰然、幼時所習  
自今日思之亦儘多破句妄不敢自是也故圈  
與句讀家中寫本私以刻子不敢公世特揭之

以正同志

一則官制度甚詳春秋時通用周禮人自忽之  
耳故必採之即如左公穀亦時有與文定左者  
然必載其所自出乃知文定議論所從生觀者  
鑒之

張二

仲授父識



姓氏

文湛持先生	諱震孟	長洲鑒定
楊方壺先生	諱汝成	松江
宋又希先生	諱賢	嚴州
蔣穀仲先生	諱燦	吳縣
張殷乘先生	諱肇	山西
陳維恭	仲來父	江西
梁亭長	無時父	廣東
曹訥	忍生父	太倉
陳羽白	曼青父	福建
朱稷	南園父	仁和
文秉		長州
文乘		長州
塔賦基	孟齡父	陳元望 玉仍父
弟夏元彩	季雨父	夏元驎 伯樂父
侄夏之璜	宗韜	夏之貞
男夏之孚		夏之升 仝校

目錄

一卷	周語隱公
二卷	桓公
三卷	莊公
四卷	閔公
五卷	僖公
六卷	文公
七卷	宣公
八卷	成公
九卷	



襄公

十卷

昭公

上卷

定公

上卷

哀公

十三卷

附錄

目一

麟傳統宗

若清邑夏元彬仲發父纂定

周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  
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  
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  
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  
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節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  
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  
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甯用失其官而自

卷之一

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  
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  
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厥武王以致武  
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  
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甸賓服蠻夷要服夷蠻  
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  
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  
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

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卷之一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牛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勸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

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怨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休

卷之二

三

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棄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復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順

土陽瘴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  
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悉  
土膏其動弗震弗淪脉其滿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  
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  
稷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陰  
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特告有協風至  
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  
期勞人荐鬯饗人荐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  
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

卷之一

四

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  
監之司徒省民大史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  
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贊帥音官以  
省風土廟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  
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譬  
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  
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  
伯九之王則大徇耨耨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  
農脩其疆畔日服其縛不解於時用不乏民用和同

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  
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  
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  
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  
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  
績於姜氏之戎

魯武公以括與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  
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  
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

卷之一

五

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  
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獲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  
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  
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  
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  
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  
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華場協入廩  
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

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耕獲亦於藉備於既  
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  
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  
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  
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  
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  
遁而不能烝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  
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

卷之一

六

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  
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  
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  
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  
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乃東遷

隱公

春王正月 元年

公羊傳 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  
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叛  
隱而立之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盟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  
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尸盟者執

之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書成乃歃  
血讀書以告神坎其牲加書于上面埋之

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卷之二

七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  
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  
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  
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  
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命西鄰北鄰

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  
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為已已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  
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  
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匹  
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  
共遂寘姜氏于城賴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  
而悔之賴考叔為賴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  
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

君之美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賴考叔曰  
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  
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  
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  
為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  
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

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  
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

公羊 明者何喪事有謂明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

曰明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靈珠璣玉

款之類蘇公周大  
夫三物天下賜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  
也

附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鄭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按祭伯出自周公第  
七支子食邑於祭者

非王命也

穀梁 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

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修之內不行

竟中有至尊者不賁之也

春公會戎于潛 二年

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歸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書費地名淮夷徐夷並起  
寇魯侯征之於費魯敗

以費魯  
名

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卿爲君逆也

鄭人伐衛

討公孫滑之亂也

卷之二

十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年

小雅 十月之交日有食之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川其良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戒燁燁震電不

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崩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

之人胡惜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

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嬭方處龜勉從

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嚚嚚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小雅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

嘉惜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

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玼

瑣姻亞則無靡仕誰秉國成不自爲政空勞百姓我瞻

四方盛盛靡所勢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式訛爾心以畜

萬邦

小雅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是以有

卷之二

十一

譽處兮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是

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騂大

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

附三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肅于虢鄭伯怨王王曰

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

周王崩周人將界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

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怨

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開之苟有明信澗溪沼



泚之毛蘩蒺藜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  
地也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  
以禮又焉用質風有永繁永賴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  
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焉公曰先君舍與夷  
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  
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  
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

卷之二

十二

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  
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  
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宋穆公卒殯公卽位君子  
曰宋宣公可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  
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亭盧之盟也

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 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

穆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穆公立  
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母相  
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  
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  
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  
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  
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

附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嬀

卷之二

十二

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  
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  
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  
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  
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  
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放逆  
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四年

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詩即風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  
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綠兮女所治  
今我思古人俾無說兮緇兮緇兮以風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及  
宋公遇于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碭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  
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  
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上敝邑以賦與陳  
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  
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  
以亂治絲而暴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  
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

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  
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詩擊鼓其鐃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  
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冲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  
以求之于林之下 此國人怨

秋韋帥師

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  
公弗許固請而行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觀焉可  
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  
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  
徧小老夫老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  
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  
濮石碯使其宰犛羊有滌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  
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那

春公觀魚于棠

五年全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

春公觀魚于棠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

什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故謂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

不軌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

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

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

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

陳魚而觀之信伯稱疾不從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

葬衛師入郕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

穀梁 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

於孫止

初獻六羽

考仲子之宮將焉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

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

日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風 東方春風曰東風南方夏風曰南風西方秋風曰西風北方冬風曰北風

風 東方春風曰東風南方夏風曰南風西方秋風曰西風北方冬風曰北風

郕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郕田郕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

鄭人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郕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

來告命公問其入郕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

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

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蟬 小雅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卒

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以報入郛之役也

春鄭人來輸平六年

更成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于艾

始平于齊也

附 鄭伯侵陳大獲牲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

卷之二

十八

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

鄭何能爲遂不許子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

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改之其將能乎商

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遏邇其猶可撲滅

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去其惡也

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七月

月令 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

旂衣青衣服倉玉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

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

離不貸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命布

農事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

殺孩蟲飛鳥毋罾毋卵不可以稱兵毋變天之道毋絕

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仲春之月安萌芽養幼少省園囿

止獄訟祠於高禩奮木鐸以令兆民同度量鈞衡石毋

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毋竭川澤毋漚陂池毋焚山林天

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親往

視之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季春之月乃薦鞠衣

卷之二

十九

于先帝乃爲麥祈實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出幣帛周

天下聘名士禮賢者命司空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饑饉

之華毋出九門命野虞毋伐桑柘以勸蠶事命工師審

五刑之量百工咸理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乃遊牝

于牧命國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孟夏之月天子居明

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迎夏於

南郊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命農勉作驅獸毋

害五穀毋大田獵斷薄刑出輕繫仲夏之月大雩帝以

祈穀實命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

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班馬政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  
聲色毋武進薄滋味毋致和節書欲定心氣毋用火南  
方季夏之月命澤人納材葦大合秩芻以養犧牲采  
必以法故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毋舉大事以搖養  
氣燒礪行水利以殺草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王  
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迎秋於西郊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禁止姦慝  
罪邪農乃登穀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歛完隄防護墮  
宋以備水潦修宮室補城郭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

卷之二

二十

具飭衣裳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乃命宰祝五者備當上  
帝其饗乃難以達秋氣築城郭穿實窖修囷倉趣民收  
歛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易關市米商旅季秋之月  
申嚴號令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大  
饗帝嘗爲來歲受朔日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僕及  
七駟咸駕載旌旄司徒摺卦北面誓之乃厲飭執弓挾  
矢以獵乃趣獄刑毋畜有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  
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上迎冬於北郊  
賞死事恤孤寡饗龜策占兆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

管籥完要塞謹關梁飭喪紀陳祭器天子乃祈來年于  
天宗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仲冬之月飭死事土事毋作申宮令必重閉乃命大酋  
毋有差貸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季  
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命漁師始漁命取水命農計  
耦耕事具田器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  
使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全汪氏 元者物之始於時爲春月令天子賞公卿大夫

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是體乾之元

卷之二

二十一

亨者物之通於時爲夏月令天子贊俊傑達賢良行爵  
出祿必當其位是體乾之亨利者物之達於時爲秋月  
令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詰誅暴悞以明好  
惡命有司修法制戮有罪嚴斷刑是體乾之利貞者物  
之成於時爲冬月令天子察阿黨固封疆備邊境命將  
講武飭死事是體乾之貞

冬宋人取長葛

厲禮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湯弱犯寡則膏之賊  
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國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殲之犯  
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焉獸行則滅之

附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

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況不  
禮焉鄭不來矣

夏城丘

書不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

卷之二

二十三

秋公伐邾

宋及鄭平公伐邾爲宋討也

冬天子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

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詩旄丘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

尼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莫如克耳

附 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蒞盟及鄭伯盟歆如忘蔑伯

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蒞盟及陳侯盟

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  
伯許之乃成昏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八年

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  
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昬

庚寅我入昬 成王營王城有遷  
鄭而立周公廟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昬易許田使

宛來歸昬不祀泰山也

卷之二

二十三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辛平宋衛于鄭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附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圍

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以成紀好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九年

癸酉大雨霖以震庚辰大雨雪亦如之凡雨三日以往

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夏城郎建戌月龍星角亢辰見東方火心星也次角亢見者亥月定心皆而中

書不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時會時見王之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王命爲壇

于國門之外合諸侯以發禁命事焉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

卷之二

二十四

郭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

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附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忠戎師曰彼徒我車偃其侵軼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

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

矣乃可以逞從之戎入之前遇覆者奔視聘逐之吏戎

師前後擊之盡燼戎師大奔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十年

盟于鄆爲師期

夏暈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

郕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

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

體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卷之三

二十五

七月鄭師入郕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

八月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

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之下莊子欲刺虎諸墨子止

闕圖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刺之一來必有雙虎之名莊子從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蔡人衛人鄭人不合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

也

春滕侯薛侯來朝十有一年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上

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有  
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  
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諸薛侯許  
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  
公孫闕與頓考叔爭車頓考叔挾幘以走子都拔棘以  
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卷之一

二十六

傳于許頓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  
之頓取叔盈又與登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  
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  
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  
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違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  
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  
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

薛侯庶姓也

卷之一

卷之一

二十七

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  
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  
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  
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  
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  
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  
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  
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  
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  
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  
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  
殯行出大雞以詛射頓考叔者

附 王取鄭劉爲帑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  
原稀樊隰郕櫟茅向盟州陘隄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  
失鄭也

附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  
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  
微辭不察有罪犯王不違言以爲人其喪師也不亦宜

平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督莧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請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請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鐘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廷者

公羊 公子輩請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況于

卷之二

二十八

盡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懼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

桓公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彼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結祊成也盟曰淪盟無享國

秋大水

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及其大夫孔父二年

卷之二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盡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于惡

公羊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祊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

謀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豐昭其儉也裘冕設庭帶裳幅烏衡紘紃縱昭其度也藻率鞞鞀綴以象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卷之二

二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敕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六月杞侯來朝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

修舊好也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

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附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及子命之曰仇

卷之二

三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各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妯娌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貽怨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尊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魯公十六年王使號公命武公以一頓爲晉侯送爲晉國

國語 春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止祭共子曰苟無死吾

以子爲上卿辭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

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

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

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

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肅君焉用之遂闕而死

魯公十六年王使號公命武公以一頓爲晉侯送爲晉國

公會齊侯于廐

成昏于齊也

卷之二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不盟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鄆

杞求成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

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

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殺梁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門

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

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

禮也

詩齊風 敝笄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春正月公狩于鄆 日午

殺梁 四時之田爲宗廟之事也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

爲克君之庖

卷之二

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

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

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

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

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

禽羣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賦車徒皆謀徒乃弊

致禽儲獸于鄆入獻禽以享烝

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五年

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

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秋祭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

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

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聞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幸於王卒可以集

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

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緡葛命

二拒曰旂勁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

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

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甞

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大雩小註 雩吁求雨之祭也 雩帝為壇以南方郊之

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

烝過則書

禮記 仲夏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蕭執于戚戈羽

調竿笙篳篥黃鍾祝敔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

雩帝用盛樂命百縣旁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

殺實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春正月定來六年

自曹來朝不復其國也

附 楚武王侵隨使遼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

少師董成闕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

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彼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

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

小國難楚之利也少師修請屈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

季梁在何益闕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

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

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

大也小道大滑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

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



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  
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  
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  
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所謂馨香無譏應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  
以致其醴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  
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

卷之二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紀來諮謀齊難也

附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  
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  
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  
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郕之師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  
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

爲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  
日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  
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秋八月壬午大閱

簡車馬也

周禮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

鼓鐸鐃鈇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軍將執鼙鼓師

帥執提旗帥執鞀卒長執鈇兩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鈇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

卷之二

九

民鼓遂國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蒐舍如振旅之

陳羣吏振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

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

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蒐田如蒐之灋車

弊獻禽以享約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

王載大常諸侯載旂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

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遂以蒐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社中冬教大閱

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祭統第十  
王門王孫

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鐸各帥其民而致貨明雖弊味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詢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擊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退鳴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

卷之二

狩田

蔡人殺陳佗

殺梁 陳侯喜獵潘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

陳君也而殺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各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祭統第十  
王門王孫

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春二月乙亥焚咸丘 七年

文獻通考 禮不合則不射宿不潤澤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斃不以火田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毳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

卷之二

十一

春正月乙卯烝 八年 年春歲與

何氏 烝象也氣盛貌冬萬事畢成所薦象多芬芳備具

故曰烝

附 隨少師有寵楚閻伯比曰可矣譬有霖不可失也夏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之師隨侯樂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

遇且攻其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闕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九年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附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

卷之二

十二

又求其寶劔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附

楚屈瑕將盟武軫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問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郢

今此二戰皆  
屈瑕之失

鄭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圖志若敗耶師四邑必離莫

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耶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十有一年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于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鄆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卷之二

十三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矣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

公羊 古者鄭國處於翟先鄭伯有善於郕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翟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翟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

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鄭忽山奔衛

詩鄭風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照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喬松照有游龍不見子克乃見狡童釋兮擇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擇兮擇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

卷之二

十四

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十二年

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

武父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

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

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

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中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譟之三巡數之

附十三

楚屈瑕伐羅聞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與

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

卷之二

十五

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嬖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繼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之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八戰齊

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十四年

會于曹曹人致餼

夏五

殺梁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

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夏五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卷之二

十六

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乙亥嘗

殺梁 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

服因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稱不若

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

栗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旬之

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遼伐東

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十五年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

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

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

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

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昭公入

卷之二

十七

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十六年

謀伐鄭也

冬滅向

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

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烝宣姜與

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

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

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

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手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

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卷之二

十六

詩邶風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遠條不鮮魚網之設鴻

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威施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

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假

有害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十七年

平齊紀且誹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惟

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人召蔡季于陳

何氏 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

辟之陳封人卒蔡人召之于陳反歸奔葬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

卷之二

十九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

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附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

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亯

公會齊侯于濼 十八年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綈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



亦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  
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  
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人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  
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  
之齊人殺彭生

詩齊風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齊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  
歸止曷又懷止

附 秋齊侯師于首止子廬會之高渠剡相齊人殺子廬  
而懷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

之故稱疾不往

附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  
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  
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  
故及

莊公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元年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詩衛風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

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此宣姜之女為朱桓夫人出歸于衛

思其二妻公而表不可性故作此詩

夏單伯逆王姬

公羊 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

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二年

書姦也

詩齊風 猗嗟目兮碩而長兮抑若揚兮巧趨踰兮射則

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兮展我甥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齊人極道魯侯威儀技藝之美若日惜乎不能防閑其子耳

詩齊風 載驅薄薄草第朱轡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

驅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於是乎始判

公羊 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冬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

為信過信為次

附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

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

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

虧王薨于行國之禍也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令尹閻

卷之三

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淩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

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 哀公亨乎周紀侯譏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

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

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違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

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

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國君何以

為一體國君以國為一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

秋鄭眾來朝 五年

名未王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寧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

公子戰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

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喪焉不知其本不謀知

卷之三

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支百世

附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

聘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

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

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

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

鄧滅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七年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倍也

早午治兵

穀梁 出曰治兵習戰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戊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

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

卷之三

四

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裏公絀之

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聞公曰

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夢遂田于貝

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

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履反誅履於徒人費

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來之費曰我奚御

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見公之死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

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詩齊風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懸盧重

錡其人美且偲

刺襄公田獵畢戈

管子 齊僖公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

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

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

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

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不免之有管子曰不可

卷之三

五

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開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

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

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

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

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

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也無小知傷

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

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且將誰也忽曰百世之

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

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  
立而必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  
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  
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  
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  
曰子出奉命則可鮑叔許諾遂傳小白

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史記小白自少善大夫高侯及殺無知議立君高

卷之三

六

國先陰召小白于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邀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作死管仲使人馳報送糾者行益遲桓載溫車中馳行故得先入立

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

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誓也請受  
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

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  
相可也公從之

管子 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仲謂忽曰子懼乎忽  
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今子相  
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我身是再辱  
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  
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糾可謂有生臣矣  
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于其勉之死  
生有分矣行入齊境自刎而死仲遂入君子曰忽之死

卷之三

七

也賢其生也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國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  
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  
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  
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  
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  
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  
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流於死鮑叔對曰夫爲  
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

國語正月之五  
卷之三  
使齊民記  
作事以本以正

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于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于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

卷之三

八

齊使受而以還比至三疊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戈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裏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參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導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

顯毛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俱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訕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微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卷之三

九

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僭何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積利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商之子恒爲商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衡  
其用耒耜耨耨及寒擊桑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  
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耒耨鋤以旦莫從  
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襤褸露體塗足暴  
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  
厭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可見而不以告其

卷之三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  
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工商  
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  
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  
三鄉澤立三廛山立三衛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  
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  
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  
件則國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  
若五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

此若有以爲  
則不知也

速得志矣若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  
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略  
今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  
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  
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  
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  
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  
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  
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

卷之二

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饗振旅秋  
以鞠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今  
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  
人相曉家與家相曉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  
以不乖畫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  
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  
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  
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正月之朝卿長復事君親問焉曰  
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



鄉里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蹇滯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定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之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

卷之三

十三

綏誘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皆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

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後征不依舊則民不恤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墜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正聽縣下正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滯怠而不聽治者

卷之三

十三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適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親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

之三曰曾其  
一定不可

左此乃可以  
爲主入軍必

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貨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

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

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

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

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

輕罪贖以韜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省閒罪索訟者三

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劔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鉏夷斤鋤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

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

卷之三

十四

有敵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

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

有敵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

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敵

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隣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

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鄒有華

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

南多有淫亂者來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

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

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剽令支斬孤竹而南歸解

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

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

設泝乘桴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

谿拘夏西服汜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

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

諸侯甲不解鼎兵不解轡殺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

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

公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

卷之三

十五

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

桓公懼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疏渠門赤旂

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

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崔人攻邢桓

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遷具翟人攻衛衛人

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

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

之爲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

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

帶縷纂以爲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紫而入翽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解寃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開市發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蔡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杜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

卷之三

十六

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齊威臨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威衛人使牛車下扣角而歌桓公異之將任以政羣臣曰衛去齊不遠可使人問之果賢用未晚也公曰問之忠其有小過以小索大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乃舉火而爵之上卿

冬浚洙

公羊 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辭殺于糾也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

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我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卷之三

十七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于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旁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媽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

不至冬齊師滅譚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十一年

宋爲乘丘之役故使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

鄆

秋宋大水

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寡

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

卷之三

十八

其與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繼焉

且列國有齒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聽之

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附 乘丘之役公以金餼姑射南官長萬公右欲孫生搏

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

敬子矣病之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十年

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

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

奔亳南宮牛猛獲師師罔毫

公羊 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

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

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

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

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

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

著乎門閭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卷之三

十九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

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

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

和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

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

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犂吳

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齊人滅遂而戍之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公羊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奪而桓公不

卷之三

二十

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十四年

管子 桓公問於管仲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無害於伯乎對曰無害也公曰何如而害伯曰不知賢害伯知而不用害伯用而不任害伯任而以小人參之害伯公曰善於是與論百官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閒習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宥有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欲富國強兵則五者存矣若欲伯王則夷吾在焉公曰善於是各分之職信仲益深號曰仲父夏單伯會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戍于宋而還

附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

卷之三

二十一

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聞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餒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繫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與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

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君

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將以官爵行賂

勸衆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繼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事

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

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言楚子以蔡

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罔之

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

卷之三

二十二

哀侯乎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鄭

宋服故也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鄭

十五年

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人侵宋

諸侯爲宋伐鄭鄭人聞之而侵宋

夏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荆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附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闕弔強鉏公父定

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

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鄭成也

附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卷之三

二十三

春齊人執鄭詹

十七年

鄭不朝也

夏齊人殲于遂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齊齊戊醉而殺之齊人

殲焉

秋有蜚

三足蟲也形如蟹水中合津射人中影則死

爲災也

附 初楚武王克權使闕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

那處使闕緡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



經史集解卷之二十三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開敖游涌而還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累之大敗於津還將卒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階陵還及秋有疾卒將葬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鬻權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權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開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權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附 初王熊雙于莊王生子顓子顓有寵焉國爲之師及

卷之二十三

二十四

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國以爲國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視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焉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顓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顓以奔衛衛師燕師代國立子顓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

詩 步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於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由宿于汭飲餞于欄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汭飲餞一言載脂載奉還

卷之二十三

車言邁邁臻于衛不取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清我心悠悠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附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顓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顓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二十一年

卷之二十三

二十五

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闔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顓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闔西辟樂僖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附 王巡號守號公爲王宮于蚌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右之擊鉞于之號公請壽王于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二十二年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屬族之

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關於教訓而免於罪戾  
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  
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  
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湯義也以君  
成禮弗納於潘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  
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鸞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  
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  
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  
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  
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  
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  
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  
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  
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  
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

也成子得政

夏公如齊觀社

二十三年 吳氏社者諸侯祭其土祇之節  
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季示威

公托此焉官以如齊

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

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

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國 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

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于會以

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  
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  
而往觀之非故棄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故魯  
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  
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  
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公不聽  
穀梁 以是爲尸女也  
附 晉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土蓺曰去富子則羣公子  
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蓺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

去之

荆人來聘

史記 楚熊渠弑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為成王成王即位

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昨曰鎮

南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史記 顓頊之苗裔曰大禹禹平水土是為柏翳舜

姓嬴氏柏翳二子大廉後為秦若水為徐

穆天子傳 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

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

得朱弓赤矢以爲天瑞乃稱王

史記 帝高陽之曾孫吳回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

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生陸終陸終少子

季連之苗裔曰熊融封楚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

和乃立三子爲王厲王庶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

至熊通代熊渠請周室尊爲王王不聽乃自立爲武王

夏少康之庶子封于越二十餘世至勾踐稱王

卷之三

本伯奔荆蠻荆蠻義而歸之立

爲吳本伯至壽夢立始大稱王

秋丹桓公極

穀梁 禮天子諸侯黜陟大夫舍士黜丹極非禮也

春王三月刻桓公桎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

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國 歲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桎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

聖王公之先封者道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

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

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

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穀梁 禮天子之桎斲之髻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桎斲之

髻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桎非正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

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

國之大節也由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二十五年

始結陳好也

卷之三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范氏 鼓有聲象陽

呂氏 社陰之神日食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

自責而已牛必在滌三月方成牲此取具於臨時耳

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應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

穀梁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

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附 晉士蔣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

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附 春晉士蔣爲大司空夏士蔣城絳以深其宮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二十七年

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卷之三

三十

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 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公子慶父公子牙

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慶父牙通乎夫人以脇公季

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固不

忍見也故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附 晉侯將伐虢士蔣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

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失禮樂慈愛戰所

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

亟戰將饑

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于瀕也齊侯  
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附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

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

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

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嬖嬖五僂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眉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

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

卷之三

三上

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

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

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

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

二五卒與驪姬諧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國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

對曰遇兆挾以衛背齒牙爲猾戎夏卒梓卒梓是交勝

也臣故云且懼有口傷民國務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

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備其人也必

井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  
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  
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實女  
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  
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  
二舉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  
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廖臣  
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  
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

卷之三

三十二

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  
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  
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姐己女焉姐己有寵於是乎與  
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  
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  
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  
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  
可乎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戒  
肆侈不遵流志而行無所不爲是以及亡而不從追鑑

上以紀三  
王事

三月爲一時  
有美惡不能  
盡

正時

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士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欲未  
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驕立不其集亡雖驕  
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  
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  
焉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得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  
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嗟  
嗟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嗟嗟之食不  
足飫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雖離咎之亂其離咎而已  
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

卷之三

三十三

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  
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  
而向已不可謂禮不度而遷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  
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  
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諫晨也  
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養爲人而已士蒍曰戒莫  
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也蒍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  
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  
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同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

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聚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惡其毒民疾其能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育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

卷之三  
三十四

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

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枳

扶之門子元聞御強聞梧耿之不比爲旃聞班王孫游

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遠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本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親急是爲鑄名譽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還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事主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灾流行民于散邑饑饉薦降民靡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民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飢已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王而與之糴

秋有蜚 二十九年

劉向 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番禺男女同川番禺所生爲蟲臭惡公取齊潘女故蜚至天滅以爲生臭惡



附于四

羅氏 畫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日出則散又其氣臭惡能燒稻使不蕃

城諸及防

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

正而裁日至而畢大見大火心星也十月初始致所用築作之物木昏正十月水定星昏中

也對以幹而與作故曰喪

附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闕射師諫則執而梏

之秋申公闕班殺于元闕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紆楚國之難

卷之三

三十六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三十年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史記 山戎伐燕燕人告急于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制

今支登卑耳之山斬孤竹而南歸命燕君復修召公之

業納貢于周如成周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轉非子管仲聞用從伐孤竹春往冬還道遠失道管仲

日老馬之智可師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

無水阻則日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蟻一而仍有水乃得地遂得水

春築臺于郎

公羊 何饒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三十一年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

諸侯不相遺俘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三十二年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諸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

夏遇于梁丘

附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

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

卷之三

三十七

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玉

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

之內史過往聞就請命反曰就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

居莘六月就公使祝應宗區史區享焉神賜之土田史

歸曰就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

聰明正直而登者也依人而行就多涼德其何土之能

得

國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故國有

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秉正精潔惠和止

杜伯射王于郊  
方朱朱射  
口杜伯射

丹朱朱射

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  
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  
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廢職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  
登其刑矯誣百姓禍成明神弗濟而民有遠志民神怨  
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是以或  
見神以典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  
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辛  
在牧周之興也鸛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郊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  
於房曰房后實有與德協于丹朱丹朱焉身以儀之生  
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使遷  
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就土  
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達福禍而  
得神是謂貪禍今就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  
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性粢盛玉帛往獻焉無  
有祈也王曰就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胃見  
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  
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三十八

卷之三

三十九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制  
臂盟公生子般焉專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聞人率自  
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觀  
舉有力焉能投蓋於覆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廢父  
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廢父材  
成季使以君命倍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醢之曰飲  
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遼泉而卒  
立叔孫氏  
公羊 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投之以國政  
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  
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主一及君  
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  
敢俄而牙絺械成季子和樂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  
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於是從  
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儼氏至乎王堤而死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其仲使閔人率賊子般于黨氏成  
季卒陳立閔公

周公

齊人救邢 元年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冬齊仲孫來

卷之四

齊仲孫湫來告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乘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棄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搆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附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盾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盾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

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

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卷之四

秋八月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子慶父

出奔莒

初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秋八月共仲使卜齋賦公於武聞成季以倍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繼聞公哀姜之婦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聞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附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

名曰友在公之右關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

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及生有

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歸乃事之而

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 莊公死子般弑問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

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

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

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

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

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和子決與襄

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費國釋利而爲之與夫人猶我曰

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

于焚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其敗狄

人四史華龍濟與禮孔以遂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

之先占

公之十

公之十

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

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

位也少齊人使昭伯僉於宜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

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

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

人益之以共勝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

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齡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

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

門村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詩邶風 墻有茨不可掃也中弄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

也言之隲也愛采唐矣沐之邶矣云誰之思美孟姜

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云鶉之

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

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詩鄭風 清人在彭驕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

人在軸驕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是故先施讓於申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驪  
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  
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  
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  
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  
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  
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懼  
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

羞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  
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  
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  
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  
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  
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  
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投之政彼得政而行其  
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  
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異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  
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  
威我投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  
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卑落翟之朝  
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庫固不實又恐  
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賴  
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  
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皆懼吾邊鄙不侵  
倉庫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  
若其國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

附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山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  
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  
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  
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  
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  
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  
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  
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  
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

卷之四

七

左傳卷之四

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  
金玦孤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  
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  
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應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  
孤突嘆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  
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  
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尤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  
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尤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  
恃也雖欲勉之秋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

奉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幸  
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  
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  
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孤突欲行羊舌大夫曰  
不可違命不幸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  
之太子將戰孤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  
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  
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  
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卷之四

八

左傳卷之四

國語 翟人出逆申生欲戰孤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  
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  
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  
譏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  
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耳其  
中必苦請在中矣君故生心雖竭請焉避之不若戰也  
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  
于翟系而反讒言並起孤突杜門不出

附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



卷之四  
楚丘

退如歸衛國忘亡

附、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

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犂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卷之四

九

自來中丘傳  
由齊師而還  
自來中丘傳  
由齊師而還

在公

六月邢師還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諸侯救邢邢人潰山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還  
之師無私焉夏邢還于夷儀諸侯城之

楚人伐鄭

鄭即齊故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盟于榿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郕

卷之五

虛丘之成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送哀姜還齊齊人  
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公要擊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卒

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卒公賜季友

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傳

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平

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

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

自南渰北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

出處子思  
出處子思  
出處子思

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輿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  
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焉是與師而伐魯季  
子待之以備戰

殺梁 公子友謂莒宰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  
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  
也公子友以殺之

春王正月城楚丘二年

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詩鄘風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

卷之五

楚丘

棟梁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  
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  
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昧

北三千

衛風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詩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駸涉

我心則憂陟彼阿丘言采其蓂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  
人尤之衆譁且狂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太邦誰行  
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出處子思  
出處子思  
出處子思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  
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  
於君君驕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  
不道入自顛軫伐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我  
爲不道係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  
於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夏晉里克  
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卷之五

二

公羊 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  
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  
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  
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  
之如之何願與于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  
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愛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  
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實  
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山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  
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

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率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

穀梁 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

卷之五

四

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廩而置之外廩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忍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

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華其妻子以奔曹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附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附 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楚人侵鄭

閻章囚鄭聘伯

卷之五

五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三六月雨

何休 僖公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倭臣郭都等理冤獄

四百餘人精誠格天不雪而得澍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

穀梁 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喻乎桓公之志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楚人伐鄭

齊人執陳轅濤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事德不祥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圉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

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

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微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

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

于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

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殺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

不殺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

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夷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

齊人執陳轅濤

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

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

諸侯盟

齊人執陳轅濤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

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衛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

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過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扞其可

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

公羊 滿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

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

沛澤之中領而執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伐陳討不忠也

葬許穆公

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

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行以衰歛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

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附、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

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

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有餘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

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

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

犬犬驚與小臣小臣亦驚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

卷之五

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武謂太子子辭君必辭焉太子曰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

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

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謂二公子曰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殺梁 驪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

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

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女其將衛士

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

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

祠也族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禍于君君

田而不在麗姬以醢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

世子已祠故致禍于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

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責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

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

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

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

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

卷之五

九

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

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

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腹而死

圖 麗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

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

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強又失言於衆矣雖欲

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吾若不

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麗姬告

使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

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伯我我教茲驪姬事君乃歌曰服陳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宛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宛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宛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啗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乘君以殺大子

卷之五

十

吾不忍通從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問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問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爲康長康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

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國杜原款將死使小臣聞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秦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捐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譏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譏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

卷之五

十一

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



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五年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蔭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與新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蔭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警焉無戎而城警必保焉寇警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警之保

卷之五

十二

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選而賦曰狐裘<sub>處</sub>非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誓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國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因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因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僂之處其翟子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冀惡

出是柯傳  
出是柯傳

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借出借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差以環釋言四年復為君

更公孫茲如平娶焉

公孫茲如平娶焉

卷之五

十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止 史記 惠王太子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后

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附 陳轅宜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譜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

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  
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  
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圍穀於莧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輅于齊  
昔弦嬀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冬晉人執虞公

晉人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卷之五

十四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  
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  
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  
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  
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  
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

尾身九月之  
會曰虞則居  
不更事上干  
曰虞故曰約  
虞公八年  
說此日諸  
公曰公中  
之定本  
以百二十  
二更公  
之虞公  
之虞公

大去虞  
內之千

而武王克殷復封章  
弟虞仲于虞故夏虛

春秋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秦穆侯將許僖公

子問諸遂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  
其縛受其璧而後之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  
從之

將以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  
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  
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  
均服振振取訖之旂鶉之賁責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

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且在尾月在策鶉  
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觀奔京

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  
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史記 仲遂是  
史三傳至月章

卷之五

十五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秦穆侯將許僖公

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衛璧大夫衰經士與觀楚

子問諸遂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  
其縛受其璧而後之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  
從之

齊齊人伐鄭

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說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困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鄭殺其大夫申侯

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譁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吾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于取于求不女疵取也後之人將來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

卷之五

十六

焉既葬由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問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齊母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皆受方

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于

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

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

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

未捷今苟有嫌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如

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廢豈不

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

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

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虛也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

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

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鄭殺子華

卷之五

十七

李氏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服物甸服貢服物男服

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財物要物貢貨物王室處

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哀諸侯情投故伯主德

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就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

盟于洮鄭伯乞盟八年

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

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

後發喪

夏秋伐晉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欒射為右以敗狄于承桑果由

靡曰狄無聊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遽聚狄  
就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後  
也復期月

附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  
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  
不順遂走而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九年

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宋襄公即位以  
公子日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

卷之五

十八

爲左師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術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

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復後命天子

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

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於下

以道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

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  
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  
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國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  
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請侯而重遣之  
使至者勤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  
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  
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幾矣又何加  
焉吾聞之患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於怨讐夫

卷之五

十九

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厭晉是皇雖後之  
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  
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淵或狄  
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遺誰能懼之今晉侯不  
諒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  
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天昏

甲子晉侯詭諸卒

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

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卷之五

二十

里克殺奚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附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士於何有從之齊陽朔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能開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

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思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秋滅溫溫子奔衛 十年

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 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卷之五

二十一

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于里克弒卓于荀息死之

國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撥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餘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搖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

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  
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  
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小大大喪大  
亂之制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讓在兄弟爲大亂  
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  
重耳父生不得供備酒殯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  
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同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  
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

卷之五

十三

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  
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  
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執適禦我大  
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  
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  
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  
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於  
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  
晉國謗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

志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  
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  
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通遷  
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  
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傲懼於君之威而欣喜  
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  
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告  
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  
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兼也兼

卷之五

十三

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算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微  
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兼吊公子重耳於翟曰寡  
君使兼吊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  
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失公子其圖之重耳  
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逼之  
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微  
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  
者曰君惠吊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  
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



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吊公子夷吾於梁如吊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勸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涕洟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郇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

卷之五

二十四

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璜以望君之惠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口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晉殺其大夫里克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荀息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 里克立惠公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于是殺之

附 晉侯收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過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昇秦秦將祀

卷之五

二十五

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國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國 惠公卽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無報也就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踰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今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猶今違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算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

今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其君以爲榮也而惡  
、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  
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蒙嗣其  
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  
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  
魄意之術也光明之耀也紀言以敘之速意以導之明  
耀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

卷之五

二十六

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冬秦伯  
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井誘我也遂  
殺平鄭祁舉及七與大夫皆里平之黨也不豹奔秦言  
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恐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春晉侯使以平鄭之  
亂來告

四 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與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  
其田許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徂終達其咎喪國不  
惡禍亂其與既里至死禍公問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

口禍禍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  
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者不僥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附 夏楊距泉阜伊維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秦  
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夏楚人滅黃

黃人皆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  
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卷之五

二十七

附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  
夷吾平戎於王使臨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  
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  
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  
勲應乃德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  
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詩曰懷德君子神所勞矣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

孫汎致之

附 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求必敗謂百里與諸平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卷之五

二十八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附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勝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說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說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

寅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譽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楚人伐徐十五年

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也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

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卷之五

二十九

以救徐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於是展氏有隱患焉

冬宋人伐曹

討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之入也秦穆公聞晉君且曰亟納羣公子晉侯

燕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路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界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饒秦輪之乘秦饒晉閉之糧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

卷之五

三十

步楊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役憤陰血周作張厥債與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闕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饒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忘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征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令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

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渾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格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千何其憾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

卷之五

三十

聞晉侯將至以太子帶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典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患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

始禍無怙亂無重怒直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  
侯使卻乞告取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  
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國也  
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  
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  
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  
者勸惡我者懼康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  
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  
繇曰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隣責言不

卷之五

二十三

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  
火爲風敗姬車說其輟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遁逃歸其國而  
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  
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  
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  
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  
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咎失其君而  
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必報讐寧事戎狄君

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  
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  
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  
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肅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  
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肅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  
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  
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壹行乎對曰陷  
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  
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

卷之五

二十三

又饑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  
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  
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七年晉太子圉爲  
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秦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疋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  
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  
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  
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吾不敢逆君故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謀鄭且東畧也城郕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春齊人徐人伐莒氏

齊人爲徐伐莒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

卷之五

三十四

討而止公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麻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

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

鄭姬生孝公葛麻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

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至有寵於

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管子 管夷吾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

而不起彼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

鮑叔君子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

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

爲人好上議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言終明然嘆曰

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公曰易

卷之五

三十五

牙何如對曰微君之命臣且謁之臣願君之遠易牙暨

刁開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尙何疑耶仲曰

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且其子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暨

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仲曰其身之忍又何有於

君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寡人十

五年不歸見父母奈何衆之仲曰是所願得於君者將

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仲卒桓公不用其言近倖三

子三子專權是歲隰朋亦卒

附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



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五月

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秋救齊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

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甌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管子 公薨六子皆求立死十一日蟲出于戶乃知桓公

之死也葬以陽門之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卷之五

國范國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來曰苟能治之

般請從焉東不可而後師于營其秋師還

附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城而

居之

已酉邾人執郕子用之

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

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

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

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三

國之君又用諸番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

幸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

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

動

衛人伐邢

卷之五

以報范國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齊莊

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

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修桓

公之好也

梁亡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寇將

至乃溝公官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殺梁 酒于酒濁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

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

全何氏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

春新作南門

魯頌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

旂聲聲職職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

魯侯戾止其馬騶騶其馬騶騶其音昭昭載色載笑

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菲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顧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

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昭烈祖靡有不孝

卷之五

三十八

自求伊祐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

于訓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東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

敗翻彼飛鶚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俾彼淮夷

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閔宮有恤實實枚枚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

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

魯頌

思樂泮水

省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豆大房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

方魯邦是常不勝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膽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纓丞

徒增增泰山巖巖魯邦所奄唐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

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天錫公純嘏眉壽

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

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易路寢孔

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卷之五

又三十八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圖穀於薳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

從欲辭濟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

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  
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  
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蒍于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諸侯會宋公于孟于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  
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 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喪

卷之五

三十九

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  
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盟之曰不可終以乘  
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  
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  
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于是  
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饗  
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  
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于  
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

後逆襄公歸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冬會于薄以釋之于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春公伐邾取須句

任宿須句額史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

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于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

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

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紆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

焉

卷之五

四十

夏宋公衛侯許男勝子伐鄭

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附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

戎于伊川

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對曰

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

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

不敢言遂逃歸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蓋藝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

卷之五

四十一

久矣君將與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職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勝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

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

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雖致志鼓儼可也穀梁 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旣出旌亂于上陳亂于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須列其成列而後之則衆敗而擊身傷焉七月而死

春齊侯伐宋圍緡

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卷之五

四十二

秋楚人伐陳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計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十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附 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救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謀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

也。流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俱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附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廩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

卷之五

四十三

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秋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僂負耦之妻曰：「吾觀晉公。」

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曷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求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饒之曰：公子若。」

卷之五

四十四

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居橐鞬，以與君周旋于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皆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與女五人，懷麻與焉，奉鬯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

公西赤春王  
月北

也何以卑我公子體降服而四他日公享之子犯曰

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

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

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因語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為

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

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滯誰能與之盍速

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

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

卷之五

四十五

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

邇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

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

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

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

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

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

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

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

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

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盍妾在焉莫知其也在也妾告

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間之

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

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

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

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美曰不然周詩曰

辛辛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

卷之五

四十六

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

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

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

妾聞之口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

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

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

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

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

敗矣管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



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晉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桑嘉是以其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

卷之五

四十七

之虞不能禮焉寧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胙將在武族荷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

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脣脣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祿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爲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野村

卷之五

四十八

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臣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

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功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教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將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降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費一也同山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內外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

卷之五

四十九

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贊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乘此四者以徵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庶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

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饗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豹而不詘三材傳之天胙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於是懷

卷之五

五十

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聞之辱備嬖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

二姓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  
姓姬酉和已勝藏任荀偃姑偃偃是也唯青陽與倉林  
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  
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  
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  
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  
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  
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異類敬也異類則生怨怨亂毓災  
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

卷之五

五十一

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  
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固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  
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  
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  
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  
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第  
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  
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秦伯饗公子如  
賓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太叔曰

卷之五

五十二

而不終耻也中不勝貌耻也華而不實耻也不度而施  
耻也施而不濟耻也耻門不閉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  
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秦伯賦承叔子餘使公子  
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  
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秦苗子  
餘曰重耳之叩君也若黍苗之叩陰雨也若君實庇廕  
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  
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  
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  
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歡  
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  
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  
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  
不從德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入也  
筮史占之皆曰不吉聞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  
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得  
國之務也吉就大焉十月惠公卒秦伯納公子及河董  
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

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始所以與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高梁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於絳卽位於武宮

附 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廵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日衰晉師軍于蘆柳秦伯使公

卷之五

五十三

子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隈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入于晉師入于曲沃朝于武宮使殺懷公于高梁

附 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涓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請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令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曷之

令屬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國 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斬其祛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譏爾射子于屏內困余於蒲城斬余衣祛又爲惠公從余于涓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爲已知之矣

卷之五

五十四

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鉤近於祛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余皐皐淚之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公懼遽見之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懼乘驪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告之亂故

附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

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  
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  
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譽匹夫懼者  
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違見之

附 秋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

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  
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所為才固請于公  
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卷之五

五十五

附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患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  
已力乎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  
己力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  
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  
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  
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

吾過且旌善人

晉侯 介子推惡書宮門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五蛇從  
之周禍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調安其壤土  
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  
中而封之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夏秋伐鄭

鄭之人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叩衛鄭公子士洩堵俞  
期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  
之入而不與厲公得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  
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卷之五

五十六

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  
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邴  
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邴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  
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  
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  
若之何庸勳親親驪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尊從昧與  
頑用闇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又有厲宣之親棄廢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聞  
 德其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難日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狄皆則  
 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  
 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  
 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山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  
 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

者未厭狄固貪怙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  
 為患王又弗聽初其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  
 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顏叔  
 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  
 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國之王遂  
 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顏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  
 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同語 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  
 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說聞侮人百里

屈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若是則聞乃內  
 侮而雖聞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  
 力於平桓凡我周之東遷皆鄭是依子頤之亂又鄭之  
 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  
 且夫兄弟之怨不微於它微於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  
 不義棄親即翟不群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  
 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  
 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幾能  
 先有天下而蘇寧百姓今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

不聽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  
 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禍由之利外則  
 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若擊嚙之國也由大  
 任杞綸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  
 利親親者也昔鄭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鄭由叔  
 紆聘由鄭姬息由陳媯鄭由楚曼羅由季姬廬由荆媯  
 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  
 尊貴明賢庸黜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慕曰  
 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勃



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  
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逞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  
夫翟無矧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  
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  
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肅然也鄭伯捷之商長  
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  
虐之是不愛親也天禮新不聞舊王以狄女開姜任非  
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  
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豈叔

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

附 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鄭  
在鄭地犯敢告叔父藏文仲對曰天子象慶林外敢不  
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都父告于秦鄭伯  
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宜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  
政

附 鄭子華之弟子弑出奔宋好襄鵠冠鄭伯聞而惡之  
使盜誘之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  
也

宋及楚于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於  
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  
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  
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廵城掖以赴  
外殺之衛侯燬滅邢禮至爲第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  
止

附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宜于諸侯  
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  
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  
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  
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  
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  
大叔于溫殺之于陽城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請隧  
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  
圍之倉葛呼曰德以系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  
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由其民

國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  
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俶  
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  
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  
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  
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

卷之五

六十二

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承章以臨長百姓而輕  
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僂亦  
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  
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  
有言曰改王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  
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  
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若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  
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  
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君先

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陽樊  
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  
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  
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  
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  
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矯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  
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  
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

卷之五

六十二

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規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  
甸而祗以觀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  
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  
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秦晉伐郤楚聞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遇  
析隈入而係與人以閉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  
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乃  
降秦師秦師聞申公子儀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

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于于頓

全氏氏 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為頓陳以納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于莒慶盟于洮

衛人平莒于我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附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由曰原

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趙衰為

原大夫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殯

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卷之五

六十三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亭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及至鄒弗及

討是二盟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展禽使乙喜以膏沐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禽

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

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

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圖野無

出戰時

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

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

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

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齊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

東門襄仲弑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

卷之五

六十四

宋以其不臣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棼有

疾鬼神弗救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

滅得臣闕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絳

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

帥師伐宋圍絳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出戰紀傳  
出戰紀傳  
出戰紀傳  
出戰紀傳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  
晉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秦杞子來朝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公卑杞杞不共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

諸侯盟于宋

楚子將圖宋使子文治兵於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

卷之五

六十五

王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

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買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

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

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

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

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

偃曰楚始得曹而斬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

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

（通下傳）  
出戰紀傳  
出戰紀傳  
出戰紀傳

可臣臣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教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

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

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樂枝

先軫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安其居於是乎山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

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

卷之五

六十六

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

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

教也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侯將伐曹偃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

衛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

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午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穀以說焉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  
之謀曰解舍於墓師還焉曹人兇懼焉其所得者棺而

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僮僕

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今無入僮僕羈之官

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頗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犇信負魏氏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

卷之五

左七

祝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

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頗頡以徇于師立舟

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

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

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

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

出師行時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晉侯在位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

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

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

有功也願以間執譏應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

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

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

卷之五

六十八

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

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將

三怨怨曹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

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史

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焉

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

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也不可

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此在

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于王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  
公奔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慙次于城濮楚師背郢而舍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公疑焉子犯曰賊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  
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  
楚子伏已而墮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  
罪吾且奈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  
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樂枝對曰寡君聞  
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  
君乎既不獲命矣敬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  
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韜鞬鞞幹晉侯登有莘之  
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已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  
若敖之六子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  
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  
毛設二旆而退之桑枝使與曳柴而僞遁楚師追之原  
軫卻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

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  
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楚殺其大夫得臣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  
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藥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  
諫弗聽榮黃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  
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  
尹令尹其不動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  
入其若中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  
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  
也曰其亦毒也已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  
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五月晉  
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  
千王享禮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



出師書  
出師書  
出師書  
出師書  
出師書

矢百城弓矢千乘地一亩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  
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愿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  
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  
衛侯聞楚師敗懼山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  
盟祭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冀王室無相  
害也有淪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  
孫無有老幼

六月衛侯鄭日楚役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

卷之五

七十一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從衛侯算武子與  
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  
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  
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  
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係其力居者無懼  
其罪有淪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衛侯先  
期入郭子先公子欽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  
捉髮走山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  
之欽犬走山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旂祁驎好命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僞

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受

獻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僞以徇于國民於是太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

溫

討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卷之五

七十一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

衛侯不勝殺士榮用鍼莊子謂寧會忠而免之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寧諸深室寧子職納索饋焉元咺歸于衛

立公子伋

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諸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

無狀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

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  
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  
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

公羊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逐  
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  
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  
殺叔武元咺走而出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圖許

諸侯圖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

卷之五

七十三

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  
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  
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皆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  
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圖許

附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  
蔑將左行

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行之上公在會饋之爲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  
小子悠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冬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  
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夏狄侵齊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問晉之有鄭虞也夏狄  
侵齊

卷之五

七十四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晉侯使醫衍配衛侯寧俞貨醫使薄其醢不死公爲之  
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殺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  
使賂周欽治厯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  
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欽先入及  
門遇疾而死治厯辭卿

國 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  
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  
鋸其次用鑕笞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

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恥也今晉人爲衛侯不死亦不計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請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查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勸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晉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觀行玉二十穀乃免從誤

晉人秦人圍鄭目文公謀觀狀以侯鄭反其舉

厚賦上女順反嫁也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

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

卷之五

七十五

秦軍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

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

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

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

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鄭鄭之

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

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無報朝濟而

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

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出元平傳  
出州金史  
出謝安傳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宰相元三公卿

志微其

王使周公來聘聘有日欵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

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焉五味羞嘉

設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

遂初聘于晉

春取濟西田

卷之五

七十六

分曹地也使賦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

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洗以

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國文公學讀書於日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屢聞則多

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文公問於郭偃

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

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讒也而教誨之其

能善之手對曰是在君也趙條不可使僂威施不可使

仰僬僬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瞽瞍不可使視瞽瞍  
 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僂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  
 良贊之則濟可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  
 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洩于豕牢而得文王不  
 加病焉文王在病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勿煩事王不怒  
 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於是乎用  
 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  
 閔天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  
 畢榮億寧百神而系和萬民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  
 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  
 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威  
 施正錫蓮條家璆伴儒扶虛疎賤修聲聾聵司火僮昏  
 瞽瘖僬僬官師所不材也以實喬土夫教者因體能質  
 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公子遂如晉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  
 禮不下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

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家語 定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子曰郊之祭也迎  
 長至之日也大祭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  
 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  
 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  
 是以不同上帝之牛自前果必在燕三月殺牛唯具牲  
 用辛尚赤也用犢黃說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陶匏  
 象天地之性也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  
 于廟官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既卜獻命于  
 庫門之內  
 全 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  
 帝皆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  
 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正月上辛卜上辛不吉則卜  
 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句皆  
 不吉則不祭凡牲必養二牲一以肥上帝一以祀后稷  
 帝牛有變則敗卜殺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養牛若  
 卜殺牛不吉及殺牛又死則皆不郊凡不郊則皆免牲  
 卷之五 七十八  
 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  
 明年卜用未成牲日牛牲傷亦曰牛  
 不從乃免牲  
 殺梁 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  
 免牛亦然  
 簡三望  
 公羊 三望者何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  
 子陟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  
 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  
 禮 秋晉侯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引見地理之  
出師紀略

殺閼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公命祀相寧

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師何事相之

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

祀請改祀命

衛人侵狄

狄有亂衛人侵狄秋請平焉狄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

卷之五

七十九

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

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滑師以

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

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

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

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

古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吾人衆

師必于役彼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

出師紀略

出師紀略

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秦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

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

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張

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車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

子將孤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

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

穆公使視客館則東載屬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

卷之五

八十

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車馬矣為吾子之將行

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康鹿以圖

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

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外侯使國歸父來聘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敬滅

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

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則秦穆公得  
見秦穆公得  
出入諸此  
出於子次  
山見此道

晉原軫曰秦違寡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連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  
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  
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速與姜戎子墨衰  
經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  
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  
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  
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  
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  
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  
左驂以公命贈孟明稱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生  
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彼君惠  
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師師而哭曰孤  
違寡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  
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羊 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

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冢上之木拱矣  
爾易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  
死必于殽之歟嚴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  
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易爲哭吾師對曰  
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燔  
以鄭伯之命而餽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  
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于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

卷之五

八十二

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  
哉我心之憂日月遒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  
就子思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欲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使使勇  
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諫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邦之板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  
亦尚一人之慶

狄侵齊

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出處比周傳

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行食者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

夫逞志於君而無計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

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妻饒之

出處制齊傳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

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餘其

卷之五

八十三

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詩曰采芣采芣

出尹氏公傳

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

出仍叔齊傳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實

出齊大夫傳

胥臣曰舉邾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

冀亦未有軍行

冬十月公如齊

公如齊朝且吊有狄師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京于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

納公子瑕門于桔株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兒也

命之以獻文夫人歛而葬之郕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

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

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

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

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戰惟

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

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謂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

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卷之五

八十四

文公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叔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

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豈下必有後於

魯國

附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

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晉侯伐衛

卷之六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

縣晉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

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

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

衛人伐晉

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

伐晉

叔孫得臣如京師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出如文公辭

秋公孫叔敖會晉侯于戚

晉侯疆戚田故公孫叔敖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子曰君之

齒未也而又多愛豈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

人也豈日而材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

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求索告其師潘崇曰

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弗敬也從之江芊怒

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

卷之六

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

曰能冬十月以官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

繼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取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

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叔敖齊

穆伯如齊始聘焉

附 微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

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屬

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諂言如

醉匪用其良獲俾我悖是食故也孤之謂矣孤實食以  
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二年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

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豹居焉右甲子及秦

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

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

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臙取戈以斬囚禽之以

從公乘遂以為右其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臙

卷之六

三

怒其友曰孟死之驪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

難驪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

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

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

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臙於是乎君子詩

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

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

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

也詩曰母念爾祖非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

可敵乎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盟

之

夏六月公孫放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番離

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番離晉討衛故也陳

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國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城文仲使國人

祭之展禽曰越哉藏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

卷之六

四

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

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穡之故祀以

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

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

舜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俟民舜勤民事

而野死鯀郭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

徒而民輯寔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穢  
勒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  
禘黃帝而祖顓頊項郊堯而宗舜夏心氏禘黃帝而祖顓  
項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  
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恭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  
報焉祔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  
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  
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  
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

卷之六

五

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植也及九  
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島至  
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  
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  
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  
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開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  
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昔以爲三災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自僖公

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

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  
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武不先不  
室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祀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  
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  
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  
下展禽廢六關姜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經通祀祀爰  
居三不知也

卷之六

六

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  
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當之有有司曰夫宗  
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  
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  
宗祀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  
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  
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  
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  
司之言顯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調民亦不

祥易神之班亦不詳不明而跡之亦不詳犯鬼道二犯  
人道二能無缺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  
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同將壽配得沒雖壽而沒  
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 歸生伐秦取

汪及彭衡而還以報彭衡之役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沈沈

潰

卷之六

晉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

上曰潰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由遂自茅津

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

公之為君也舉人之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

不綱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其舉善也特

曰於以米索於沼於汴於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治厥孫謀以慈異子于

桑有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師聞江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  
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

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

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

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卷之六

秋楚人滅江四年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

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晉侯伐秦

圍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湛露斯及彤弓不辭又不

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

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湛露斯天子當陽諸侯用

命也諸侯改王所懷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覽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  
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秦人入都

初都叛楚即秦又武於楚夏秦人入都

秋楚人滅六

五年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楚公子榮  
滅蓼滅文仲間六與蓼滅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卷之六

九

附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蒯從之及溫而還其妻  
問之蒯曰以剛而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豈之  
其不沒乎天為明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  
怨之所聚也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附

春晉蒐於夷谷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  
處父至自溫改蒐於夷谷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當  
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  
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道述由質  
要治舊滂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

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夏季孫行父如陳

始見經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  
且娶焉

附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  
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秦  
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若  
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

卷之六

十

風聲分之承物著之語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  
儀子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  
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令綴  
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

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詩秦風 交交黃鳥止于棘  
夫之特臨其穴端端其標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仲行  
此仲行百其身之防云云交交黃鳥止於楚維從穆公子  
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云云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遺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



之文子曰倘預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遇求  
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  
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  
固事長則願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有此四德者難必行  
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紫辰<sup>辰</sup>嬰於二君立其子民必  
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  
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  
十一  
卷之六

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  
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  
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  
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  
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  
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宜子使  
史駢送其幣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

史記卷六

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  
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  
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  
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幣與其器用  
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公羊 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  
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  
言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  
朝而走

卷之六

十二

史記卷六

殺梁 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孤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  
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臣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  
仁者今趙盾賢夜孤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孤曰  
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孤曰敬諾襄公死處父  
主境上事夜孤使人殺之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  
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不告閏朔秦時政也何以為民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七年

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實文公子焉

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驪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苟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此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國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搆成若之何去之

卷之六

十三

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卯昭公卽位而葬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護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

出戰則得

公孫固

樂豫

昭公

宋人

早食于殿

夫人

叔子

子

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

且畏偏乃肯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

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

之步招禦戎戎津爲右及辟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

實也不受冠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

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冠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調卒

利兵秣馬薛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先

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

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

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

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

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僚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

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

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依仗我西鄙

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買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

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

夏日之日也

夏

日

之

日

也

趙

盾

孰

賢

對

曰

趙

衰

冬

日

之

日

也

趙

盾

孰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

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公孫放如莒蒞盟

穆伯娶於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婦聲已生惠叔戴已卒

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

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郕陵登城見之

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

之兵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冠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

卷之六

十五

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

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

附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

矣可以歸之飯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

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于為正卿以主諸

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

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

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飯也

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宣子說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衛雍乙酉公子遂會

雜戎盟于暴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衛雍報扈之

盟也遂會伊維之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穆伯如周吊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卷之六

十六

宋襄夫人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

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

公之黨也司馬棼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故節于府

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

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劇得四子

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劇得作配使賊殺先

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甲戌殺箕鄭父士穀劇得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九年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此方可圖也楚子

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尤及樂耳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

師

附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

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

冬楚子使椒來聘

趙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

卷之六

十七

其先君神弗福也

夏秦伐晉 十年

秦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附 初楚范巫焉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

死城濮之役王患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

子西繼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於漢沂江

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

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

謀弑虢王穆王聞之五月後聞宣中又仲歸

及許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故也

冬秋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

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

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

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

文之無長為左司馬命風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

僕以詢或謂子舟曰困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

卷之六

十八

何疆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母縱說隨以謹

極是亦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春楚子伐麇 十一年

麇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

渚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

夏叔仲彭生會晉御缺于承匡

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公子遂如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曰實楚師之不害也

出師表  
子駒之門  
門內有書  
名其子故  
伯曰能如  
其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防風氏渚在虞夏商

鄭驥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

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富父終甥格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

命宣伯 初宋武公之世鄭驥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

之彭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驅乘以

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綠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

以門賞彭班使食其征謂之彭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

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驥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

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

驥山是遂亡

穀梁 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无石不能害叔孫得

臣最善射者也射其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盾見

于賦

春王正月鄭伯來奔十二年

鄭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春鄭伯卒鄭人立

君太子以夫鍾與鄭邾來奔

杞伯來朝

卷之六

十九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夏楚人圍巢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

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

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

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

願微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

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

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

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

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樂盾將下

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

卷之六

二十

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  
 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責為此  
 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宰晉君之婿也有寵而  
 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驪  
 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秦軍掩晉上軍趙穿  
 追之不及反怒曰累禍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  
 侯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  
 屬山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  
 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怠

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

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

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

夜遁復侵晉入取

李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書時也

附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子諸浮趙宣子曰

隨會在秦賈李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前

復賈李能外事且由舊怨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

如隨會能賤而有恥秦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  
 便趙詩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幣于晉使夜逸  
 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脫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  
 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  
 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  
 死妻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  
 不歸爾幣者有如河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  
 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幣其  
 處者為劉氏

邾子遯條卒

邾文公卜遷于釋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

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

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勿為邾子曰命在

齊民死之修短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

釋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世室屋壞

公羊 焉為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

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主魯祭周公何以為姓周公用白



公上而後可也  
不內而後可也  
不內而後可也  
不內而後可也

公上而後可也  
不內而後可也  
不內而後可也  
不內而後可也

杜魯公用駢轡琴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

魯公燕羣公原

殺梁 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

十有二月巳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杏請平于晉公還鄭伯

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

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

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永徽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鄭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鄭

卷之六

二十三

鄭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鄭人來討伐我南鄙故

惠伯伐鄭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嫌

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

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晉百同

盟于新城 十四年

從于楚者服且謀鄭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

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

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覆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

祥乃還

公羊 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姜邾婁

人言曰捷菑晉出也覆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

卷之六

二十四

四覆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

則皆貴矣雖然覆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

實不備克也引師而去之

殺梁 長殺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勝薛夏入千乘之

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

使多畜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齊

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

執子叔姬

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十五年

卷之六

二十五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晏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穆

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豆祿

魯人以爲敏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

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襄

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殺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

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

將來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

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惠叔猶毀以爲訥

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塋視共仲聲已不視惟

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

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敬喪

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

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

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

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

一人門于句麗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卷之六

二十六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

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季孫行父如晉

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厘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厘尋  
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  
有齊難是以公不齊

齊人侵伐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侵伐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計其來  
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乎有禮  
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

卷之六

二十七

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  
虐切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  
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  
禮弗能在矣

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十六年

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  
肯曰請俟君聞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歲于太祖廟會  
月朔朝廟使人夫南面奉天子命若北面受之乃

寧一月之政頒于其國故奉王命告于廟謂之告朔饗  
而視朝以授民謂之視朔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公使衆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

毀泉臺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辛未聲姜薨毀泉

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十六年

楚大饑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  
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人帥百濮

卷之六

二十八

聚于還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  
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冠亦能往不如伐庸夫康與百  
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  
離居將各走其已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  
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盧戢黎侵庸及庸  
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楊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  
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  
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矜目所以服  
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郢餘魚人實逐之庸人

日楚不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期會師于郢品公  
爲二隊以伐麻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  
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杵臼

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弔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  
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  
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能  
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  
子鮑以囚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

卷之六

二十九

爲司馬鱗驪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  
司城蕩卒公孫青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旣而告人曰  
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戚也  
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旣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  
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  
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旣爲人  
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  
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宋耶公  
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

之文公卽位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十七年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

君猶立文公而還

因宋人殺昭公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  
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調也今宋  
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  
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大廟召軍吏  
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

卷之六

三十

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  
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鐸于丁寧儆  
其民也襲侵密聲爲雙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  
明聲之猶恐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勞告于  
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越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

出諸生欲傳  
出諸生欲傳  
出諸生欲傳  
出諸生欲傳  
出諸生欲傳

本三名

相與是國子相  
相與是國子相  
相與是國子相  
相與是國子相  
相與是國子相

難故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  
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  
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  
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  
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  
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康  
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  
之武往朝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  
而不敢求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  
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還吾  
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  
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  
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則撫亦知亡矣  
將悉敝賦以待于僇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朝于齊四  
年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過令豈  
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行華朔行戍于鄭趙穿  
公壻池爲質焉

卷之六

三十一

冬公子遂如齊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  
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倫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倫必死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  
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  
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公薨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  
掘而別之而使歌僕納闕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  
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歌以扑扶職職怒歌曰人奪  
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  
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  
子元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墓也文公二妃敬嬴生  
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宜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  
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

卷之六

三十二

之

冬十月子卒

赤帶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公羊 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之曰君勿如之何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惠伯弑子赤而立宣

卷之六

三十三

公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

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全家氏 告宣公之立也

季氏私考 行父預廢赤之謀出姜南歸而行父遂如齊

赤實齊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殺性申遂得臣之切議而請婚納平之端始此矣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

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

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

者誅之如鷹鵠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

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

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姦之用

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言僕莫可

卷之六

三十四

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夫莒僕則其

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

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

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蒼舒齔鼓桴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

美不貲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靖安也廣則也  
至于諸國其  
邪四  
一本無其字

山陽縣以漢代  
四者世系數名

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  
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  
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

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

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是話言告

之則頑舍之則囂傲狠明德以配天常天下之民謂之

罔玆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

去紹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月于貨賄侵欲崇侈不

卷之六

二十五

可盈楮聚欲殖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賈天下

之民以此三苗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裔族

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

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苗也故虞書數舜之功

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苗人也舜有大

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苗矣于

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附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配案公案

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  
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  
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卷之六

二十六

五十五

宣公

夏季孫行父如齊元年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公會齊侯于平州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公子遂如齊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卷之七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楚子期人侵陳遂侵宋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

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既取

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

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棠林伐鄭

會于棠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鄭遇于北林四晉解揚

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

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修趙宣子為政驪

泉而不入故不鏡于楚

卷之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昌御之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因華元獲樂昌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

百五十人賊百人狂狡轅鄉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

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耶果殺以

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故敵為殺易之我也將戰華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時昔之羊子為政今

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

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就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才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  
以賙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  
將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  
城華元為植運功城者諺曰釋其日暗其腹棄甲而復  
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  
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  
之大其口泉我寡

秦師伐晉

卷之七

三

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

役楚圍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

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

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執其君夷皋

晉靈公不君厚飲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宰夫膳熊蹯不孰殺之其諸春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

三處三處附下  
不有教上而及  
相公如欲換款  
信不親

衣衣之上服

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  
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曰吾知所過矣將敗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  
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寡臣賴之又  
曰寡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寡不  
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夜門  
聞矣鉏麇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

卷之七

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

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趙盾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遂扶以下公喉夫契焉明博而殺之盾曰素人用大雖

猛何為爾且出提彌明知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驪

桑之驪侯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

曰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

而為之箪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載

以禦公徒而免之則何故對曰驪桑之餓人也則其名

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盾攻靈公于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公羊 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避九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舂自閭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

卷之七

五

夫舂舂爲出乎閭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能蹻不然公怒以斗桴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口噤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作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間則無人間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

卷之七

六

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祈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佗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劔蓋利劔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起將進劔祈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援劔于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焚呼焚而屬之焚亦躊躇而從之祈彌明逆而踐之絕其領

趙盾顧曰君之焚不若臣之焚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秦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就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

殺梁 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獄公所曰天乎天乎于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

記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

初麗姬之配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

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

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

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族

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族為公

族大夫

附 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秦晉邊之于伊川遂從戎號

卷之七

七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

滿勞楚子楚子問問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聘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牧錫聘象物百物

而為之僭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靖

魁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禁有昏德

問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問遷于周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

王定聘于鄭鄭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聘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見經始此

林註 唐叔子孫別在狄者為赤狄俗尚赤白云赤白隱姓地在洛州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

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

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卷之七

八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幽燕

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吾人服媚之如是既

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

不信敢微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

之妃曰陳嬀生子華于臧于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

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聞又娶于江生公子士

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

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

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鄭人始禍其

子孫必蕃結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  
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龍與孔  
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太官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  
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則蘭而卒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片及鄒魯人不肯公代莒取阿  
非禮也平固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  
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于公之食指

卷之七

九

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  
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  
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鼃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  
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讎  
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  
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  
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  
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

蘭子之

子

子

子

子

子

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

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及將

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連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

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圖殺

令尹子越爲司馬薦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

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圖伯

于轅陽而殺之遂處丞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

焉弗受師于漳滏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阜陽

勞射王汰轉及鼓跕著于丁寧又射汰轉以貫笠殺

卷之七

十

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恭

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

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却淫于却子之女生

文焉却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却子田見之懼而

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殺謂虎於菟故命之曰

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戴尹

黃使于齊及宋聞配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戴尹曰事

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

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



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

鄭未服也

秦公如齊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卷之七

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晉衛侯使陳即楚故也

附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九年左傳屬之役指此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

出盟者

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

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昭免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月

而蘇

楚人滅舒蓼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治盟吳越

而還

附 晉胥克有疊疾御缺為政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卷之七

十二

冬十月己丑楚我小君敬嬴而不克楚庚寅日中而克楚

楚敬嬴早無麻始用葛莽而不克楚禮也禮卜楚先遠

日辟不懷也

城平陽

書時也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夏仲孫蔑如京師 九年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

陳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

晉侯卒于扈乃還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邲

楚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卷之七

十三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棄其相服以戲于

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

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詩陳風為平林林從夏前匪道林林從夏前匪道

詩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國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大

觀矣道弗可行也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映川

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穰穰幸不

致候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令民將樂遷於夏

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

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

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

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

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

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

卷之七

十四

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

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觀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

不陂郭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用制有之曰列樹

以表道立鄣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穀有園草

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相野

與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憂無匿有逸無罷國有

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

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

曰啟國宿至關井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

郊勞門尹除門宗視執祀司理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  
塗司冠詰奸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濕  
膳宰致餐廩人獻饋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  
至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  
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  
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  
命以為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  
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我  
無即情注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

卷之七

十五

棄其仇讐妃嬪而歸其卿佐以注于夏氏不亦潰姓矣  
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棄乎  
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懼  
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  
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齊崔氏出奔衛

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偁也公卒而逐之奔衛凡

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  
敢告所有王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羊 崔氏者何世卿非禮也

殺深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癸酉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  
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  
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卷之七

十六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劉康公來報聘

劉康公聘于魯登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餼叔

孫宣子東門子家皆後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

其長處魯子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

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宜惠君

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宜所以施教也惠所以和民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上任事而微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隱匿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恭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恭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

卷之七

十七

國 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始發水虞于是乎講武取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是乎禁罝羅稍魚鼈以為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罝麗設罝邪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榮澤不伐天魚禁鯉鰕鰕長麋鹿為異級卵蟲含蜚蠊燕應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罝罝食其雛也公問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苦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諒師存特

曰藏罟不如實里革于側之不忘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釋

師伐邾取釋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位來聘

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聘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附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

卷之七

十八

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子伐鄭及標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信乃從楚盟于辰陵陳鄭服

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延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

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春築程

上物議遠邇略基趾具儀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

于素

國 莊王使士亹傳大子蒧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  
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  
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  
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  
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蠻  
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于申  
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弊善而抑惡焉以戒勸  
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  
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

卷之七

十九

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  
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  
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  
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  
以異之悛而不攝則身勸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  
篤以同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  
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  
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  
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謂明正德以道

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  
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禮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  
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  
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  
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親  
秋晉侯會秋于欒西

卷之七

二十

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秋衆疾亦秋之役遂服于晉秋  
會于欒西衆秋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秋卻成子曰  
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  
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  
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囚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  
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殺其  
君寡人以諸侯討而踐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  
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欲其  
君其罪大矣討而踐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  
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食其富也  
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黃吾  
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  
懷而與之者也乃復封陳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楚子圍鄭十二年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  
又微事于晉春楚子開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歸于大官且巷出車吉國人入臨于門者皆哭楚子  
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國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

卷之七

二十一

道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  
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  
海濱亦唯命其藉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  
前好微福于厲宜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  
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  
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救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厓入盟  
子良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鄆晉師敗績

出師如晉  
出師如晉

晉師救鄆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  
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  
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  
司馬及河開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動  
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象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  
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  
罷勞君無然讞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

卷之七

二十二

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為放為辜擇楚國之令典軍  
行右轅左追辱前矛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軍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  
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  
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違矣衡立刑  
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避知難而  
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  
武乎苟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展有言曰取亂侮亡蓋  
弱也汧曰于繆王師邊養時晦者也武曰無競惟烈



撫弱音味以務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弱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彘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函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執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焉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邲，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肅懷反，蒍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殺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

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穀，郤之聞，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戒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創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謂之以若敖，蚡日，算路藍縷以啓山林，茂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愎，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楚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口半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

卷之七

二十三

非有以備

內作在軍  
廣法百人  
二十五人  
分二廣  
初駕數及  
日中左則  
受之以至  
于昏內官  
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  
不可謂無  
備子良鄭  
之良也師  
叔楚之崇  
也師叔入  
盟子良在  
楚楚鄭親  
矣來勸我  
戰我克則  
來不克楚  
往以我卜  
也鄭不可  
從趙括趙  
同口半師  
以來唯敵  
是求克敵  
得屬又何  
俟必從彘  
子知季曰  
原屏咎之  
徒也趙莊  
子曰樂伯  
善哉實其  
言必長晉  
國楚少宰  
如晉師

卷之七

二十四

經 127-498

從者以黨命去之趙盾求卿未得且怒于失卷之致師

下軍爭舟中之楫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

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殺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殺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悲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恭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

卷之七

二十七

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達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子是投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轡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尉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藏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滿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殺臣囚之以二名楚及晉楚師軍于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

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于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棠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什武其卒章曰齊定爾功其三章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卷之七

二十八

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教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惡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

公羊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衛鄭伯肉祖左執茅  
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番之臣以千天  
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  
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  
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王面而  
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趨軍退舍七里將軍于  
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厥  
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  
力乎莊王曰古者朽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是以

卷之七

二十九

君子爲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款  
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  
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  
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戚之強者吾  
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  
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  
王曰嘻吾所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佚晉寇  
附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殺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

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明臥猶圖  
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壽也  
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  
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又不競乎林  
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  
殺之大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  
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因熊相宜僚及公

卷之七

三十

子內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圖蕭蕭潰申公  
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相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遂傳于蕭還無社與司馬邪言號申叔展叔展曰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  
于竹井而拯之若爲麥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展  
其井則麥經有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日慎禍討東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太

國討我則死之

夏楚子伐宋

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鄭之敗與清

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

卷之七 三十一

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陳而

亢大國之討將以謹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繼而死衛人

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繼

我故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盡

其于使復其位

晉侯伐鄭

為鄭故也告于諸侯重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平

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

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殺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

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聲晉

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

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

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搜

袂而起樓及于空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溝胥之

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卷之七 三十二

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

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

何以不亡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危于大國也聘而獻物

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客覲采章嘉淑而

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其

其國之公說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  
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  
穢瑜瑕匿瑕國君舍斯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  
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  
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懷車使呼  
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  
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  
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  
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  
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  
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  
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  
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犀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寡  
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寢  
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所恃以愛雖  
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

卷之七

三十三

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  
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 莊王聞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  
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  
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  
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其矣憊靡  
然吾聞之也國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荷子之  
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  
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  
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  
去而歸爾揮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  
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  
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  
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  
之子易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  
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  
然吾猶取此然後歸耳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  
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并就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

卷之七

三十四



晉侯引師而去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舒為政而殺之又

傷潞子之日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鄭舒有三

偶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偶才雖

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

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日五也怙其偶才而不以費

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

罔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日將待後後有辭而討

卷之七

三十五

四十一

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

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荀林父敗赤狄于南

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晉侯賞桓子秋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

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肸說是實也曰

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

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

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半是道也其何不齊

出使秦國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

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

衛卒立召襄

秦人伐晉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噉狄土立擊

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

卷之七

三十六

日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

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踰而顛故獲

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令

余是以報

初稅畝

非禮也殺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 始履畝而稅也

穀梁 古者三日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

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春王正月晉入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十六年

出敵滅赤狄

晉士會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錄辰三月獻狄俘晉

出敵滅赤狄

侯請于王以版見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于是晉國

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

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

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

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附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微師還晉也

國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殺彘原公相禮范子

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變折今此何禮也王見

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

乎禘郊之事則有全彘王公立祗則有房彘親戚宴樂

則有殺彘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得德以

獎王室惟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祗藉

焉忠非親禮而于舊職以配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

薦大戎翟冒沒輕僂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

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室諸門而後使舌人

卷之七

三十七

女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餘協典

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

其百選修其簋簠奉其饗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

中器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有折選

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夫王

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

立成禮而巳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晏不

淫月會自修日完不忘服物昭膚采飾顯明文章比象

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清心五

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餘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

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彘武子遂不敢對而退

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于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

夏成周宣榘火

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爾雅 室有東西廂曰廂東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棚

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于

秋郊伯姬來歸

出也

卷之七

三十八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十同盟于斷道

晉侯使御克微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御子登

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子先歸使歸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御

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

固晏弱恭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

討武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恭朝

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黃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

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我先君皆如不逮奉言羣

卷之七 三十九

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侯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

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

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

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遇

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

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還

殺梁季孫行父禿晉御克取衛孫良夫敗曹公子御使

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御者御使使

者御敗者使使御使御使御使子處臺上而笑之

士宜勿受國  
道武子後受  
焉武子

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晉問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

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附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發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

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御子其武者

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御子退

其志庶有孚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御獻子為政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黔卒

殺梁其賢之何也宜獄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

卷之七 四十

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繼屨而食終

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

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甲戌楚子旅卒

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

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如晉

出師以贈傳

出師以贈傳

出師以贈傳

出師以贈傳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

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于

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惟復命

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公羊 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

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難

卷之七

四十一

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竟歸父之家然後哭告歸父

使于晉還自晉至徑聞君薨家遺輝惟哭君成踊反命

乎介自是走之齊

成公

三月作丘甲周禮每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每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

也丘出何賦橫征甚矣

為齊難故作丘甲

殺漂 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

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

能為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

卷之八

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齊師必至雖晉人食

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避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使

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

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

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春齊侯伐我北鄙

圍龍項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人自勿

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  
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出逐得龍如齊

夏有二月國師

齊侯事

明禮天子之官  
雖四國諸侯  
計數也齊師  
侯也

欲還孫子口不可以師代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  
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  
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于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又曰子固卿也阻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  
來其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

卷之八

二

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  
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  
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  
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慶齊師師會  
晉師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新築齊師敗績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滅宣叔亦如晉乞  
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討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

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

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樂書將

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滅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

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

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勝

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

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

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能進

卷之八

三

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

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會之而

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買余餘勇齊西

師陳于鞌郕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

丘綏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

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吾子忍之綏曰自始合荷有險余必下推車于豈識之

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一本有後字

齊侯即新築以  
為晉師之驛  
也

地說也

華不江山者

先戰非元帥則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而退也

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

甲執其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袍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韓厥夢子與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酈夏

日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

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恭母張喪車從韓厥

日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蓬

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轡

中蛇出于其下以肘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卷之八

四

韓厥執禁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魯

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

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屬戎士敢告不敏

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飲鄭周父御佐車

茂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御獻子將戮之呼曰

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御子曰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故之以勸事君者乃

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

狄卒狄卒皆抽戈楯目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

出致其傳

徐聞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

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

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

妻也子之石窮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歷齊侯使

賓婦人賂以紀廉王榮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婦

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

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置承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晉

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免

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

而泝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勸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

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遺子

實不優而兼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

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更

卷之八

五



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  
繼傳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敵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  
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  
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  
地而紆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  
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卷之八

六

里焚雍門之茨使車東至海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殺淖 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

廬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耨者皆東其畝然後與

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廬來則諾以蕭

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

之母也使耕耨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

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

五不克舉國而授于是而與之盟

公羊 師還齊侯晉卻克投戟逐迺再拜稽首馬前逢丑

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承服與頃公相

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韋取清

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

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于是斲

逢丑父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

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枳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

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踣國

卷之八

七

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

夫歸相與率師爲魯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

卻克曰與我紀侯之廬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耨者東畝且

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廬

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耨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

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

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

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擇而去之卻克跌

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

國會書院藏

與之盟

附 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辭司馬司空與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

故不敬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

之如卻伯對曰夷所命也克之制也樊何力之有焉伯見公亦如之對曰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

卷之八

八

焉

晉侯使羣胡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魯

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頽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

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教親暱禁淫惡也今叔父克還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

撫余一人而輩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羣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

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注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

國會書院藏

不可諫諍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羣伯晏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附 楚之計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口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

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

慎之也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豈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

卷之八

九

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

反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鄭不獲其尸其子黑要蚤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

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璧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

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鄭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

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特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

見晉書  
吳人州志

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  
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  
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  
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御至以臣於  
晉晉人使爲鄆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  
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  
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  
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卷之八

十一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奸公即位受  
盟於晉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後  
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于  
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僭乎且先君莊王屬  
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  
已責達錄救之秋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  
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背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  
我師於鄆使鍼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

執晉人  
女王孫  
蔡景公

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新執  
織絰皆百人公衛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

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  
孫寧衛孫良大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蜀  
不書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  
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楚師及宋公衛逃歸  
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安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

卷之八

十一

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  
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  
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  
衆也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驅  
帥師禦之使東郭覆諸鄭敗諸丘與皇氏如楚獻捷

乙亥葬宋文公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櫬炭蓋卓馬始用殉重器備梓有

四阿棺有輪檜若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  
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  
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附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日子其

卷之六

十二

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  
事不以聲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  
懲其忿以相宥也而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  
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  
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  
殺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  
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  
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

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  
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  
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附

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

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賓出已夏

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

遂適齊

狄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卷之六

十三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唐咎如

計赤狄之餘焉唐咎如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

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

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

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附 十有二月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鞅朔韓穿荀驪趙旃皆為卿賞棄之功也

附 齊侯朝于晉將授王御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受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卷之八

十四

通嗣君也

杞伯來朝

歸叔姬故也

公如晉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秋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過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成史佚

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鄭伯伐許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成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卷之八

十五

附 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

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

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也

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福

禍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仲孫蔑如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晉荀首如齊迎女故宜伯俾諸穀

梁山崩

晉書

卷之八

十六

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加

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

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觀

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

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殺梁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晉侯召伯尊而問焉伯

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輓之輦者曰所以

輓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

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

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

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

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

附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

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

許靈公訴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成

及于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冬同盟于蟲牢

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二月辛巳立武官

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官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寗相侵宋以其辭會也師於

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

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

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

師還衛人登陴

附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

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

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

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

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墮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

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樂於十世之利也夫

經 127-515

一本對田不忠  
謂得一本與  
即為行而得  
故解  
由孫子得  
由孫子得  
由孫子得

山澤林鹽園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依近實公室乃貧子  
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晉遷於新田

公孫嬰齊如晉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孟獻子叔孫宜伯侵宋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卷之八

十八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樂書帥師救鄭

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

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樂諸桑隧趙同趙括

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

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我也我

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

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

乃遂還於是軍帥之微戰者眾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處

由孫子得  
由孫子得  
由孫子得

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

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

矣而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

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春王正月癸丑食郊牛角改卜牛臚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殺梁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

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

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吳伐鄭  
吳氏曰考  
至大  
王北  
齊  
魯  
事也

卷之八

十九

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

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

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

如是斯不亡矣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因鄭公鍾離之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蠱牢之盟且

告服故魯晉人以鍾離之盟告諸軍府



吳入州來

引戰在齊地

司馬法百人爲  
卒二十五人爲  
兩九兩爲小  
偏五兩爲大  
偏五兩爲大  
及二十五人爲  
兩之

卷之八

二十

楚圖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  
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  
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  
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  
怨之及其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傷及  
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  
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  
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  
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  
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氣庸焉使  
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  
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忌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

齊侯曰簡也  
人迫以諱之

卷之八

三十一

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  
心謂汶陽之田敵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敵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  
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  
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  
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  
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  
敢私言之  
公羊 羣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  
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晉樂書帥師侵蔡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  
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懷德  
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公孫嬰齊如晉  
聲伯如晉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其姬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  
祭卻為微六月晉討趙盾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官以  
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宜孟之忠而  
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  
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卷之八

二十二

史 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及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亂  
乃治靈公之賊備告諸將曰屠為賊首子孫在朝請誅  
之韓厥告趙盾趙盾不肯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盾  
皆滅其族趙盾妻公孫走公宮匿公孫將曰謂程嬰曰  
不死嬰曰朔之婦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殺之耳  
朔歸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中視曰趙盾  
誠乎若索不得後且使之奈何作曰曰立孤與死孰難  
曰今一索不得後且使之奈何作曰曰立孤與死孰難  
先死程嬰出認謂諸將曰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遂殺程  
嬰與孤賈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  
友在程嬰幸與俱匿山中景公疾卜之大棄不達者焉  
諸將人聞皮因召趙武備拜諸將遂與攻屠岸賈滅其  
田邑如故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晉與渠丘公立於池

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辭陋在夷其執以我為虞對曰失  
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  
矣唯武思或繼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

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

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宜伯

帥師會伐鄭

衛人來慶

卷之八

二十三

凡諸侯嫁女同姓慶之異姓則否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蕭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咸于晉晉人懼會于蕭以尋屬

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

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禦之明神以要之乘

服而伐武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

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

經義集解卷之八

出師納幣傳

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執鄭伯 晉樂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人使伯嚭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附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

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

卷之八 二十四 二十六

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

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

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

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稱人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

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敬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

成之敬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

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郕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人渠丘人因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郕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泰人自狄伐晉 諸侯肅故也

卷之八 二十五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圖許爲

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書時也

附 楚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晉使稱

莒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春衛侯之弟無背帥師侵鄭 十年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如所注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緡鄭人殺緡

立兌頑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我

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

集解之義

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

澤子駟爲質鄭伯歸鄭人討立君者殺叔申叔會君子

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丙午晉侯癸卒

集解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踴曰殺余孫不義余得

卷之八

二十六

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金

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

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

文選

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

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

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

集解

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

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廟陷而卒八臣有展夢黃

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

秋七月公如晉

晉地當於千卷

故無相在是時

其意實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莠未反冬葬晉景

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

十一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卻轡來聘已丑及轡

盟

晉人以公爲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轡

來聘且泄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嬖生

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

卷之八

二十七

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御轡來聘

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

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知

氏御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遂諸河沈其二子婦人

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

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夏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宣伯聘於齊以修前好

附 晉御至與周爭郕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

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

侯撫封蘇忿生以溫今在平陽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

秋又不能於秋而奔齊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

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

之晉侯使御至勿敢爭

附 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

次於王城使史黶盟晉侯於河東晉御舉盟秦伯於河

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信之始

卷之八 二十八

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春周公出奔晉 十二年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

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春王

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

公自出故也

附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崇武子闔楚人既許

晉羅拔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

之成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

偃發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

之同恤舊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

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

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昨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

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卷之八 二十九

附 御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于反相為地室而縣

焉御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山子反曰日云暮矣

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

臣朕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狀

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

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

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附 侯國

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共

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及其配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腹肱爪牙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子罷如晉勝且蒞盟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十三年

卷之八

三十一

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師將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人勝人伐秦

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

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

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之不敬劉子曰吾聞

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合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

故君子動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

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典戎祀有執膳賓

有受服神之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

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

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

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

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

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

卷之八

三十一

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

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驕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

秦文公恐懼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

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迭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

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

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

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退

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開闢  
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贅賦以來蕩拯我邊疆我是  
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  
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  
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幾  
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  
芟夷我農功虐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  
禍之延而欲徵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  
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

卷之八

三十二

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  
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  
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  
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  
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泰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  
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  
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寢就寡人寡人帥  
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諒侯於寡人而賜之盟

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徵亂君若不施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  
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  
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樂書將中  
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  
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穀御戎欒鍼爲右孟獻  
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  
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  
公卒于師師遂濟湮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

卷之八

三十三

公卒于瑕

曹伯廬卒于師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  
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贈  
俟他年

冬葬曹宣公

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  
乃反而致其邑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十四年



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

晉侯使御曄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

同姓之卿

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

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

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寧惠子相苦成叔傲寧子

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

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

子傲取禍之道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卷之八

二十四

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郭許人平以叔申

之封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惠公妾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寧惠子立敬姬之子衍以爲太子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

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禍始於

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歸也使主社稷大

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

賓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二月乙巳仲嬰齊卒 十五年

公羊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

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

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

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

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

卷之八

三十五

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

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

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

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訖不樂武

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

戰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

子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

石山弁楚

秋八月楚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奢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

卷之八

三十七

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僂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希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驪澤開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附

晉三卻宮伯宗諱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犂齊楚轉

獻子曰御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國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諸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盍亟索士慰厥州望焉得畢陽及祭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

卷之八

三十七

之畢陽賈送州犂于荆

冬十有一月叔孫僂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魋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

吳越春秋 晉魯會於成公于鍾離深門周

三代之風齊魯曰孤在夷蠻後以權恩為俗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偏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春王正月雨水水

十六年

公羊 雨水水者何雨而水水也何以書記異也

附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板

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敗退舍于夫渠不戰

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

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

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御

卷之八

三十八

鉏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屬

守卻擊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田

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

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人

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

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廣而物成上下

人雖所處皆尊  
其所終

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教施和同以

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

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

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難

致死子其免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

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

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

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

卷之八

三十九

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

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

戰惠公不振旅其之役先軫不反命鄭之師荀伯不復

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其

也文子曰吾先君之重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兼

惠自非望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

晦楚晨擊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趙進曰塞井夷塗

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義之

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窳

因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

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蔣鄢陳而不整

樂軍而不陳陳不違陳在陳而器合而加器各顧其後

莫有圖心信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

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犇侍於王後王曰驛而左

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度卜於先君也微幕矣曰將發命也其器且塵上矣

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

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伯州犇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

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

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策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敵

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

前乃皆左右相達於淖步殺御晉厲公樂鉞為右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樂范以

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鉞曰書退國有大

卷之八

四十

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效也有三弊

焉不可犯也乃城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廐之黨與養由

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

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養由基鏑射月中

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

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

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

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

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絃章之黜注君子也哉

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

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不敢拜命敢

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淵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

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

其右弗輪胡曰謀格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

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

焚乃內旌於轅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豈大

我不知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

卷之八

四十一

謂參自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殖  
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夜樂  
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  
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  
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  
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  
以不得犒從者使基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  
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

卷之八

四十二

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晨車馬  
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  
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  
問之召子反謀殺陽登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  
殺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

國 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咩則  
晉可爲也惟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

憂滋長安用鄭御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  
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  
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  
者樂乎哉

國 鄆陵之役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  
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蘇而外威今吾司寇之  
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  
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  
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

卷之八

四十三

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  
以爲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  
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  
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

國 樂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  
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  
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  
欲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  
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

之福也戰若勝寬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盪姑無觀乎

國既退荆師於鄢陵將般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  
切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遣無親唯德  
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  
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牆也其  
壞也無日矣

附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驛稱其伐單

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

卷之八

四十四

上怨之所聚配之本也多怨而階配何以在位夏書曰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師還及取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

在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

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

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

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戰之日齊岡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於境  
隕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  
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境隕申  
官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官秋會  
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御鞅曰魯侯待於境隕以  
待勝者御鞅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  
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卷之八

四十五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中

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於督揚不敢過鄭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

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還於制

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

未反諸侯遷於賴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

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  
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  
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曹人  
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于  
臧盡致其尸與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若丘

宣伯使告御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  
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  
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

卷之八

四十六

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

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若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

聲伯請季孫于晉御曄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

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

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

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

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審邇仇讐亡而為魯

治之何及御曄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

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

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  
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惡而棄忠  
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  
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  
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  
及御曄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公羊 成公將會屬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  
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  
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

卷之八

四十七

也於是執行父

春衛北官括帥師侵鄭 十七年

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官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鄭大子兒頑侯儒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

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白戲重至于曲洧

附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禱死曰君僑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視我使我速死

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尋戚之盟也

穀梁 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國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單

子其語犯卻曄兄其語逆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

語盡魯成公見言晉難及卻曄之潛單子曰君何患

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

卷之八

四十八

免于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

非替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

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

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

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

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

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目

絕其義是高目察其德言爽目反其信聽淫目離其名

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

三德段孫也

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夷二吾是以

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

位實疾債厚味實腊壽今卻伯之語犯叔季伐犯則

陵人逆則誣人伐則捨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

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畫

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畫言齊其有乎吾

問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禍今君偏于晉而鄰于

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于晉且夫長習

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

僑如

卷之八

四十九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乘輦而入於閭鮑牽

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

告夫人曰國子請我夫人怒國子相璽公以會高鮑處

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容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

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朔鮑牽而逐高無咎無

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

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言施氏之宰

有百室之邑與匡何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  
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  
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  
葵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 官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  
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  
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冬公會單于吾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

卷之八

五十

一月公至自伐鄭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

諸侯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瓊食之泣而爲瓊瓊盈其懷  
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瓊歸予歸予瓊瓊盈  
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服而占之曰  
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泉夢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  
之之異而卒

附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國佐從

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廬師殺慶克以殺叛齊侯  
與之盟於徐闕而復之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

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  
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擊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  
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使告公曰

卷之八

五十一

此戰也御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不

具也曰此必敗吾困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

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

而察之御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覲之信遂

怨御至厲公則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御至

奉承寺人孟張奪之御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

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御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

多怨有庸公曰然御氏聞之御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

危御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

補長子事  
補長子事  
補長子事

注  
注  
注

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  
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事  
將失其民欲安得手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  
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齊童夷辛五帥甲八百將攻  
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應助之抽戈結袵而  
傷於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  
出季曰逃成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齊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  
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  
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  
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孰並  
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卿  
氏卿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  
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  
德乃皆歸公使齊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  
遂執公爲召士句士句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  
趙氏孟姬之謾吾能違其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  
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

卷之八

五十二

樂書中行偃殺齊童

楚人殺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隨也遂特

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索帥師襲舒庸滅之

庚申晉狄其君州蒲

十八年

樂書中行偃殺齊童使程潛執厲公葬之于冀東門之

外以車一乘使荀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坐十

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

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

卷之八

五十三

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

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

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

不能辨殺麥故不可立

附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歸家振廢

滯臣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歛有罪及節器用時用

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繼

歷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

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

晉書卷之八

晉書卷之八

晉書卷之八

晉書卷之八

為之法升糾御戎枝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苟實為左  
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  
之新矣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  
奄鐸過冠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  
命程鄭為乘馬御大驛屬焉使訓羣騎知禮凡六官之  
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  
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晉書卷之八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跋視無還聽無  
弊言無違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

卷之八

五十四

利也

以義制

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  
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餘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  
未嘗不成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  
必善晉國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  
胙小而後國夫政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  
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教  
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  
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則能義事建能  
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

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

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

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跋

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聾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

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國

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

背本也故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盛

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

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

卷之八

五十五

晉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界驪之孫故名之曰墨晉於

今再矣義公曰驪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

其夢曰必驪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

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

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

將失之矣必登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

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既殺厲公樂武子使如周迎悼公公言於諸大夫曰

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棄會

焉若稟而棄之是焚教也其稟不材是教不成也教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國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吏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朝於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

卷之八

五十六

救囚繫有罪罪積德逮解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二月公卽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郟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伊襄老以免子羽郟之役觀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葬也使肅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莢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顯以

其身御是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第於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教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樂料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裕文敏歷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爲之夫晉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偏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純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通不

卷之八

五十七

隱鎮靖者修之則壹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總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遇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與尉知欒黶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爲與司馬知程鄭端而不遷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打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舉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於鷄丘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使文子

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  
子爲侯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  
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  
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曰美哉昔也吾老  
矣見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  
足者爲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  
致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  
詩使勿愆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誼考百事於朝聞

卷之八

五十八

謗興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  
卻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曰  
此爲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  
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  
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精屋也糞除而  
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宜之後而老爲  
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  
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  
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

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虞  
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曰誰  
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曰善矣從欒伯之言  
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偉矣志  
在子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  
是先主覆露子也

齊殺其大夫同佐

齊爲慶氏之難故齊侯使士華免以弋殺國徒於內宮  
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

卷之八

五十九

冠既齊反國弱使嗣國氏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  
皇辰侵城郟取南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歸朱  
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  
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  
矣大國無厭鄰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

吾穀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義而披其地以塞夷庚

選姦而擄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

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晉侯使士有來聘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

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附宋老佐率喜剛彭城

卷之八

六十

八月邾子來朝

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設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侵宋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  
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

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

軍之佐也今疏季亦在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

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盟于虛杙

孟獻子會于虛杙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

彭城孟獻子請於許侯而先歸會葬

卷之八

六十一



襄公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圍宋彭城元年

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

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

賓諸瓠丘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

于郕

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於洧

卷之九

二十七

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鄭

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衛侯使公孫剡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

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鄭師伐宋 二年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質以自為襯與頌琴季文子

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違婦養姑者也虧姑以

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

孫於是為不哲矣

六月庚辰鄭伯貽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成公疾子驪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

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

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貽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驪為

卷之九

二

三

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驪曰官命

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

戚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鄭

之會吾聞崔子之言今不末矣勝薛小邾之不至晉齊

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也將復於寡君而請于齊得請

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

之辭也豈唯寡君賴之

叔孫豹如宋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愼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

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邾人乃戚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于重子辛楚

人殺之

卷之九

三

三十一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開遠也端公  
得自城郭  
在湖城南  
以湯城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

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徒

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

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

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

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

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若

是望敢不稽首

附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

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

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

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已未同盟于鷄澤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于齊曰

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

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

為不協乃盟于彤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

鴟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重僑盟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吳組父告於諸侯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附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鄭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我何辱如之必戮魏絳無失也對曰降無求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

卷之九

五

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終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歸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正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起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晉子之計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令于鴟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辛四年

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問表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卷之九

六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禮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周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謝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從五善敢不重拜

七月戊子夫人嬀氏薨

秋定嬀薨不殯于廟無觀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惟受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楨於蒲圖東門之外匠慶請水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圖之楨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爲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福小國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卷之九

七

三十七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附

無終于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貪獸也伐之夫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

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

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

武羅伯罔熊鬯龍困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

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

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愚

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

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

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讎惡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

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

卷之九

八

四十二

氏收二國之殪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

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

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

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

擾在帝夷羿日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

重刑不愆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

愆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和我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

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積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

鄆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兵不頓  
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  
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附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滅訖救鄆侵邾敗于狐貍國  
人逆喪者皆壁魯於是乎始羣國人誦之曰滅之狐貍  
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  
邾

夏鄆伯使公子發來聘 五年

鄆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卷之九

九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穆叔靚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

公羊 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盍舅出也昔將滅之  
故相與往殆乎晉也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舊  
也其取後乎舊奈何昔女有爲鄆夫人者盍欲立其出  
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錫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  
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

楚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  
夫聽命於會

冬成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卷之九

十

楚公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氏而立  
于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  
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陳于囊伐陳會  
于城棘以救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承鼎

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

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同 季文子相宣成無承鼎之妾無食粟之馬 仲孫也諫

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承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蠶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蠶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四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根券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夏宋華弱來奔 六年

宋華弱與樂善少相卿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子

卷之九

十一

結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結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事幾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呂人滅鄆

殺梁 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呂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冬叔孫豹如邾

代叔如邾聘且修平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郕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於郕之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蔡奔棠正與子玉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而滅之遷萊於郕高厚崔杼定其田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七年

卷之九

十二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城費

南道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遭謂道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虞疾將立之辭曰無忌

不才讓其可乎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送老晉侯謂輔無忌仁使掌公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衛孫文子來聘止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

卷之九

十三

辭亦無後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

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楚子囊聞陳會于鄆以救之

鄭伯先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鄭伯公之爲大子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慰諸晉而廢之

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使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 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吾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於是弑之

投梁 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如

卷之九

十四

三十九

乎中國之君也

陳侯逃歸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

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

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國陳侯逃歸

春王正月公如晉八年

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



不顧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重子言焉將為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衛人宋人邾人于邢丘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

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

袒聽命全 大業之東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

無復定惟故事而會不為而盟若魯大夫平鄭共葬事其後

卷之九

十五

晉人伐我東鄙

以饋鄆田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驪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圉子展欲待晉子驪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繁

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饗

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

者而庇民焉冠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

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現我無成謀我是欲

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師和睦必

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則

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驪

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亂其咎如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驍也受其咎乃及楚

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師

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

卷之九

十六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釋

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遑啓處以相救也鄭焉顧復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

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

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

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

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謹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

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晉侯使士句來聘

標梅漢取及時  
相赴  
君方取見時略  
細細相赴  
卿弓影機文七  
業  
由遂納警傳

昔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  
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  
君之臭味也獻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賁將出  
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衛  
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有也先君守官之嗣也  
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春宋災

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大屋陳喬揭具鍾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墍

卷之九

十七

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隄正納郊保奔  
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  
造庀刑器亦如之使皇耶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  
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官巷伯微官二師令  
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  
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  
曰古之火正武食於心武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  
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  
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業

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  
道固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  
隨隨其出也若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  
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  
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卷之九

十八

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  
而與於配固在下位而有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  
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  
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  
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附 秦景公使士離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

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  
還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數  
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徙韓厥老矣知盤

可作公孫和時  
等此

京焉以為政范句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  
少於樂驪而樂驪士飭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建  
武為賢而為之佐若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  
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國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  
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  
侯弗能報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鄆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郕從荀躒士匄門

卷之九

十九

此言于戲地  
出於同地  
此言于戲地  
出於同地  
此言于戲地  
出於同地

于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  
滕人薛人從樂驪士飭門于北門杞人倪人從趙武  
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饗糧  
老幼居疾于虎牢肆膏園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  
口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  
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  
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  
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大

附 公孫子驪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轅公孫釐公孫舍之及

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

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

盟公子驪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

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

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楚陸無所底告自今日既

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

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

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

卷之九

二十

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故主盟姑盟而  
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  
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待于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門其三門圍  
月濟於陰阪伐鄭次于陰口而還子驪曰晉師可擊也  
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附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季武子對曰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

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

冠矣大夫盡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謀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飾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魯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端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

卷之九

二十一

明神不獨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月盟于中分

附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經終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

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

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柎十年

會吳于壽夢也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

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楚與國吳入中國要衛滅之以通吳晉社來之路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面

同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國請丙寅圖之弗克孟氏之臣

秦董父鞮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啓

卿人紂扶之以出門者伏虓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

甲以爲櫛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

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

卷之九

二十二

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

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

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國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遑女既勤君

而興諸侯牽師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

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

克必兩乎取之荀偃士句師卒攻偃陽親受矢石滅之

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

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賤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

孫林於天子

以大將謀其行  
引記臣處得

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于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親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皆瘞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禘焉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聞以偏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偏陽姪姓也使周內史還其族嗣納諸霍人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卷之九

二十三

楚公子貞鄭公孫轅帥師伐宋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苦毋庚午圖宋門于桐門私考 晉之伐鄭以從楚助不伐宋故晉加兵于鄭則報必及宋是役所以報去年之伐鄭也

晉師伐秦

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

附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驪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伐衛楚令也孫文子卜進

前會費以鄭

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進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圖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說况鄭乎有災其孰政之三士乎

秋晉人伐我東鄙

昔人聞詰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荀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卷之九

二十四

杞伯小邾子伐鄭

楚之師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已

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驪公子發公孫轅

初子驪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聽其車尉止獲

又與之爭子驪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

驪為田漁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

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驪當國子驪

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

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  
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  
死子西聞盜不敝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  
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  
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  
於北宮子蟠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  
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嗣司奔奔朱子孔當國爲載書  
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特誅之子產止之  
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

卷之九

二十五

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令  
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  
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  
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  
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肅  
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退楚必驕  
驕則可與戰矣樂豫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驕

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蟠曰諸  
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  
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  
歷欲伐鄭師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  
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  
郛而歸楚人亦還

附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  
奔及河王復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

卷之九

二十六

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取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  
王叔之宰曰算門閭賁之人而背陵其上其難爲上矣  
取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  
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算門閭賁其能來東  
底乎且王何賴焉今日王叔之相也敢以賄成而刑放  
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算門閭賁乎惟大國  
罔之下而無直則何爲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  
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  
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是國三軍則信  
主之政令百賦  
必重惡不離華

後今之丁地也  
賦役也入入平  
民也征公征之

春王正月作三軍 十一年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  
穆子曰政將及于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  
盟諸乃盟諸僖聞訓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  
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  
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第  
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

卷之九

二十七

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  
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  
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感于宋宋  
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  
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  
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侯伐鄭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  
晉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鄭六月  
諸侯會于北林師于何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  
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

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蕘

年毋蕘利毋保姦毋留恩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

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

卷之九

二十八

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貽其

國家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唐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

鄭伯逆之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與如楚告罷

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隲君君若能以王帛





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  
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又使樂壓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  
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樂壓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  
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  
軍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壓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焉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率惟承其是之謂乎周之典也

卷之九 三十一

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  
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讓  
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  
惡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遂  
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戶而亡  
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

出公祖師傳  
長安公祖師傳  
長安公祖師傳

于邱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  
保首領以發於地唯是春秋寵安之事所以從先君子  
備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  
共王卒于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  
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歸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諸識之共大夫從之

冬城防

書事時也於是將早成滅武仲請俟畢農事

附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于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  
衰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  
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麻蒲大敗吳師

附 鄭良霄太宰石奭猶在楚石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  
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今楚實不說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  
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悉其君以疾其大  
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  
蕭人曹人魯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宋人會吳于向

春秋左傳卷之九

卷之九

秦人告敗于晉晉子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  
不德也以退吳人執宮公子務妻以其通楚使也將執  
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  
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  
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  
侯之事我家君不如昔者蓋言語瀆洩則職女之由諸  
侯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食  
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獨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鄰之  
裔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  
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  
而舍戎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  
不從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將之與晉  
路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  
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難過今官之師旅無乃  
實有所聞以搗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  
與華同特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  
無害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以禮幣也

卷之九

三十三

春秋左傳卷之九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  
益敬其使  
附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  
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好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素  
其室而耕乃舍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獻北官括鄭公孫  
齋曹人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標之役也晉侯待于竟  
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  
穆子賦龜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芒人先濟鄭子  
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  
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  
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皆從  
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廩  
唯余馬首是瞻樂騶曰晉君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  
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則記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

卷之九

三十四

位附錄下  
甲錄丙錄

子曰夫子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  
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棄會乃命太  
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鉞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  
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執  
馳秦師死焉士執反樂櫟謂士曰曰余弟不欲往而子  
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  
殺之士執奔秦秦伯問於士執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  
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法乎對曰然樂櫟汰虐已甚  
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

卷之九

三十五

三十五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櫟死盈之  
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慶之愆實章將於是乎  
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附

附 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遇半天子之軍  
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  
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成襄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  
故舍之

已未商侯出奔齊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肝不召而射

衛人歸孫文子  
之在晉也

止趙盾之罪

子解獻公之罪

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如戚孫嗣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  
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妻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  
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  
使歌之遂誦之刺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處  
死并帑于戚而入見適伯王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太  
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靡  
好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  
孫子盟于丘官孫子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野使子行

卷之九

三十六

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山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  
澤野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慶公差慶公差學射於  
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  
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輪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  
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解從公及竟  
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  
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  
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  
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

卷之九

卷之九

三十七

于衛曰寡君使孫則君不惟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  
不引以同盟之故使齊敢私於仇事曰有君不事有臣  
不敵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使  
大叔儀對曰寡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仰刑而  
悼棄之以爲君受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  
之嚴非君命之厚重非大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  
爲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歸以出或撫其  
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郭寄衛侯及其復也以  
郭歸歸五年殺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

矣余孤處而羞袖乃族之衛人立公孫則孫林父齊殖  
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郭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  
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棄土  
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許聞之見臧紇與之言  
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說之或推  
之欲無入得乎

附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由其君不亦甚乎對曰  
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實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  
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

卷之九

三十八

如神明長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若同民之主而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  
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  
君而爲之或使歸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  
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  
皆同皆有親疏以相輔佐惠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惠則  
救之失則革之自上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史乃書之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上傅言庶人謗商  
於市而工諷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  
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  
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狄楚公子白帥師伐吳

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子囊嚴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陸要而擊  
之是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子囊還自  
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冬子孫宿會晉士何宋華聞衛孫林父鄭公孫曼歸人君

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善之仲連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奪國之道也若其定衛以待時乎會于戚謀定衛也

附 范宣子假有毛子齊而弗歸齊人始燕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鄆

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无其室曰子布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

卷之九

三十九

不敢聞

附 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

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

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

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焉

附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秉先王股

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

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蔡乃祖考無忝

乃傳張之哉無廢朕命

劉夏逆王后于齊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附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庄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後師慧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繚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逃之託諸季武子武子真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賂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卷之九

四十

李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齊侯圍成底于晉故也於乎城成郭

邦人伐我南郭

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郭晉晉侯有疾乃止

附 宋人或得王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曰以示王

人王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

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得而

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其

其里使王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三月公會晉侯宗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浹梁戊寅大夫盟

平公即位改服修宮改梁戊寅大夫盟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浹梁令

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宜公莒牟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

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

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數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

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閏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妾

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

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

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

鄭子驁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

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夾故也夏六月次

于棧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禦師師伐楚以

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

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侯圍成孟孺子建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

名速送塞海陘而還

冬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

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敵

邑之地是以人請敵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

幾乎此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

曰保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

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子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劓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廄重丘人閉門而

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

衛石買孫劓伐曹取重丘曹人認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國防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

臧紇十防師自陽穀進臧孫至于旅松鄭叔紇臧囂臧



賈帥甲三百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滅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臣卒華臣弱早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絞殺諸虛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早此私有討於吳遂由其妻曰界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顧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

卷之九

四十三

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氏之門必聘十一月國人逐癸狗癸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為齊故也

附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牧子罕請俟

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譏曰澤門之晉實與我役邑中

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

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闕庭以辟燥濕寒暑令君為一

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

國區區而有訓有祝禱之本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嗣於純留為曹故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

至阜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至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

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

卷之九

四十四

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素好

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餒實

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餒無敢復濟唯爾有

神哉之沈玉而濟會于魯濟尋浹梁之言同伐齊齊侯

禦諸平陰整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

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

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子乘自其鄉

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

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

至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  
施而踧踖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與衆而從  
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而寅晦齊師夜遁師曠  
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那伯告中行伯曰有  
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  
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陸遂從齊師以沙衛連大車以  
塞隧而毀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  
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隧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  
肩而矢夾腹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衣顧曰爲  
卷之九 四十五 四十三

私營州綽口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  
舍兵而縛郭最皆殺甲而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  
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郭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  
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  
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其御  
逆害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樹以爲公琴已亥  
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于宣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關  
左遂迫逼于門中以校數聞齊侯駕將走都棠大子與

郭然和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  
之上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  
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斐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  
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  
不殺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殺即位於今五年  
師徒不出人其以不殺爲自進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  
聞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社  
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普之  
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于  
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蟠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于  
孔子展于西守二子知于孔之謀完守入保于孔不敢  
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  
旃然焉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晉鹿獻于雍梁在  
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燕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於  
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  
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狄北風又歌南風

是為之也

前且不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晉揚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祁子

執祁子悼公以其伐我故

取祁田自瀦水

遂次于瀦上驅我田取祁田自瀦水歸之于我晉侯先

訪公享晉六卿于清園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

卷之九

四十七

與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

吉夢之聘荀偃揮道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太

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

寅卒而視不可合宜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

猶視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

主苟終所不爾事于齊者有如河乃腹受合宜子出曰

吾淺之為丈夫也

季孫宿如晉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

晉西伯也

五月以晉侯北

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而

焉若膏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附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

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

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

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

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

卷之九

四十八

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若

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饒聲姬生光以為大

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

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諸侯難光之

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

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

厚傅牙以為大子風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

齊侯卒

齊侯卒

齊侯卒

疾病而立之光設戎子尸諸朝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齊侯圖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抵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饋綽工侵會夜緹納師臨衛於軍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

穀梁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代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

卷之九

四十九

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宜奈何宜墮帷而歸命乎介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而官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華子良氏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媽之子也圭媽之班亞宋子而都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司徒孔實相子華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華子良出奔楚子華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城西郭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何賦載馳之四章叔句曰矜敢不承命

城武城

卷之九

五十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洹淵

齊成故也 介 齊以晉不伐齊而感服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穀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榘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榘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計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

卷之九

五十一

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叔老如齊

齊子初聘于齊

季孫宿如宋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衆

陳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

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附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

藏任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

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

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如晉拜師及取祁田也

祁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祁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

卷之九

五十二

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祁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卑收與焉其小者承襲細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宜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士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

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附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馮叔馮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者闕地下來而牀焉重繭衣表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其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秋晉樂出奔楚

樂出奔楚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樂氏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頃辛樂祁與其老州

卷之九

五十二

三十八

賓適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諺也忍諸宣子曰曩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微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者而遂逐之秋樂出奔楚宣子殺其遺黃淵嘉父司空靖解陳董叔師申書羊舌肸叔熊因伯華叔何籍偃人謂叔何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何曰與其死亡若何詩

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何曰吾為子請叔何弗應出下井其人背答叔何叔何曰必祁大夫

室老問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教吾子吾子不

許新大夫所不能也而自必由之何也叔何曰樂王鮒

從吾者也何能行事大夫外舉不棄賢內舉不失親其

謂適我乎詩曰有覺德行曰國顯之夫子覺者也晉侯

問叔何之居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

大夫之聞之來朝而見宣好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書曰聖有魯勳明微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

卷之九

五十四

三十九

叔何有焉社稷之國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歸而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謀敢不免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何而歸叔何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何之母如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背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謂女女敵族也同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安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

吾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  
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  
焉其于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  
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歷之罪臣戮餘也將歸  
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九面  
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  
諸候懷

國 平公六年其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

卷之九

五十五

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  
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  
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  
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  
罔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捨賢人之後有常  
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捨是志勸君以配國者之後而去  
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  
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  
生則莫思配矣且夫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樂書實覆

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樂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  
原曾瑄之後而實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  
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樂書立吾先  
君樂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輕於權  
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權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  
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爲  
亂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樂盈則  
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  
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

卷之九

五十六

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諸盡  
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樂盈出奔楚  
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  
者將授立之得之者實居三年樂盈盡入爲賊於絳范  
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官樂盈不克出奔曲沃逐刺樂  
盈滅樂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樂懷子之出執  
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從樂氏者爲大戮施樂氏之臣辛  
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  
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



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白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因世諱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辱路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隨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還而通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會于商任銅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

卷之九

五十七

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典也政身之守也急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齊州韓那嗣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歸謂范宣子曰盍反州韓那嗣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歸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

附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韓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敢半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殖綽郭最欲與焉州韓曰東門之役臣左驂也還於門中謀其後教其本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

君也對曰臣為康新然二子者魯於會戰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公羊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附 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已將飲酒曰焉

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焉穆叔問之曰不可使也而使人國之歡也令倍其賦

附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

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

子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

卷之九

五十八

是行也我二年六月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執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暴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故邑趙在晉因與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說寡君盡其上貢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道帥羣臣適於執事以會歲終滅於楚者子候石孟歸而討之漢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齊州與執事焉問二年間君將靖車夏四月又朝以

聽事期不朝之問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  
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  
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  
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薦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  
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國之

附 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  
命于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  
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  
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卷之九

五十九

附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  
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  
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  
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嬰  
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  
焉

冬公會齊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

冬會于沙隨復銅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

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視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  
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  
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  
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  
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輟觀起於  
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  
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

卷之九

六十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晉吾弗  
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遺子馮爲令尹公子黢爲司馬屬  
建爲莫敖有寵於遺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  
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  
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  
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  
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  
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入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如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廢八人

者而後王安之

陳侯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如楚公子黃烈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

卷之九

六十一

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觸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昔款有泣者爵行又言昔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

夫人有地致  
許為婦人  
有內所致

初以樂盈為  
婦人

卷之九

六十二

走同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氣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表王鮒使宣子墨綬目經二婦人輩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勾既乘將逆樂氏矣趙進曰樂氏帥賊以人執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執請驂乘持帶逆趙乘右撫劍左授帶命驅之出僕請鞅目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辭於君焚丹書者有知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墻而待之督戎踰入豹台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之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鐵鈎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先驅殺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

四八共表敘事  
史中為一節  
此等事人必  
為之

昔恒申鮮虞之傳中表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公孫  
上之登御邢公盧蒲葵為右啓半成御襄罷師狼還蹠左傳  
為右肱商子車御候朝桓跳為右大殷商子游御夏之  
御冠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鄂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  
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  
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  
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  
難禁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口崔

卷之九

六十三

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  
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  
大行張武軍於葵庭戎郛郛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  
還趙勝率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全王氏 魯語載子服惠伯之言曰樂氏之亂齊人間晉  
之禍伐取朝歌我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帥敵  
賦跲跲行無有處人以從軍更次于雍榆與郛郛勝  
擊齊之左持止晏菜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叔非無

功於晉也待其已去而購其後耳

已卯仲孫速卒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  
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  
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  
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  
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漿之召悼子路逆之  
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  
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怨禍福無

卷之九

六十四

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忠無所敬共父命何  
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好回不軌禍倍下民  
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  
而以其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  
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駟豐黠好翔也曰從余言必  
爲孟孫再三云則從之孟莊子疾豐黠謂公鉏苟立獨  
請營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獨立則  
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期立  
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期在此矣

季孫曰孺子長公鯉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氏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臧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大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

卷之九

六十五

孫忽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歸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族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歸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予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邾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孟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

晉人殺欒黶

晉人克欒黶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黶出奔宋

齊侯裝告

卷之九

六十六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祀殖華還載甲夜入且於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舍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附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

口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長  
人故也今君問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  
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滅武仲之知而不容於  
晉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順事恕施也

春秋孫豹如晉 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冢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

卷之九

六十七

以豹之解

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  
錄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  
之謂乎豹聞之夫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祔世不  
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附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

子產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

問令德而問重幣僞也惑之僞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  
斯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謂於公室則諸侯

或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

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貳夫令名德之典也德國  
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  
詩云樂只君子邦國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  
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  
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  
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  
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  
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

卷之九

六十八

馬收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齊崔杼帥師伐晉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蓬啓疆如齊聘

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

聞之兵不戰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

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晉侵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會于夷儀將以代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  
侯使張幣輔蹇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夫吉子  
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

卷之九

六十九

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車將及楚師  
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  
室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冑挾囚弗待而出皆超  
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  
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  
之坐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字  
附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  
師于荒浦使沈尹筮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

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遽子曰不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  
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齊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國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陽關將毀王官王欲壅之天子晉

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  
窒澤夫山土之聚也穀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  
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

卷之九

七十

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  
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  
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  
因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  
於洪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壘庫以害天下皇  
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  
伯鯨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  
伯禹公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  
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



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岐障九澤豐殖  
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  
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燄神無門行民無淫心時無逆  
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  
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  
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  
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  
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  
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節猶在申呂雖衰齊

卷之九

七十一

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  
必有怙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貽弊不振絕後無主  
堊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  
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  
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  
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餘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  
高祖今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  
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也其  
典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其歸之敗焉今吾

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  
妨王官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  
門又曰佐誰者常焉佐闕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  
禍詩曰四牡騤騤旃旌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  
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闕川以飾官  
是飾亂而伏闕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  
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  
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

卷之九

七十二

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  
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屬始章典十四王  
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懼懼  
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禍亂  
將何以堪之王無亦墜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  
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餘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  
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  
隸下夾於民而亦未覩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  
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罔不忘是皆天



此言以外付  
此言以外付

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  
曰晉必將報欲款公以說于晉而不獲問公轅倖人買  
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昔為且於之殺故  
昔子朝於齊甲戌餐諸北郭崔子利疾不視事乙亥公  
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  
而歌倖人買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  
帝許諸盟帝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  
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振有注者不知二命公驗  
請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執之賈來州綽師公孫放封  
卷之九  
其錚父義伊僕埋皆死視仇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  
弁而死于崔氏中副倖通者退謂其宰曰爾以都免我  
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賈  
于平陸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  
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  
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  
其口實社稷是奉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  
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驕誰敢任之且人有  
君而執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

入於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  
民之望也今之得民虛蒲癸奔晉王何奔昔叔孫宣伯  
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靈公嬖生景公崔杼立而  
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  
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帝乃秋大史書曰崔杼執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  
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  
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問丘嬰以維其妻而載之與申  
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  
死不能死而知匿其罪其誰納之行及舍中將舍嬰曰  
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掩轡而餐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  
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  
晏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  
公說使盟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魯

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每  
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  
于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  
命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宗也 臣也

初陳侯會楚于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  
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  
侯扶其大子解師奔葉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  
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

卷之九

七十七

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葉亦免于展命師無入公官與  
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權  
祖使其家男女別而壘以待於朝子展執幣而見再拜  
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

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  
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

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  
諸侯兵可以弭

衛侯入于夷儀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  
幣以求五鹿衛獻公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鳩舒人卒叛楚  
令尹下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于木遠以右師先子

彌思桓子捷子屈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百

卷之九

七十八

子張曰以將楚陸離乃禽也不如速戰諱以其私卒勝  
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  
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  
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  
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楚滅舒鳩 楚子以滅舒鳩賞

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焉掩

屈到齊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  
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于木曰  
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歲在王府上

之可以此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  
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天  
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事  
異不陳庶幾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冬鄭公孫夏師伐陳

諸侯之師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

閼父爲周陶正以事服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

第三幣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

卷之九

七十九

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

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

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吾大

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

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隨者

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說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

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

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歟圻矣若無侵小何以

後陳之故

先鄭公孫夏

之師

之師

之師

之師

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  
子文子曰其辭頗犯顯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  
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  
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鄭伯實  
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入邑賜子產  
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

卷之九

八十

兩禮也臣之位在西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貴禮諸

辭臣公固子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讓不失禮

子子

附 楚爲掩焉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爲掩書土

田度山林鳩穀澤潞京陵表淳鹵數疆塗規偃豬町原

防牧隱阜井行沃墾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

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十有二月吳子邈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

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

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垣墻以射之卒

殺梁取辛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辛也古者

大國遇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吳子過伐楚至巢入

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剗及舍而辛古者雖有文事必

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附 晉程鄭辛子產始知然明問焉政焉封曰視民如子

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

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威

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附 衛獻公自夷侯使與寧喜言寧喜許之大叔文子聞

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寧子可謂不

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

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

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

郵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卷之九

八十一

附 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

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

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

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

無私子常易之哉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承從之人

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

卑乎

春上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二十六年

卷之九

八十二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姬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

不免敬姬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

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

於敬姬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甯喜告蓬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放聞其入遂

行從近聞出告右宰殺右宰殺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

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殺曰吾將

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侯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

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

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何益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  
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葬焉右宰穀食  
孫氏不克伯圖傷齊子出令于却伯圖死孫氏夜哭國  
人召齊子齊子復攻孫氏克之殺于叔及大子角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  
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衛復歸于衛

衛侯入大大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

卷之九

八十三

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  
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  
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  
知罪矣臣下佞不能負羈縛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  
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武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  
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荀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  
晉成三百人孫嗣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

衛師敗之田雍鉏獲綽復總於晉晉人為孫氏故召  
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附

楚子秦人侵吳及零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  
至于城麇鄭皇頤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因皇頤  
公子圍與之爭之至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四乃  
立四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  
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  
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因曰頤遇王子弱焉戍怒抽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頤歸印董父與皇頤戍城

卷之九

八十四

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  
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  
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徵君之惠  
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  
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  
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  
執衛侯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



春秋左傳卷之九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之於士彌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  
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  
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  
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下賦也國子使晏平仲私  
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  
其寃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  
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  
告二君國子賦鸛之桑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  
歸衛侯

卷之九

八十九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宋悼公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  
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  
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嬖大子痤美而狠合  
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嬖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  
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  
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  
敢違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  
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  
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  
皆曰聞之公因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  
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駭而與之語過期  
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  
見夫人之患焉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  
馬先之以王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  
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卷之九

八十六

附

宣公六年

初楚伍參與蔣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  
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送奔晉聲子將如晉過之于鄭郊  
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適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  
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  
其大夫則賢若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  
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  
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貴不借而用不濫費借則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儆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愆不遺不敢怠皇命於下  
國晉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畏刑恤民下儆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  
厚加賜則何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  
則微察此以知其畏刑也風典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  
其恤民也三皆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

卷之九

六十七

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  
謂不能也字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真諸戎車之駸以  
為謀主統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  
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  
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麇  
而還鄭於是不敢南而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  
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  
之師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  
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

以楚師之敗也  
楚師之敗也  
楚師之敗也

以楚師之敗也

以楚師之敗也  
楚師之敗也  
楚師之敗也

兵龜乘林馬摩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  
因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

子卒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子

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師以為謀主并禦北狄通吳

子晉殺吳叛楚致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孤庸為異

行人焉吳於是伐吳取駕克林入州來楚罷於奔令至

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故之亂伯賁之于貞皇奔晉

晉人與之師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擊晉軍而陳晉

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

卷之九

六十八

井夾寇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

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

敗王夷師帶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

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

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違

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

矣晉人將與之難以此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慮

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而復之聲子使叔向逆之

於是子孫侯陳侯代鄭

於是子孫侯陳侯代鄭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  
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不如使退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學於勇善於禍  
以是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  
說不禦冠十二月乙酉入南里擊其城涉于樂氏門於  
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楚許靈公  
附 齊人城郛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平角  
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實入介於其庫以登其  
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  
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  
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  
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  
也對曰齊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春齊梁帶使諸  
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  
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登獲之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侯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  
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  
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風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  
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  
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苗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  
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  
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國將亡  
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  
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大  
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祖禮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  
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勗從趙武至丙辰鄭悼公至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  
子木成言於楚戊辰陳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

公孫無地  
公孫無地  
公孫無地  
公孫無地  
公孫無地

公孫無地  
公孫無地  
公孫無地  
公孫無地  
公孫無地

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秦君敢不聞請于齊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晉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凡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

衛殺其大夫齊喜

卷之九

九十一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甯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殺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承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欬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實罰無章何以阻勸君矣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韓宣惠之逐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水門

魏趙楚秦  
魏趙楚秦  
魏趙楚秦  
魏趙楚秦  
魏趙楚秦

不窮衛國而坐宋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怨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傳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寵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冬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僕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衛侯之弟鮮出奔晉

公羊 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我意也孫氏爲之

卷之九

九十二

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縛約之獻公謂公子縛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縛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縛辭曰夫負羈繫執鉄鎖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縛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縛歸

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

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其妻子而與之盟曰有有履術地食術粟者昧雄彼視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

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

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

楚無信矣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宋是志而棄信志將退乎

卷之九

九十三

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

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

不信猶不可單楚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

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信濟

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

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

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

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郭勝既而齊人請郭宋人請勝

皆不與盟叔孫曰郭勝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

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國爲諸侯盟主

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日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

弱也且晉楚御主諸侯之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

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綱不亦可乎乃

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

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

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楚

卷之九

九十四

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詞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向矣

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

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

爭晉荀盈送如楚泄盟鄭伯享趙孟於番隨子展傷有

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不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

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車鄰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鷩

之賁賁趙孟曰林鄭之言不踰閭閻在野乎非使人之

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

子產賦陽桑趙孟曰武詩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

五卷宋火

此已取不阿左

焉子產賦陽桑趙孟曰武詩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敵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

卷之九

九十五

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來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計而又求賁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

卷之九

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宋之盟楚人罔請先叔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右先叔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禪諸侯之國軟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軟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荆蠻置茅絕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卿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先爭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卷之九

九十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重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劫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弊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刺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善為軍孳孳即利而舍侯適

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編者事

附錄公之字

附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人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

卷之九

九十七

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國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計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縊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崔明未奔慶封當國崔氏之亂申詳處來奔僕貨於野以喪莊公

谷無水 二十八年

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苗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

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

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是歲當在星紀明年當在玄枵而今淫行失次時苗謂無水蛇即虛危爲玄武之宿

歲星屬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矣歲星本位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玄枵三宿女虛危虛星在

其中其名爲耗歲星入虛耗之次

時復無水地氣發洩故決其饑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圖以

守石氏之祀

卷之九

九十八

附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

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數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

國而情教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

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

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



凡有國者必  
先其德而後  
施其政  
此其所以  
為國者也  
此其所以  
為國者也

驛奔問諸晉而以告于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  
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  
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  
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  
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  
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聞君  
德而執事有不刊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  
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  
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願曰  
卷之九 九十九  
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  
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  
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禪龜曰令  
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  
魯祭周楚惡之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  
宋之盟于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  
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  
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達小則為壇小適太  
苟舍而已焉川壇偏聞之大達小者王美寧其罪戾故

此其所以  
為國者也  
此其所以  
為國者也

其過失救其前患賞其德利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悛服  
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宜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太  
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  
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質其禍而吊其凶皆小國之  
禍也焉川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  
葵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  
告而反之故反盧蒲葵葵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  
卷之九 一百  
謂盧蒲葵曰男女辨姓于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舍  
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葵言王何而  
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奏人  
竊更之以齊御者知之則去其內而以其消饋于雅于  
尼怒慶封告盧蒲葵盧蒲葵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  
矣使併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  
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  
盟告北郭子車于車口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陳文子謂知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

才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憐字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  
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魯敗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  
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  
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  
慶嗣問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  
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後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  
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癸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  
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當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

卷之九

一百一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  
慶嬰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陳氏鮑氏之聞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  
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子尾抽搦擊屏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  
解其左肩折援廟桶動於甕以俎壺投殺人而死遂殺  
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  
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  
門克之入後內宮弗克反陳于濮請戰弗許遂來奔獻

齊左季武子美澤可以鑑與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  
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穆子不說使  
工為之誦茅鷄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何餘于  
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  
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實淫  
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昭 崔氏之亂喪草公子叔鉏在魯叔孫還往燕賈在句  
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  
子那陵其鄰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

卷之九

一百二

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郕  
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一邑不受郕  
殿非惡富也惡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  
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  
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  
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  
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禁既患氏之臣曰與

我其拱壁吾獻其楨於是得之齊人遷莊公殖于大寢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  
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岸不敬穆叔曰伯有無反於鄭  
鄭必有大啓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  
必受其害濟澤之阿行潦之藟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  
陳也說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  
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

卷之九

一百三

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  
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國者  
忠也公遂行宋何戍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  
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  
遂反

國 襄公如楚及濮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  
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  
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  
姑從君乎叔仲日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

也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

子人者同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  
喪而還苟平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  
政未改子爲先君求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爲  
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  
由已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侮  
不恤說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  
而走患則不如遠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  
三子計平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

卷之九

一百四

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卜公欲還  
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  
能令於國而待諸侯諸侯其誰順之若得楚師以伐魯  
魯既不違風之取下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  
魯諸姬不復圖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  
夷而大據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若  
不克魯君以祭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子  
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  
入也乃歸

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在楚釋不朝正丁所也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穆叔  
曰後雖而後則布幣也乃使車以桃菊先後殯楚人弗  
葬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遂  
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大夫皆至于蔡楚却放卻位王  
子圍爲令尹卻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  
之下其草不殖公薨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聖  
書進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師師徒以討之既得  
之矣故告公治致使而退及令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

卷之九

二百五

三

而言飯祗見疎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  
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見服國辭強之而後受公欲  
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臣  
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  
言季氏如他。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君  
死必無以見服飲非德實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聞弒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聞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聞以  
刀弒之

卷之九

穀梁 關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聞不得齊於人不稱  
其君聞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拜  
敵不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  
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聞弒吳子餘祭  
仇之也  
附 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于皮  
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鄰國之民故罕  
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  
之望也宋亦餽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  
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  
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饒鄭公孫段曹  
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  
城杞而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  
文子與之語文子曰其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  
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計是屏其棄諸卿亦可知

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問之棄同即異是謂離  
德詩曰協此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  
子客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候言於知  
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客專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知  
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修將以其力楚專則人實難  
之將及矣

詩 縣縣焉焉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  
亦莫我顧縣縣焉焉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  
他人母亦莫我有縣縣焉焉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

卷之九

一百七

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詩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  
易月于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申懷哉懷哉易月于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  
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易月于還歸哉

附

晉悼夫人食與人之戚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  
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  
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有四五十五甲子矣其季於  
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鄭成

詩 子於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  
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  
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  
則其屬也召之而訓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  
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  
復酌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與對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  
諸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始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

詩 伯取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慶焉有叔向女齊以師  
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始乎勉事之而後可

卷之九

一百八

伯取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慶焉有叔向女齊以師  
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始乎勉事之而後可

晉侯使士鞅來聘

范獻子來聘拜城祀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

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取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全

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鄒鼓父黨叔爲一耦

杞子來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恨  
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

曰虞號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優小  
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能治之杞夏餘也而  
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  
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  
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藉魯以肥杞  
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

卷之九

一百九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乎請觀於  
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耶鄭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  
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  
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  
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固未可量也為之歌  
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  
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天之至也其周之僭乎為之

鄭衛之音  
鄭衛之音  
鄭衛之音  
鄭衛之音

歌魏曰美哉淵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勇  
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  
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自鄧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  
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迥而不偏  
遠而不悖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  
而不戢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

卷之九

一百十

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  
舞象劉南齊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  
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  
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  
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舞  
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  
觀止矣若有位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  
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  
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樂高之難聘于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  
 曰鄭之執政修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  
 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緩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孫發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  
 錦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  
 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  
 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壇而可以樂乎送去之文子聞  
 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

卷之九

百十二

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于勉之君  
 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  
 難

公羊 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庚  
 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後  
 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  
 也請無與于而與弟兄弟迷為君而致國于季子皆曰  
 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欲飲必祝曰天苟有吳國  
 尚速有悔於子者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

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餘  
 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謂闕廋曰先君  
 之所以不與于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  
 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  
 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于  
 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欲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  
 也爾欲吾兄吾又弑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齊高止出奔北燕

卷之九

百十三

齊公孫豐公孫窺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高止好以事  
 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聞  
 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  
 敬仲之曾孫鄒長敬仲也高豎致盧而出奔晉

冬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  
 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  
 有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鄭大



夫盟於伯有氏禪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墨  
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  
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禪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  
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  
又除之奪伯有兒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  
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附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  
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  
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慢子

無日矣  
皆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猜惡也惡至

春王正月楚子使道罷來聘

聘子國為令尹

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  
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  
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  
匪其情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弓太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也 鳴也

或呼于宋大廟曰譖譖出出鳥鳴于臺社如曰譖譖甲  
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婦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  
女待人婦義事也

公羊 宋災伯姬存焉有詞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  
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  
至也逮乎火死

穀梁 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

人之義傳母不在霄不下堂左右又曰夫火少辟火乎

卷之九

一百十四

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霄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

天王殺其弟佖夫 王子取奔晉

有補

初王僖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冠期為靈王

御士過諸庭聞其嘆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人以告王

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顧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

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佖夫佖

夫弗知戊子僖括闔為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

尹言多劉殺車蔑非過帶成殺佖夫括取廖奔晉

附 鄭子產如陳澆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

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  
公子侈大子卑大夫傲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  
不過十年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伯有者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  
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

公孫氏

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

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于

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國固存國之

卷之九

一百五

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沐後故不免人謂子產執直

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彊直

乃不生姑成吾所子產飲伯有氏之死者而殲之不及

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顧何止焉

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

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

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

也怒問于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

晨自墓門之潰入四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廂

卷之九

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

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礎之枕之脫而哭之欷而

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

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奔晉駟帶追之

及陵東與子士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仲入盟大夫

已已復歸於子蟠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

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處

在降妻降妻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

卷之九

一百六

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艸營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妻

附楚公子圖殺大司馬爲掩而取其室中無半日王子

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

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

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

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

合晉趙武齊公孫蔓宋向成衛北宮陀鄭罕虎及小邾  
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

附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  
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  
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百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  
國晉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  
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其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  
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

卷之九

一百七

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  
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  
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  
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  
忠儉者從而與之奉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  
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  
晉子皮止之而還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  
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滿之曰取  
我永冠而禘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與之

卷之九

及三年又誦之曰吾有子弟子產誨之吾有田疇子產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附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  
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  
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  
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  
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食求欲無厭齊楚宋  
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  
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

卷之九

一百八

孟之倫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

附 齊子尼害聞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聞師  
故子尼殺聞丘嬰以說於我師工僕瀝濟亂孔危賈實  
出奔莒出羣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  
也夫故作其官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官也六月辛巳公  
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卒段也立敬歸之婦  
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歡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  
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  
婦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  
聽卒立之此及葬三易喪矣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  
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附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  
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

卷之九

一百十九

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闔厚其墻垣  
以無憂客使令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  
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肯毀之其何以  
供命對曰以敝邑福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  
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違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  
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輪幣亦不敢暴露其隣之  
則君之府寶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  
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官室卑卑無觀臺

中書之官  
以歸諸侯

衛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  
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官室諸侯賓至句設庭燎僕人  
巡官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  
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受樂月  
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前  
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官數里而諸侯  
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禍不  
戒府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  
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

卷之九

一百二十

也若獲庫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懼勤勞文伯復命  
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麻諸侯是吾  
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妻  
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  
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十有一月昔人弑其君密州  
昔梓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梓比公座  
國人患之展與因國人以攻昔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建州  
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門諸樊聞之戴吳天似啓之何如  
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葬在  
今嗣君乎其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  
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  
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附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旆  
延於子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  
馮簡子與于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

卷之九

一百廿一

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計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  
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  
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  
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諲能謀於野則獲  
謀於邑則不鄰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  
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諲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  
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  
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  
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  
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  
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  
使道不如吾聞而塞之也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  
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鄰國實賴之豈  
惟二二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  
吾不信也

卷之九

一百廿二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  
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  
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于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  
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  
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底也而  
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  
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

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國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卷之九

百三

初辭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諲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

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審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應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卷之九

百四

百五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齊惡陳公

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訖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

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

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

請殫聽命今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覲寡大夫圖

謂爾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

束若野賜之是委君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

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圖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

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

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產蹇不行

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

其有備也請垂綏而人許之入逆而出遂會于訖尋宋

之盟也利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

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減懼又如宋子木之信

稱于諸侯猶詐晉而爲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

於晉晉之耻也于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令

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

煩國家不能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灾子之力也

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

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僂

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蠶是

養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

能也詩曰不僂不蹇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

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圖請用牲讀

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蒙

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貴鄭子皮曰二枝

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

曰子姑憂于晉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

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怒矣陳公子招曰

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

令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貍曰小



事則其害  
不可不察  
小

是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于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  
統宋左師簡而禮樂王爵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  
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見乎國子代人憂于招樂  
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  
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三川取郛

季武子伐莒取郛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  
而魯伐莒齊盟諸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

卷之十

三

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樂其跽曰貨以藩身  
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  
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藉以蔽惡也牆之隙  
壞雖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難怨季孫魯國何罪  
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爾也爾弗與不已召  
使者製衾帛而與之曰帶其棺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  
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國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  
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  
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

事則其害  
不可不察  
小

卷之十

四

子之尋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  
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  
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  
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  
歸之視遠如邇邇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  
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  
有刑猶不可宣於是乎處有三苗且有觀扈商有桀殛  
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押主齊盟其又可宣乎  
桓大令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制何國蔑有  
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魯楚之執事豈其領盟自  
之戰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魯魯爭鄆為日  
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尤也去煩者善莫不戴  
勸子其國之同諸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附 令尹寧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  
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  
尹弱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  
安之而不義也不義而似其義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  
姒滅之似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懼矣諸侯

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強  
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國季武子伐莒取郕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  
爲戮晉樂王辭求貨於穆子曰吾爲子請於楚穆子不  
子梁其經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  
何愛焉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  
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  
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成  
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

卷之十

五

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  
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楚人  
乃赦之

附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曾天御  
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  
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買  
而欲亂而惡魯乎阜謂叔孫曰可以由矣叔孫指誓曰  
雖惡是其可去乎乃由見之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曾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

趙孟欲一獻于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  
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趙孟  
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  
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獲也又賦采芣曰小  
國爲幣大國省稅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  
麋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我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  
無咎穆叔子皮及曾大夫與拜奉兄爵曰小國賴子知  
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卷之十

六

附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頓館於館劉子曰美哉  
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見端委以治  
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  
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  
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老及之者其  
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  
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  
不歆其祀民叛不仰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附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

俞對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日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蔡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洗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

卷之十

七

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有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鄭放辭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國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責若獲从于將行之何有于諸游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蔡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還及卿  
蔡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  
雍及終歸取爵幣終事入反司馬侯問焉日子之車盡  
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  
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  
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  
對曰鍼懼還於寡君是以在比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  
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  
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活弗能幾也趙孟曰

卷之十

八

天平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  
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歡慶  
而惕日其與幾何

附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罕虎公孫僑公孫段甲段壽吉朝帶私盟于闕門之外  
實蒸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  
產弗討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都事三八  
十五人  
分爲三  
相繼不  
運也  
兩  
五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蘇舒  
曰彼徒我車所遇又既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配又克諸  
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  
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  
左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獲  
之人敗之

秋苦去疾自齊入于莒

昔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

錮納去疾展與奔吳

卷之十

叔弓帥師疆郕田

四莒亂也

附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  
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  
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戒  
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  
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

氣不微曰  
不微曰  
不微曰

唐虞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人叔馬故參爲晉星山邑觀之

則實沈參神也昔全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

格臺駘臺駘能集其官宣汾洧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

嘉之封諸汾川沈如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

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

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

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

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

卷之十

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

節宜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滲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

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

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

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

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皆猶可無則必生

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

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皆對曰其與幾何無

年本禮記

百有餘種由是  
五生四生四生  
以成中和復還  
陰陽向大達不  
成解人

在禮記禮記  
與生更爲

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  
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附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  
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  
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  
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  
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悖心耳乃忘平和君子  
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  
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卷之十

十一

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  
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  
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  
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  
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典而無改焉必受其咎  
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  
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

蠱者蠱也  
爲也也其少  
男也其女也  
也山水爲蠱  
也

生也於文且蠱爲蠱殺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  
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國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爲也是  
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  
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  
二子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虐諸  
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和  
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橘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埋  
吾子不能諫厥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取八年

卷之十

十二

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晉及國家乎對曰上晉醫  
國其次疾人國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  
蠱之應殺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殺殺與蠱  
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查選男德以象殺明育靜女  
德以伏蠱恩令君一之是不養穀而食穀也是不昭穀  
明而蠱蠱也夫文蠱蠱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無  
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  
殃也

國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葬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

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建也  
對曰天子之室斷其慘而驛之加寄石焉諸侯之大  
夫斷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  
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驛也  
匠人請皆斷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斷者仁  
者之爲也其驛者不仁者之爲也

附 楚公子圖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犇鄢郢人懼子  
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鄢何  
患焉

卷之十

十三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冬楚公子圖將聘于鄢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  
還伍舉遂聘公子圖至入問王疾繼而殺之遂殺其二  
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官版尹子智出奔鄭  
大宰伯州犁于鄢蔡王于鄢謂之郢放使赴於鄢伍舉  
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聞伍舉更之日共王之  
子圖爲長

楚公子比出奔晉

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舍皆百人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比出奔晉

伯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辭以德德約以年年  
所以尊公子以圖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強  
已甚詩曰不修厥德不長強樂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  
于南辭曰誠懼楚公子不獲是以昔來亦惟命且臣  
與焉而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驛何忌楚靈王  
位遠罷爲令尹遂啓張爲太宰鄭游吉如楚蔡然且  
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  
必令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秦晉侯使韓起來聘

卷之十

十四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末見親書於大史氏  
見易象與魯春秋日月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  
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韓之卒章韓子  
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春之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韓子  
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  
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  
尼子尼見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宴子信

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樂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德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邪不疾以免於難及桓子驕奢奢侈貪欲無藝則行志假貨居賄宜及於難而桓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維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

卷之十

十五

寵以奉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寡吾子之賜

附 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莊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叔弓如晉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郇勞辭曰寡人使弓來報舊好同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郇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卷之十

十六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廕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逮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于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稽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逮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



本馬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仇讐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字歸

附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喪梁丙與張超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

卷之十

十七

霸也其勢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衆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禮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實不唯此行也張超曰吾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大焉矣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復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超有知其猶在禮子之從乎

四曰爲國四  
禮也此公量  
加一玉鐘則  
比六玉鐘升  
比六玉鐘升  
比六玉鐘升  
比六玉鐘升  
比六玉鐘升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晏日寡人願事

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嬖嬖寡人之望則又無葬早世則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嬖嬖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讐在綰紼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

卷之十

十八

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衆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者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馬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水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履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

公孫氏之移  
公孫氏之移  
公孫氏之移  
公孫氏之移

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處遂伯戲其胡胡  
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  
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官  
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樂  
邵胥原狐續處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且  
不俊以樂相愛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  
且至顯後世猶忘況日不俊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  
何叔向曰昔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  
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胥

卷之十

十九

又無子公室無慶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汲黯露座不可以居請更諸夷  
壇者辭曰君之先臣客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  
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族公笑曰  
子近市誠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讓乎公曰何貴何  
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鬻貴賤賤既已  
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皆於刑君子曰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  
如祉亂庶遘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

公孫氏之移

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  
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降是卜二三子先卜降矣違卜  
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諺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附

鄭伯如晉公孫段伯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  
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以賄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  
之急也平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  
終始乎初州縣樂豹之邑也及樂氏亡范宣子趙文子

卷之十

二十

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  
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  
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典也皆舍之及文子爲  
政趙衰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  
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  
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  
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後漢上客

韓宣子

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鄭伯之忌故

是年楚使來  
見日

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  
館教子從之

附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  
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  
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  
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  
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  
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  
在楚猶在晉也張超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  
卷之十 二十一

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蓋大  
叔曰吉賤不獲來長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日而將無事  
吉賤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驎二  
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來又卑一睦焉逆事  
也其如曹而加敬焉志日能敬無災又日敬逆來者天  
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是年公與齊  
以會齊

早也

附 齊侯田于甘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  
矣能為公日語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  
不可日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武毅處我矣九月子雅  
放盧蒲癸于北燕

北燕伯欽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  
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附 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所具

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附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令日寡君使舉

日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日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

不易寡人願結讎於二三君使舉請聞君若荷無四方

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鄰而降之謂未

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

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

况諸侯乎若適潘處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日晉有三  
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  
難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難是三殆也四  
獄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  
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國也  
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  
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武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  
土武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  
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  
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特此  
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看其計之計作  
潘處文王忠和殷是以阻周是以與夫豈爭諸侯乃許  
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  
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晉侯許之楚  
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  
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匪其君在宋之盟又日如一  
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子對曰必來從宋  
之盟示君之敬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

卷之十

二十三

不殆其何敵之有  
國險而多馬  
齊楚多難  
有是三者何  
難而不濟  
對曰恃險與馬  
而虞隣國之難  
是三殆也  
四獄三塗  
陽城大室  
荆山中南九州  
之險也是不一  
姓冀之北土  
馬之所生  
無與國焉  
恃險與馬  
不可以為國也  
從古以然  
是以先王  
務修德音  
以享神人  
不聞其務險  
與馬也  
隣國之難  
不可虞也  
武多難以  
固其國  
啟其疆土  
武無難以  
喪其國  
失其守宇  
若何虞難  
齊有仲孫  
之難而獲  
桓公至今  
賴之  
晉有里平  
之難而獲  
文公是以  
為盟主  
衛邢無難  
敵亦喪之  
故人之難  
不可虞也  
特此三者  
而不修政  
德亡於不  
暇又何能  
濟看其計  
之計作  
潘處文王  
忠和殷是  
以阻周是  
以與夫豈  
爭諸侯乃  
許楚使使  
叔向對曰  
寡君有社  
稷之事是  
以不獲春  
秋時見諸  
侯君實有  
之何辱命  
焉椒舉遂  
請晉侯許  
之楚子問  
於子產曰  
晉其許我  
諸侯乎對  
曰許君晉  
君少安不  
在諸侯其  
大夫多求  
莫匪其君  
在宋之盟  
又日如一  
若不許君  
將焉用之  
王曰諸侯  
其來子對  
曰必來從  
宋之盟示  
君之敬不  
畏大國何  
故不來不  
來者其魯  
衛曹

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  
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  
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附 齊公孫寗辛司馬寗兄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  
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就喪  
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春王正月大雨雹 四年  
季文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  
有不為灾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水西陸朝靄而山之其  
藏水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  
之祿位實食表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無壯和黍以  
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其出入也時食  
肉之祿水背與焉大夫命婦養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  
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  
疾無不受水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  
大夫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備則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  
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周風

卷之十

二十四

不越而發雷不發而震電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幸  
章藏水之道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  
邾子宋世子淮夷會于中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  
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中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  
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貽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  
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釣臺之享商湯有  
宋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

卷之十

二十五

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  
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遇  
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  
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  
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  
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  
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  
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  
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桃之事於武城寡君將置幣

武城有宗桃之事以祭之祭畢而後見

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謀焉故執諸申楚子示  
諸侯修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  
諸侯所由用命也夏祭爲仍之會有經叛之商紂爲務  
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  
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  
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謙不過十年  
左師曰然不十年修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  
德遠而後興

卷之十

二十六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頓  
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中國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取者可以戮人慶封  
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  
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哉  
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虐  
于圍戮其君兄之子糜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建殺之  
遂以諸侯滅頓賴于面縛衛壁士祖與觀從之迄於中  
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

楚威王使使

得受其璧焚其觀王從之遷賴于鄒楚子欲遷許于賴  
使聞常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  
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遠  
民其若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穀梁 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  
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止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  
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孔子曰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九月取鄒

卷之十

三十七

昔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鄒鄒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

用師徒曰取

晉悼公六年  
鄒之生二  
令利其則

附 鄒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憂尾  
以令於國聞將若之何子克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  
遷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食作法於  
貪敝將若之何姬有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僂而無  
禮鄭先衛亡僂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

晉悼公六年  
楚威王使使

訂上之有

昭 冬吳伐楚入棘標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  
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鐘離達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  
因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便私爲食而宿焉聞  
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  
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面上侵深目而顴喙號之曰  
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

卷之十

三十八

奔奔餓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  
女何如對曰願之又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  
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  
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  
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龍長使爲政公孫明知  
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  
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  
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嬰大夫以濟之既具  
使豎牛請日人弗許出命之日及賓至問鐘豎牛曰孟

春王正月合中軍 五年

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將而殺諸外牛  
 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朱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  
 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解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  
 曰何為日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解之矣遂逐之  
 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饒渴授之  
 大對曰求之而至又阿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  
 人使與饋于今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卜二月叔孫  
 不食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莫叔孫豎牛賂叔  
 仲昭子與南道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  
 莫且盡卿體南道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莫焉用之且  
 罕卿無路介卿以莫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  
 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恩有烈而賜之賜  
 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  
 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玉孫為  
 司空以書勸令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  
 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  
 乃能以與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卷之十

二十九

春秋左傳卷之十

合中軍卑官室也殺中軍於施氏成諸藏氏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  
 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  
 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國  
 欲殺中軍既殺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殺也故  
 盟諸倍聞諷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師士而哭之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莫鮮者自西門  
 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  
 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莫而行仲至自  
 齊季孫欲立之南道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  
 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道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  
 之庭司官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鄰三十邑以與南  
 道昭子即位朝其家東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  
 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殺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  
 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率風之棘  
 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  
 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  
 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象以示卜楚

卷之十

三十



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譏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  
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  
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  
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  
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  
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  
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譏故曰有攸往主  
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說勝勝將適離故曰  
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  
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卷之十

三十一

公如晉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  
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  
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  
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  
不能取也有子家驕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  
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  
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

出逐行賄

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  
叔侯於是乎知禮

附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  
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減之叔向曰  
汰侈已甚乎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  
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  
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  
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大夫曰晉吾仇  
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

卷之十

三十二

贈賄無失禮

吾以韓起爲闢而以羊舌肸爲司官足以辱晉吾亦得  
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  
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  
耻人朝聘有珪享類有璋小有述職大有述功設機而  
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賔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  
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  
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鄆鄆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鄆自  
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  
振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營備之

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問之晉  
 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廢主求晉而薦女君親送  
 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  
 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驪舒范軼知盈羊舌肸之  
 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幣輔驪苗貢皇皆諸侯  
 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其喪刑帶  
 叔齊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肸  
 吳皆諸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入大夫輔驪須  
 初古因其十家九縣長較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卷之十  
 齊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  
 危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  
 使羣臣往遺之會以還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殺之  
 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  
 而不能亦厚其禮  
 夏莒卒夷以平妻及防茲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  
 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紛泉  
 平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想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  
 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歲之憤

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聞而以師  
 討焉乃歸公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勢  
 泉莒未陳也  
 冬楚子蔣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席之役遂射以繁  
 弱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項聞  
 吳師出遂破輶師師從之達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  
 子以驛至於羅洧吳子使其弟馭山為師楚人執之將  
 以囊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  
 治兵於敵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  
 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益敵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  
 矣今君奮焉震電焉怒虐使臣將以蒙敵則吳知所  
 備矣敵邑雖廣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  
 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殺軍鼓而敵邑  
 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一賊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邇今此行也  
 其備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洧沈尹赤會楚子次

於梁山遠射師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砥笄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  
楚無功而還以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  
遂改圖待命于零婁

附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附 六 鄭人鑄刑書以向使詒于產書門始吾有虞於子今

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  
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

卷之十

三十五

活懼其未也故謹之以忠緯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  
和臨之以敬澄之以蠶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敬於書而微  
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  
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今吾  
子相鄭國作封疆立諺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  
亦難乎詩曰侯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侯刑文  
王萬邦作乎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微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於書鑄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  
世鄭其敗乎矜問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盡  
曰若吾子之言僞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  
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  
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大何為六月鄭衆  
夏季孫宿如晉

奔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遵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  
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脫得脫不過三獻今且  
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殃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驥也對

卷之十

三十六

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君之諱也敢聞加脫因請微加  
而後享事晉人以為知禮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大于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斷之  
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  
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  
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焉之微日聞之入矣公  
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  
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寧

斯畏女其畏哉

附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避

吉從鄭伯以勞諸机辭不敢見國請見之見如見王以

其乘馬八匹私而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

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弼收採樵不入田不獵

樹不採蔬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

降舍不為暴主不思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

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

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

卷之十

三十七

矣民肯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

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

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蔑伐徐

吳人救之令尹子馮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

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官廐尹棄疾子馮歸罪于薳蔑

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

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敵吾君助左右誚諛

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求之也齊侯次于莒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

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蒙面

動可也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路以珣璣玉楨竿耳不

卷之十

三十八

克而還

附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

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

無宇之闢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

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

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

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

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

僂倭臣僕僕臣臺馬有周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  
 女朝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口有亡荒周  
 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臣之法曰盜所應  
 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  
 而合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敬紂之罪  
 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四數故夫致死焉君  
 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  
 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  
 之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顧與諸侯落之大宰遺馭曰臣能  
 得魯侯遠政邇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  
 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  
 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履  
 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  
 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寡公之辱臨我喪孤與  
 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  
 若步王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

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以神實寡  
 之意唯寡君若若不來使臣請同行期寡君將承寶  
 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脫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  
 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  
 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  
 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  
 伯勞于師之梁孟倍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  
 勞

國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  
 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德以為聰致遠以為  
 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錄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  
 目大驚廢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修清色以為明而以  
 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  
 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  
 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  
 駟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  
 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  
 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頹焉來國餉之數年乃

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欲顧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風之士相為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賈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通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賞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

卷之十

四十一

欲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高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歸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損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曉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賈之也若君謂此豈美而為之正楚其始矣

附 楚于辛公于新臺使長風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

遠敵顧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陲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晉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賦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

卷之十

四十二

日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附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鉞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僭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晉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聞晉而取諸杞吾與于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由與之來梓乃還于桃晉人為杞取成

附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既歸

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祀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復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問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飲邑獲旻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飲邑於旻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附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三月武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驪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以備其言止  
非耳也故並立  
謂彼者以大義  
雖無言以解  
說子氏亦不可  
使知之故

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為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飲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厭抑諺曰墓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情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附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應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賜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鄭遠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飲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旻而逃唯執政所冀之得免其死為患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故也使從發大夫

秋八月辰術侯惡卒



行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鶉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平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襄子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逆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田亞圉

九月公至自楚

卷之十

四十五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茲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僨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俯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僖子於是謂於是以稱舍口其共也如是城孫乾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後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

平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矣

昭 單獻公棄親用驕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

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

曰多語寡人旅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

故以配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焉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孟縶之曾孫圉相元史朝

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綱

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長弱行孔成子以周易

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

克縶之遇屯之比以示火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

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  
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  
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蓋兼  
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乃尼者居侯主社稷臨祭  
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  
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葬衛襄公

附八 春石言于晉魏綸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  
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  
不時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

卷之十

四十七

力彫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虎所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  
而有徵故怨讎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  
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之瘁胥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官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如  
生公子勝二妃嬖皆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

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  
公繼

叔弓如晉

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  
大叔曰其哉其相蒙也可乎也而又賀之于大叔曰若  
何乎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附

齊子尼辛子旗欲治其室殺梁嬰遂子成子工子車

子尼辛

齊子尼

皆求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  
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于子尼亦授甲將助

卷之十

四十八

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  
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  
曰聞卿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諫之猶懼其不濟  
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  
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  
有望遂和之如初

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

于微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

殺之公子督奔鄆

殺之公子

自根半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

所以爲校門以爲殺質以爲樂流旁觀御擊者不得入

中從應馬侯蹄拾禽旅觀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過防弗逐不從命之道也而傷不戲不成禽不獻禽雖

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

用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

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

是公子乘疾陳師不孫吳開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

滅陳與吳克殺馬陵王以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

又請殺以於強加絀於強而逃也穿封成爲陳公曰城

麋之役不謂作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

及此女其歸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

日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

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

陳卒亡自暴至于韓魏無遺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于

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濡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

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

矣

春叔弓會楚于陳九年

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于陳

許遷于夷

楚公子乘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

之仇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漢西田益

之遠方城外人于許

附 周甘人與晉國嘉爭開田晉梁丙張越率陰戎伐

王使唐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

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

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

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序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

之先王居構杞于四裔以樂靖難故允姓之姦居于  
 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  
 何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復封殖天下令  
 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  
 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襲冠毀冕  
 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矣一人叔向謂宣  
 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其自文  
 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  
 亦宜乎且王辭直于其詞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  
 如周吊且致問田與翟反賴俘王亦使肩滑執甘大夫  
 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陳災鄭裨諱曰五午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于  
 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  
 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歲故曰五年歲五及  
 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用 晉荀盈如齊逆女逆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  
 酒樂昭宰皆刺趙入請佐公使尋許之而遂防以飲工

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微宴樂  
 學人含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肱或廢何  
 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  
 君日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  
 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  
 日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  
 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  
 秋仲孫獲如齊  
 孟倍子如齊殷聘  
 冬築鄆園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勗民也無圖猶可無民其可乎  
 夏齊祭施來奔  
 齊惠崇高氏皆皆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有  
 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投甲  
 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誘遂見文子則亦投甲矣使視  
 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

子出之六頁  
三十七年子孫  
所建  
子孫等三人皆  
子孫等三人皆  
子孫等三人皆  
子孫等三人皆

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  
先得公陳鮑馬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  
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  
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辛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  
覆轅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羅  
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  
讓之謂德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  
愈義利之本也道利生華姑使無道乎可以滋長桓子

卷之十

五十三

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饗器用饗  
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  
之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否其祿凡公  
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  
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  
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閱帥師伐莒

平子伐莒取郕飲俘始用人於社臧武仲在齊聞之  
曰周公其不費魯祭乎周公費義魯無義詩曰龜首孔

出送納幣

昭視民不僂僂之謂甚矣而壹用之特謹福哉  
九月叔孫舍如晉夷晉平公

叔孫姬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皆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夷晉平公也鄭子皮  
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  
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  
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  
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  
新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衰禮未畢其以喪服

卷之十

五十四

見是重受帛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  
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  
我則不足書曰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  
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  
高強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  
昔慶封亡子尼多受邑而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  
之將死疾于公宮策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  
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  
人之方崇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

昭公六年  
昭公六年  
昭公六年

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宋公戌卒

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煨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夏四月丁巳楚子處誘蔡侯殺之于申十一年

景王問於其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

此蔡侯殺弑其君之歲也歲在不韋弗遇此矣楚將有

之然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蔡子在申召

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

卷之十

五十五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

齊蔡侯于申醉而執之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

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薨之何故不克然

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

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

圖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某克有釋以喪

其國紂克東夷而順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

楚國不可復振

仲孫獲會鄒子盟于陵祥

孟孫子會鄒莊公盟于陵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

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僂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

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僂子使助遺氏之遠反自殺祥宿

于遺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中

敬叔

卷之十

五十六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

魯人杞人于厥怒

楚師在蔡晉倚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

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鄒子皮將行于產曰

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弗能天將棄

蔡以墜楚盟而謂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

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

請蔡于楚弗許

附

單子會韓宣子于威視下言徐叔向日單子其將死  
乎朝有若定會有表衣有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  
表者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澮之中所以道容  
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夫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  
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  
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已亥葬我小君齊歸

葵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葵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  
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

卷之十

五十七

日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  
無一日之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  
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  
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附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  
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  
城濮而箕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箕管仲

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  
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  
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標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  
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  
于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國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晉問於范無宇曰吾不  
服諸夏而獨寧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成三國賦  
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  
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標衛有蒲戚宋有

卷之十

五十八

蕭棠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微衍叔段以  
京患服公鄭幾不封標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  
實出獻公宋蕭棠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  
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微衍實難桓景皆志於  
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  
肱至於手拇毛脰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  
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降  
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  
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



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童蠶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  
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晉  
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華侍  
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  
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二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  
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  
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

卷之十

五十九

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殯弗毀則日中而殯于大  
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  
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  
毀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立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  
賦昭子曰必亡矣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

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春秋高假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十二年

齊高假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眾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郕之役唐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  
公公子慙遂如晉

附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侯子產相

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晉侯以齊侯

晏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

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邇有

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典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

卷之十

六十

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壹何為焉其以中饋也齊君弱吾

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

齊將何事公孫侵趙進日日盱君動可以出矣以齊侯

出

附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及昔陽秋八月

滅肥以肥子歸阜歸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內子

季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

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貴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

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  
 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  
 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  
 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昭也及此若因禍以變  
 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  
 曰昭將與季氏訟昔辭無煩季孫澤而歸罪於叔仲子  
 故叔仲小南嗣公子慈謀季氏慈告公而遂從公如晉  
 南則懼不克以貴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  
 及邾聞齊叛遂奔齊南嗣之將叛也其鄰人或知之過  
 之而漢且言曰恤恤乎淑乎淑乎深恩而淺謀通身而  
 遠志家臣而君國有人矣哉南嗣杖策之過坤之比曰  
 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  
 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  
 濕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衆  
 下之仰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  
 其信事不苦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  
 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  
 何事也且可師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衆事成

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貴飲邦人酒邦人  
 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從  
 其隣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  
 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  
 吾不爲怨府  
 是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湯侯潘子司馬督尹午  
 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于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南  
 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  
 子華夕王見之去冠被舍輿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  
 與呂侯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  
 無有今我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草路藍縷以處草莽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  
 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立其愛鼎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傳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  
 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

王曰昔諸侯違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莫賦特于  
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  
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  
君王命剡圭以為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棠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晉國其若之何子棠曰  
摩厲以須王出吾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

卷之十

六十三

獲沒於祗宮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闕遠焉其焉能知  
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性情式昭德言  
思我王慶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  
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  
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  
豈其辱於乾谿

四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  
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  
左執鬼中右執鵠官凡百諫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

卷之十

六十四

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  
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毫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  
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  
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  
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  
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彌若津水用女作舟  
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若跪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  
獻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  
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  
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諫諫曰必交修余無余  
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  
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潛逃心類德音以得有  
因近臣諫遠臣諄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  
不備一同而至於有餘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  
文皆然君不獨愛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  
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  
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事也王病之曰子復

言不殺雖不能用吾恐其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

晉伐鮮虞

因肥之役也

春秋弓師師圍費 十有三年

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

冷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

主而共其乏因費求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

卷之十

六十五

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

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

南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適掩而取其室及卽位

遠居田遷許而賁許圍蔡消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

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

卓龜中舉又奪成然已而使爲郊尹成然故事蔡公

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消成然皆王所不禮也

楚莊王在襄三  
一二年制楚  
蔡大舉上之  
于十餘年  
楚莊元年十本  
百餘年

因群貴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困固城克息

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

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干哲及郊

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載從

使子于食次用牲加書而速行已拘於蔡曰蔡公召二

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

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下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

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未安定則如與之以

濟所欲且達上何適而可果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

卷之十

六十六

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肅

疾莫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美許業之師因四族之徒

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

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

御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

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肅疾爲司馬先除王

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

則師及晉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

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

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  
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  
入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  
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禍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  
於楚王公夏將欲入鄢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王弗許惠執大馬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  
王乃求王遇諸棘園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  
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公羊 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脇比而立之

卷之十

六十七

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  
里衆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親從謂于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于干曰余  
不忍也于干曰人將忍于吾不忍侯也乃行國奔夜駭  
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  
驚使蔓成然走告于干干誓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  
將來矣君若早自歸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  
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

位名曰熊居樊于干于皆實嘗殺囚衣之王服而施  
諸漢乃取而焚之以靖國人使于旗爲令尹楚師還自  
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  
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  
之先佐聞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  
犖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犖  
犖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犖犖降服而對曰  
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殺有  
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樞告乃改葬之初重

卷之十

六十八

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  
而不介界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  
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  
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  
王肘加焉于干于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  
紐聞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于干歸  
韓宣子問於叔向對曰于干其濟乎對曰難宣下曰司

惡相求如市買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奸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間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德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受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惡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遠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

卷之十

六十九

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宜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魯有鮑叔牙賓須無朋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貽不從欲施舍不徒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上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

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樂邵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忘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戚心爲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

卷之十

七十

吳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治兵於郟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平產以煙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旆而梅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肸求貨於衛嬖嬖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簋錦曰衛人未敢構武克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焉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潰其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諸侯討賊則有時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日國家之政有市而無棄事則不經有棄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

卷之十

十一

棄其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立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與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日諸侯有聞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施壬申復施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杞子晉曰魯朝

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諸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齊

同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日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值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今諸侯日中造于除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

卷之十

十二

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所張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其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聞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公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于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計其可潰乎子產曰晉政多門厥倫之不暇何暇計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可取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棠之使狄人守之司  
鐸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  
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飲從

附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

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中於荆焉平王即位

卷之十

七十三

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

子吳歸于陳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禮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  
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  
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齊意如至自晉 十四年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

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  
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實共罰否所以

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

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  
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

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  
逃命也何免之爲諸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

卷之十

七十四

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辭也能乃使叔向叔向見季

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徵武子之賜不

至於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于而

不歸辭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  
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附 南蒯之將叛也盟賁人司徒老和處發爲廢疾使就

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詩待問而

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

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貴

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于義子何所不還欲請送子請  
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故夫對曰臣欲張  
公室也子韓誓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  
和慮癸來歸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附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  
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諸秦  
愿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周罷簡車  
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附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慶與蔣氏比而求無厭

卷之十

七十五

王患之九月楚子殺閻成然而滅蔣氏之族使閻辛居  
鄆以無忘舊勲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者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莒丘公之弟庚  
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  
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  
出君而納庚與許之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  
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惡莒公子鐸送之有賂田  
晉那侯與蔣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

齊那侯與蔣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

攝型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  
叔魚蔽罪那侯那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  
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  
其罪而賂以買直謝也謝獄那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  
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足為賊更書曰昏  
墨賊殺卑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那侯而尸雍子與叔  
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  
會數其賄也以寬爾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卷之十

七十六

以寬爾國晉不為虐那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  
不為煩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晉人叔弓卒去樂卒事十五年  
春將禘於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淫事乎二月癸酉禘  
叔弓蒞事晉人而卒去樂卒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  
于故處于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

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美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連飛去吳所以窮其異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國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動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怨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武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

卷之十

七十一

來吾獨何好焉實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實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過姦所資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繼守備國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兄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動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息將焉用邑已以買息不如完舊買息無卒奈何不詳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事其不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

費一人以鼓子載歸

國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寃夫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察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逐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辭對曰臣受質以翟之鼓未委質以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惡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

卷之十

七十八

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國范獻子聘於魯問其山故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其故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鹿藿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晉荀驪如周吳穆后諸侯為介既奠陳表以文伯宴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樽以魯盥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  
 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  
 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  
 隣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取其何以獻器王曰  
 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  
 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闡鞞之甲武所以  
 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  
 鉞鉞和屯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  
 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  
 之以獎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  
 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庸司晉之  
 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  
 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  
 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受若  
 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  
 以喪賓宴又求獎器樂受其矣且非禮也獎器之來嘉  
 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

卷之十

卷之十

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  
 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藉焉用  
 之  
 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諸人會齊侯盟  
 于蒲隧駘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亦君之無道也典師而伐遠方食之有成而還莫之亢  
 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維思也居其  
 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信也是誘戎蠻  
 子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附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也曰苟有位於  
 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  
 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太國之  
 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鄭  
 我因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  
 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

卷之十

全

昔者取遼東則  
 遼東我腹心也  
 若取邦之司直  
 邦之戶今案電  
 取于遼東我亦  
 實深恐知不我  
 思曾無何人  
 風雨則既見不  
 子同車取遼東  
 上郡今取遼東  
 下和食

卷之十

八十二

于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宜子皆獻焉而賦我  
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宜子私親  
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  
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如晉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  
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  
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附 鄭大旱使屠禁祝欽豎柑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

卷之十

八十三

子產曰有事於山桑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

官邑

春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  
者我昭子曰不有以固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  
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察之曰止也唯正  
月朔慙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昭公其餘

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  
平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辟奏鼓畜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  
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  
有異志不君君矣

吳邾子來朝

公與之晏昭子問焉曰少皞氏烏名官何故也邾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  
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

卷之十

今月

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  
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  
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  
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  
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  
五鳩鳩氏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吏民者  
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氏無滯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  
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  
之見於邾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天子朱官彙在

四戎猶信賈逵注西方屬火攻木之工東方屬木攻土之工北方屬土攻金之工南方屬金攻火之工此五行之勝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維典三塗長弘謂蒯子曰

客客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

若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

史先川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

卷之十

其武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月大獲宜于夢

文公猶有吳而投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

冬有星孛於大辰

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中須曰茲所以除舊布新也天

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山必布焉諸侯其有大災乎梓慎

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微也火山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

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山出于夏為三

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

當之在宋衛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緯之虛也

當之在宋衛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緯之虛也

知新學古

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

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

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遇

其見之月鄭韋言於干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

我用羣羊玉瓚鄭必不火于產弗與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代楚賜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

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今日魴也以其

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

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

之環而璽之及泉盈其陸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

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果亦有焉請藉取

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風者三人沿伏於舟側曰我呼

休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迷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

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見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十八年

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

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



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禪龍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  
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于何愛  
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龜焉知  
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  
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幾  
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  
子產辭言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  
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徒  
大龜使視史徒主祐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  
徹其事南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與諸火所不及司馬  
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  
野司寇各保其微郊人助視史除於城北禳火于玄冥  
回祿所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  
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附 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乃簡

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  
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  
命速除乃毀于而鄭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  
及衛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  
障子大叔曰晉無乃計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  
危況其失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  
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率居卜筮走望不受牲玉  
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獨然投兵登障將以誰  
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  
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謗惡之間諂之  
以飲食人焉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  
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至走  
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六月鄭人入鄭 左姓目一云奴姓禹後  
鄭人藉稻鄭人襲鄭鄭人將閉門鄭人羊羅攝其首焉  
遂入之盡俘以歸鄭子曰余無歸矣從祭于邾邾莊公  
反邾夫人而舍其女  
秋樊豐平公

必下明學  
而實心者

秋葵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問子焉問子焉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有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冬許遷于白羽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

卷之十

八十九

曰余何已也集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啟君其國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附

楚王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穀城都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附

楚子之在臺也即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師位使伍奢焉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龍焉欲誅諸王曰建可宜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勅王取之

附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災於是

平最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灾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灾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灾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

卷之十

九十

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塵棘枯濟濟愷愷君子于祿愷愷夫旱塵之棘枯猶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園場林鹿散亡散澤隳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困君子將除其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罷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灾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灾備也其所忌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

弗聽

春宋公伐邾 十九年

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公伐邾圍蟲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棄飲太子止之棄卒太子奔晉君子曰盡心力

以事君舍蔡物可也

穀梁 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廙哭泣

歐什弑噫不容粒未踰年而死

卷之十

九十一

附 楚子爲舟師以代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

過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太

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

子建於城父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

子殺其夫已爲娶婦及老託于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

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于占于占使師夜緦而登登

者六十人緦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

門而出齊師入紀

冬葵許悼公

穀梁 日卒時葵不使止爲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

大母之罪也羈貫戾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

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

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奉之王者

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齊蔡累及許君也

附 是歲也鄭駟偃卒于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

立子取于產惜其爲人也止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

卷之十

九十二

氏聶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

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于大

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

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假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

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日抑

天實剽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不

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

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日無或失職

若寡君之二三臣其仰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

之舉部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合之

附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于戰

請代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

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恤思民五年可謂撫之矣

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

無寇讐今官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

撫之也

附 鄭大水龍闕於時門之外汴泗國人請為祭焉子產

弗許曰我聞龍不我親也龍聞我獨何龍焉陳之則彼

卷之十

九十二

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附 令尹子瑕言慶山於楚子曰彼何罪謬所謂室於焉

市於邑者楚之謂矣今前之忿可也乃歸慶山

附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

幾亡三年而後弭然有大喪叔孫堙子曰然則戴桓也

汰侈無禮已其亂所在也

附 齊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者將以方城之外飯齊

晉又交輸之將以官楚其少集矣王信之問伍者伍者

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楚王就伍者使城父司馬齊

宣武

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建奔宋王召齊揚齊揚

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

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

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

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

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齊之子村若

在吳必委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

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

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違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

卷之十

九十三

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

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避勇也父

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齊聞員

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使

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先日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誓不可

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歸以待之乃

見歸設諸焉而辭於部

吳起春秋 齊宣王執矢士楚楚建之無人之野齊乃張

弓而矢使齊射伏而先齊聞太子建在宋欲往之道遇

申包胥曰楚王殺我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教子

張楚則吾不忠於子下報則無親友也子行矣子能亡

卷之十

李曰女子者  
謂之山甲也  
其女也

之有集有之子能處之吾能安之吾遂奔宋宋微乃與  
太子建奔鄭鄭殺太子建建有子勝伍員與勝奔吳  
到昭關進者在後與不得脫江有父乘船而上漢  
之十津之津既渡漢父視之有錢也乃以劍脅之乃  
潛身下澤華之中有項父來持劍在聚求之不得因  
呼曰蕭中人蕭中人骨乃出應曰姓命天令歸夫人  
食畢因請姓字潘父曰今日內內兩賊相逐吾所謂漢  
楚賊也兩賊相得形於勢何用姓字為子為蕭中人  
吾為漢丈人當貴莫相忘也吾去漢父曰掩子之羞  
聚無令其露源又諸吾行數步顧視潘者已自沉於江  
矣潘至吳中道吃食適會女子擊潘于水之上女子  
如非桓人遂殺其草莖長麗而與之子骨再餐而止又  
潘與母居三十未嫁何宜債飯而與丈夫越新離義妻  
不忍也子行矣吾行反顧女子已自投于水矣嗚呼  
貞明純潔其丈夫女哉子潘之吳被髮律狂此足證而  
行也十市市人固有識者市吏  
善相國語之王而與之俱入

卷之十

九十五

夏曹公孫會自鄒出奔宋

公 奔宋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為公子春時之後諱也  
何賢乎公子春時讓國也曹伯廬卒于師公子春時見  
貞躬之當主也遂逐而退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  
惡惡止其身善善及于孫賢者于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繁  
衛公孟懿卿奔齊奪之司寇與野有役則反之無則取  
之公孟懿北宮喜指師則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  
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指師圖公子朝作

南國宋微與  
齊氏之妻  
公以齊氏為  
之

阿比也此謂也

卷之十

九十六

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馬將作亂而謂之曰  
公孟之不善于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  
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  
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問難而逃是儲子也子  
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  
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  
門外而伏甲馬使祝龜寅戈於車新以當門使一乘從  
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聞中齊氏用戈  
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  
聞亂乘驅自閭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  
貳車及公宮鴻駟馳驅來于公公截實以出諸師子中  
遇公于馬路之獨遂從道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  
其降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  
公公如死焉析朱鉏宵從寅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  
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  
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焉請辭事辭曰亡人不佞失  
守社稷越在華齊子無所辱君命須日寡君命下臣  
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述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

齊侯  
中何

可作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

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

馬賓將振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

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

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

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聚于召北宮子北宮

氏之宰不與聞謀殺聚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

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遂盟國人公子朝詣師闕子

玉胥子高鮒出奔齊殺宣姜衛侯告宰于齊且言子石

卷之十

九十七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死何忌辭曰

與於青之賓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况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于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

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

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

不犯非禮

附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

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

執之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提公孫

丁桓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

太子榮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

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合司馬強向宜向鄭楚

建郕中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于城子城適

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

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

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

卷之十

九十八

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受死無乃求去憂而滋

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

附 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

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徑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

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恆將自門行公遽

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彼而所

附 齊侯亦遂居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

與齊欽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

疾疢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

君盡誅於祝同史臣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屬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祀史不所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欬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欬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

卷之十

九十九

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諸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謔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後於心其祝史存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僻殺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楫守之數之薪蒸虎豹守之海之鹽蜃新

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

有常其無有法則

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官室日更溺樂不

作爲教令

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

不給則應民人若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神

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德

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

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

附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

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

卷之十

一百

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

子避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蓬臺子猶馳而造焉公

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

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

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不可者臣

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

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

成既平饒般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  
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  
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  
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  
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  
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達伯  
陵因之滿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  
之樂非君所願也

卷之十

一百一

附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大  
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典徒兵以攻荏苒之盜  
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  
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  
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

之以寬也奸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  
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  
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  
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國 天王將錫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

以絕民資又錫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  
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助祭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  
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  
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武尺寸之間其察

卷之十

一百二

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  
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太不  
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  
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  
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  
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  
索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相俟也故必聽和  
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聰明則德昭聰言  
昭德則能思慮範圍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

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各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惠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勅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

卷之十

一百三

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

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財用器民力以逞滿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

卷之十

一百四

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附天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究大者不極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寔則不成極則不容心是以感實生疾今鐘極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國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鈞百官執儀

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酢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蕤賓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格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

卷之十

一百五

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奸物也細鈞有鍾無鐸昭其大也大鈞有鐸無鍾其大無鈞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鴻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姬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長馬慶祥也我太祖后饗之所

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落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辜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蕤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蕤亂所以優

卷之十

一百六

余容民也

秦王三月葬蔡平公

不葬下位

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慝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執從其卑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年焉爲十一

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華費遂生華軀華多僚華登軀爲少司馬多僚爲御

士與軀相惡乃詣諸公曰軀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

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

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

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

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

何乃與公謀遂華軀將使田孟諸而遺之公飲之酒厚

酌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

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

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皮將

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

與子皮自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向

入樂大心豐冠華軀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宋

城售廊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

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  
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  
日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附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廚人譖曰軍志

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孟及其勞且未

定也代諸若人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

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若雒儼州員華登

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獲日吾小人可以藉死而

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日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

自揚門見之下而趨之日因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

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

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帥之厨人

濮以索嬰首而荷以走日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翟傳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

亦如之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荒何忌

衛公子朝敗宋與華氏戰于楮丘鄭翩願爲鶴其御願

爲鶴子繆御公子城北進爲右子驍御呂封人華豹張

句爲右相遇城還華約日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

開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開

不更知注射則為射矣

或先射也

矣曰不狎跡抽矢城射之殪張句抽矢而下射之折股

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棼請一矢城曰余言女

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千刑而從于君焉用

之子速諾乃射之殪大敗華氏閭諸南里華亥搏肩而

呼見華輶曰吾為蔡氏矣輶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

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輶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

出食於雕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還越帥師將逆華氏

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

卷之十

一百九

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

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圖蔡蔡人懼出朱而立

東國朱怨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

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宣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

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飯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附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于馮又叛於鮮虞荀吳畧

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

之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守之

春齊侯伐莒二十二年

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莒羊牧之諫曰齊師賤

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

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

卷之十

一百十

寧以為宗藩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

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職君曰余必歸是

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

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聞之楚人患之諸侯

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

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

其害又何求乃因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

華亥華登皇極傷首城士平山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

大司馬邊印為大司徒樂祁為司減仲癸為左師樂大

心爲右師樂親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

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

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

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斷其儀也速歸告王且曰雞其彈

爲人用乎人異於是儀者實用人人犧寶難已儀何害

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

王有心疾崩于榮錡氏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盆見

卷之十

一百一十

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盛景之族

以作亂帥郊要錢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逃傳

王子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

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求背盟

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

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

奔于平時辟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慶廷定劉子

劉公孫伯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羣簡公敗

結于京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

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單子次告急于晉以王如平時遂如圖車次于皇劉子

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官于平宮辛卯郤

貜代皇大敗獲郤貜焚諸王城之市八月司徒胤以王

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已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

伐之辛未伐東固冬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

卷之十一

一百一十一

焦取溫原之師以納王子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

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子猛卒勞王印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籍談荀躒

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

軍于汜子解次于任人晉其遺樂敬右行訖濟師取前

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伐京毀其西南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二十二年

邾人滅邾還將自蒞姑公孫釗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

還循山而南徐組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精不出是不  
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來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邪  
陣過之乃推而旋之遂取邪師復組弱地邪人懸于晉  
晉人來討叔孫始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邪大夫坐叔孫  
曰列國之卿當小同之君固周制也邪又夾也寡君之  
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晉宣子使邪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  
與其而朝士相率謂晉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  
其營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邪邪君亡國將焉歸  
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隱其辭而恕諸宣子乃皆  
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邪館以如吏先歸邪子  
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且而  
立期焉乃館諸其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釁子來貨於  
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焉叔孫  
故中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  
由吏人之與叔孫居於其者請其吹狗弗與及將歸殺  
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其其將去之如

始至

晉人圍邪

二師圍邪邪郭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師告

庚戌還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莒子庚與虐而好劍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

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山闢烏存執爰而立

於道左懼將止死死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

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邪公

卷之十

戊辰吳敗頓吳沈蔡陳許之師于鴛父胡子旻沈子逞滅

後陳及簡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

人禦諸鍾離子取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

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鬬壯

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賁多寵政

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賁而不能整無大威命

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師敗諸



之得乃心矣諸侯平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  
成者致陳蔡旅吳于從之戰于鴛父吳子以罪人三  
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繁於後中軍  
從王先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  
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  
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  
奔

公羊 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尹氏立王子朝

卷之十

百十五

作朝也

單子取營劉子取圉人直人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尹  
誘劉伯殺之單子從版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  
而敗劉子還召伯負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單子劉子  
焚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鄆羅納諸  
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鄆尹辛取西閭攻劇劇  
潰

八月乙未地震

南宮極震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  
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

東王必大克

上祀相光足

附 楚太子建之母在耶召吳人而獻之冬十月吳太子  
諸樊入即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  
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報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  
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繼於蓬澹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也

附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卷之十

百十六

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  
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隣民  
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  
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  
伯嚭其公官而民潰民棄其上亡何待夫正其疆場  
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隣國  
其官守不備不貪不懼不者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紛員至  
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也今土敏折而郢

附

叔孫舍玉自晉

卷之十一

付

•

上全不安以溫人兩受向并三子文士三子少三子一

五王定而狀之與之東寺

上之天下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過亦分

克必甚能無早乎陽不克矣將積聚也

1

11

懼而與宣子歸之乃微會於諸侯期以期年

秋八月大雩

旱魃

冬災減巢

卷之下

一百十八

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筮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

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轍焉無備邑能

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

承舟倉及壽夢陣陣從王王及歸陽而還吳人踵楚而

遂人不備遂焚及野離而還流尹氏曰亡國之故於

此在矣王宣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

誰生虜詰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史

記 田吳遊邑卑梁氏處女與楚邊邑鍾離之女爭桑  
兩家怒相攻滅甲梁人卑梁大夫怒發已兵攻鍾離  
鍾離之怒發兵攻甲梁吳王聞之六怒亦發兵使金  
一曰建甲家之怒或鐘離者法藥而都而主

宋 二十五年

新舊禮記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叔孫昭子宋昭公之師見之語畢宋大夫而賤司城  
氏昭子告其人口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  
人是以有禮乎夫子畢其大夫而賤其宋是賤其身也  
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明日晏飲酒樂宋公使昭子有坐語相泣也樂仲佐退  
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  
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曹氏告公公告樂仲樂仲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  
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  
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叔孫昭子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鄭人

魯人許人小邾人于黃父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果  
具戊人曰明年將納王于大叔見趙簡子簡子曰拜讓

卷之十一

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  
對曰吉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  
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  
播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率之為六畜五牲三  
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  
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  
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  
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

卷之十

卷之十一

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  
有奸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  
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  
廷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下失乃能協于天  
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  
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  
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大不亦宜乎簡子  
曰然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果我於

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  
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于奉君  
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辱  
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欲背  
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鸛鶴來巢

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  
出於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館之馬鸛鶴跡跡公在  
位依微寒與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禍父喪勞宋父以

鸛鶴鸛鸛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  
乎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秋雩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

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嬖與齊人擅通

而懼乃使其妾挾已以示秦適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  
不可而挾余又訴於公申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

公孫于齊次于揚州  
公孫于齊次于揚州  
公孫于齊次于揚州  
公孫于齊次于揚州  
公孫于齊次于揚州

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  
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  
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  
公若怨平子季邱之鸛聞季氏介其鸛邱氏爲之金鉅  
平子怒益宮於邱氏且讓之故邱昭伯亦怨平子滅昭  
伯之從弟命爲誰於滅氏而逃於季氏滅氏執旃平子  
怒向滅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家萬於季氏滅  
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  
方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  
公責公果公責使侍人僚桓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  
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  
使言公洗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  
也公果自言公以告滅孫滅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  
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說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  
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敢在  
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  
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伐季氏  
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有司討臣以于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因  
 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于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  
 之出久矣隱氏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惡作弗  
 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而弗治將蓋蓋蓄民將生心  
 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  
 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設辰言於其衆曰若之何  
 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因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  
 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設辰曰然則救諸帥徒  
 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擇甲執水而踰遂逐之孟氏  
 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兄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邱  
 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于家子曰諸臣偽劫  
 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  
 余不忍也與弑孫如暴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揚  
 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  
 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  
 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

若之寡寡人之憂也公喜于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  
 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若弗從弑昭伯率從者將盟戴  
 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總總從公無通  
 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焉  
 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  
 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聞君於難  
 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  
 焉乃不與盟  
 公羊 宣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  
 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  
 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  
 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  
 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雞犬委已者也而柔焉季  
 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  
 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若去魯國之社稷  
 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頓  
 處于家駒曰處于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用

至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錢鑽賜之以死再拜頓首于  
執事食與四題脯同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使  
君未就敢致候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  
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者  
無所居大禮昭公益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  
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  
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遊敢辱大  
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  
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

卷之六

五十六

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  
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  
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費乎從者昭公曰喪  
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辭昭公於是噉然而哭諸  
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首以幣為席以韋為几以遇禮  
惟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是子也... 魯國之少而棄國之憂矣通至  
... 魯國之少而棄國之憂矣通至  
... 魯國之少而棄國之憂矣通至

昭公自問時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  
誰不死子以遂君成名子保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  
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子  
從公于齊與公言于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  
言於帷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  
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歸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昭子  
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

卷之六

五十六

歸公徒執之  
十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樂即位於廟已與平公  
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  
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殛  
唯是偏袒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  
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  
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陳臣之失職  
常聞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低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

曲神

魯所出地名

附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稱其貨過使句以下為信與魯  
偕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  
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  
如初至次於外面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遂奔邱邱勛  
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衝伏諸桐  
汝之間會出逐之反介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  
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  
子立滅會會曰僕句不余欺也

卷之十

百二十七

附 楚子使蓬射城州屈復蒞人焉城丘皇遷普人焉使  
熊相律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  
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蒞及王弗能久矣

夏公歸成二十六年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中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錦  
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齡能貨子猶為高氏後  
泉五千應高齡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辭曰魯人買之  
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  
曰齊臣不盡力於晉者非不睦事君也然據有異焉

宋元公為魯公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  
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  
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  
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  
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  
衛國也請我當計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

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  
于齊齊師因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濶者曰濶以厭  
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

卷之十

百二十八

濶捷從濶聲子射之中楯瓦懸胸汰轡七入者三寸聲  
子射其馬斬鞅駘改駕人以爲驢疾也而助之子車曰  
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殛其御曰又之于車曰東  
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  
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再登射陳武子中  
子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晝襲旗肩甚口平  
子曰必子預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  
雍羞為頭鳴有下苑何忌取其耳頭鳴去之苑子之御  
曰視下苑苑子刺林雍斷其足繫而乘於他車以歸頭



鳴三人齊師呼曰林雍乘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謀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王孫其毋非適

也王于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

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

有君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

不祥我受其名路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

卷之十

百二十九

設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罔子期祀平王祭以牛組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

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

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

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

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齒栗

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

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

禽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

登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峻敷以奉之明德

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簡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

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功

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

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思

民無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

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

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合日卿大夫合

月士庶人合時天子備祀群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

卷之十

百三十

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

會于龍琬土氣合收天明昌作百嘉備合羣神類行國

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

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穢其承服禮其酒醴帥其子

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記其先祖廟肅

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郭朋友婚姻比爾兄弟

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始其說惡合其嘉好結其親驪

億其上下以申同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

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躬其牲王后必自春其菜諸

祭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  
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  
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  
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  
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  
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奇愚  
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  
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  
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

卷之十

百三十一

對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微其官  
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王  
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  
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國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  
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  
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恊衷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  
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  
聽微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至是使制

以齊肅衷正其知  
能上下比義其聖  
能光遠宣明其明  
能光照之其聰能  
聽微之如是則明  
神降之在男曰覲  
在女曰至是使制

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  
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  
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  
禮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  
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羹器之量次  
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  
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  
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  
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

卷之十

百三十一

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人糝  
糝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賈民貲于祀  
而不知其禍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  
神狎民則不獨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  
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  
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  
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

焉氏龍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遺  
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  
有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菅弗克單子如晉告急劉人敗王  
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丁丑王  
次于淮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  
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王起師于滑辛丑

卷之十

百三十三

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于朝王  
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歸奉周之典籍  
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逐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  
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  
使成公般伐周而還召氏 漢河南縣即都郡武王還  
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此服項長是為成周平王東遷  
定都王城子朝與召氏在王城故王使使都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下子朝奔楚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  
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

為後人之速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

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

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囿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

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

厥命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都酈則是兄

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也王天不靖周生頤禍心

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

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

秦人降妖曰周有頤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

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

王坐而有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

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劉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

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師舉不吊之人以行

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貲治鬼神慢棄刑法信

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不為道是攝是贊愚

其罔極茲不殺震盪播越寡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

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役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違

天罰放國不殺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無

卷之十

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吳  
年約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闕先王亦唯  
伯仲叔季圖之問馬父問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  
乎朝千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  
為

附、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  
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

卷之十

二百三十五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律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  
國若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  
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違亂民將流亡祝史之  
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附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晏子曰敢問何為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育  
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豈益錢之數  
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飲焉陳氏厚施焉  
民歸之公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

卷之十

二百三十六

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表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  
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將  
尹然尹尹摩帥師救潛左司馬於尹戊帥都君子與王  
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  
洲而還至尹節罷工尹詩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  
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鱗設諸日上國有言曰  
今安有吳王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

我出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  
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獻體改  
服於門外執蓋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  
授也光爲是疾入于堀室縛設諸寶劍於魚中以進抽  
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問盧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  
君也吾誰敢怨與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奠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  
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卷之十

三百三十七

楚殺其大夫卻宛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  
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  
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  
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患已甚吾無  
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  
甲五兵曰真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餐日  
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

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  
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  
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郢  
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  
自殺也國人弗燕令曰不燕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  
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燕也今尹炮之盡  
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陀與晉陳及其  
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  
國窮寡土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  
將如何令尹病之

卷之十

三百三十八

秋晉士鞅宋樂祁犇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尾  
會于尾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問請之范  
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  
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  
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  
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  
水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  
若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

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  
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為難二子  
皆國國者也而欲納晉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國魯  
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晉籍秦致  
諸侯之戍于周

附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怙又  
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  
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  
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卷之十

百一十九

附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成  
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如其罪而子殺之以  
與謗謠至于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  
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與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  
之謗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山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  
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  
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遇無極也今又殺三  
不幸以與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鄭將  
師喻子之命以滅三族聞之長也而不懲伯吳將有君

張場曰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  
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  
敢不良國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  
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  
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  
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八年

卷之十

百四十

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  
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  
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屏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  
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附 晉祁勝與鄆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

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毒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  
免請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  
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  
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口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

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無向曰吾母  
 多而康鮮吾戀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  
 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戀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  
 惡是鄭穆少妃魏子之子子繁之妹也子繁早死無後  
 而天鍾美於是焉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驪  
 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棄正后嬖取之生伯封  
 實有豕心介休無營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豕后羿或  
 之變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由是也女何  
 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  
 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奢之妻  
 走諸諸姑曰長叔叔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  
 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附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  
 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去買辛為祁  
 大夫司馬烏為平陰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  
 平大夫韓周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

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買辛司  
 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周魏戊  
 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  
 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  
 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不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  
 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滯行雖與之縣不亦可  
 乎昔武王克商先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  
 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  
 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  
 靡離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  
 莫照臨四方曰明勅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實慶  
 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  
 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祚于孫賴之主之事  
 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故買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  
 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禮儀惡欲親叔向從使之收舉  
 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問之曰必願  
 明也下執其手以上口告買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以如阜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予少不賜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問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問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乎

卷之十

一百四十一

附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類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奉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

子曰齊卑君矣君低辱焉公如乾侯詩邶風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公如晉次于乾侯

平子每歲買馬其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驂馬者賣之乃不歸焉衛侯來獻其乘馬曰敝服整而死公將爲之惜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犂裏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賜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

卷之十

一百四十四

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魯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 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附 京師殺召伯盈尹氏罔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後也自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惡行則數日而

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秋龍見於終郊龍獻于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

於龍以其不生育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

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奉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

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廢叔

安有商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

多歸之乃授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奉

龍封諸豳川醴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

夏孔甲授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

甲不能食而未獲奉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

學撝龍于參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喜之賜氏

曰御龍以吏丞卒之後龍一雌死將醢以食夏后夏后

食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

今河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

民重之乃以氏代禁淫不有穢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實列受氏姓升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本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

正曰后土龍木物也水官素矣故龍不得生不然周易

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

有曰飛龍在天其夫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

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族子曰

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

該曰終曰黑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

及黑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系此其三祀也顓頊氏

有子曰重黎也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

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

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壇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癸晉頃公

晉頃公卒秋八月癸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蟠送葬今吾子無詠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

卷之十

百四十七

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敵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訓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大夫設已之聞先君有所助執勝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殺戮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之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盟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是我先大夫印覆實往救邑之少卿也王天下討禍所無也今大夫曰女室從晉者有豐有者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若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

在此矣唯大夫聞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

子使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養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

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

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奸吳邊疆使蒙服焉猶懼其

至吾又強其舉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用之肖爾也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

卷之十

百四十八

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蒯聵吳國而封

人吳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

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是播揚焉王

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殺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

水之已卵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

吳子唁而送之使其迺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

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附 吳子同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

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存之矣伐

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平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蹙蹙敵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閻廔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三十一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欲子使私焉日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曰寡君使驛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

卷之十

百四十九

孫綽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季孫從如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惡之不忍而終身惡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驛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

不致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患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惡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脇公不得歸

附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川子胥之謀也

卷之十

百五十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譌火勝金故弗克

冬黑肱以濫來奔

賤而書者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假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

爲利而不爲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差而名章愈不  
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邪  
庶其昔年夷邪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職  
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  
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  
君以微人利而無名貪目之民將貢力焉是以春秋書  
齊豹曰盜三微人各以懲不義微惡無遺其善志也故  
曰春秋之辭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  
焉鄙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卷之十

一百一

夏吳伐越

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  
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  
參曹人蔭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  
卿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受我一二規距卿舅不  
迎敝處於今十年勛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聞闕焉  
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鄰六患復二文之衆

又侯文公

戊辰日仍無  
日行

范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  
人有入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  
焉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使成人無勤  
諸侯用寧整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  
重國之俾我一人無微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  
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  
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  
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  
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莫序於是焉在

卷之十一

一百一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令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築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  
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敬天之渝不敢驅馳况敢于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則  
卒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勸土方議建  
邇量事期計徒庸廩財用書候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  
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國 劉文公與襄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厭  
說襄弘而與之將令諸侯循彪侯適周問之見單穆公

曰襄劉其不沒乎則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既歟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低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救民救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

卷之十

百五十三

以遺後之人今襄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怡淫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况天平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數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厓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登孰多曰襄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長弘反是以誰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襄叔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爲

已各其殃大矣是歲也魏蘇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於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襄弘與之晉人以爲計二十八年殺襄弘及定王劉氏亡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于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

卷之十

百五十四

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紀綱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

世增其業不廢舊經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  
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  
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卷之十

百五十五

定公

元年

公羊 定何以無正月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  
易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  
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觀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  
衛彪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  
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

卷之十一

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齊范  
獻子去其柏梓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舍城成周  
庚寅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薛宰曰宋爲  
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  
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  
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  
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邠仲虺居薛以爲湯之相若復舊  
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  
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淵平曰晉之從政者新十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宋仲幾之傳

宋仲幾之傳



家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繼子忘之山川鬼神其  
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役於人宋役於鬼宋界  
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敢寵卿傳其此之  
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  
寬曰則長弘齊高張皆將不免長弘違天高子違人天  
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垂言於我

卷之十一

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于家子

辭曰焉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從焉不敢見也

孫使告之曰公行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焉若公子宋

主社稷則華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

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

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典守龜在

焉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親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

也若屬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屬將逃也

公之喪公于宋先人從公者皆自壞腹反  
季孫使役如問公氏將請焉祭駕曰生不能事死  
謂之以自旌也繼子恐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  
蒙野曰吾欲為君請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  
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于墓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問公氏將請焉祭駕曰生不能事死

謂之以自旌也繼子恐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

蒙野曰吾欲為君請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

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于墓

卷之十一

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穀梁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

竭未可以雩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

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

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

之人重請焉請諸諸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

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

論託而往也

立煬宮金馬氏 煬公以弟榮兄故季 孫立之以掩金馬氏之非

昭公出故季平子於煬宮九月立煬宮

冬十月限霜殺菽

殺榮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以殺而不殺舉輕其曰

舉重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殺榮 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孔氏 雉門公 宮南門之中門

觀謂之闕則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其土釋法象其 狀然高入謂之象觀使人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觀 也闕也一頂

卷之十一

冬楚人伐吳

相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相為

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

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

克之獲楚公子繁

二月辛卯鄒子穿卒

鄒莊公與弟姑飲酒私山關乞肉焉奪之杖以殺之

鄒子在門臺臨廷關以餅水沃廷鄒子望見之怒問曰

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鍾炭

遂卒葬公于急而好潔故及是

昭 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鄒子盟于拔

修鄒好也

附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

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

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與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

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

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看

卷之十一

五

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

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

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

蔡君之入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還

池王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

以其子元以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附 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

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今

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

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  
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資獻家貨足以共  
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  
心將何以封矣昔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  
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膳  
求換一箇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  
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  
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  
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

卷之十

六

莊王之世滅若於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郎爲楚  
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  
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廢餼日日已甚四境  
盈望道殣相望盜賊司日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  
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  
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舍熊蹯不食而死靈子  
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  
其於成靈其爲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

五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  
呂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  
召陵侵楚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  
弗得言于范曄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成將以襲敵不  
亦乎木諫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  
於是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晉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  
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行死於鄆鄭人與之

卷之十

七

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鼈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  
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  
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則害若又共二微大罪也  
且夫祝社稷之常事也社稷不動祝不啻竟官之制也  
君以軍行被社稷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

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車馳騁  
 其祭於廟而侯使視他私於民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言若聞然將先衛信乎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  
 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親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  
 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  
 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  
 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  
 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  
 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  
 敦視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  
 禽正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綈綈旂旌大  
 呂服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蔡氏封  
 畛土畀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  
 其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鄙以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土陶  
 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華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  
 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  
 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

多而不濫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基間王室王  
 於是子穀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  
 仲敗行師從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  
 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  
 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  
 寇囑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曹武  
 之昭也曹為伯則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曹  
 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夾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其叔書云王若曰管仲申術武蔡甲午鄭捷奔濟宋  
 王臣莒期藏在于周府可獲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  
 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於盟反日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盾子  
 為之臨甚哀日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日無始亂無  
 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衆  
 無犯非義  
 楚人圍蔡  
 秋楚為沈故圍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精楚囊瓦出奔

吳員焉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魯

州卑之孫師焉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位無歲不

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于乾與其大夫之子焉贊於吳

冬蔡侯吳于唐侯伐楚合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淮

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

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厄子濟漢而伐之我自魯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

我月華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

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人是獨克吳

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

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

柏舉闔廬之弟夫繁王展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

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能

夫繁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

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

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于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穀梁 子胥父誅于楚也拔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

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與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者

不為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斬君之弟復父之讐

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襄囊瓦末之昭

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

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刳焉楚人聞

之而怒為是與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

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為是與

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十一

唐版吳入郢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繁王曰因獸猶圖况人乎

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

茂有闔心矣牛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禽

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渚五戰及郢楚子取其

妹季芊界我以出涉離鉞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犀

以奔吳師庚申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今尹之官夫

祭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繁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

還敗吳師于雍渚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恐為禽焉謂其

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  
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囊到而憂  
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沙雅濟江入于雲中王乘  
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  
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郢公辛之弟懷將弑王  
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謹重  
誓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奪詩曰桑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伶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  
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

卷之十一

十二

也必犯是余將殺女聞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  
之謂隨人口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  
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  
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  
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告乃辭吳曰以隨之辟  
小而密過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人未改若難  
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惠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  
聽命吳人乃退鑑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

卷之十一

十三

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中  
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  
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  
若歸於君疆場之患也建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  
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  
焉曰寡人聞命矣下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  
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俟於庭墻而哭日夜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  
而告秦師乃出詩豈日無衣與子同袍王于  
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云云  
公羊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也何者會于  
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殺梁 梁宗廟從陳器捷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  
楚也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  
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  
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象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  
之一夜而三敗吳人

左足踐履右手扶其目謂之日誰使汝用說之口也  
我父兄豈不寬哉申包胥亡在山中使人謂日子之  
報誓不以甚乎子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進施之也  
國策申胥如秦乞師嚴緩潛行上峰山踰溪谷險阻  
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立不轉輿而蹶陽庭不知人  
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滿其口乃蘇

附 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乘于蔡

以周至矜無資

於越入吳

吳在楚也

卷之十一

十四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行狀

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與潘飲仲梁

懷弗與日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

彼君若也子何怨焉既焚柩子行東野及賁子洩為費

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于洩為

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

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覆門之內申實尤亂逐

公父歐及秦邈皆奔齊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

少未稱衣也耶  
謂周下等今下  
其以朝日主  
見其下則  
大未非夷也  
則王得大幸  
然則王得大幸  
五侯以朝日則  
大未謂此也  
月以五未則  
月其三未也

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  
石之怪曰夔蜺蜺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國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歐之家

而主猶績懼于季氏之怒也其以歐為不能事主乎其

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

昔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

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滿滿則忘善忘

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儉

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

卷之十一

十五

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宜序民事少采夕

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卿使潔奉禘郊之

祭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盡致其國職夕

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怠惰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

其職盡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

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

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息正后親織玄

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篋紵即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

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大服



而賦事蚤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瀆心令力  
今我寡也剛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  
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  
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  
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  
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

卷之十一

十六

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  
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穆  
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  
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  
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  
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之夫外朝子將  
業焉之官職焉內朝子將此季氏之惡焉皆非吾所敢  
言也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譽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  
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譽  
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教而昭矣時  
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  
法矣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  
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則  
門與之言皆不踰閭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

卷之十二

十七

晏宗不具不釋釋不盡飯則退仲尼聞之以為牖於舅  
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  
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屬  
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指膺無憂容有降服無  
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  
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附 中包符以泰師至泰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覆會之

夫敗大禁王于沂吳人獲蓬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  
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于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  
自立也以與于戰而敗奔楚為室器氏吳師敗楚師于  
雍澤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于西曰父  
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朝曰國亡矣死者  
若自知也可以欲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  
又戰于公婿之郢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附

楚子入于郢初閻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  
讓則不和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

卷之十一

十八

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蒞于成日藍尹臺涉其  
幣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  
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實閻辛  
王孫由于王孫閻鍾建闕舉申包胥王孫買宋木闕懷  
子西曰請令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  
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于旗其又  
為諸逐實王將蘇季季辭曰所以為女子遺丈  
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  
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開王所在而後從王王

子西曰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  
昔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  
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宿在祖  
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冬晉士毅帥師圍鮮虞

晉士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春王正月癸亥鄭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六年

鄭滅許因楚敗也

附 周儋觸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

卷之十一

十九

平伐焉滑符廣負秦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戊辰且城

行所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公侵鄭取匡為晉計鄭之伐齊廢也往不假道于衛及  
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  
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羣而如公曰尤人而效  
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非定之  
聲鐘苟可以納之擇川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  
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衆

昔德無乃不可乎大奴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  
微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棄之君  
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  
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  
能若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曰謂簡子曰  
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棄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

卷之十一

二十

以取入焉

附 吳太子終棄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  
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  
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  
楚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和卒

宋樂仲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  
矣樂仲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仲  
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晉室

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禍而行趙簡子  
逆而飲之酒于絲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  
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貢焉弗可為也  
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  
以晉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計也乃執樂和

附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  
父之衢

附 天王處于姑猶辟館闕之亂也春二月周儵歸人于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係果以叛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附 齊人歸鄆陽開陽虎若之以為政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侯鄭伯盟于鹹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  
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乃盟于瑣

附 夏帥師伐我西鄙

附 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飲處父御孟懿子將

齊師聞之壁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曰禍而必  
死若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  
還不敢

附 單于劉子逆王于慶氏晉藉泰送王王入于王城館

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二月己丑單于伐殺城劉

于伐儀栗辛卯單于伐簡城劉于伐孟以定王室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

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給丘于鉏擊之與一

卷之十一

二十二

人俱斃假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

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

猛也服

附 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

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和士鞅曰三年止之

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于梁曰寡君懼不得

宋君是以止于姑使相代子子梁以也陳寅陳寅

宋將叛晉是棄淵也不如待之樂和歸卒于大行士

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滿馬禍以救之遂毀

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往

逐之顛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

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夏齊國夏帥帥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齊國夏高景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

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屬晉於燕

始尚羔

卷之十一

二十三

貢新書 齊人攻魯道豆父時必于嚴治豆父老

日春已熱矣令民自艾可益食且不費寇三請弗聽

而春旱還于齊范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范子然曰

今年無麥明年可辦不辦者得養是樂有范也且一歲

之麥於魯不加強矣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

必數年不無季孫聞之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范于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群臣謹敢盟衛君者

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盟

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歟涉佗授衛侯之手及執衛侯

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

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

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飲  
 上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  
 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于與大夫之子為齊大夫曰苟  
 有益也公子則性羣臣之子敢不皆負屬纊以從將行  
 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  
 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  
 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  
 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賈焉何邊之有乃叛  
 晉晉人請收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伐鄭圖蟲牢  
 報伊闕也遂侵衛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師侵衛晉故也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季寤公組桓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實  
 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  
 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闕而殺之戒都車日癸巳至成卒

公飲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晉弗  
 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  
 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虎殿  
 如蒲闕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貝也爾以  
 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殺死  
 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  
 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國人之壯者  
 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焉及衛而陽  
 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闕射陽越殺之陽虎  
 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  
 陽虎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虎敗陽虎  
 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處父  
 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死何暇  
 余從者曰嘻速駕公飲陽在公飲陽請追之孟孫  
 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  
 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闕以叛  
 公羊 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  
 孫氏迭而食之職而殺其叔日某月某日將殺我子

國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  
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  
于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  
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  
于孟衛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驂焉而由  
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擊  
紂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武曰紂千乘之主而不  
克今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戰而  
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飲處父帥師而至僅然後得

卷之十一

二十六

免自是走之晉賈者何章判曰弓繡質龜青純

穀梁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  
燕之魯

齊 齊驪歌嗣子大叔為政殺鄆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  
于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子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周其  
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思其  
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報  
矣

得寶玉大弓

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萊門師驚犯  
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許之  
鮑文子諫曰臣嘗為諫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若之何取之陽虎欲  
勸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  
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  
焉視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  
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

卷之十一

二十七

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四諸西鄰盡倍邑人之  
車與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蕙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  
之囚于齊又以蕙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  
氏其世有亂乎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侯伐晉夾儀傲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  
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管下東  
郭書讓登準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能  
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飲甲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曰製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斬首車  
千乘在中平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  
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故矣乃過中平中平人欲伐  
之衛侯師圍亡在中平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  
師敗之齊侯致襁緡杏于衛齊侯賞犖犖犖犖曰有  
先登者臣從之齊侯而衣纓裂公使視東郭書曰乃未  
子也吾觀于公賞東郭書辭曰彼實於也乃賞犖犖齊  
師之在夾儀也齊侯謂夾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  
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也  
引石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卷之十一

二十八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賁夾谷孔丘相犖犖齊  
于齊 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也  
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  
商夾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詳夏  
夾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德  
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速辟之將盟齊人

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  
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故歸之國焉  
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曰齊魯  
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  
且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  
不具用批俾也用批俾君辱棄禮名惡于章圖之夫事  
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舉師野  
謹之陰之田 全杜氏 三邑皆汶陽田

卷之十一

二十九

叔梁 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  
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盪一等而視魯  
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夾秋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  
齊侯遂趨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  
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夾  
秋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  
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具門而出  
史記 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  
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  
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



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  
曰諾其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  
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  
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葆牙戟劍櫜鼓  
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  
吾兩君爲好會夾谷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  
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  
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  
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

卷之十一

三十

而榮感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  
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  
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  
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實小  
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  
所侵魯之郕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晉趙盾帥師圍衛

衛侯大子伋齊

其夷儀也初衛侯伐邢邢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  
宵將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入於門

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陀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  
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陀成  
何於是執涉陀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陀  
成何奔燕

叔孫州季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曰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範問諫曰不可成子立之  
而平公而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郕  
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國人曰吾  
以初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劓也吾料子以告必觀之吾  
僞向而授之木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  
手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

卷之十一

三十

秋叔孫州季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翦赤曰郕  
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素  
在楊木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猶首翦赤謂侯犯曰若齊  
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  
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驪赤與郕人爲之宣言於郕中

曰侯犯將以耶易于齊齊人將遷邱民衆兇懼駟赤謂

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耶也

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子且且重

多令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

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邱將王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邱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圖侯犯駟赤將射之

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

後出一門邱人閉之及郛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

甲出有司若誅之羣之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

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

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邱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子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

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

哀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表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

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齊言於公曰

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

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嘗建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

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共尾魍以與

之地怒使其徒快應而奪之魍魎將走公問門而泣之

日盡魍魎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

焉子爲君終不遇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

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

誰與廷冬母弟辰既仲佗石彊出奔陳

叔孫氏能知齊

武叔將子奔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竟

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除故取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

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諫勤君之義

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一年

春宋公母弟辰既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

大心從之大爲宋忠寵向魍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始放晉也

衛侯立無帥師伐曹

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

剛成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由不徂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人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代之費人北國人逆之敗諸姑蔑二子奔

卷之十一

三十四

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家語 孔子初仕爲中都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隱僞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聞焉于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各得其所生之宜成得厥所由司空司空施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孔子爲司空行相事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成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

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始

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

偽而辯四曰記說而博五曰順非而傍此五者有一於

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

概徒成黨其談說是以飭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

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初魯之販羊有沈猶

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許市人有公慎氏者妾潘不制有

賣潘氏者斧後論法魯之鬻六畜者俸之以儲價及孔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

慎潘氏越竟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

不飾價男女行者別於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

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孔子之始攝政也因人謗之曰靡表而鞭投之無民興

之靡表投之無邨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褒衣章甫

實獲我所章甫褒衣慈我無私

史記 孔子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伯也

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盡致地焉季彌曰請先嘗

孔子欲見子路  
魯山而見之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廡遂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  
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  
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焉三  
受之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君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  
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  
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  
可以死敗盛優哉游哉唯以卒歲送適衛

卷之十一

三十六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即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  
皆曰不可卻意茲曰可說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  
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  
皆飲諸大夫之軒唯師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輿  
之晏而駕乘廣載甲馬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  
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  
乃止

秋首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

是謂之鄭公  
齊已也  
是謂之鄭公  
齊已也  
是謂之鄭公  
齊已也

卷之十一

三十七

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鄆而實  
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使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  
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四諸晉陽使其從者說之而人  
涉賓不可乃使告鄆人曰吾私有計於午也二三子  
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濱以鄆鄆叛夏六月上軍司  
馬藉秦國鄆鄆鄆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  
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國鄆鄆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  
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  
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  
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官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冬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范卑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嬰  
如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  
于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  
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卑夷代之荀昭言於晉侯曰君  
命大臣始禍者死黃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存鞅  
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昭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痺

皆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睦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亡吉舒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蒯綽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指其戶數簡子誠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

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

卷之十一

三十八

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

譽也邲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彙於難從姬氏於公

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

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

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

而嗣立矣亦能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諉於國順德以

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門位有文之

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

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

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

鳴趙宗乎若謂之是謂善也謂善必賞惡臣何望矣

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實尹鐸初伯

樂與尹鐸有怨以其實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

祿辭曰吾爲主國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趙簡子嘆曰雖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龜是爲

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賈曄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

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

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康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

卷之十一

三十九

耕於齊宗廟之犧爲歲祀之勸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鞅出奔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

曰子必禍矣子宮而君食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

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

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

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之有

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

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靈夫人怨之曰戌將爲亂衛侯

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鞅奔宋戌來奔

附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計於趙氏文子使告於堇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厥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卷之十一

四十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轅穀頓子非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攜李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攜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百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逆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

子門門處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廕去攜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荀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役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晉人聞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胙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折成謂小王述甲率狄師以龍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則奔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狄齊侯來公會于泚

范氏故也

卷之十一

四十一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殺葵 駁者何也組實也祭肉也生日脤燕曰膳石尚士也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泚太子蒯聵懼孟子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女駁才于之謂戚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

其邑而走曰爾曠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遂其黨故公孟弼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鄭陽連禍余戲陽連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計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春王正月郭子來朝

郭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郭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而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

卷之十一

四十一

祀喪戌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上其先亡乎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上申公夢于高寢

公夢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軍伐宋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棠陰

謀救宋也

冬城漆

書不時告也

卷之十一

四十三



夢公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蔡以野城

左也

春楚子圖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六也夜九

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

蔡於是乎請還于吳

附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

楫五千係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

將等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緒方舉逃出

卷之十二

自寶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恭澆能戒之澆使

椒衷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

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其官職使女艾譯澆使季杼誘殺澆

滅過戈復禹之積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

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

不失人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

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

之哀也日可俟也介在衞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

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附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

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

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

善射百夫決拾勝不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

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

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

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聽吳其民而天

卷之十三

奪之食安受其德乃無有命矣越王諶諾乃命諸稽郢

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

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

親起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及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罪

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

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

思過重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聞帥二三之

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虛怒屬兵將殘伐

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

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監一介嫡女執箕箒以駭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賦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無畏

卷之十二

三

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益威以好勝也故婉辭其辭以從逆王志使潘崇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釐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陸子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恥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

以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罷成不盟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皁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衰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

卷之十二

四

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微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司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

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吳與越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六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說曰姑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力之不

卷之十二

五

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美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甲車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驅吳越春秋 越王志 復吳誓曰則攻之以參足案則濟之以大冬常抱水夏還握火慈心若志懸膽於戶出入常之不絕於口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吳王得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

四 吳伐越隨會稽獲骨節車馬吳子使來好耶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

吳王使來好耶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

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柱在虞夏商爲汪芒氏子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僂僂氏長三尺知不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附 吳之人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

卷之十二

六

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王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飲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之君之德秋八月吳使陳修舊怨也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聞虛惟能用其民以欺我子

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叔范氏也帥及齊巧衛孔圖鮮  
虞人伐晉取林滿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  
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何忌及邾于盟于  
句繹二年  
春伐邾將伐殺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邾沂之田而受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卷之十二

七

應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 夏四月郊不時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  
強也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有變而不郊  
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  
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祭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  
甲始祭牲十一月十二月往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  
後言牲之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牲雖小不  
備可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  
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

卷之十二

八

初衛侯游于邾于南侯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邾不  
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母在下君命  
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  
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  
之子輒在乃立輒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達陽虎曰右河而左必王焉使  
大子統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達居之  
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戲鄭師敗

精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  
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加與之驕兵車先  
陳罕驕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  
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  
美氏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  
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桓晉國而滅其君寡君特鄭而保  
焉之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  
義除惡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卷之十一

簡子改葬

士田十萬廩人工商送人臣隸國免志父無罪君實圖  
之若其有罪殺繼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僕馬  
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大  
子食在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展  
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  
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焉下羣子免之死不在寇繁  
御御羅宋勇為右羅無勇虞之吏詰之御對曰痛作  
而伏衛大子輸日曾孫嗣贖敢昭告先祖文王列祖康  
民文祖夾公鄭勝亂從言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計之

合戰後  
功在功

出山

卷之十二

十

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  
百人宵攻鄭師取諸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  
既戰簡子曰吾伏發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  
口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鄭良曰我兩翼  
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翼皆絕  
王孫則聘於晉定公餐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  
孫周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  
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  
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之術才能道  
訓典以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  
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

于楚民又有數日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  
珠角皮華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  
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而事之以  
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  
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  
何寶焉周問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  
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  
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  
兵亂則寶之山林數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諸  
卷之十二  
十一  
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驪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皆大

夫殺公子驪以說吳而遷蔡冬蔡遷于州來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司鐸火火賧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教叔

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官曰庄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

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故人乘馬中  
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終濟潘惟模魯飲  
從之棠蔀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浚助所不給育不用  
今已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  
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渢至曰無備而官辭  
者猶拾藩也於是乎去表之蔡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  
火曰其桓僖乎

國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柎矢貫之石  
卷之十二  
十二

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

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

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貽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

慎氏貢柎矢石柎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

遠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柎曰肅慎氏之貢矢

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

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以肅

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來得之

全慎如之

附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與范氏親  
執以爲計周人殺長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  
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  
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  
故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  
計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卷之十二

十三

史記 季桓子病輦而望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無與  
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與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  
死若必相魯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之公之屬曰  
昔我先君之用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  
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  
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召冉求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  
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  
日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之引肘錯  
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肝  
人執戎鬻子赤歸于楚

卷之十二

十四

楚人既克夾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  
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闢曰吳將沂江入鄢  
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門蠻氏蠻氏  
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  
師軍于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  
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  
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  
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  
夫以昇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  
盡俘以歸

晉趙鞅帥師伐衛

齊陳乞強施衛甯姬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鄆鄆  
鄆鄆降荀寅奔鮮虞趙鞅奔臨絃施逆之遂墮臨鄆  
伐晉取邢任樂鄆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  
柏人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  
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督乎對  
曰私怨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



之及范氏山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土  
生授我矣我不可以借之速死于怕人夏趙鞅伐衛范  
氏之故也遂開中卒

秋九月癸酉齊侯伐日卒

齊燕姬生于不戒而死諸子鬻奴之子荼樊諸大夫恐

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公曰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

君公疾使因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

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子陽生來

卷之十二

十五

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師子帥乎何黨之乎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

救陳師于城父

史記 楚昭王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迎孔子  
孔子至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  
使使於諸侯有如子貢者子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  
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卒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

男五十里今孔丘遠三王之世明周召之舊生者用之  
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  
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土環賢弟子為佐非  
楚之福也  
昭王乃止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勝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

曰彼皆僞楚將專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倡我盡去

諸國將謀子于早國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及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

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特得君而欲謀二三

卷之十二

十六

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

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

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

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

晏圉弦施來奔

秋七月庚寅楚子珍卒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

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晉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

晉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

國書經卷之十二

陽生入知飲  
以試之  
陽生

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發大兵卒于  
 城父子開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  
 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下可失與子西子  
 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  
 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  
 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  
 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矢諸有  
 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  
 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隴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足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  
 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  
 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  
 亂其紀綱乃被而亡又曰允山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執其君茶

卷之十二

十七

陽生入知飲  
以試之  
陽生

陽生入知飲  
以試之  
陽生

陽生入知飲  
以試之  
陽生

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  
 而往其臣差車鮑子曰此誰之命也鮑子曰受命于鮑  
 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諸子牛  
 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  
 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  
 則進否則退敗不唯子是從廢典無以亂則所願也鮑  
 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積去  
 姬殺王甲約江說因王約于句賁之丘公使朱毛告於  
 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與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  
 可也  
 卷之十二  
 十八  
 賈君二多難敗布諸大夫信子不對而泣曰君衆不信  
 羣臣乎以齊國之用用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來  
 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慚  
 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還孺子於  
 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公羊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  
 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  
 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  
 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于

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合  
立時乞伊人迎陽生寘諸其家除其公之喪諸大夫皆  
在朝時乞曰常之母有魚腹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  
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  
至于中當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問之則聞然公子  
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逆迤北面  
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秋合

春宋皇成帥師侵鄭

卷之十

十九

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郕

公會吳于郕吳來微百宰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  
也吳人曰宋自宰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宰晉大夫遇  
十吳王百宰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丁棄祀以大  
國禮欲邑故釐邑十一宰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  
禮矣若亦棄禮則有禮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遇

出經三

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宰亦唯執  
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  
疾於我乃與之太宰歸召季康子康子使貢辭太宰  
歸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  
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  
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  
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流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反自郕以吳爲無能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卷之十一

二十

季康子欲伐邾乃贊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  
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  
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今其有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  
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棄  
而由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灰于諸  
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問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  
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灰師逆入邾處其

公宮與師齊掠邪舉保子繆師宵掠以邪主益來張于  
 毫社因諸負取負取故有釋邪茅夾以束帛乘車自  
 請救于吳曰魯弱計而遠吳焉恃其衆而君之盟辟  
 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邪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  
 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師衍秋而背之成  
 求而不達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  
 賦也邪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庶唯君圖之吳子  
 從之

宋人圍曹 冬鄭驪弘帥師救曹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  
 救師救曹使宋初曹人或夢宋君子立于社官而繼  
 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淵計之且而求之曹無之飛  
 非子曰我死圍門公孫淵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  
 好田弋曹鄙人公孫淵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  
 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  
 之子乃行淵言伯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晉而好宋  
 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第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損丘大城  
 鍾鼎

故魯國公室  
 故魯國公室

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伐曹將還諸師子肥殿曹人詭之不行師待之公  
 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歸殺之

男伐我

吳為其故將伐曹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  
 無信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下狃曰非  
 禮也君子遠不適魯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  
 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邪今子以  
 小惡而欲置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

卷之十二

三十二

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難  
 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臂也  
 夫魯齊晉之屏屏亡商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  
 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  
 田焉拘鄙人之濕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  
 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管為之宰潞臺子羽之父  
 好馬國人懼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馬與之  
 戰何患焉且君之而不至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  
 于丘梧明日令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于史戰于夷獲

莊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罷也明日舍于唐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踴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門及漫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剛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勝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姑育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卷之十二

二十三

夏齊人取謹及開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伐齊取謹及開

歸邾子益于邪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之棲臺柙之以棘氣諸大夫率太子革以為政

秋及齊平滅賓如如齊蒞盟齊問丘明來蒞盟且

而歸

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于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謂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之之所出門使以三子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

齊人歸謹及開

季姬嬖故也

附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卷之十二

三十四

鄭武子賡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

宋齊丘宋皇瑗聞鄭師每日遷舍壘令鄭師哭子姚救

之大敗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

羅歸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附 秋吳城邾溝通江淮

附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附 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過水適火占謀史趙史墨

史遷史記曰是謂沈陽可以與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前  
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  
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火火伐姜則  
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  
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  
也祗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祥我安得吉焉  
乃止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卷之十二

二十六

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邾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

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

之吳師乃還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六此走兵事

不再令卜不樂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

侯及賴而還

山公注

附 秋吳子使來復微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睦  
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譽德而安  
民乃還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爲邾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丹  
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千守二子從  
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

卷之十二

二十六

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  
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  
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  
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利于諸侯矣季  
孫使從于朝侯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  
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楚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審  
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樂  
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邱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  
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

之甲七千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

于魯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

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王既言之矣

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

遲日非不能也不信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

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權陳莊涉泗孟之側後

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狝之伍曰走

乎下阻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狝曰惡賢徐步而死

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齊謀曰齊人進冉有請從

卷之十二

二十七

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吾不如顏羽而賢于鄆

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然洩曰驅之公為與其變

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盡

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出奔鄆

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

人逐之故出適渴其族轅頗進稻醴梁揆腹為喜曰

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為鄆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鮒中軍從王胥門

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

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

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全

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漢殯陳子行

命其徒其令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幸約吳髮短束郭

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鼓多以琴曰吾不復見

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

卷之十三

二十八

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舉王卒助之大敗齊師

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華車八百乘甲首

三千以獻於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

司馬上賜之甲錡級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朱龍

對衛賜進曰州仇表甲從君而并公使大史固歸國子

之元寶之新篋裝之以玄纁加組帶馬實書於其上曰

天若不識不來何以使下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贈

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必敗



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奈服求濟其欲也不  
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  
招吳其民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夫之有也豈  
庚之語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劍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  
茲所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  
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  
賜之屬錢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  
三年其始弱矣必毀天之道也

卷之十二

三十九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司徒將以伐齊申胥諫  
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勾踐  
恐懼而改其謀令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  
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臂越之在  
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  
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問今王非越是國而齊魯以爲  
憂夫齊魯皆諸侯之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  
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  
王不君其臣蒧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闢爲石  
郭廣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閉陳蔡不修方城之內

卷之十二

三十

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  
勞之殃三軍叛王于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  
之中三日乃見其前人呼王呼之曰余不令三日矣  
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寤枕王以璞而去之  
王覺而無見也乃甸甸將入棘園棘園不納乃入半尹  
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  
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鮌禹之功而高高下  
下以虐民于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狼天而  
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  
有及于王弗聽  
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我先王體德聖明達於  
上帝譬如農夫作福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荆  
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  
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喪于  
吳齊師受服孤豈自多先王鐘鼓實式靈之敢生於大  
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迷  
疑討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

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盃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恐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日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取申胥之尸盛以鸕夷而投之于江

卷之十二

三十一

三、六十

衛世叔齊出奔宋

衛大伋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山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冀于鞏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潘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山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山城內人攻大叔疾衛非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郕建於少禘初晉悼公子忽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鑿子止而飲之酒

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戌為大夫悼子亡衛人剪夏戌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初筮之事則常寧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公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遂止之曰國豈能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春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

卷之十二

三十二

舉其中欽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稅放綏而拜

公會吳于橐皋

一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嚭生

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成丁卯

吳公子餘祭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固無道必素疾於久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說無不標也國拘之疾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

卷之十二

三十三

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滿初侯之舍于廐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落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歸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欲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于者得其志矣且令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武者

盟以結之 大宰歸說乃舍衛侯衛侯歸以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則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垣丘王暢當戈錫于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商奔鄭鄭人為之城當戈錫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商鄭平遂救商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

卷之十三

三十四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大夫而後登者畢今大后西風司歷過也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宋向應救其師鄭子服使狗曰得桓應者有賞應也遂歸遂取宋師于嵒殺成謹鄭延以六邑為虛

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

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公羊 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局為先言晉侯不與夾秋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欽案 吳說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  
襲其藉於魯以導天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  
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北征闕爲澤  
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  
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帥師沿海沂淮以絕  
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乃卒中軍沂江以  
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爭長未成邊境  
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令大夫而許越不爲道背

卷之十二

三十五

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  
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  
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  
來游而廢我我主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綱  
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  
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  
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路各連  
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謂諸大夫曰危事  
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矣矣夫度之

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  
幸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  
此川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  
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  
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  
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  
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于江陰  
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  
夜半乃令服兵振甲係馬舌山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

卷之十三

三十六

微行百行行頭皆官帥帶劍拱揖建肥胡奉文犀之渠  
十行一雙大夫建旌提鼓挾經乘枹十旌一將軍戴  
建鼓挾經乘枹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  
羽之簪望之如荼王親乘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  
亦如之皆赤常赤旂丹甲之羽之簪望之如火右軍亦  
如之皆玄常玄旂黑甲鳥之簪望之如墨爲帶甲二  
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一軍一里昧明王乃乘  
親就鳴鼓鼓丁寧鉦于振鐃以怯盪鳴三軍皆譁鉦以  
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敗不出周軍飭勇乃令蓋

諸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于  
餘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  
平約首款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姓之振也  
徒遠來告孤日夜相繼旬就君君今非王宇不安平  
是安億負音衆庶不武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  
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  
不可今會日薄矣惡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  
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  
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時曰攝少司馬茲  
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釐  
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  
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  
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  
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  
董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牧  
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述詠日至  
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順在余一人今伯  
父有荆蠻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

卷之十二

三十七

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播名聞於天  
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  
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諸侯無二  
君謂周無二王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  
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  
吳公先歆音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  
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衆  
以焚其北郭踰而過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  
告勞于周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  
二兄弟之國昔先君闔廬不貲不恐被甲帶劍挺鉞  
舞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桓舉天令其衷楚師敗  
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共承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  
之國夫差不貲不恐遭汝伐博登笠相望于艾陵天舍  
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貲於  
歲余公江沂淮關溝深木出于商魯之間以徵於兄弟  
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荷告於下執事王各曰荷  
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達天之  
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卿不唯下土之不康

卷之十二

三十八

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受而介

於越入吳  
越子伐吳爲二隧鳴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  
友王于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  
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誓而弗殺也大子曰戮  
而不免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于地劫  
之乙酉戰彌庸獲時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于地守  
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  
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間也自到七人於幕下

卷之十二

三十九

附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  
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  
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  
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  
子死乎且夾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  
以公見晉侯于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  
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王以  
下駕聘王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  
交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

虞爲伯矣敵邑將收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  
則將半邪以屬於吳而如邪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  
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因  
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逆  
速唯命遂因以還及戶嚙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  
有事於上帝先王于辛而卑何里有職焉自襄以來未  
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事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  
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語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爲  
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中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曰佩玉桑兮余無所繫之有酒一盛兮余與禍之父脫  
之對曰梁則無矣相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康樂乎  
則諸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大宰語曰可勝  
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卷之十二

四十

春西狩獲麟

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  
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  
者曰有麟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獲於

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卷之十二

四十

綱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十有四年 春秋止獲 此下十六年皆魯史弟子欲存孔子以故併錄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乎無盟矣使季路

于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子來之聞不信其盟而

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

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真于舒州

齊簡公之在魯也剛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康子

憚之弊顧諸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剛不可並也君其

擇焉弗聽于我夕陳逆殺入達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

卷之十三

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齊守囚者辭而殺之而逃

于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為于我臣使公孫吉已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

君子必得志欲為于臣吾憚其為人也故殺以告于我

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

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于行曰彼得

君弗先必禍于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成子兄弟四乘

如公子我直幄出逆之遂入開門侍人禦之千行殺侍

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門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賦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于我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介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弼闕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諸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彰衆知而東之山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于我而有私於其舊何以見將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桓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卷之十三

宋向魍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朱及魍先謀公請以泰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臺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牲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魍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問鐘聲公曰夫子將食魍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述人來告曰逢澤有介

麋焉公曰雖魍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懼告于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魍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碩驛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于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祗取死焉向魍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魍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奔齊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魍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葵諸丘與

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  
曰魯爲齊弱久矣千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  
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  
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  
敢不言

孔叢子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贊見夫子而訪焉夫子  
曰魯之負使魯之千貢謂之曰千士也位卑而國大位卑  
則民不附國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綫之  
任繫千鈞之重上應之於無極之高下乘之於不測之  
深旁入竹衣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于之謂乎馬方  
駿鼓而驚之繁方絕重而振之馬奔車覆六轡不樂繁  
絕於高深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  
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

卷之十三

四

子亦告之以難易  
可矣易至難之哉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困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

成之病不困焉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

司使孺子觀之秋八月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

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春王正月成叛十有五年

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

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泚之

不時無乃寡然墮大夫之尸以重冰君之憂寡君敢辭

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

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達天之感未

命墮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遣使人

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

之日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

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

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

卷之十三

五

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

士備侵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于溷

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及齊平

秋齊陳確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齊

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養之亦

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焉焉子玉曰

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

頤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

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譽大利猶思  
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  
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  
衛君景伯相子簡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  
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  
糕稻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散邑以亂齊因其窮取  
謹與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  
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麋

衛公孟張出奔齊 十有五年

卷之十三

六

衛孔罔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慍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  
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幽之  
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見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  
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圖昏二人  
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  
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  
五人介與戰從之迫孔慍於廟強盟之遂劫以豎盂樂  
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  
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于羔將出口門已閉矣

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  
不踐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  
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也不然利其  
祥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慍雖殺之  
必盡殺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  
之懼下石乞孟釐欲于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  
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  
矣孔望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賈成  
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諸師比欲與

卷之十三

七

之伐公不果

孝子傳 仲子當者仲由之子也將報父讐問於孔子  
子曰行矣孟釐知之告於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  
後日于城而決其口孟持蒲弓木戟與于崔  
戰而死崔殺于路而以死成于崔之幸也  
說苑 子羔爲衛上師齊人足及亂走郭門者門焉  
謂子羔曰彼有輕子羔曰君子不徑曰彼有賈子羔曰  
謂子不實曰此有室于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  
去謂別者曰我者親朋于足于逃我者三何也別者曰  
斷足是我罪也昔君之治臣也顧倒法令先後臣以法  
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遂定席當論焉若候然  
不覺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昔  
豈私臣哉此臣所以悅君也

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十有六年

季子成諸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駟武子告于周曰蒯聵

得罪于君父君母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也  
寘諸河上天誘其喪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聆敬告執事  
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惟謂叔父余  
嘉乃成世復爾祚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  
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有六年 此以下重后托

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執執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于肸曰君其不茂  
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

卷之十三

八

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  
兩失之

情乎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顛乎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顛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  
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  
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  
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

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子殆將死也瘞疾七日而

歿

史記 孔子年七十三卒葬於城北泗上弟子各服三年  
志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處於  
冢上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徒  
而聚居者百有餘家因命曰孔里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  
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車  
車反宿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  
之遇載祔者殺而乘其車計公爲反祔遇之曰與不仁  
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

卷之十三

九

殆或以其車從得祔於家中孔悝山奔宋

楚大子建之適譏也自城父奔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  
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  
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才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  
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  
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  
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竟竟從衛落  
焉葉公曰罔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焉聞勝也好復言  
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誣也斯死非勇也子必悔

之弗從君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  
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  
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雖不遠矣然自厲劔子  
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  
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郭余  
翼而長之楚國弟死今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  
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俊勝謂石乞曰王與  
二卿士皆五百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  
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卷之十二

十

與之言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爲利諫不  
爲威切不涉人言以求如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  
請以我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  
劫惠王子西以秘地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  
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楚庫獄王  
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  
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  
矣何患弗從非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  
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譽偏重必離聞其殺齊

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岡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  
兵子岡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宇而後庇焉敗之  
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  
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閭公陽亢宮貞王  
以如昭夫人之宮燕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  
曹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  
望也若之何不曹乃曹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曹國人  
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而是得艾也民知不  
死其亦夫有僭心猶將柱君以徇於國而又掩而以絕

卷之十三

十一

民望不亦甚乎乃免曹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  
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總從賊其可保乎乃  
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生抱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  
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  
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頻黃氏沈諸梁  
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國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  
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

出欲實之境于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許而不知數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許也強忍犯義殺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朋而下潔若其前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懷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剛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幾不克矣夫

卷之十三

十二

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毀宜而無厭既而得人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榮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于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驕怨

位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成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豈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疴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疴也爲之開箭蓄離而遠備聞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盡求若故氏與子于子哲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驕馬繡以胡公入於貝水郤歇問戚莊銘

卷之十三

十三

公於圃竹首長魚輪殺三郤於榭魯園人率殺子般於次夫起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述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達彼爲白公子高以疾聞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于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憂不義也將入殺之師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衛侯占夢發人求酒於大叔億于不得與卜人比而告  
公曰君有大臣在西而獨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遣遺奔  
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  
代執火者而言曰埃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  
焉可也若不付器可得也暨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與殺  
從已功公而強盟之且謂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  
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春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

卷之十三

十四

馬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重甸兩牡紫衣狐裘至祖姜  
不釋劍而食太子使宰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  
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

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

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

以息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是薦饑市無

亦米而田廬空虛其民必移就蒲饒於東海之濱天占

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羽  
無使失後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勝  
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

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見  
臨之吳王若備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  
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是申包  
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踐我社稷  
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徹天之衷唯是車  
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矣以而可包胥辭

卷之十三

十五

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

敢問若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

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

報吳願以此職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

國之中疾者吾聞之死者吾莫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

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職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專以善之吾

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解其善掩其惡求以報

吳願以此職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教其不足哉其有餘使  
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  
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  
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  
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  
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  
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  
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微

卷之十三

十六

天之喪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  
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  
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左  
師乃進對曰審官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  
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  
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  
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辭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  
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  
令於國曰民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

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令夫人王覺  
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由外政無  
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  
遂由夫人送王不由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斧側席  
而坐不埽王背席而立大夫向櫓王命大夫曰食土不  
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  
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由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  
矣王遂由夫人送王不由櫓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  
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

卷之十三

十七

徇曰莫如此以環璫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  
徇曰莫如此不從其王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  
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見斬有罪者以  
徇曰莫如此涵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  
有父母者老而無兄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  
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  
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言事吾與子  
國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  
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若不

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爲於軍曰有  
眩脅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脅之疾  
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  
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  
接和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  
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  
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  
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  
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

卷之十三

十八

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涉江五里  
以須亦令右軍銜枚涉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  
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  
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與越越  
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  
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  
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門王宮吳王  
懼使人行成曰昔不殺先妻紉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  
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長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

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  
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  
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  
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  
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  
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  
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  
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  
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

卷之十三

十九

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  
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莒之君皆入朝夫唯能  
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晉趙鞅使告于魯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  
子來以見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  
難大子又使栢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因觀陳瓊救衛  
得晉人之致師者于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  
而命瓊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于又何辱簡子曰我卜  
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事陳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夢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夷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今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直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

卷之十三

二十

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誦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爪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得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實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喬焉大國滅之將亡閭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

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歸師人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戎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人公欲迂石圖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圖四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詰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滅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姬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室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子

卷之十三

二十一

起執般師以歸舍諸路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歸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師衛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齊石魋武伯曰然則孰也十八夏衛石圖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石圖而復石魋與大叔造十九春越人侵楚以謀吳也二十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吳聽出居子

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慮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食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父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記聞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

卷之十三

二十二

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恩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起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黜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傾齊人賁稽首因歌之曰

魯人之阜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聞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末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而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繼越人以歸

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郢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

卷之十三

二十三

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饋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餽也無不歌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

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者  
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諸侯之  
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  
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  
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兄也子  
而思報父母之讐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  
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  
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  
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

卷之十三

二十四

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  
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  
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  
皆勸父勉其子父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  
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  
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  
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子  
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而句  
東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亭飯矣君若

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  
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  
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國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  
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  
曰持盈者與天定頃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  
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  
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  
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

卷之十三

二十五

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  
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  
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  
也陰謀逆德奸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  
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言也吾已  
斷之矣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  
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  
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頃者與人節事  
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

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  
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  
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  
賜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爲我守  
於閭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  
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  
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  
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  
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  
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  
彌生事不究不可彌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  
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  
避下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  
時將有反事將有問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  
天下之成利事無閒時無反則撫民保救以領之王曰  
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  
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種熟  
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

卷之十三

二十六

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泰而不  
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  
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  
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  
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  
之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吾  
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  
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  
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  
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  
殃失德滅名汙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  
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  
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  
佞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胥皆亡御其適相非  
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王不也王姑  
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中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

卷之十三

二十七

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繼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弊蠶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殺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

卷之十三

二十一

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將薄其德民將益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至於五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虺餒不及壺漿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獲火進亡人也驟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互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廟廊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爲之災

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諫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纖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察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在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敵先無陽察用人無疵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國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明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先益左以爲壯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工曰諾弗與戰居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報不報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運形天節不建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

卷之十三

二十一

則不達今君王不斲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  
者往而復來辭命卑禮命尊王又欲詐之范蠡諫曰孰  
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  
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弗許其  
事將易黃已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  
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抱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  
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  
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稍解不

卷之十三

三十一

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忘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  
先君周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鼃焉鼃  
之與處而處地之與同階余雖視然而人面哉吾猶禽  
獸也又安知是哉說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爲  
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  
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  
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典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  
宮不傳越民遂滅吳  
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  
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殺疑子之所謂者何也

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  
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人事已濟矣  
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  
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  
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  
輕舟以浮於五湖吳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爲蠡  
之狀而朝禮之決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  
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  
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鄰地主正之

卷之十三

三十一

二十三年春宋景公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  
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  
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勝先人之產焉使求  
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使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滅文仲以楚  
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微福於  
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糴  
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  
又焉能進是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臧石牛大

之曰以寡君之在行半禮不度敢展謝之

公孫子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燬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

公孫子

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鄆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

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便因太宰誦而納賂焉乃止

五年夏五月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

卷之十三

三十三

夫飲酒焉褚師聲子執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爾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葬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佼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四三

一其嬖嬖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季彌入于公

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鄆于士諸禦之彌授其

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飲

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

聞也乃出將適蒲焉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焉曰齊晉

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釣越越

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

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視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

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

卷之十三

三十三

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

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安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

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醢也以魯國之宰邇仇讐臣

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

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舉如后庸宋樂夜納衛  
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  
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祁師定子之  
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舉如曰子將  
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舉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  
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衛夷伐國國幾亡矣  
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平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  
勿由重賂越人申開守門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  
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越

卷之十二

三十四

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  
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遂  
卒于越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馬之子得與政而諸公宮未有立  
焉於是皇綏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皇  
不綏爲左師樂夜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  
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次稱君命以  
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急之使盈其罪重  
而無其能無敵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卒于適中大尹

典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  
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盡六子至以甲刃之曰君有疾病  
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  
立敗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夜使宣  
言于國曰大尹戎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  
又匿之是無龜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啟北首而寢於廬  
門之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  
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  
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

卷之十三

三十五

非我皇非我因于路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  
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富室與  
我者殺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  
富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衆  
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  
大尹大尹奉政以奔楚乃立得司馬爲上卿盟曰三族  
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于顓且曰吾其入乎石碚  
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孫陳襄



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于展爲夾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開獻之親外不開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虢子使后唐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虢子病之言及子釁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罔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平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卷之十一

三十六

晉荀息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驪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故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敵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襲杖父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謂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由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喪焉謂大夫其

在門乎若刊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以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門可責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問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諱

卷之十三

三十七

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代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息帥師圍鄭未至鄭驪弘曰知伯伐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枯枋之門鄭人俘鄆魁壘賂之以知攻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言此知伯巨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度無害趙宗乎知伯不後趙襄子此是甚知伯達喪之知伯貪而愷故韓魏反

而喪之

卷之十二

三十八

麟傳統宗十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其書鉅  
 訂成編漫無體例隱公之前冠以國語十數條以  
 志周東遷始末益仿馮夢龍春秋衡庫爲之而疎  
 畧尤甚經文之下或錄左氏或取公穀國語隸之  
 或標傳名或不標傳名其附錄者或有附字或無  
 附字端緒茫然粹難究詰又如費伯之註誤在盟  
 唐之下楚殺公子側傳上忽注云出宋楚平傳衛  
 州吁弑君下祇載詩綠衣一章並無他注壬午大  
 閱全錄周官中春教振旅以下四則亦不置一詞  
 如是者指不勝屈文震孟序乃稱其得於經術者  
 深亦可異矣

經 127-738



21181008430460